

姑 妄 言

(清) 曹去晶 著

卷 上

远方出版社

姑妄言首卷

钝翁曰：开首一段，原是叙瞽妓出处，别无深意。然将江宁历来始末及城中诸景，写得清清白白。曾游过者一阅，如在目前，固一快事。即未至者，亦可想其风景，不胜神往。

永乐之设官妓，万世仁人君子，为之腐齿痛心。先说是建十六楼，直是盛朝富丽，忽夹以“此系永乐皇帝造为渔利之所”一语，复感叹十六楼一作，把许多绮言一笔抹杀。真皮里阳秋，不觉令人失笑。

内中说痴顽公子富家郎效用加纳等语，并非骂此等人是如此，正欲警此辈人不可如此也。一片婆心，看书者勿错会其意。



姑妄言首卷

三韩曹去晶游戏编为知者道，不共俗人看。

引文 秦淮旧迹
替女遗踪

诗曰：

阿房宫里称佳丽，谁识秦淮艳六朝？
风□绿杨穿画祔，月明红粉步虹桥。
沧浪夜夜闻鼙鼓，台榭年年吹洞箫。
最是八行书未尽，渡头又见酒旗招。

这一首诗是赞秦淮之作。你道这秦淮在何地方？乃金城中一条内河。这金陵系江南之地，春秋属吴，战国属越，后属于楚。因楚威王埋金于此以镇之，故谓之金陵。嬴政改为秣陵，孙权更为建业，西晋曰建康，东晋曰丹阳，隋曰蒋州，唐曰升州，宋仍建康府，元时称集庆路，至明太祖建都于此，改为应天，今之江宁府是也。秦始皇时，太史奏金陵



有天子气。那时他方自称为始皇帝，满心以为天下是他赢家一己之物，欲传之子孙于万万世。听得这话，犹恐几千万年后或生圣人，夺了他家天下，遂忙忙发驾南巡，欲将龙脉掘断，以泄王气。自东至西浚成一河，城分两半，引淮水灌之。因系始皇所开，故名曰秦淮。俗有两句道得好：

世无百岁人，枉做千年调。

就是他了。这秦淮东有三十三洞，但通江源，而人不能出入。西有一十八洞，设立水关，可行舟楫。谚云：“三十三天无人走，十八地狱有人行。”此人谓也。起初不过是条河而已，直至吴、宋、晋、齐、梁、陈六朝，皆都于此，方才富盛。到明洪武建都之后，将城改筑外城，袤延一百二十里，门有十八。内城周六十里，门有十三。东则龙蟠，西则虎踞，建皇城宫室于其北。复将此河自南至北，开至鸡鸣山下而止。鸡鸣山之左，乃古之钟山。形如覆舟，又名覆舟山。因蒋子文追贼至此山下被杀，孙权于此立庙祀之，故又名蒋山。山侧有台城旧基，建章宫、含章殿遗址，陈后主辱井。山后即玄武湖。山之巔，右有梁武帝所创之鸡鸣寺。此寺乃宝志公监造，地址不过数亩，内中周回曲折，深邃若大刹焉。至今有志公遗像，漆裹装金，造塔如室以供之。其左则明太祖所建之观星台。山之下，东则太学，西则帝王庙、功臣庙、蒋庙、高庙、城隍庙、关帝庙等十庙，金碧辉煌。至于两河岸上，有泮宫。“泮宫”二字乃宋朱熹所书。天下文庙之内皆为明伦堂，独此名明德堂，乃宋文天祥所书。文庙之侧即贡院焉。又有黄公祠，桃叶渡，邀笛步，十景墙。桥侧有青溪、淮清、文德、武定、珍珠、莲花、陡门、四象、笪桥等名，如飞虹横跨河上，将一条秦淮妆点得十分富



丽。十余里楼台夹岸，千百处树木参差。画舫飘游，从朝至暮；笙歌缭绕，以夜继日。天下相传为名胜之地，繁华之邦。凡过往绅衿商贾仆隶，无不买舟游赏。本处富贵的人不消说，虽贫穷屠贩，亦典衣弃物，必常常游鉴。倘有一人不至，众口咸称俗物。因此游人如蚁，往来络绎。故那两岸河房，多居美妓。或隐约于珠帘之内，或徘徊于花柳之间；或品洞箫，或歌新词；或倚雕栏而献媚，或逞妙技以勾魂；或斜溜秋波，或嫣然独笑。引得这些游人浪子，无不魂迷色阵，骨醉神飞，日夜如狂，四时不息。这一段便是秦淮的佳话。后来明太祖升遐，太孙继立，燕王朱棣为恶秃姚广孝所蛊惑，自北平起兵篡夺了建文天下，改元永乐。恨靖难诸公不肯臣附，遂大杀忠良，男子老幼尽戮，妻女大小悉充官妓。于城里城外建造重译、石城、鹤鸣、醉仙、乐民、集贤、轻烟、淡粉、梅妍、柳翠、鼓腹、讴歌、南市、北市、清凉、来宾共十六楼以分贮之，设教坊司掌管，隶于太常乐籍。终岁敛一年之利，交于宫中金花库，为后妃脂粉之资，美其名曰金花银两。这十六楼乃永乐皇帝造为渔利之所，与他处娼楼妓馆自是不同，真个是雕梁画栋，玉宇琼楼，檐飞走兽，窗斫菱花。一到晚来，纱灯照耀，玉烛辉煌，火光荧荧，如同白昼。浅斟低唱，妙舞娇歌，觥筹纵横，丝竹迭奏，朝夕爽心，日夜聒耳。至于其中美妓，则不可胜数。真古今第一盛迹，即也是亘古新创第一奇政也。曾有一诗感叹这十六楼道：

南北繁华十六楼，管弦吹动一江愁。
劝惩自有先王法，罪辱何须及女流。
陌巷花连秦苑晓，歌台莺啭汉宫秋。
当年只为通商贾，不解而今有妓囚。



看了此诗，便知那时光景了。直到了嘉靖年间，此风稍息。然又生出一种瞎妓来，说起来尤为可笑。你道一个女人生在上，五官俱足，犹有丑陋不足观者，况少了一对眼睛，可还看得？至于妓者，全要在秋波寄意，眼角传情。若紧闭双眸，有何趣味？相传昔人有爱一眇娼者，宠癖异常，娶之而归，人皆笑之，以为异事。彼云：“予自得斯人，视天下妇人无不多一目者。”此不过一人之痴情耳，与嗜痴者何异？但一女子至于双目皆瞽，犹可相亲者乎？你道这些人何为作兴到他，因内中有个缘故。那时十六楼的风景虽不能如初，又兴出一个胜地来，名曰旧院，人称之为曲中院。门前对武定桥，后门在钞库街。妓家鳞次比屋而居，室宇精洁，花木萧疏，画槛雕栏，绮窗丝帟，恍若仙居，迥非尘境。院中盆景尽异卉奇葩，房内摆设皆古瓶旧鼎。字画悉唐晋宋元，器皿俱官哥汝定。楚香必凤饼龙涎，烹茶定龙团雀舌。池中金鳞耀目，架上翠羽传言。虽一拳太湖石，必透瘦可观；即数朵枝上花，亦鲜研可爱。各各争妍献媚，家家斗胜夸奇。有客到门，则铜环半启，珠箔低垂。升阶则獬儿吠客，鹦哥唤茶；登堂则假母肃迎，分宾抗礼；进轩则丫环艳妆，捧娘而出；坐久则水陆并至，丝肉竞呈；定情则目挑心招，绸缪宛转；入夜则擗笛搗箏，梨园搬演。声彻云霄，喧填达旦。到了夏月炎天，有一番佳致。卯饮淫淫，兰汤滟滟。薰风徐来，衣香一室。至日亭午，裙屐少年，油头半臂，提篮挈榼，高声唱卖逼汗草、孩儿菊、茉莉花。娇婢卷帘，摊钱争买，捉腕捺胸，纷纷笑谑。顷之，乌云堆雪，竟体芬香。请想在这去处行动的人，以千金买笑，白镵缠头，可是穷人做得来的？自然都是膏粱公子，富室娇儿。或是效用的先生，或是加纳的阔老。且这几种人，不但使几个憨



钱，且要假装一个名士，必定要嫖名妓，宿美娼，好使人羡慕他道：某名妓是公子的令翠，某美姬是财主的相知。他倒也不图甚么风流实事，只要博一个识货的虚名而已。要知这名妓二字也不是容易加的，必定才貌惊人，技艺压众，众口称扬，逢人说项，这才算得一个名妓。他无奈堕落烟花，身居下贱。那果然名称其实的，未免自负，眼空一世，必须美如卫璧人、才过曹八斗的人品，才得他心悦诚服，可是几个臭铜钱轻轻动得他的？你想，就是一个丑陋的妓女，也未尝不思量接一个美貌男儿。况既是名娃，岂肯与酒囊饭袋衣架肉桶为伍？且这种做痴顽公子的，拿着老子鱼肉兵民几个钱，仗着乃尊爵位勋赫一番势，一段骄傲之气，虽长亲父执，财势稍次，尚不屑以正眼视之，何况将钱挟妓，不效《占花魁传奇》中万俟公子身分者，能有几人？至于富家郎，他祖父的财主可是轻易得来的？阳货云：“为富不仁。”这是财主们生前的官衔，死后的谥号，都是他刻薄穷人，心机盘算，日挣一日，积少成多。你想这种钱与强盗劫人相去几许，可能保得常久受用？自然要生出不消子孙，替他花费。这起孽障，身上穿几件蛇蚤皮，腹中无一点文墨气，糟包着一个肥脸，高腆着一枚屎肚，腰中仗几个臭铜钱，眼内无一个大丁字。谈吐时俗恶之气冲人，举动时骄傲之态可掬。勿论贤愚，稍有识者，未尝不为人喷饭，未尝不为之叹惜。当时人称他们为麒麟植，一丝不谬。何为麒麟植？人有假装麒麟者，制一麒麟形状披于蹇驴之上，望之俨如麒麟也。既至脱去假饰，仍庞然一蠢驴而已。这些人以皮相之，相貌痴肥，衣冠齐楚，居然人也。窥其底里，兽焉何别？请想这种人，可是那名妓眼中所有的？再者，这些效用的先生，加纳阔老，自然都是有钱人做的。他弄了一顶臭乌纱，不自己回想，我一资郎耳，满身铜臭，混浊衣冠，贻羞当世，缩颈藏



头，犹恐人知不雅。孰意毫无忌憚，意气洋洋，以为尚书宰相，是他分内之物，傲然自得，恬不知耻。终日鲜衣驽马，俊仆豪奴。昼则横行里巷，欺凌乡党；夜则投入烟花，美酒羊羔。要知道这原也怪他不得。你想他囊中有钞，腹内无书，既不知四书五经、八索九丘为何物，又不解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是何话，终日无聊，不教他嫖赌，却做什么事？但可怜有一种不第的穷儒，三年灯火，十载寒窗，不能奋飞，终身困钝。真是控天无路，告诉无门，言之令人酸鼻。还有无限抱经济之才者，埋没于草莽之中，怀韬铃之略者，栖身于畎亩之内的，真令英雄气短。真所谓：

时来顽铁生辉，运去黄金失色。

就是此了。可笑这些没字碑，自幼不受先生的气，大来不受宗师的气，仗祖父遗留的些宝钞，托自己生来的些顽福，公然做起甚官来，称起老爷来。相与起当道来，扛抬起大轿来，长班跟随起来，簪片奉承起来。纱其帽而圆其领，腰其带而补其花。冬烘头脑，虽皇帝在上，亦不知其比己尚尊。此身如在云雾中，捉摸不定。虽欲不自大，其可得乎？这等人，人人见之欲呕，个个闻之齿冷。况那娇娇滴滴的名妓，身边可容得如此恶俗之物？因这几种人在妓馆往来甚密，惹得那些名妓都厌恶起来。虽不敢明明拒绝，恐其使势也。有在言语中讥诮他的，也有作诗文嘲笑他的，也有假歌词代骂的，也有在背后指搠的。久而久之，轰传里巷，人皆以为美谈。这些簇新时兴的老爷，既不能博一个虚文，反添了一篇丑赞。弄得认真不得，认假不得。欲留恋而自觉无颜，欲嗜恶而又无指实。因此不约而同，再不敢轻游妓馆。但这些人浪荡惯了的，如无缰野马，纵辔狂驴，身子如何



拘束得住？无可奈何，不得已而思其次，千筹万算，在妓女中想起一种瞎妓来。他想头也甚妙，去嫖这瞎妓，他却有许多燥脾处。紧闭双睛，不能辨我之好丑，无从褒贬，一也。瞎女中百无一人能通文墨者，任其一肚臭粪，满口胡柴，只是赞好，二也。日间一度风流，百文定价，每夜通宵行乐，额例四星，价钱又廉，缠头省费，三也。彼瞎婆向日所接，不过屠户贩子、仆皂與人，弹琵琶唱野词，侑烧酒卧破席而已。今忽有显者大老光临，犹如天降，公然日间陪着肆筵设席起来，夜里睡着锦衾绣帐起来，出自意外。听其骄矜使气，只是一味趋承，何等爽心凑趣，岂不乐哉？四也。为有此四种妙处，向日为名妓所轻薄厌恶者，今日皆趋移于瞎子矣；且这种瞎妓，他当日未得际之时，为人所贱弃，成年累月，那阴户尚不能开市大吉。间或有臊疮乞丐，秃顶游僧，要来点缀点缀，只图几文为糊口之计也，一概笑纳不辞。今日所遇俱皆肥马轻裘之客，真如登天界，奉承之不暇。虽受鞭笞之辱，犹觉其荣，又曷敢少有所忤乎？所以这些阔老更加亲爱，视之如掌上之珍，惜之犹心头之肉。尚有一等可笑的人，他向日原也不屑顽瞎子的，今日见这些老爷们皆如此郑重，视同尤物。彼不知他之苦衷，但垂涎羡慕，道：“今日之富翁大老，皆以瞎妓为命。我何人斯，岂可不一为领略耶？”视之犹如至宝，得共席一饮，欣然如赴瑶池之宴矣；得听一曲，乐哉如聆钧天之乐矣；得赠一物，如汉皋之解佩矣；得共一寝，如高唐之入梦矣。尊荣得这些瞽妓，不啻巫山神女，洛浦仙妃，皆踊跃视之，趋跄恐后，悉尊称之曰姑娘，甚而竟有跪之拜之，称亲娘者。因此瞎姑之名，重于一时，而名妓之门，反可罗雀矣。虽系俗人之眼内无珠，然亦巫下之风俗此矣。虽然，亦不可执一而论。竟有才貌双全，恩情毕至的，但千万中仅见之一人耳。你道我为何叙此一



段？因当时有一个瞎妓两世姻缘的公案，欲续在后文，故引此以见瞎妓之来踪，不致突然，使观者诧异耳。请阅下回，便知端的。



姑妄言第一卷

钝翁曰：此一回方入正意。说神说鬼，正是本书命名《姑妄言》之意。然如此，方见得来路分明。或谓一部书中不下百人，而托生者寥寥数十而已，其余或善或恶，何不皆一一注明，更觉可据？余曰：若如所言，不是著书，竟是作一本大点鬼簿矣。或又谓：既如所云，何不竟不用此一段神鬼的话？余笑曰：若不引此数十人出处，后来凭空生出多人，又是一篇无影的杜撰了。要识作者之意，方见其苦心。

道听途说之人，天下皆是。圣人采童谣，亦未必句句皆有实验。妙在到听说莫湖之鱼，却是假，人信以为真；说城隍庙之鬼，明是真，而人反谓之假。世上过耳之言，真而假，假而真，不可但因其人而定真假也。见此可长一番学训。黑姑子一段，要他后来授术于崔命耳，故不得不出他来，以受道士之术。若不写这个姑子？将来何以传那个姑子？又可见此辈中守戒律者少。非谤之，实劝之耳。

峨嵋山人首篇即出，直贯至十五回内又见。可见一部书是一气呵成，并非捏拢凑合。

写道士之遇昌氏，似乎蛇足，此有深意焉。一部书中淫妇人不少，而开手写一极淫之昌氏做榜样。昌氏之淫，量可谓无敌矣。遇道士而得病，再遇竹思宽而身死。可见贪淫之



妇，无不因淫而死，特死有异同耳。邻家小厮同昌氏调戏一段，入情入妙。男贪女爱，满心要私合，却都在幼年，又怕羞又胆怯。想出法来，先猜枚，赢打手批，继而赢亲嘴，逐渐而入。此调戏彼，彼调弄此，彼此亲厚了，才放胆去做，的是一对孩子行径。看他两个调戏的那番光景，画也画不出。即出无关系处，亦不肯轻意草草写出。

如“黑姑子住在一条小僻静巷内，门口一丛黑松树，一个小小的圆红门儿，进去里面甚是宽敞”。“到听提着一角芦瓶水白酒，肥肥的一段骑马肠儿，两个腌鸭蛋来望他。”此所谓像形也，书中似此等趣语不少。

此一回淫妇人则小姑子与昌氏母子。淫男子有名者，则到听、于敷、道士三人而已。其余虽多，而和尚则不可胜数。岂独写和尚之恶，实此辈较诸人尤淫毒也。

一部大书二十四回，内中无限的人，头一个就是一个闲汉，这一个闲汉，引出莫愁湖闲荡的四五个闲汉，这四五个闲汉，又引出同到听斑驳的许多闲汉。这许多闲汉，又引出看花的无数闲汉。虽有一个道士，还是闲汉一流。何天下闲汉之多也？士农工商，各执一业，便不是闲汉了。终日游手好闲，不至不做贼不止。这许多闲汉引出后来千千万万的流贼，无非都是闲汉。此是一部书的大呼吸。

此一部书内，忠臣孝子，友兄恭弟，义夫节妇，烈女贞姑，义士仁人，英雄豪杰，清官廉吏，文人墨士，商贾匠役，富翁显宦，剑侠术士，黄冠缁流，仙狐厉鬼，苗蛮獠猺，回回巫人，寡妇孤儿，谄父恶兄，逆子凶弟，良朋损友，帮闲梨园，赌贼闲汉，至于淫僧异道，比丘尼，马泊



六，坏媒人，滥淫妇，婬童妓女，污吏赃官，凶徒暴客，淫婢恶奴，佣人乞丐，逆珰巨寇，不可屈指。世间所有之人，所有之事，无一不备。余阅稗官小说不下千部，未有如此之全者。勿草率翻过，以负作者之心。

此一回书虽系正文，犹文之余文也，如传奇之副末开场一出。虽与正文无涉，然系必不可少者，看者须知。

此开卷说到听，谓他上无父母，中鲜兄弟者，何意后来引出钟生，也是无父母鲜兄弟来，远远相对。这一个便流落做了闲汉，那一个便成了正人君子，愈见钟生之不可及也。又谓到听惟以听新闻，说白话为事。近日此辈人几遍于天下矣。



姑妄言卷之一

第一回 引神寓意
借梦开端

附 接引庵黑尼姑受异术 西湖畔小寡妇纵奇淫

话说前朝有一奇事，余虽未曾目睹，却系耳闻，说起来诸公也未必肯信。但我姑妄言之，诸公姑妄听之，消长昼祛睡魔可耳。你道此事出自何时？系当日万历年间。南京应天府有一个闲汉，姓到名听，字图说。家住旱西门内。他上无父母，中鲜兄弟，孤身一人，不事家产，终日无所营为。只在街市闲游，惟以听新闻说白话为事。他有一件奇处，古人是过目成诵，他却能过耳不忘。每常听人说甚演义，千言万语，能一字不遗。他相识甚多，说鬼话之名遍于一城。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号，叫做毛空。一日，他在街上闲行，遇着四五个人，说着闲话走来。内中有两三个认得他，便一把拉住了，道：“你说个白话我们听。”他故意匆忙之态，挣着要跑，道：“我今日有要紧的事，不得闲，改日来说罢。”那人拉住不放，道：“你有甚么事，对我说了，才放你去。”到听



道：“方才几个朋友说，莫愁湖近日出了许多鱼，他们都借网打鱼去了。我回家去取个筐子，要些来下酒。”说完，忙忙挣脱跑去了。众人信以为实，商议道：“我们何不大家去看看，倘有熟人在那里，落得要些来吃。”遂兴兴头头一齐走出水西门，到了莫愁湖。惟见烟水茫茫，菰莼布满，半个人影俱无，方知为他所哄。及至走了回家，鱼不曾得了一个，反走得通身是汗。改日遇见了他，说 he 道：“莫愁湖何尝有鱼？你怎要我们空走一回？”到听道：“你们原拉着我，叫我说白话。我说的就是白话了，谁叫你认真？”众人大笑了一场。偶然一日，他四处游荡，天色将晚，无可图哺啜之处，意欲归家。不意在途中遇见相好的一个酒友，邀他到酒市中坐下。要了两碟子小菜，沽了几壶药酒，二人对酌。说了些无稽的白话，谈了些脱空的俚言，豁了几件无径的拳，唱了几句无腔的曲。多饮了几杯，陶然大醉，遂辞了那朋友回来。酒醉路黑，一路踉踉跄跄，走到古城隍庙前，一时酒涌上来。见庙门半掩半开，就走入门内，倒在侧边泥马足下，不觉睡去。直至三鼓，因遍身僵冷，方矓□少醒，似梦非梦。见殿上灯烛辉煌，正居中坐着一位衮冕王者。傍侍许多官吏，夜叉鬼卒，罗列庭下。到听知是神道显灵，吓得汗流浹背，不敢喘息。遥闻得如神问事状，侧耳而听，偷目而视。只见一个黑脸虬髯的判官，上前禀道：“地府十殿阎君遣崔判官，赍到册籍并若干人犯，送大王发落。”那王道：“叫他过来。”随见一个白面圈胡、红袍乌帽的神道，在檐下参见毕，立起禀道：“地狱中夏商周三代以前，并嬴秦时所有轻重罪犯，皆已断讞。自汉室初兴起，从大王归神以后，以至唐宋讞今明朝之嘉靖末，将二千年来，人心不古，犯重罪者甚多。汉朝如王莽、董卓、梁冀、曹操之流，唐朝如李林甫、安禄山、卢杞、朱泚之辈，宋朝如王安石、贾似道、



蔡京、童贯之徒，明朝如胡惟庸、汪广洋、蓝玉、宸濠之类，有应堕畜道者，已久矣送转轮托生；有永沉地狱者，皆发十八司受种种之罪孽。尚有许多疑案，至今尚未能结。昨地官大帝奉天玉帝旨，到阴府查核，狱中有沉滞者，可速了结。因查得各种疑案，命小神将册籍并犯人送到大王台下剖决。”王笑道：“森罗殿上，业镜分明。况且十殿阎君，皆冰心铁面，有何持疑不决之处？”那神又禀道：“人在世间所犯罪戾，或轻或重，有一定之律，自易分割。阴府断事，必须情罪俱当，才称得铁笔无私。比不得阳官，胡胡涂涂，可以任己心行事。诸案中有一种罪，实轻而情颇重者，又有情可恕而罪难逭者，因此故难下笔耳。”王又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？罪轻而情重者，荣其身而罚于后；情轻而罪重者，亦就其事而断之。何难之有？你将一起起文卷并人犯挨次呈来，听我分割。”那神呈上一册，道：“此董贤父子一案。”只见一个老儿，一个婆子，一个美男，一个美妇，齐跪阶下。王问那神道：“董贤罪犯甚实，有何疑处？”那神禀道：“董贤父子，若谓蛊惑朝廷，几危社稷，则罪擢发难数，然而实未尝杀人害人。若与操、莽等同科，似乎太过。若从轻议处，又无以为后来者戒。所谓罪重而情轻者以此。”王怒道：“董恭夫妇不能训子以义方，反藉之子声势赫奕一时。今把他托生，仍做一个富家翁，还借他旗间之声势，享用五旬，可不偿还他不会害人的好处么？却使他妻子淫人而假种，虽有子而绝其嗣，这就暗暗的报应了，死后发阿鼻受罪，岂不完他的宿孽么？至于董贤，冶容眩色，几至汉哀帝那昏君有禅代之事，以须眉丈夫而效淫娃举动，情已难恕。且将妻子亦以奉朝廷而博宠荣，此又以龙阳而兼龟子者也。尚列衣冠，晋位司马，更令人发指。仍着他与董恭为假子，使之带一暗疾，专善人淫。其妻以妇人而不知三从四德，乃献媚要君。今还托



生为妇人，与董贤仍配为夫妇。授以不男不女之形，奇异宣淫，后使不得其死，以报其夫妇之罪。使他享福者，情轻之故；受恶报者，偿罪重耳，岂非两得乎？”因问那神道：“我断得是么？”那神道：“大王金判，不但小神钦服，即董恭父子夫妇亦无容多喙矣。”王吩咐鬼卒道：“此地有一牛姓，两代刻薄成家，素性阴贼良善。可使董恭为彼真子，董贤为其假孙。董贤虽育多男，俱非真种，后同归于尽，绝其后而两报之。牛董二家同结此公案可耳。董恭之妻，托生苟姓，仍与作配。”喝一声下去，寂然不见。那神又呈上一卷，就有一个金貂少年，一个珠冠美妇跪下。王看毕，问道：“曹植与甄氏罪状显然。当年萧何之律法三章，不足为据。以今日之大明律断之，叔嫂通奸者，绞。更有何疑？”那神道：“二人私心相爱则有之，然而实在奸情则未有也。况曹植曾为遮须国王，甄氏亦为洛浦仙妃。欲重拟之而不敢，欲轻拟之则不可。所谓情重而罪轻者，故为疑耳。”王勃然变色道：“是何言哉！王子犯法，庶人同罪。普六茹坚云：‘岂天子儿另有一律耶？’阳间断罪以事，我阴曹断罪以理。曹植、甄氏虽未成奸，诛其心，岂不欲奸者耶？那一篇《洛神赋》就是他的罪状了，非我以莫须有三字加人之罪也。曹植以才美如斯，甄氏已贵为皇后，尚复如是，故罪比愚夫愚妇未成奸者加一等。要说他一为国王，一为仙妃，只可势利凡夫，我这里顾他不得。曹植以如此才华而无行，今着他托生为一美男儿而仍无行，但他生为王死为王，使之为民太卑，令其为官不可。叫他去做个假道姑，庶乎不贵不贱。甄氏初既不能死节于袁熙，后又失贞于曹丕，既云他是仙妃，再世可为佛女。我看得有一兰姓夫妇，广信佛法。佛法岂谓不好？但佛门中所当行之善事甚多，彼以一己之愚，惟以养僧贍道为善。孰不知僧道中十无一良，故罪比不信佛法者加等。甄氏



使为之女，败坏门风，与曹植苟合，以了前缘。皆死非命，以正有服通奸之罪。”那神禀道：“小神闻得斋僧布施，功德无量，与恒沙河等。而大王如此断之，小神不知其中所谓，望大王谕之。”王道：“人在世间，当行之善事不一。如文昌帝君《阴廋文》云：‘济人之急，救人之危。修数百年崎岖之路，造千万人往来之桥。’种种甚多。即如去道傍之一石一木碍人道路者，何非善事？能力行不倦，自可获福无穷。若只任愚迷，惟以斋僧布施为事，果能供养高僧，自然邀福不浅。但如今这些和尚能持戒律者，千百中能有几人？他处无可奈何之际，只得暂守清规，你反斋之给之，且他贪淫嗜酒，破戒行凶。在家人所不忍为者，彼竭力为之，岂非以油添火乎？孽虽由彼，而助彼为虐者，非此而谁耶？韩昌黎云：‘人其人，火其书。’同此意耳。”神道：“大王尊谕，真闻所未闻，开小神茅塞多矣。”王顾左右道：“将此案人送到转轮王处交割，再将袁熙托生为蔺馥之子，使曹植、甄氏皆死于彼手，以了前孽。”鬼卒答应一声，带了去了。王又道：“还有何案？”神道：“汉家只有此二件，唐室甚多，尚求大王区画。”王道：“把唐家的人犯全带上来。”就有许多男妇在丹墀跪下，那神指着一个标致少年禀道：“此张昌宗也，求大王判之。”王神目一睁，呵呵笑道：“莲花似六郎者即尔耶？”又忽然大怒，高声喝道：“尔烝淫母后，已罪不容于死矣。武曌久沦苦海，不必再议。尔尚可末减者，以武氏之淫，不成其为母后者耳。然而尔之罪，亦不容缓，不意尚得悠游于地狱也。”命鬼卒道：“杨国忠本他之遗孽，又几坏唐家。可押他去，仍与杨姓为子，姓其子之姓，为龙阳一世，以偿臣主宣淫之罪。后残废不得其死。前生面似莲花，再世遍体杨梅，死后再堕抽肠地狱，庶可消此忿恨矣。”王又指着一个道：“这是谁？”那神道：“这便是昌宗之兄张易之



也。”王点头道：“他之罪与昌宗等耳。也着他生为龙阳，死于非命，足以报之矣。可押去龙家为儿。”那神又指着一男一女道：“此武三思、韦庶人也。三思一禽兽者流，韦氏一淫鸨者匹。此可谓罪为次而情难逭者，愿大王察焉。”王作色道：“你阎君太觉迂阔了。武三思不但以臣子而烝二母后，且以侄奸姑，罪尚何言？韦氏以母后而下淫，且鸩夫而杀子，罪更甚焉。姑以无知之淫娃，生为下流之淫鸨。今著三思为竹姓之子，始箴片而终龟，以酬邪慝。有一竹清夫妇，吝刻异常，宜生此子，荡产破家。韦氏罪为郝老鸨，初为妓女，为多人之妻，以偿淫孽。后逢思宽，以完后爱，配为夫妇者，非遂其淫心。使之一以贪淫而亡，一以好淫而毙，死后均下刀山地狱，足以报之矣。”那神在旁不住点头，暗暗赞是。王又指着一个宫娥，问那神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神稟道：“上官婉儿。”王道：“你父上官仪为唐室忠臣，尔不思父为武氏所害而恨，反与三思通淫。你初生时，谓你能权衡天下的人才。这番行事，大约就是你的权衡了。你又勾引韦氏与三思私淫，不但不孝，而且不忠，罪当云何？”婉儿道：“妾父为武后所杀，籍没入为宫婢，切齿之痛，宁不思报？但武后一世之雄也，妾何能为？因仇无可复，故诱三思，以淫韦氏，假手以死中宗，为父报仇耳。望大王上察。”王笑道：“其然，岂其然乎？果如尔所说，你就不该与三思通淫了。我跟前岂容你巧辩！叫鬼卒押他去火宅，托生为女。今姑示薄罚者，以汝之罪尚有可原。此去若能改过，来时再一堕畜道，以偿勾引淫主之罪。轮回再转，便得善地受生。若淫心不改，仍通三思，即为三思淫死，则难拔苦海矣。押去！”鬼卒答应一声，带去了。只见一个人高叫道：“大王，我是杨再思，别无过恶，不过善于逢迎。阎王说我罪轻情重，系狱千余载，求大王爷超拔。”又一个妇人叫道：“我號



国夫人杨氏，也无大过。阎王道我恃美奢淫也，入罪轻情重案内，至今未得超生，求大王矜悯。”王笑道：“杨再思，你虽无大过，但赞昌宗‘莲花似六郎’一语，可谓谀丑之至，也就遗笑千古了。杨氏恃一时之宠，奢淫侈欲，无所不为。彼时人道你，‘却嫌脂粉□颜色，淡扫蛾眉朝至尊。’扬汝耶？抑汝耶？你二人昭昭史册，可谓遗臭万年矣。虽然，皆犹可怒。杨再思再生为邬合，使为天阍，虽名曰阳，而毫无阳气。以你生前虽系男子，而柔媚如妇人耳。为一世邦闲，以完其善谀之性。杨氏即为尔之妻，贪淫而可淫，既得淫而又苦于淫，后因创于淫而息其淫，来世或可为不淫之人耳。带去！”方才带过，那神又禀道：“这是杨国忠同妻子斐氏。”王睁目大喝道：“国忠以奴隶之才，借妹氏而邀相位，逼禄山反，以危唐社。斐氏假云梦合而生子，汝愚国忠乎？欺鬼神乎？速押去！”国忠为嬴氏之子，梨园而龟，斐氏为阴家之女，戏旦而妓。国忠向借妃妹之荣而致相，今戏台上，官儿时时任做。斐氏有多夫之乐，那巫山梦也不必再寻了。王忽然呵呵笑道：“妙哉！虢国前为伊妹，今复为伊女，仍站门楣，可谓是夫是妇、是父是女了。去罢！”一阵阴风，三人皆无影响了。那王向下一看，见一个肥美妇人，翠翟之服，如后妃装束，颈垂素练。王笑道：“你寿王配耶？抑杨太真耶？李三郎妃耶？安禄山母耶？卫宣之新台遗臭，其媳尚未偶其子，犹万世所讥讽。汝既久为寿邸之配，又为李三郎之妃。在他父子聚麀，已非人类，贵为天子，为家奴李辅国所弑也，就算现报了。你一个妇人，竟肯叫他父子同门，也就无耻之极矣。你今日若见寿王，将置身于何地？况还反妒梅妃，又私禄山，言之令人污颊。以你所为，当堕畜道才是。”只见那妇人辩道：“古人云：‘为人莫做妇人身，百年苦乐由他人。’妾一妇人耳，焉能自主？明皇以君父之尊，



欲下淫儿妇，我如何敢拗？至于禄山一事，更有下情，求大王谅之。我一个青春少妇，与寿王正是佳偶。明王一个鸡皮老翁，将我占去，所谓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。我之私禄山，正是为寿王雪忿耳。不然，这样三百六十斤的一个大肚皮胡汉，那被底风流就有限了，有何可乐？有何可爱？至于妒梅精一事，又系妇人之常，不得深责于我。况马嵬一缢，惨痛非常也，可以相准了。”王道：“也罢，你还去托生做一个美妇。你前生既是不后不妃，今世仍做人之不妻不妾。你憎李三郎是个鸡皮老翁，你还去配一个鹤发老叟。你生前做了一场假道姑，今去做一个真秃尼。你能潜心释典，革去淫心，尚得好死。若仍纵淫不戒，就使你淫乐而亡。虽然比马嵬受用此，再来却难免地狱之苦了。且带过一边。”那神指着一个峨冠博带的人道：“此祝钦明也。”王微哂道：“五经扫地者尔耶？你为人之师范，那一番高丽舞真可谓而甲千重，亏你如何做得出。”踌躇道：“他尚无大罪，只善媚耳。此等人，如今天下皆是也，罪不得这许多。还许你去做一个的资郎，配你一个淫悍之妻，也足报你了。你前世既学高丽，今使你去做一个回了。”又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好好，那上官婉儿是你同时的人，就把他配与你罢。”神又禀道：“这李林甫十世为牛，九世为娼，皆遭雷震。恶报已满，送到大王台下发落。”那王不住点头叹息。那神问道：“据小神愚见，李林甫之罪，与历代奸邪误国者等耳。尚未如莽、操辈弑君弑后，而受报独重者，何故？求大王见示。”王道：“李林甫本仙官，应劫降凡，若能再立功行于世，则返列仙班，永无轮回之患矣。不意他自己堕落至此，岂不可惜？我之长叹者，正为此耳。当日安禄山谓一术士云：‘我见天子犹不畏，但见李相则心悸汗流。’何也？此人能视鬼。’云：‘公有铜头铁额魔兵五百为护从，何得畏彼？俟异日来，我当观之。’后



李林甫来，此人见林甫前有一对仙童，手执提炉前导，护禄山之鬼皆逾墙越壁而奔。术士抚禄山言其故，复曰：‘李相乃仙官降世，非等闲人也。’此即可证。汝言诸人受报皆轻，而他受报独重者，则非也。诸人永沉狱底，受诸苦恼，万劫不能超生，其罪隐，故以轻耳。林甫虽为牛娼被震，其罪显，故以重耳。但他尚有出路，可以自新。他若再生阳世，能屡立功德，十世之后，尚可复立仙班，其所罚轻矣。但恐此去再奸伪不忠，杀害良善，纵恶恣淫，贪得无厌，不但生前受妻淫、妾淫、女淫、媳淫种种恶报，此后永堕地狱，再无出期矣。”李林甫道：“某千余年备尝苦毒，自悔无及，焉敢复蹈前辙？”王摇首道：“噫！但恐你一得人身，却又忘了今日。你此去虽不能得相位，也还贵显为乡贰重臣，可以有为。切不可又萌邪念，负了上帝恩德。鬼判可送他阮家去托生。”那神又呈上一册，道：“唐家只此李义府一案了。”王恨道：“李猫儿耶，笑里藏刀、腹中怀刃之人，情罪皆难恕者，发去聂家为子。若能改过则已，倘凶顽肆恶，不但阳世不得善终，死后再受孽报，也是正其罪了。”那神禀道：“赵普一事，宋太祖屡讼天庭，谓他因一言而害德昭、廷美，可谓稔恶。但查他之相业，颇有可观者，所以也在疑案中。上呈大王金判。”王叹道：“此何言哉？负心报，冥府报最重，况负圣主之恩而害其子弟耶？他不过贪富贵之心重耳。今著他生于吴姓，还做一个富贵显官，酬他的相业好处。使他老而无子，斩其血嗣，家资仍为众分去。贪富贵而富贵俱失，害人子而亦绝其子嗣。死后永不出地狱，每日受拔舌之苦也，就可以报他媚人害人了。”因叫道：“玉环过来，就把你做他的续配，以完前孽罢。”玉环道：“我在生时，初为王妃，后做天子之亚后。我此去宁可不要丈夫，岂肯配一臣子？”王摇着头，笑道：“你不要说这体面话，他不比安禄山



还高几分么？”又笑着道：“你也认不得他了，判官可把赵普前世的原形揭出来。”那判官上前，吹了一口气。玉环一看，原来就是寿王李瑁，羞惭满面，低头无语。王笑道：“你认得了么？虽系今世之事，乃生前未了之缘耳。”那赵普欣欣自得，玉环粉面低垂，一同去了。那神又禀道：“宋家奸邪各案，俱已完讫，只有秦桧父子祖孙一案。昨日岳忠武王亲降阴府，向十位殿下道：‘秦桧罪恶虽重，受罪多年，亦不为少。’替他说情，叫他放往阳世去走一遭，看他改过不改过，给他一自新之路。众位殿下因他罪重，不曾放他来，命小神口禀，看大王尊意如何，可放他去不放？”王道：“你可知岳王的心事么？”那神道：“小神冥曹下吏，焉能知上圣襟怀？”王笑道：“岳王在那时身为大元戎，秦桧虽是奸相，焉敢就私自害他？高宗听信奸言，扭于和议，有多一半是他之过，故贼桧尚可从轻议。况且岳王若不为秦桧所害，不过与张浚、韩世忠、刘郃、杨沂中诸君，后人称为名将而已，焉能到今日血食千秋，庙貌而祀？你看杭州府他的坟茔，汤阴县他的故里，何等峥嵘！他之功于岳王亦不小。在当日为岳王之罪魁，今日又可谓之功首了。岳王欲放他往阳世去者，或他能改过迁善，寻一自新之路，亦未可知。此正是岳王以德报怨、正直慈悯之心，但不知此去若何？既然有此，不可负了岳王的美意。且放他去做一个编氓，到艾家为子。倘能力行善事，后世渐渐的超拔他。若还悛恶不改，他一个小民，尚不能流毒于众。在生受杀身之惨，回来沉于狱底，永无出期，岂不是公私两尽？我主意如此，你回去说了，看阎君尊意定夺。”那神道：“小神谨遵。”又禀道：“阎君说：‘秦桧父子若十分断重，他非秦桧之亲子；若稍从轻判，又不足尽秦桧之恶；所以也置疑案中。他父子现带在台（下有缺文 375 字）……你可知严嵩的来历么？”那神道：“小神正



在疑惑。他当日往生，并不曾经由地府，不知何故？求大王详示。”王道：“他原是一个历劫魔王，上在无厌国中，下至苦海，皆为他所据。帅领魔兵十万，称为无厌大王。他杀害生灵无限，上帝将他囚于天狱，数千年来，颇知悔心改过。上帝慈悯，见他略有善念，不忍将他终弃，故使他托生阳世，位极人臣，富可敌国。原要他做一番好事，便可超拔为神。不想他得了人身，恶性复萌，欺君误国，戮害忠良，饕贪无厌，自堕恶孽。今我体上帝好生之仁，还叫他去做个宰相。若能做个忠臣，致君泽民，尚可以盖前愆，还不致于堕落。倘仍肆恶如前，阳世现报。其父子死后，永化蛆蝇之属，再想人身，万劫不能矣。慎之慎之！送他往贵州马家为男子去。严世蕃他那里是严嵩之子，一个魔王焉得有后？乃嵩乞他人之子而抚之，冒为己子耳。他害人利己之罪，生前已斩首梟示报之矣。其奢侈淫污之罪，也还要去受一受。”问严世蕃道：“你当日可觉得太过些：咳唾用美人之口为香唾盂，便溺以银妇人为溺具，交合以白绫帕为淫筹，你就不想一想今日到这里来么？今罚你去充家为男，一生逐臭，流为粪壤乞丐，仍不得其死，以正你奢淫之罪。那赵文华以严嵩为父，陷害张经、胡宗宪等，皆出其谋，做了朝廷大臣，乃以金虎子谀世蕃，更镌其姓名于上，在当时便有盛□子的官儿之美号。尔只图容悦一时，独不惧遗羞万年乎？我看你的心真异于他人。你还有些余福未尽，再去受用一番，看你悔过不悔过，再来定罪。此一去虽是人形，却是兽种，易于仁就做你的名字。你须顾名思义，不可再错脚跟。把董贤之妻就与你做假女，你不应有嗣，只好得两个假子罢了。”王哈哈笑道：“你前世为人之假子，后世人又为你之假子，是可假也，孰不可假也，倒也可笑。”那神向他道：“大王一番恩德，放你去自新，不可负了。”那大王不住点头沉吟道：



“严鹄严鹄。”忽然笑道：“祖孙父子在生时，人都称他为钱癆。今叫他去做个龟子，名叫钱为命。就把韦氏配与他暂为夫妇，再拿回来受罪。”正说着，那王举目往下一看，见下面跪着非人非畜、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，问道：“那是个甚么怪物？”那神稟道：“此乃元世祖忽必烈所供养之国师番僧杨琏伽真也。阎君痛恶他发宋帝诸陵，每一日夜轮受十八地狱之苦，已三百余年。阎君说他在阴曹受罪，世人不知也。送到大王台下，叫他阳世受一番显报，回来再受诸苦。”王切齿蹙额道：“这厮原非人类，叫他世间去，又要杀人淫人，如何行得？阎君既送了来，只得叫他去走一遭。还叫他做个和尚，或可以稍有慈心，或不受其害。若再凶淫奸盗，使其身为齑粉，以饱鸢鸟犬豕之腹，回来再听阎君发落。带去！”王对那神道：“宿案俱完，你可去回覆阎君，倘有不合处，不妨改正。”那神道：“大王铁笔之下，不但无冤人，而诸人亦自以为不冤。”复下来叩首道：“小神辞去矣。”恍惚之间，不见形影。到听见了许多奇异，正在惊疑之际，忽见一片金光，照耀半天，仙乐盈空，彩雾缤纷，异香馥郁。猛听得半空中大呼道：“天符下。”只见那王忙趋下丹墀，俯伏在地。众鬼判一闪，尽皆无影无踪。顷刻间，一位金冠黼黻天官从空冉冉而下，如世间所绘三官大帝之像。两位金甲神人持节前导，到地傍列。天官立在殿陛中间，宣上帝玉音道：“有明建文皇帝，因永乐篡夺一案，屡控天廷，至今未结。今明朝气运将终，前靖难诸臣，如方孝孺、景清等，或系天星下谪，或系诸神下凡，应历劫数者，已经归位勿论外，其屈死诸人，并首逆朱棣暨姚广孝等助逆诸臣，皆着托生，了结前案。以造罪之大小定报，施之重轻，切勿过杀，以损皇仁。钦此。”宣毕腾空而去。霎时金光潜灭，仍旧烛影辉煌，那王复登宝位，鬼判依然罗列。王吩咐判官道：“可将在地狱



中永乐并有名众犯都拘来，听候发落。”旁边鬼判齐应一声，眨眼之间，见一个冲天冠、袞龙袍的人，面恶须长，眉头脸苦，在前后有许多文武官员随着，有戴枷锁的，也有闲散着的。那皇帝站立阶前，众皆远远跪下。听得那王道：“适逢天符建文告你篡夺一事，你家国运将终，你可托生。身为逆贼，残灭尔之子孙，破坏尔家天下，碎磔其身，稍偿稔恶。当日是你费尽心力篡夺了天下，今日就使你混乱了天下，付与有德者，才叫做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今天上已生圣人，神器已有所归，与你朱家无干矣。其助逆诸人，仍着托生随你，皆受惨报，以舒神人之忿。”那皇帝道：“我是一个亲王，也是奉玉帝敕旨降生的，我有何罪，复使我为贼？况我当日欲清君侧之恶，效周公辅成王之耳。建文自己逊去，误传以为自焚。彼时国利长君，我不得不徇众人之情。今日为何使我残灭自己的子孙，破坏自家天下，负骂名于万世耶？我纵有罪过，在生已不得其死，尸为贼残，仅存一腿，负痛至今二百余年，也就可以为报了。为何还要我去受孽报？”那王大怒道：“你此言只好在阳世欺人耳目，今在我台下，尚敢摇唇鼓舌，巧语饰非耶？你说要清君侧之恶，天地间之恶，尚有忍于你以臣而篡君位者耶？你说耻去做贼，你以臣子而篡天位，非贼而何？你说不忍残尔子孙，那靖难诸人，他的九族十族难道不是他的子孙么？尔当日残毒若此，今日叫他人屠子孙，不若使尔自屠之更畅快人心。你说怕负骂名于万世，当日方孝孺说你万世之后，免不得一个‘篡’字，久矣有骂名了，又何在此？你说怕去受孽报，方孝孺敲牙抉舌而磔其身，铁铉以油锅爍之，景清则剥皮搯草。靖难诸公，无毒不备。你当年何不想人皆血肉之躯，他难道是不痛的么？尔背君灭祖，毒害忠良，是天有好生之德，尔何残刻若是？况且上帝命汝为王，已恩隆极矣，又复奸天位，罪复



何辞？且自古来篡弑诸人，至恶者莫过朱温，至丑者莫如赵炅，其丑恶兼备而更甚者，则你一人而已。我今细剖一番，看你还有何辩？建文乃尔太祖亲立之太孙也，太祖骨肉未寒，尔即篡夺之，是不孝也。懿文太子已久正位之储君，又系你之嫡兄，尔既篡其子，又去其孝康之谥。只许你做真皇帝，哥哥死后的虚名也不许他领受，此是何心肝？吕太后是你的长嫂，你更置他不得其死，尸骨无踪，且他一妇人何罪？你也太狠。这样看起来，尔兄若在，尔亦必篡弑之矣，是不弟也。建文已正君位四载，继嗣之天子也，尔竟篡夺之。犹以觅玺为由，遣人遍天下以至海外物色。况他既为天子，普天之下孰非臣妾，岂有不知之理？又削其年号不录，你以臣篡君的年号倒用得，他一个大公至正承嗣天子的年号反用不得，你的何算计？是不忠也。据我看起来，你的年号倒该自己削掉。你篡位一场，反用叛贼方腊永乐的年号，明明以叛贼自居了。虽是你不学无术，正是天夺其魄处，真正可笑，你今日尚有何言？也罢，你也是一座破军星，免你肆诸市朝，此去为乡人搥死如泥，也就如受醢一般了。”那皇帝满眼垂泪，俯首无言。王喝道：“鬼卒带去，俟托生之期，送到陕西米脂县李家为子，以结前案。”鬼卒答应一声，扯拽而去。王又道：“带那高煦上来。”鬼卒带上一人，遥见略似人形，浑身上下竟是一块煇炭。王喝道：“汝在生欲篡夺太子之位，助父为虐，空负篡弑之名，徒为恶死之鬼。尔前生既系尔父之爱子，还随他同去，做他的心腹爱。后死于枪刃之下，以完前孽。”那黑鬼道：“我在生不过奉父命耳，虽篡了建文天下，皇帝又不是我做的。况我生前被铜缸炼死就足够了，还要我去受一刀一枪之厄，求大王宽释罢。”王大笑道：“你助父叛君，尚未偿报，何如算得？今去受刀枪之痛，还算轻恕了你，更有何说？鬼卒可带去了，同他父亲先后托



生到陕西史家为男。但他的心肠都是黑的，这个黑形骸也不必变白了，来世还是一个大黑汉罢。”说毕，带去。又喝：“带那秃贼姚广孝上来。”鬼卒押过一个大胖和尚，那王拍案震怒道：“你这贼秃，既皈依释教，就当守你清规。自幼奸淫好乱，就该下犁泥地狱了。后复逞你凶心，屡劝燕王篡逆。你去想一想，当日只图你做一个开国元勋，独不念杀了多少无辜之忠义，弄得个人族灭身亡，皆由你之作俑。我看你故乡尚有你当年奸生之子孙在，今著你仍生姚家，即为尔孙之子，好酒贪淫，败辱家庭，丑流后世。尔初受国恩，后复归燕王造逆，还受贼封公爵，遂你生前之愿，因而覆宗灭族，碎桀其身，仍剖棺戮你前生之尸，以报往愆，庶可稍快人心，且为方、铁诸公稍雪其恨。速速带去，勿久污我之殿陛。”一个恶鬼上前，伸手拿住脖项，按倒夹于胯下，只露一个光头，像个大肾囊一般，那和尚哭哭啼啼，如驴子一般爬去了。只见人丛中一个尼姑大喊告状，王大喝道：“何物野鬼，擅敢到我台下叫冤？带过来！”众鬼卒如鹰鹫搏兔一般，拿到台下。王睁目喝道：“你是何鬼，敢告何人？”那尼姑道：“小鬼在生原是极守戒律的一个姑子，从未犯色戒。被姚广孝百般引诱，遂成苟合，又替他生了儿子。他后来得了好处，把我弃掷不顾，因此抱恨而歿。今听得大王爷命他转生，我求同去，以报前仇。”王笑道：“你与姚广孝通奸，是他引诱之罪了。你复私伊弟广忠，是谁之过？我看你三人缘尚未尽，你可去桂家，托生为女，仍为广孝之妻，淫丑不堪，以报他前生负你之罪。再着广忠托生为广孝之侄，为你之私夫，了结前缘。俱免不得一刀，以正奸淫之罪报。”那女鬼欣欣而去。王又喝：“将一起从逆重犯都带上来。”众鬼卒遂将一伙戴枷杻的人都推过案下，指着一个道：“袁珙，你一相土耳，辄敢串通姚广孝，劝那燕王为叛，情殊可恶。



今着你托生游混姓为子。但你恶还未甚，姑免项下一刀，便遭痛疽恶病而毙，以报尔怂恿谋逆之罪。尔子忠彻，亦以相貌邪说，致害张曷诸人，乃成燕王之逆谋，其罪过于尔。乃着他为尔之子，初受妻之毒虐，复罹极刑，以灭尔后。”又叫一人道：“陈瑛，尔为臣不忠，私下党逆，为众人攻击。建文赦而不诛，尔当感恩不尽才是。你更反面是仇，仗尔蛇蝎之心，罗织忠良家属，残刻极矣。李友直，一小吏耳。漏泄军机于燕逆，希图佐命之功。独不思为尔一人之荣禄，害了多少的性命？你二人事虽不同，罪名总一。押去阮家为子。陈瑛逢君之恶，难逃断颈；李友直长君之恶，罪尚可全尸。然皆受妻子淫人，斩其血嗣之报。”又叫李景隆：“尔乃国之至戚，受朝廷厚恩两世。尔督兵无状，丧数十万性命于沙场。建文宥尔不戮，恩莫重焉。尔反开门迎寇，不忠不孝，出于尔一人矣。你私意要为燕之功臣，不思燕王之忤刻，他的麒麟阁上如何容得你？与其后日死于他手，抱不忠之名于万世，曷不同靖难诸人为骂贼成仁之忠魂乎？你不过因富贵这二字横于胸中耳。今着汝托生与马家为子，奇蠢痴顽，人形兽性。虽拥万贯之资而不知受享，虽为显宦之儿而如木偶，有父母而不识为何人，有妻子而不知为何物。系他人之种，嗣续暗地斩绝，仍死非命，以报你了。尔张信，建文以心肠待尔，授尔密诏擒燕逆，尔反以此为进献之功。今尔可托生劳宅，病体恹恹，后与袁忠彻同归姚广孝幕下，俱正典刑，以结前案。但张信之罪，实成于伊母之言。其夫其子世受皇恩，奈何以死夫无稽之语，命子为叛逆之事？因系女流，其为无知，姑从宽。罚他去始为大家之婢，终做贾人之妻。其余朱能、张玉、谭渊、丘福、李彬等从逆诸文武，俱着各处托生，同归燕王标下，或死或脱，论生前获罪之轻重报之。”又道：“可将袁忠彻、张信、李景隆、李友直、陈



瑛五人妻子，也着托生，仍配为夫妇，皆各宣淫，以为厥父不忠之报。”一个判官上前禀道：“查得彭忠彻生前无妻，何以报之？”王想了一想，道：“长舌妇也无夫。当年秦桧送了高宗，做了个不孝不弟之人。今日袁忠彻送了燕王，做了个不忠不孝之人。先后一辙，正好为长舌之夫，就配了他罢。”说完，喝道：“都带了去！”众鬼卒一拥上前，牵住铁绳，尽皆悲啼。一阵阴风，倏然不见。王又命：“将那些忠义文武叫上来。”有数十人一齐上前跪下。王道：“尔等忠魂义魄，俱起来听我发放。”众人立起。王道：“张曷、谢贵，人患不得其死耳。若死忠孝，又何恨焉？你二人被奸谋诱杀，已名载青史。今张曷尔托生史家，后为阁部，遣将杀贼，以泄生前之忿。后仍死于忠义，更流美名于不朽。尔可明不能善终之故么？”张曷道：“某愚昧无知，求王见谕。”王道：“燕王之变，虽逆心已久，实汝众人逼之速发耳，乌得无罪？汝虽死，而为千秋所仰慕，便何憾焉？谢贵托生乐宅，位莅尚书，杀贼功成，名垂竹帛。忧国勤劳，得终正寝，亦可报尔之前生了。瞿能已破北平，为景隆忌功而不得入。平安枪将及燕逆之背，马蹶而不能及刺，天也，非人之尤。后以一阵亡，以一毒毙。葛诚为燕藩长史，尔乃帝室，忠心未遂，反被横诛。皂旗张勇冠三军，奋不顾身，不幸阵歿。今尔等皆去托生，齐心杀贼，既为今时之义士，又报昔日之深仇，亦可以释憾矣。瞿能托生林家，天生神力，勇猛绝伦。独重尔者，以尔父子皆忠勇而亡之故耳。尔始祖为殷之忠臣，万载之下孰不知有比干焉？此林姓之所始也。尔此父又系今日之隐君子，故使尔为之嗣。可乃心王室，报效国家，荣其身，以报尔父之隐德。尔此去勿负林之一姓名可也。尔后仍死于沙场者，正所以令尔杀身全忠，垂令名于不朽耳。尔知之乎？瞿能大呼道：“王恩厚矣，敢不尽心报国？”王又道：



“平安托生慕室，武勇如前生。葛诚托生尚姓，尔原系文臣，今授尔文武全材。抱经济之术，负冲锋之勇，倡义杀贼，以遂宿愿。皂旗张，尔生前好执皂旗，故得此名，可去托生国姓，今世则银枪素铠。白色者金也，金有肃杀之气，又有杀贼之意耳，尔道好么？”皂旗张道：“大王厚恩，生生世世感载不尽矣。”王又道：“瞿能二子，皆在幼年，便能捐躯报国，死于忠孝。今尔父子三人同生一处，虽隔世不能相认，一姓卓，一姓常，为尔偏裨，协助杀贼。其余阵亡诸将，皆系忠肝义胆，各择善地受生，皆为勇武之将，以复前仇。”因向众人道：“我这断判，你众位心下何如？”众人异口同声道：“何蒙大王厚恩，我等皆心悦诚服。二百年之积憾，俱一时冰释矣。”皆欢欣舞跃，俯伏拜谢。王亦立起道：“着判官备幢幡宝盖，送他诸公去。”忽见一土地跑得喘吁吁的，忙来跪下，禀道：“小神系建文时东湖樵夫，闻燕王篡逆，建文驾崩，我义忿填胸，即痛哭投东湖而死。上帝怜小神一介编氓，有一些忠心，即敕为东湖土地，今二百余年，此忿未消。闻大王着靖难诸公去复前仇，小神亦原附骥尾，帮助杀贼，以雪前生未了之恨。求大王恩允。”王赞道：“好！好！你一个无官无禄之樵夫，能死于忠义，使世间为人臣而有贰心者，置身无地矣。你既原去，可往鲍家为男，就同瞿能等同心杀贼。尔再生之时，有官有禄以荣身，有妻有子以居室，即将张信之母配你为妻，尔寿考而终，死仍为神，也可报你了。”那土地笑逐颜开，再三叩谢。王道：“你同他们一起去罢。”只见一对童男女，手执幢幡引领众人，一阵香风而散。到听自思道：我非是做梦么？想着这些说话，并这许多人众，却是明明白白听见看见。正在踌躇，心中甚是惊疑。又见傍边一个绿袍红须的判官，呈上一卷，如人间之文案，跪禀道：“此系白氏的金重一案，上呈圣览。”那王看



毕，就吩咐带那白氏上来。只见那个少年女鬼，面目如生，神情带惨，然而体态轻盈，腰肢袅袅。虽所隔颇遥，灯影下见其娇艳动人，容光飞舞，金莲半露，款促湘裙，走到神案前跪下。王问道：“尔阳寿未绝，何故来此？”女禀道：“女在生系本地白物好之女，父母只生女鬼一人，并无兄弟，因珍爱如宝，云比兼金尤贵，故唤乳名为金重。生长二九，尚未适人，父母为爱女心切，难于择婿，女因标梅期过，未免伤情。缘此情未遂，故抱恨而亡。”王说道：“汝父母既钟爱于你，为何不与你早择一婿呢？”女禀道：“父母见女颇有姿容，难求坦腹，欲觅一才子如子建、貌似潘安的人品，方肯许允。如此拣选，故尔难得。”王笑道：“似此议论，亦是爱女择婿之常情。但姻缘自有天定，世事岂容人谋？尔父迂腐庸人，不足较论。但此等人物虽未易得，以尔之貌，或不至于终弃。倘为尔觅一才貌稍可之婿，亦未可知，为何就至捐躯？”女又禀道：“天公最妒，不能全美。那才貌兼备的人，大约贫者居多。向曾有三入，虽敷粉何郎，谊吟太白，才貌也不多让，但他家徒四壁，一贫如洗。虽女父慨然有允诺之心，而女鬼誓死无相从之意。”王又道：“才貌双全的人，本山川之秀气而生，一时也是难得的。因南京虎踞龙蟠，江山秀美，故生多俊。难道三人中就没有一个中你意的？”女道：“以我之容貌，虽不能赛西子，压王嫱，然选于今日美艳之中，亦可以自雄一世。虽不敢望以金屋贮娇，安肯配蓬茅下士？一心欲嫁一富胜石季伦、贵如郭令公之夫，方才遂愿。女既系一时绝世之娇娥，故发誓要嫁一个敌国臣富之财子。”王不禁大笑道：“此事不特罕见，此语抑且罕闻。你不爱无贝之才，反爱有才之贝，真为可笑。我看你容貌若许，为何具此一副俗肠？妍皮不裹痴骨，诚谬言也。然红颜薄命，你既有几分颜色，焉能得配才郎？但城中富贵者颇多，你为何



又不嫁呢？”女道：“曾有一富家之子，姓黄名金色，家资巨万，富压南畿，慕女花容，曾求袒腹。在女倾心悦意，愿效举案齐眉。奈父执性不从，以致花残玉碎。”王问道：“你父为何不依？”女道：“父母说他形如傀儡，貌似修罗，故他家虽有好合之媒，而我家况不中雀屏之选。女恨父母，难以明言。伤己身暗悲，奄蹇原不解，害相思而不觉相思害矣。本待要效鸾凤，谁知鸾凤分飞？今一命虽赴幽冥，九泉难免遗恨。”王勃然怒道：“你不知以才貌择夫，反以银钱求配，可谓目无珠矣，可恶可恨。”女又禀道：“黄家郎虽然貌丑，却甚情深。彼闻女之美丽，数四相求。父憎他之丑态，再三推执。彼意思慕成疾，一病而亡，临终惟呼女乳名者再。我闻之，故为心死。因感他一种痴情，愈动我万分想慕。古云：‘情之所钟，正在我辈。’又云：‘女为悦己者容。’彼既为我而死，我岂能舍彼独生？下情若此，上圣鉴察。”王道：“论你初具嫌贫爱富之蠢念，本当永堕阿鼻，变猪变狗。怜你后有感情报德之深心，尚可保全人体，为瞽为娼。”正欲判断，只见三个文士，衣巾破敝，面貌清奇。共持一状，上呈神案，长跪诉道：“念某等在生时，腹富三冬，胸藏二酉，不得飞腾黄甲，空自困守蓬茅，未蒙贤守宰之吹嘘，反为痴女子所摈弃。慕色虽非正道，好逑自是人伦。各害相思，抱思而歿，情实难甘，故同上告。”王将他三人文状看了一回，大笑，反怒道：“尔辈读书人具此才华，焉知非瑚璉之器？有斯品格，岂料匪梁栋之材？为何轻掷此？自弃若此，所谓虽读书而犹未知书者也。今虽一死，尚有可怜，不过供人笑哂耳。”正说间，只见又有一持状者，面貌狰狞若鬼，身躯仿佛如人，自称姓黄名金色，呼冤不已，情色惨然。王问道：“尔有何冤？所告何事？”那人道：“鬼在阳世，慕白氏之姿容，苦恳万端，白氏亦羡小人之富厚，乐从一诺。奈他



父母只爱那才貌兼优，指指说青云有路。孰知我金银满库，看看就纱帽笼头。以一不识时务之老迂，致害我一对妙龄之蚁命。况鬼在生时，虽然貌丑，却甚心良，恶并一无，善皆万积。今受报若此，情甚不甘，且人命关天，愿求追断。”王听罢，援笔判曰：

白氏金重，艳色如花，痴心似水。不思嫁才貌儿郎，但愿配银钱子弟。妍媸莫辨，贫富是论。未嫁女即害相思，妇道可知矣；择丈夫尚图富贵，亲戚何有哉？本当押入酆都，今且从宽谴谪。既爱金银，应与钱家做女；不分好丑，当使瞽目为娼。恨其自负娇容，想杀才人三命。初做贱妓，偿还宿债。怜其以后矢志，能为丑子捐躯。终为良妇，了却前缘。今生误爱富儿，再世当求才子。黄金色自恃富豪子弟，苦苦求妻；白家翁只重才貌儿郎，殷殷却婿。以致彼缘未遂，此命是捐。查彼貌虽丑恶，心实善良。今著彼托生阳世，与钱氏初谐露水之难，后遂双飞之愿。才貌兼优，以掩前生之丑；家徒四壁，以报恃富之横。钱氏作配钟情，钟有貌而瞽女不能见貌，要知色即是空；钟情固得钱氏，纵得钱而贫士仍旧无钱，方是空能得色。虽嗔他性堕痴愚，尚念彼情犹可悯。法外施仁，故从宽贷。至此三生，具此才华，不知自检。既自恃才貌，使托生愚蠢痴顽，以报自弃之罪；又怨恨贫穷，使再世豪华富足，以偿苦学之劳。咸配淫丑悍妒之妻，以惩好色轻生之戒。尔大众与钱氏买笑追欢，了却前生宿愿；你诸人须自己回头是岸，勿结来世冤愆。铁笔无私，照判发放。



写毕，发与判官，判官高声宣白一遍。那王又叫道：“带那三兽上来。”只见鬼卒带过一只尖嘴母猴，一只咆哮牝虎，一只铁黑雌狐，伏在案下，若有所诉。王道：“尔三畜前生孽重，致变畜生。罪恨已满，今着转托妇人，配此三生。兽心虽不能全革，若不伤害性命，来世尚可保全人体，不然又堕畜道矣。”着鬼卒送他到转轮殿去。那三兽连连点头，如叩谢之状，摆尾摇头，顺盼三生，欣欣然随鬼卒而去。判官在傍呼喝，将前之判文传与鬼卒，随亦将众人带去。倏忽鸡鸣，蓦然不见，展转之间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到听凝神自思，宛然在目，回忆前语，一字不忘。正在惊讶之际，值庙祝出来开门。见了到听，惊问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？为何夜间存在此处？”到听诉说昨晚酒醉家遥，故而在此睡倒。因将夜来之闻见，备述一番。庙祝听了，以为诡辞，大笑而去。到听自己以为一件奇事，每遇见亲友，无不相告。虽于途中遇一面之识的人，亦详细道之。众皆不以为然，以其平素好传新闻、说白话之故。人虽不信其实，亦皆以为奇谈，转相传说。有一种与他同类，亦好道听途说者，四处谈讲，竟普传于白下，至今里老犹有能言之者，这是后话。且说那到听，一日在稠人广众之中，高谈阔论，讲这一段新闻。正说得兴头，内中一个少年问道：“兄这些事醒着听见的？还是睡着了梦中听见的？”到听道：“我是醒着听见的。”那人道：“兄此时是醒着说话？还是睡着了说话？”到听道：“你这位兄说话稀奇得很。大青天白日，我站在这里说话，怎说我睡着了？”那人道：“兄不要见怪，你既是醒着，为何大睁着眼都说的是些梦话？”众人哈哈大笑。到听才要分辩，又一个道：“不是这样说，兄这些话是独自听见的？还是同人听见的，”到听道：“半夜三更，就是我一个，那里还有别



人。”那人道：“兄自己错了，怪不得人说。”到听道：“我怎么错了？”那人道：“兄方才说看见有许多判官小鬼，该把那判官也罢，小鬼也罢，拉住一个做个证见。此时这些鬼话，就不怕人辩驳了。你不曾想到这上头，岂不是错？”众人拍手打掌，又笑了场。到听发急道：“我是千真的话，你们当我说谎，这样省剥我。”内中有认得他相厚的便道：“毛空你既要说新鲜谎，老着脸凭人说罢了，又急得是甚么？”又一个道：“这位原来就是有名的到兄，面荒失敬。我们大家说顽说，兄不要发急。等我替兄寻个证见，包管他们再没得说了。”到听当是好话，笑着道：“兄替我寻个甚么证见？”那人道：“兄那日在那个去处听来？”到听道：“我在大门内泥马脚下睡醒了，听得这些说话。”那人向众人道：“如何？我知到兄决不是假话，列位都这样白他，这不有了证见了。”众人道：“谁是证见？”那人道：“他说在泥马脚下睡的，那不有个拉马的马夫站在那里。我们同去问他，是真是假就明白了，何须大家只管辩驳？”众人道：“那马夫是个泥人，怎会说话？兄也来跟着说新闻了。”那人道：“列位有所不知，我去问他，正要他不会说话才好。”若是会说话，他也要说到兄是扯谎，越发讲不清了。”众人听了，笑得几乎打跌。到听要辩，又说不过众人；不辩，又气得慌。脸脖子通红，颈子上的筋急得有指头粗叠暴着。只见人丛中走出一个道士来，上前笑着道：“天下奇怪的事何所没有，这位居士也未必全是诌出来的假话，或有些影儿也不可。列位何必如此认真？若信他是真话，就听他这一遍新闻。若疑他说鬼话，就不必信。人还拿着钱给说书的，听鼓儿词上的瞎话。如今听说这新鲜话又不要钱，何等不乐，只管辩驳些甚么？”众人看这道士，两道浓眉，一双大眼，五尺身体，四旬年纪，竹冠布氅，麻履丝绦，好一个齐整相貌。众人道：“这位师



傅说的是，我们打柴的不要跟着放羊的，各人做各人的事去。”一轰而散。到听垂首丧气，也就要走，被这道士一把拉住道：“居士且住。”到听道：“师傅叫我，说甚么？”道士道：“古人说：恼一恼，老一老；笑一笑，少一少。大家顽笑，何须认真？气恼的是甚么？我同居士去小饮三杯，消消闲气。”到听听见请他吃酒，气恼全无，一脸的笑。先咽了两口唾，然后说道：“今日腰中不曾带得一文，改日请师傅罢。”道士道：“我请居士，何用你破钞？”拉着手到一个酒肆中去，到听口说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怎么好扰师傅？”虽如此说，那两双脚已随着到酒店中来了，对面坐下。走堂的送上两壶酒，几个小菜碟摆上。到听等不得他让，先一气饮过了数杯酒，方才问道：“师傅贵处是那里？在何处住？我每日在这里走，从未曾会过。”道士道：“贫道祖籍陕西固原人氏，自幼在峨嵋山投师访道，近来四处云游，为人治病。今到此不多几日，在朝天宫作寓。独坐甚闷，出来闲步，才见居士生气，故约来同饮几杯。我们说说白话，也可消遣。”又让他吃了几杯，道：“我寓处也无伴侣，居士若无事可常到我敝寓来。别无他物，就是一杯水酒相待。”到听满脸堆下笑来，道：“有了酒吃就足够了。我听得人说，无钞一身轻，有酒万事足，别的还想甚么？若承师傅不弃，我来奉陪，我是闲着一点事也没有的。”道士让他吃酒，他也吃过有两壶，把白话口袋打开了。讲天说地，论古谈今，都是不见经传稀奇古怪、无影无形的天话。他说得津津有味，道士听得倒也耳中为之一新，微微的笑着听他谄说。又同饮了数杯，到听口也说干，等不得他让了，自斟谊饮起来，杯杯一干到底。吃了一会，方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反客为主，一钟一钟的倒让起道士来。道士的酒量颇雄，钟钟干过。二人又饮了多时，到听有了八九分的酒意，觉得满到喉咙跟前，下



不去了，才起身道扰。舌头短短的，不明不白说了几十遍。道士会了账，同他出来，他晃晃荡荡的去了。次日，到朝天宫寻着了道士，一来奉拜，二来道谢。道士又留他吃了半日酒，他无以为敬，不过说些白话，以答盛情而已。道士听他说的，倒也不觉寂寞。临别时，道士道：“居士无事可常来闲话。”他满口应诺而去。到听吃着了甜头，他又是个无事的闲身子，况他要到街上来，必由朝天宫后门卞公祠过。所以他无三日不来，来无不醉。他吃得多次了，一日，听得各处桃花盛开，他在史家墩、小桃源、黑龙潭、虎踞关各处去年热闹，见那些男男女女看花之人往来如织，别人都是三五成群，有携着春盛的，也有抬着食盒的，或在酒棚内饮酒的，或在茶棚内吃茶的。丝竹管弦，长歌短调，其然热闹。看了一会，眼饱肚饥起来了。他因囊中无钞，四处混撞，忽然到一棵桃树之下，见金晃晃一件东西挂在上头。忙近前取下来一看，是一枝镀金银花，也不知是那个妇人在花下过，挂了下来的。他满心欢喜，也不看花了，欣欣然袖中。回到家中，取出估值道：“这个也值七八钱银子。五钱银抬一大坛酒，剩的买些柴米，够我几日大醉。”想道：不好。目下天气渐暖了，买件单衣服穿穿是正经。又想道：也不好。我扰这道老爷多次了，也有些不好意思。不如请他一请，还了席，后来又还可以扰他几十次。这样一本几十利的事，为甚么不做？就是这个主意好。我放着细丝的事不干，倒做九成么？只当是不曾拾着这件东西。又算计道：家中碗盏钟碟一样没有，是来不得的。酒馆中肴饌又贵，不如买两样挡饌的物件。这两日接引庵碧桃盛开，请他到那里坐坐。小姑子又是我的厚朋友，问他要茶要水烫酒还便宜些。定了主意，明日举行。且说这接引庵在旱西门北首一条小僻静巷内，门口一丛黑松树，一个小小的圆红门儿，进去里面甚是宽敞。内



中三间大殿供着接引菩萨，东西六间厢房只有两个姑子。东厢房是两明一暗，两间做客位，一间是那老姑子的卧房。这老姑子有七十多岁了，动弹不得，成年家睡在床上。西厢房内一间做厨房，一间做库房，一间是小姑子做卧室。这小姑子才有十八九岁，虽不叫做奇丑，却也说不得个俊字。肥肥胖胖的一个团脸，深紫棠色，五短身材，圆滚滚的却胖得紧。就做人甚和气，见人满面春风，一脸的笑。到听家离此只有三四箭远，时常来随喜，大约与这姑子有些暧昧的账，人却不得而知。且说到听次早起来，把那枝花拿到钱铺中去换。虽然大样，是累丝的，称了称，只得七钱多重，首饰做八成，换了六百文钱。买了一只大板鸭，一个烂熏蹄，并些果子，又买了些好茶叶，一直到庵前敲门。那小姑子来开了，笑嘻嘻的道：“你今日买这些东西做甚么？”到听进来，小姑子关上门，也随了进来，到他房中。到听道：“我今日要请个人，借你这里赏赏花。烦你收拾收拾，再把树底下打扫打扫，改日我腰里用些劲酬谢你。”那姑子笑着，瞅他一眼，道：“你肥肉能吃得几块？好像根豆芽菜儿似的，不要讨我贬别你了。”说得到听笑着把他脖子搂过来，亲了一个嘴，道：“你且不要关门，我去买了酒来。”少倾，又拎了一小坛酒来，道：“你就预备下，烧好了茶等着，吃过早饭我就同人来了。”说着走出，便到朝天宫来。这道士正要吃饭，见他来，让了坐下，道：“这两日为何不见？今日来得甚早，便饭且用一碗。”到吃道：“这两日花开的盛得有趣，偏师傅我去看了看，所以没有来。望得今日，我备了一杯水酒，请师傅去赏赏花。”那道士道：“居士是那里的钱？我怎好相扰的。”到听道：“师傅在客边，我倒扰过几十遭了，论理也该还还席。没有甚么东西吃得，不过看花而已。我都预备下了，师傅用了饭，我们早些去顽顽。”道士见说买了东西，



知他是实心相请，便不推辞，说道：“我领情便是。”只是心中不安，让他同吃了饭，道士锁了门，一同出来。二人说着闲话，慢慢的步着到接引庵来。不多时，到了门首，到听上前敲了两下。等了一会，不见里面喷声。道士道：“何不再敲几下？”到听笑道：“师傅你是外路来的，不知南京城姑子庵的暗号。先敲两下，应着开门两个字；等一会再敲三下，是快开门三个字，他自然来开。若一阵乱敲，他听见知是外行，再不肯开的。”说着，又狠狠的敲了三下。只听得脚步声，一个小姑子把门开了，笑嘻嘻的道：“我收拾后院子来，先敲门就没听见。”那道士把他一看，心中一动，道：好个炉子，是绝妙的鼎器。到听让了进来，到东厢客屋内坐下。少刻，小姑子送了茶来，他心爱上了这个道士，好个仪表，目不转睛看着他笑。道士也有了他的心，望他笑了一笑，不住拿眼睨他。吃罢茶，说了些闲话，让到后院，打扫得果然洁净。道士看那花时，有七八株都有一抱粗，花朵比茶钟还大，红白灿烂，开得甚是好看。树下铺着芦席，上面垫着毡子，二人席地而坐。不一时，送了果肴来摆下，那姑子又去拿了热酒来。到听斟了一杯，送与道士，道：“没有甚么请师傅的，不要见笑。”道士接过酒来，道：“居士这等费心，何须客话？”二人说话饮酒，吃了多时，那姑子穿梭也似，两头拿酒服事。道士道：“小师傅，劳动你了，我们不安得很，你请坐坐。”那到听忙起身，筛了一杯酒让他。他笑道：“我不会吃。”就要跑，早被到听拉住袖子，道：“这位师傅不是外人，你吃一杯怕甚么？”送到他嘴上。他推辞不得，才要饮时，被到听一灌，只得咽下。到听放手，他跑了去了。二人又饮了几巡，道士要散步散步，起身到园中各处走走。走到西墙角一个小栏中看看，不防那小姑子蹶着滚圆的一个黑屁股，背着脸那里溺尿。衣服搂得高高的，自己低了



头看着他的阴户。(删节 97 字) 他一回头看见了道士，笑着忙扯衣服盖住，站将起来。道士也笑笑撒身退出。那姑子系了裤子出来，望着道士嘻嘻的笑，往前边去了。那道士也回来坐下，到听让着又饮，那姑子送了酒来，看着道士只是笑。道士恐到听看见，也一面笑着，一面同到听说闲话。饮到日色将暮，道士起身谢别，到听款留不住。道士又向着小姑子道：“小师傅，劳动你了，改日酬情罢。”他只嘻嘻的笑，也不说甚么。到听送了道士出门，复身进来，拉着小姑子同饮了几杯。二人相搂相抱，一时兴发，到听就去扯他的裤子。那姑子也正骚到极处，任他褪去。到听爬上身，抽了三五下，早已告竣。原来到听自做主人，过饮了几杯，不能自持，竟从门流涕。(删节 72 字) 姑子十分情急，将他项上咬了几口，身上拧了几下。到听也甚觉没趣，起来同他收拾了家伙，含愧而去。却说那道士回到寓处，心中想道：这个姑子看他那种光景，大有情意在我。况他是件宝物，难得相遇，不可轻放过他，须如此行事方妙。原来这道士既会采阴，又善炼汞。他有的是银子，四外云游，遇着有好鼎器，他就采补一番。今日见了这姑子是个妙物。他遇过的妇女甚多，好歹一见便识，却不拣丑俊。他留了心，次日饭后，独步到庵中来。记着昨日到听的话，只将庵门敲了两下，只见那姑子来开门。见了是他，笑脸相迎，心中暗喜。原来这姑子因生得黑丑，无人爱他，虽然相与了一两个契阔，都不过是到听之类。他昨日见了这道士生得相貌魁梧，心爱得了不得。刚刚的在那里溺尿，又被他看见了风流穴，竟有个要就交之意耳。所以昨日故做骚态，只是望着他笑。又被到听引动淫心，不想一场扫兴，真是欲火如焚。眠思梦想，梦魂颠倒了一夜。今日见他独自走来，心中猜了个八分，定然有些妙处，故此暗暗欢喜。忙道：“师傅请里面坐。”道士进来坐



下。他道：“师傅坐坐，我去烧茶。”道士道：“我不用茶，倒去看看花罢。”他道：“既然这样，我拿个东西去坐。”遂到房中拿了毡席，同一床小独睡褥子，到树下铺好，让道士道：“请在褥子上坐，还厚些。”道士道：“小师傅，你也请坐坐。”他笑道：“师傅请坐，我不消得。”道士道：“你请坐了，我有话说。”尽过一头让他。他笑嘻嘻就坐下。道：“你和我说甚么话？”道士道：“赏花不可无酒，买得些酒肴来么？”他道：“酒还可以买来，只说有俗家奶奶们来赏花，打酒请他，还可以得。荤菜如何好去买？”道士听说，在腰取出一包银子来，打开看，约有二三十两。拈了一块，别的付与那姑子道：“你拿钱数银子，替我打些好酒来，别的你就收着。”他笑道：“金银不过手，我怎么好收得？你称些我买去罢。”道士笑道：“多大事，你若买，就全送你也有有限。”他笑道：“我也没福要这些银子。”道士递他，他也就接着。道士道：“你去打酒，我去买菜。你若先回，不要闷闷。”他要了一个筐子，拿着出去了一会，买了许多熏鸡腊肉，烧鸭熟蹄，并上好果品，满满一筐。推开门进来，闷好了门，只见小姑子在西厢房门口站着。道士拿到他跟前，道：“小师傅，烦你整理整理。”小姑子就到他房中，道士也随了入来，道：“原来你的卧房在这里。”小姑子见了许多果菜，笑道：“你就买这些东西，要请客么？”道士笑道：“就是特特请你，二来替你昨日酬劳。”他笑道：“我们僧家是不用荤的。”道士笑道：“你就破破戒也不妨。我见别处的女师傅，不要说吃荤不论，连甚么都是不戒的。”那姑子瞟了他一二眼，笑着道：“不当家羽化的枉口拔舌，你看见来？”说着，就忙去料理。道士走到花下坐下一会，到西墙小栏中去小解，只听得北窗内笑了一声。道士往内一张，是小姑子正在厨房烫酒，听见窗外响声，向外一声，见道士捏着阳物溺尿。他故



意笑了一声，好与道士知道他在那里赏鉴。道士鉴貌辨色，知道好事十有八九，心中暗喜。转身到花下，只见他捧了一个大托盘，碗碗碟碟摆了许多，又取了酒壶，一双箸，一个杯。道士道：“小师傅，你请来坐着。”他倚着棵桃树站住，笑道：“我不坐。”道士拉着他袖子，道：“我原是请你，你不坐就扫兴了。”他也就笑笑坐下。道士斟酒敬他，他不肯接，道：“我不会吃，你请自己受用罢。”道士强递在他手中，道：“你昨日怎么吃来？今日又假推辞。”他道：“我再取个杯子来。”道士道：“不消了，就是这一个轮流吃罢。”他笑嘻嘻也就吃了。道士又斟了一杯，送在他口边，道：“好事成双，再一钟。”他道：“你也喝一杯。”道士强送到他嘴上，他喝了一口。被道士拿过，一口饮干了，道：“好香甜，有趣。”他笑着瞅了一眼，又让他吃菜，他先不肯，道士再三相让，他也就不辞，吃了一会。这姑子三杯落肚，有些酒意了，烘动春心，两只眼水汪汪的乜斜着。道士又让他吃酒，他笑道：“我不吃了，吃多了不好过。你请用罢。”笑嘻嘻反尽着让道士吃。”道士见他这个骚样子，也有些耐不得了，望着他笑道：“你不吃只是让我，我吃醉了回不去，看你怎么样打发我？”他笑着道：“回不去就在这树底下睡。”道士道：“这园子空，没人做伴，你要肯陪我睡，我巴不得不去呢。”他把眼睛瞟了瞟，笑着也不做声。道士又强让他吃了一杯，他推辞道：“我的酒实在够了。”道士看他那光景，也有了五七分酒意，脸上红红紫紫，眼睛饒瞪瞪，不住嘻嘻的笑。暗想道：火候到了，下手他罢。便道：“你既够了，我们歇一会再吃。”就站起身来，那姑子也便立起。道士佯醉，假装站不稳，往他身上一倒。小姑子当他醉了，上前一扶，道士就势扑到他怀中，刚刚的嘴对了嘴，亲了一下。姑子笑着将他拧了一下，道：“我好意扶你，你倒这样



不识好。”道士一把搂住道：“既承你好意，我再亲几个。”那姑子只是笑着推，也不动怒。道士见事有可成，就伸手要摸他下身。他用手拦着道：“我叫起来，你就了不成。”道士那里听，把他抱住，放倒在褥子上，压在身上，连亲了几个嘴，道：“你同我相与，我有大好处给你，补你的情。”那姑子也情动了，不喷声。道士趁势扯他裤子，（删节 1203 字）姑子笑着穿上裤子，重又热了酒来，二人不像先了，搂肩并坐，亲亲热热的，一递一口。吃了一会，日色将西，道士笑着道：“多扰你的宝物了，过几日再来看你。”起身要去。姑子也笑道：“不堪匪敬，免劳道谢。你这去，几时来？银子带了去。”道士道：“那银子送你盘缠罢，我不过五七日定来看你。”那姑子依依不舍，送出庵门，道士去远了，他还站着目送。远远见有人来，他才缩了进去收拾。这道士隔着六七日又来望他，就带了下酒之物，大袖笼来同饮。饮得兴浓，就在花下做一出。后来花谢了，就在他禅床上做了快乐窝。他爱这姑子有一百分，姑子爱他也是两个五十，亲爱无比。来往了有半年光景，姑子也就不能如起初的精脉盛了。道士恐伤了他，意欲别去。一日，对他道：“我看你老实可喜，我有一种异法传你，你一生受用不尽。”姑子道：“你传我个甚么法？”道士道：“我有采战之法，传与你罢，你学会了，自有许多的益处。”遂同到床上，附耳传了他许多的秘诀。那姑子欢喜得了不得，道：“你今晚不回去罢，夜里好传授得。”道士应允，一连住了有四五日。见他学会了，又叮嘱了些话，把内中利害二字都详细与他说知，然后道：“我传授你此法，可也补你的情了，我明别你他去。”又取了二三十金相赠。小姑子听他要去，吃了一惊，一把拉住了他的手，掉下泪来，道：“我同你这几个月的恩情，你怎忍就撇了我去？”道士道：“我为你在此半年，也不为不久了。你



今学会了此法，我在此也没用了。后会有期，不必伤感。”替他拭了泪，又叮咛了几个保重，出门而去。这姑子一来感他相爱之情，二来喜他那个异物，他去后，悲切了好几日，心才放下。过了些时，正想要得个人来试试法。恰好到听提了一角芦瓶水白酒，肥肥的一段骑马肠儿，两个咸鸭蛋来看他。姑子道：“你这半年多往那里去来？怎不见你？”到听道：“自从那日别你回去，第二日，有个朋友约我同他往湖广去了一回，事忙没有来别得你。昨日才来家，今日特来看你。”就在小姑子房中，二人饮了一会。到听笑道：“那一日多了一杯，辜负了你的美情，没有尽兴，今日来替你陪罪。”就去扯他的裤子。小姑子正想拿他试法，欣然解衣。二人干了一会，姑子几锁，到听便丢了。姑子觉得果如醍醐灌顶，甘露沁心，乐不可言。到听也觉得快活无比，恋恋不休。一连三度，弄得猥头搭脑，头晕眼花而去。但这姑子居处既僻，貌又不甚动人，外面的招牌不济，谁知他内中有好货，所以主顾甚少。后来老姑子死了，他独自一人，只得又招了两个姑子来做伴。人眼多，越发难招揽主顾了。只好偶然遇巧，偶一为之而已。真是：

虽有骅骝千里骏，不逢伯乐待如何？

他这个法后来传了何人？到底可有大展试验之日否？后来便见端的。且说道士别了小姑子之后，要往别处去云游，又想遇一个美物，心内道：西湖名胜，冠于天下，何不到彼一游？况这山川秀美的地方，定产异物，或有所遇也不可。遂搭船到了虎丘，到寺内去游赏。那寺门外两边俱是铺面，卖泥人物并搬不倒，精细甲于天下。有卖各种盆景的，收拾得十分好看。卖宜兴壶碗各种器皿的，有卖斑竹几机椅



登的，而织虎丘灯草细席者居多，真正热闹。进入寺中，看了看试剑石，到了千人石上，四围俱是茶房酒肆。又看了看剑池，登了登宝塔，游玩了两日。又雇船到了杭州，就在西湖边觅了个寓处住下。灵隐、净慈、三竺各寺内，并岳坟、于坟，四处玩赏了十数日。一日游倦了，傍着湖边一个旅亭中小憩。临窗坐下，独饮了数杯，见水光接天，山色葱翠，时值深秋，芙蓉夹岸，桂蕊飘香，真乃快心爽目。想道：古人赞这西湖说：

若把西湖化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果然不谬。正欣然得意，隔席四五个少年，也在那里吃酒。内中一个道：“世间上稀奇古怪的事，何所不有？”又一个问道：“有甚么奇事？”那人道：“前边湖嘴子上那昌家的女儿，就是个怪物。”这一个道：“怎么见得？”那一个道：“他家男人死了，他如今也不嫁，也不守，却零碎嫁。他今年才二十一二岁，只他娘儿两个，做了个半开门。我听得人说：当月初出来还不怎么的，近来竟成了个铁戾。这个骚浪的法，大约也就淫得无对了。任你甚么好汉，再敌不过他。一夜弄到天亮，他再不得个饱足。同他睡一夜，第二日定是七死八活，还有病几日才起得来的，他夸嘴说：人去嫖他，只要三钱一夜，就有三五个人同去，他都不辞。若有本事把他弄得饱足了，他反倒贴十两。我先还不信，都不过是父母的皮肉，当真是铁的不成？后来听得竟是实话。我们前日约会了八个人，商议了一同走去。原是取笑，谅他见人太多了，决不肯留。谁知到了那里，他竟公然笑纳。八个人齐心轮流，想弄输了他的嘴，大家取笑一场，谁知从没有点灯时弄起，一上一下不歇气，足足弄到次日日出，一个个弄得盔歪甲



斜，他还不曾足兴，反讨他笑话道：‘不要说你们这几个脓包，像你们这样不济的东西，再有八个，也不在我老娘心上。你们若有本事，从此时再弄到黑，看老娘可怯一怯？若没本事，老娘饶了你们的命，去罢。’几个人就没一个敢说一句硬话，大家扫了一鼻子灰出来。这些人如今替他起了个混名，叫做女敬德。鼓儿词上说胡敬德日挡八将，取这个意思。你说这个女人岂不是个怪物？”众人听了大笑。道士听了这话，暗想道：既然有这个怪东西，我何不去会他一会，试试他的本事？遂起身还了酒钱，一直到湖嘴上来。且说这昌家女儿，父亲自幼亡故，母亲孀居，也时常同人活动。这昌氏十一二岁时就有些妖模妖样。一日，在门口站着，两个少年经过，见了他，一个说道：“好一个金童玉。”那一个道：“得同他青天白一下子就快活了。”先那一个道：“还七大八个呢。”同他着笑去了。他听了进来了，白他娘道：“恁两个砍千刀的忘八在门口过，夹着走他娘的村路，走罢了，说我金童玉，青天白，又甚么七大八的。恁个嚼舌根的囚，烂了嘴的龟子。”喃喃嘟嘟骂个不休。他娘听不过，说道：“他说金童玉，说你是个女儿，也没有甚么坏话，你尽着骂甚么？”昌氏道：“他还说要青天白呢。”那娘不好说，便道：“青天白月，说你如月一般白，倒不好说。”昌氏道：“你不要哄我，我知道是日，他想要日我呢。他又说七大八，说我小，还餅不得，你当他说好话？”那娘倒无言可答。又一日，他娘女两个到门口看看，恰遇一个男子在他门外墙根下溺尿。他一眼看见，撵出去骂道：“人家有黄花女儿在家，你瞎了眼了，在这里来撒脓溺血。”那人不好意思，提着裤子飞跑，他赶到街上去骂。娘拉他进来，道：“那也是个黄花郎，失错撒尿，跑了就罢，还骂甚么？”昌氏道：“哎呀，好黄花郎。一个□头子像紫李子一般的，还是黄花郎呢？”到



了十三岁见他娘常同人做些不三不四的事，就窃听或张张。看了几回，见那娘的样子有个十分快活的局势，想道：这件事原来这样受用，我怎得也受用受用，看是怎样快活？他隔壁有个小厮姓于名敷，比他大三岁，十六岁了。自幼在他家走动，与昌氏像兄妹一般，顽耍戏谑，无所不至，两人十分契厚。他也爱昌氏，但年小胆怯，不敢动手。昌氏也一心爱他。一日，他娘往亲戚家去了，只他一个在家。恰好这小厮走了来，昌氏一见了他，道：“我娘不在家，你来同我做做伴儿。”那小厮巴不得，便道：“我们坐着做甚么？寻个甚么顽顽。”昌氏道：“我们猜拳罢，输了的打一个手批儿。”那小厮道：“不许赖，要打的呢。”昌氏道：“那何用说。”取了几个钱做拳码儿。两人猜，昌氏输了，那小厮一把拉着手要打。昌氏不肯，紧紧的把手缩着。那小厮用着力拉，道：“你说过不赖，如何又赖起来？”昌氏挣不过，睡在他怀中滚。小厮道：“凭你怎么赖，要给我打一下才罢。”昌氏滚了一会，见他拉住不放，坐起笑道：“你打。”遂将次袖子掬起来，露出雪白的膀子伸着。那小厮爱得了不得，笑道：“我那里舍得打，你让我咬咬罢。”遂将嘴含了含，放了他，道：“再来。”昌氏笑道：“你不打我，我赢了要打的呢。”小厮道：“那凭你。”二人又猜，是昌氏赢了，小厮伸出膀子，道：“你打。”昌氏笑道：“你不打我，我也不好打你的，饶你罢。”那小厮见他嘻皮笑脸，也笑着同他说道：“我舍不得打你，你又舍不得打我，这怎么论输赢？我们赢嘴亲罢。”昌氏笑道：“我怕你么？”两人又猜，又是昌氏赢了，那小厮把嘴送到他脸上，道：“你亲。”昌氏笑道：“也饶你罢，我不亲。”小厮道：“不好，你不亲我的，我赢了又不好亲你的，怎算得输赢？”定要他亲。他把个脸扭过去，嘻嘻的笑。那小厮一把抱住，定把嘴送到他嘴上，挨了挨才罢。放了



他，笑道：“你还敢来么？”昌氏瞅了他一眼，笑了一会。又猜，是那小厮赢了，道：“送了嘴来。”昌氏笑着，站起要跑。被他一把拉到怀中，用两腿夹着他的腿，两手捧定了脸，连亲了四五个。此时那小厮也兴动了，一个□子铁硬，在昌氏腿上乱撞。昌氏被他撞得春心大发，故意在他怀中滚，混拧混掐，笑说道：“你原说过亲一个，你就亲了上这些。”嘻嘻哈哈，顽成一处。那小厮见他有些俯就的意思，把他一下对面抱住，说道：“我们摔个交顽罢。”将他抱到床前，一下压在他身上，就把阳物隔着他衣服乱戮。昌氏也情动得很了，说道：“不要顽了，你去关了大门来，我替你说话。”那小厮懂局，知有妙处，放了他，忙关了门进来。见他坐在床上，问道：“我关了门了，你说甚么？”昌氏笑道：“我哄你放我起来，有甚么说的？”那小厮也跳上床，将他推倒，掀开衣，就扯裤子。昌氏也不拒，只笑着打，道：“你越发这样顽起来了。”被他扯下裤子，压在身上，然后伸手去扯开自己的裤子，（删节 85 字）两人弄了一会，俱是初次开荤，并不知内中趣味。昌氏想道：又疼又胀，一点乐趣也没有，我娘每常是那个样子，大约是熟了方妙。须臾事毕，各自散去。自此以后，一得其便，两人就做一出，渐得佳趣，昌氏方知个中果有滋味。到了十五岁，他娘也有些知觉了，倒烦人去对那小厮父母说，情愿将女儿白与他。家中无人，却要招赘过来。那小厮的父亲也是个穷汉，见儿子十八岁了，长成了一条大汉，巴不得替他娶个媳妇。今遇着了这个不费钱的便宜事，何乐不为？况只又一墙之隔，出赘何妨？就允了，遂成了亲事。昌氏虽同他偷了二年，一月中尚不得一二次，甚不畅意。今得成了夫妇，一对淫物相聚，朝弄暮弄，日弄夜弄。不到半年，把那于敷弄成痼症，虚火下行，越病阳物越硬，越硬越要。弄到那病倒动不得了，阳物



还是铁硬。昌氏那顾他死活，骑在他身上，通宵到亮，不肯少歇，把那于敷弄得昏一会，醒一会。首尾不到一年，信物一信，亲自往阎罗王处投到去了。昌氏这一年来，除了行经之日不得已而暂歇，余日是再不放空的。今丈夫死后，整整捱了一个月，欲火如焚。自阴户中一把火直攻上头顶，一个脸时时发红滚热，几乎似坐地的真僧，那三昧火要从丹田下起茶毗了的样子，耐不得了，不住走到门口望望。一日，只见一个精壮少年，也还齐楚，一面走着，偶然看了他一眼。他此时那火益发冒了上来，忍不住笑说道：“你走路罢了，看我怎么？”谁知那人也是个色字号的先锋，见他话来得有因，又一脸是笑，便站住脚，放胆笑答一句道：“因见娘娘标致可爱得很，故此斗胆看看。”昌氏笑道：“你看我，想把我怎么样呢？”那人笑着近前道：“这凭娘娘下顾了。”昌氏笑着瞟他一眼，往里就走，那人随后就跟进来。昌氏低声道：“我家有老娘娘呢，你且站着。”因伸头一望，不见他的娘，道：“快跟我来。”到了他房中，不暇开言，上床各自解带脱衣。急得有趣。那人有一副本事，二人足弄了有两个时辰，尚未肯歇。昌氏初经大敌，如登天之乐，那里肯放他？他娘半日不见女儿，看看关着门，打窗洞中一张，见他同着一个小伙子好弄。（删节 37 字）他只得回避。等那人去了，他说女儿道：“你一个新寡妇就做这样事，不怕传出去人笑话么？”昌氏道：“我嫁过的女儿，娘管不得了。我见娘也常做来，难道你是旧寡妇就该做的么？”把他娘说得脸通红，反没的答。那人是个色精，遇了他这个色，鬼正是一对。三日不来，间或也送些盘费，或带些酒肴来吃吃，来则必弄，弄则必尽兴而后止。他娘料也禁他不得，各寻主顾，同居各弄，各干各事。那人到数月之后，力不能支。不知是病倒了，又不知是躲过了，再不见影，昌氏等了数日不见来。他



自经过这人之后，益发贪之不已。他生得风骚俏丽，又有钩人之术，丝毫不费力气。只用放下钩去，人随钩而入，况且全不计利。男子中能有几个王状元？十年前已薄相如的，无不乐从。后来人知道的多了，就有街坊闲汉气不愤，道：“放着我们本坊本里的人不相与，倒同远处人来往。”就打破撺瓦的磬。昌氏同他娘商议道：“这里不好住，我们到西湖嘴子上僻静些的地方，寻几间房子去安身。那里近着天竺、灵隐、净慈各寺，这些和尚，人称为色中饿鬼，又说有不歇不泄的本事。况他十方钱粮，来得容易。不但图了快乐，且又可挣钱享用，岂不是好？”他娘也四十多岁的佳人，虽相与了些朋友，但白扰的多，送分资的少，要靠女儿挣钱度日。以他在下之一竖口，供在上之二横口。况连年他母子把这件事也做惯了，以为这是妇人家理所当然的事，不足为异，就依他。在西湖上寻了三间房子，单门独院，倒也僻静，搬上去住下。那西湖各寺中，禅和虽然也有，那吃酒养婆娘的和尚却反甚多。能有几个如参寥子说的，凡心已做沾泥絮，不逐东风上下狂。这样的高僧何可多得？又有那些串寺院的道婆子替他招揽，不一二日，就被他钩上一个。一传两，两传三，这些和尚以化缘为由，尽来赏鉴。且拿着施主布施的不心疼的银钱，都送他做缠头之费。且终日大酒大肉，买来受用。他娘儿两个此时惟恨上下只有两口，吞噬不尽。真个是其门如市，大门中大和尚络绎不绝，小门内小光头出进无休。昌氏不但领略了这秃驴的本事，且大获其利。他从朝至暮，那卵袋之头的人穿梭般出出进进，他皆不辞，尚不能饱其所欲。过了年余，这些和尚被他弄得鼻塌嘴歪，囊内已空，袈裟度牒都典了，就来得稀疏。他索性做了个半开门，索价甚廉，只要三钱一次。若本事高强，可以遂他的心，便不受价。你想这样价廉而工巧的宝货，谁不愿来交



易？后为总不足兴，他出一个新令：即二三人同来，只受价五星，四五人只价一两。如有能弄得足兴，不但价银不收，反以十金为赠，以做劳资。这些少年听得这话都疯魔了，举欣欣然，皆摩拳擦掌而来。想白受用了，仅得辛苦钱回去。皆三五成群，相约而来，不想皆弄得弃甲曳兵而走。吃酒的那人，也有一具好成文的阳物，又有一分耐久的本事。他闻了这名，约了一伙八个少年，凑了一两分银到他家来。原只说他见了八个人自然不肯，以为大家取笑的意思。不想他正在恨英雄无用武的时候，见了竟慨然笑纳。这八个人没有说害怕竟走了出来的理，也自恃着这样八个精壮小伙子，可有弄不倒他的？遂轮流转上半日一夜，皆拱手纳降，被他痛贬一番，忍愧吞声而出。这一日，那人在酒肆中当件奇事说给众人下酒，被这道士听得。到了湖嘴边，只见一家门口，一个妖妖娆娆的少年妇人站在那里。道士近前打了个稽首，道：“女菩萨，借问一声，这里有个姓昌的在何处住？”那妇人道：“你问他做甚么？”道士道：“贫道寻他有句话说。”那妇人把他上下打量了打量，不像个化缘的道士，笑着说：“你想是要来相与相与他么？他不是好惹的。”道士道：“正为慕名才来相访的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我就是，你寻我说甚么？”道士听说就是他，把他一看，虽为不美丽，眉目中另有一种骚态，令人魂醉。便笑着道：“到里边好说。”那妇人让他进去。道士坐下，向身边取出银包，拿了有三两多一锭送与他，道：“久仰大名，意思要来亲近亲近，领教大才。无可为敬的，这些须微物聊表寸心。”那妇人笑道：“师傅礼太厚了。”道士道：“不堪菲薄，请收了。”又笑着附他耳上低声道：“但有一件，我的本事颇雄。况且我出家人见了妇人，如苍蝇见血一般，再没有厌足的时候，只求你不要推辞，就是盛情了。”昌氏道：“但愿你有这样本事，我倒也不惧。”



道士又拿了有一两多一块与他，道：“烦预备个小东。”那昌氏见他肯出手，又见他说大话，忙把银子递与他娘买办去了。这妇人是骚淫极了的，听他说有好本事，既发狂言，或有实学，满心要想试试。便道：“我娘去买东西，还得一会，我两个何不先各显本事看看。”道士欣然道：“甚妙。”关了门，进房脱衣。（删节 269 字）不多时，昌氏丢了一度，方知这道士手段果是高强，将他搂得紧紧的，道：“你果然好本事，我遇过多的人，算你头一个了。”道士得了这番奖励，那东西在里边更钻得利害。那昌氏乐得皱着眉，只是嘻嘻的笑，不过顿饭工夫，他又丢了，道：“夜里再弄罢。我娘娘将要来了，我要起去开门。”那道士也就放了口气拔出。（删节 151 字）二人穿了衣掌起来，那婆子也买了东西来了，收拾酒饭齐来，三人吃毕。昌氏先尝了两次，才高兴动头，等不到黑，老早同道士脱衣上床。（删节 79 字）道士暗想道：这个妇人，怪不得七八个男子敌他不过，果然是个骚淫极的奇物。别的妇人经我采到三四次，再没有不哀求告止的，他竟全不在意。因向昌氏道：“我生平阅人多矣，像你，真算一个铁阴了。”睡了一会，穿衣起来。道士见他夜来斫丧太过，恐伤了他，意欲辞行。那昌氏那里舍得，抵死留住，不但不要歇钱，连东道都是他拿出己囊来预备款待，日间还不放松，弄了一次。一到晚，忙携了道士上床，就弄上半夜，他还喜乐如前。到了下半夜，就有些勉强承受。道士要歇，他定不肯。又到天明，也就恹恹的不似那精神了。吃了早饭，要想去睡，又恐道士去了，悄悄告诉他娘，叫伴着道士，千万不要放了他去。他床上去睡了。那婆子才四十多岁，虽不似女儿奇淫，也是个酷好此道的。听得女儿说得这等津津有味，将道士拉到自己房中，要求他赐教。道士见他年纪了，不敢下手。他苦苦哀求。道士没奈何，同他弄了



一度。婆子尝着这样美口的奇物，不肯就歇，死搂住了不放，还要求弄。道士只得又弄了一次，把个婆子晕了过去，半晌方醒。倒把道士吓了一身冷汗，见他醒了，方才放心，忙忙穿衣下床。那婆子要起来，身子动不得。又怕他去了，一手拉着道士的衣服，坐在床沿上，他伏在枕头上张着嘴发喘。等女儿醒了，将道士交付与他。睡了一会，才爬得起来。道士要去，昌氏那里肯依。道士劝他道：“不是儿戏的，性命要紧。”他道：“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我春间同人吃河豚鱼，有一个人说，当初有一个苏东坡爱吃河豚，他说道：‘吃河豚，值得一死。’据我看起来，遇了你这个宝物，值得一死。我好不容易今日遇见了你，就死也无怨。”到晚，他还兴兴头头的要弄。只弄了一次，他觉得头晕眼花，腰酸背痛，阴户内中最深处也有些疼得受不得。心有余而身不能，方才兴止。道士知他要病，次日临别，送了他二十余金为扶养之资。他娘儿两个都有些舍不得，但弄不得了，留他无益，眼睁睁的只得放了他去。这昌氏觉支撑不住，便睡倒在床，病了数月，几乎丧命，吃了许多补益的药才起得来。虽然好了，也就不能似前番壮健。他经过了这一番，淫心微略稍止。心上念念不忘那道士，央烦紧邻的一个屠四，四处寻了数次，不见踪影。那道士又不知往何处云游去了。话休烦絮，暂且结过一边。端的到听所闻古城隍判断之语，并诸人托生之事，可是真否？等我细细敷演后文，来因便见。正是：

无事关门著书，谈空不如说鬼。

姑妄言第一卷终



姑妄言第二卷

钝翁曰：余一日正评此回书，忽有二三俗客至。一客问余曰：“一部大书，内中无限的人，开首一个就出钱贵，此是何意？”余曰：“如一部传奇，是谁人的事迹，定是那正生先上场，故此书先出钱贵也。”客曰：“此书虽是钱贵事迹，然正生当是钟生。传奇中，岂有以正旦先上场者乎？”余曰：“不然，此非传奇，不过借传奇以做譬喻耳。钱贵犹之正生，钟生反是正旦角色，故首出钱贵也。”又曰：“钱贵既是一部书中大有关系之人，定要写得他高才是。其父何以名钱为命？甚不雅观。”余笑曰：“以钱为命之人，孝弟忠信，礼义廉耻，尚何所知？钱贵既生于娼家，其父自然是忘八了，此不过信手拈来成趣耳。”座中一人家道素封，颇有爱钱之癖，忿然作色曰：“君语刻毒之甚，岂天下爱钱人尽忘八耶？”余笑解之曰：“非此之谓也。非云爱钱人皆此辈，不过谓此辈人中，无有不爱钱者耳。”彼犹含怒而去。前客又问道：“钱贵既算正生，系要紧的人了，不但写他是妓，且又瞽目者何？”余曰：“此别有深意焉，此是作书之人满腹牢骚，借此以舒愤懑。总见世间之须眉男子，只知势利，惟以富贵评月旦，尘埃中能物色英雄者为谁？而钱贵以一瞽妓，乃卑污之极矣。而多少富贵中人他皆不取，独注意在一贫穷不堪之钟



生，矢心从良，后来竟得全美终身。不过有眼男儿不及人瞽目妓女，此是作者一部大主意。须会得此，方许看此书。”

此书写好赌者，竹思宽、铁化、戴迁、曾嘉才、牧福诸人，各人有各人赌法，各人有各人输法，累累数千言，无一句相雷同，故妙。

竹思宽，竹丝而宽，自然是箴片了。箴片又自然从竹青竹黄中来，所以父为竹青，母为黄氏也。竹青之刻簿，黄氏之慳吝，只知有银子哥哥，而亲友皆不知为何物，宜乎生此等儿。竹思宽始而赌，继而箴，终而龟，此报应刻簿慳吝者亦尽矣。警醒此辈之功不小。

郝氏之遇竹思宽，不过谓此等淫鹑，须此如驴之具始可娱之耳，且作后来郝氏归竹思宽张本。不然钱为命死后，钱贵又适钟生，郝氏何所归？若竟到钟生之宅，俨然为之岳母，呜呼可乎？故千算万计，算出一个绝大阳物之竹思宽来，郝氏恋之不能舍，后成夫妇，始不玷及钟生、钱贵也。

亘古及今，极坏的事非极聪明的人做不来。非谓聪明人则坏，特恨其错用聪明耳。如铁化之尖酸促恰，岂非一段聪明？然坏了许多心术，所以有奇淫奇悍之火氏，降夫如鼠，与狗为乐，竟同畜类。虽是尖酸促恰之报，聪明反被聪明误一语良然。

人屠户、屠四叔侄以放赌为生，坏人家子弟一生品行，丧人家儿孙多少身家。他家门中行同禽兽，此等人雅当如是。这一段不但是一篇劝戒赌的婆心，且更劝好赌人知此中的大害。昌氏一宗淫案，随手结去，笔下何等干净。



姑妄言卷之二

第二回 钱贵姐遭庸医失明
竹思宽逢老鸨得偶

附 铁化有心弄人 火氏无聊戏狗

话说明朝万历年间，应天府上元县地方有一个乐户，姓钱名为命。他妻子郝氏，小字翠娘，举止风骚，语言娇丽，少年时在美妓中也不算铮铮有名的。他年过三旬方生一女，夫妻二人爱之如掌珍，惜之如至宝。将周岁时，此女生得眉目如画，身体如脂，但有见之者无不怜爱，悉呼之为粉孩儿。至六七岁他就学弄粉调脂，描眉掠髻。他父母见他资性聪明，将他送入邻馆中就学。那先生姓卜名通。先生谓他道：“你门户人家，所重者无非财帛。况你又是姓钱，可即命名为钱贵，岂不巧合？”道：“妙。”遂将他留在馆中，每日教他读书写字，作对吟诗。谁知这女子颖悟异常，竟能过目成诵，未及二载，连诗词也觉颇通。他父母心中欢喜自不必说，而傍人亦为他欣庆，尽说道：“钱家之钱树子自此兴矣。”又过年余，虽才十岁，俨然成人，其丰姿绰约，不能



尽言。只见他：

眉黛春山，眼含秋水。唇犹红豆，脸若桃花。
十指尖尖玉笋，一双小小金莲。腰肢似荷茎翻风，
皮肤如海棠经雨。语言娇丽，声音不亚清箫；行步
轻盈，体态可欺弱柳。隐微处虽然未许人窥，想个
中一定是件妙物。

他生得真令人一见魂消，且不必说。孰意那一年城中疫
病大行，他也偶染时症，伏枕数月。他父母延医问卜，打卦
求神，无不备至。后来病虽痊可，只双眸微暗，渐渐不明。
城中之名医国手百样医治，毫无效验。但那时医生的技俩，
原是有限，而内中又有两等，一等是穷的，一等是富的。若
是那穷的，只好守着药箱，袖手在家高坐，十日半月，药都
霉烂了。间或卖出一两剂，聊为糊口，大约终身不过如此。
或者等到十年运来的时候发财也不可知，不然再无望矣。这
是何为？因那一等富的，他家中有几贯钱财，每日雇上三四
个轿夫，扛上一顶油衣红顶小轿，不论阴晴，大街小巷，抬
了乱跑。到晚来，或买烧鹅板鸭，或火腿熏鸡，着背药箱人
拿了，跟在轿后。故意使人看见，好说此人一日到晚这等兴
头，且如此大吃大用，定是神医无疑。好与他四处驰名，哄
人延请。孰知他只好自费几百文钱，抬在街上摇摆，究竟一
日到晚，药箱还不曾发市。有那倒运的这个人请着他看病，
他不过是撞自己的造化，拿别人的命来试手。胸中千般算
计，口内一片胡诌。凡汤剂定要人参，是病症皆做丸药。起
发人些钱钞，养活自己妻儿。病若好了，夸他的手段高强，
索谢不休；医死了呢，说人的命数修短，潜身无语。真个
是：



招牌下冤魂滚滚，药箱内怨气腾腾。

况且《大明律》中，虽有庸医杀人的罪款一条，从来可曾见用过一次？所以这些人任意胡行，那里有穷究医书，精研脉理的？就是那驰名的国手，也不过是他的造化颇高，遇着都是不该死的症候。多看好了几个，就传说是名医无双，一匕回生，到底何尝有丝毫实学？所以说那富的还糊得去，只可怜那穷的真是寸步难移。近时岐黄中大都不过如此。因此那钱贵不多时，竟两目皆盲，双眸紧闭，把一对娇滴滴的秋波，被这些庸医弄得个视而不见。他父母虽然心疼爱惜，然到此地位，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。又过了二三年，钱贵已经长成，愈生得美貌可爱。有一词赞他的妙处道：

举止甚蹁跹，体飘飏，态若仙。妖娆不亚娇飞燕，梅妆淡添，潘妃两弯嫌污，轻扫梨花面。羞婵娟，秋波紧闭，恰似玉环眠。

右调《黄莺儿》

且说着郝氏见女儿虽少了双眸，那丰姿出落得天仙相似，要寻一个好主儿出一桩大钱，才与他梳笼。但钱贵小时虽有人知他生得标致，后来都闻他损了双目，皆以为是个残疾废物。谁知他眼虽没了，还是一个才美佳人。郝氏见他年虽十三年，长得如成人一般，可以破身的时候。况他这种人家，无非所爱是钱，巴不得早梳笼一日，早觅一日的利。见没得财主来相看，贫穷的自然又不肯与他，心中急了。有他相交一个贴皮贴肉的厚友，叫做竹思宽，托他替女儿招揽个好主顾来。若得一注大财，不但重重相谢，还许他脐下那一



品老淡菜常常到口，概不取利。竹思宽听了此话，不但为人，而且为己，自然去替他上心打合。你道这竹思宽是个甚么人？他也是个篾片行中朋友，自幼好赌，又好偷他父母的东西做赌本。虽还不曾在外边做梁上君子，而家贼之名，已遍于亲戚乡党。人背后送他一个美号，叫做贝者贝戎，不懂拆白道字的人，就直呼之曰赌贼。他祖籍是江西人，父亲姓竹名清，母亲黄氏，迁移到南京来住的。那竹清手中原有五六百金之蓄，他的一个宗叔也是江西人，名叫竹砑，是看守孝陵的太监。他倚着这个声势，开了一个钱铺，放印子钱。每月放出大钱一千文，要每日活打，一日收四十文，一月满，足收钱一千二百文。有人要借死的一千钱，每月加利三百。若这个月没得还他，下月这三百文又加利九十。你想这样重利，谁敢去借？都是那挑葱卖菜、穷得没饭吃的人，只得借来做本。一日图挣些钱，除了还他之外，下剩几文度日。还有一种好赌的人输了，借钱作本的，借得来翻梢。赢了送还，输了又借。或是有体面的人，暂时贫穷，少了人些零碎帐目，逼得利害，要惜脸面的，没奈何了，明知是个火坑，只得去借来且挪一肩。若多欠他些日子，便抬出他令叔的名目来吓人。“这是陵上竹老公的本钱，叫我替他放的。你若少了他的，他对知县官一说，捱了板子，双手送来，还怕迟了。”人听见这话，谁敢短少？卖儿卖女也顾不得，且还他要紧。他屡年也积趱了有二三千金。他生性吝啬，亲友们到他家来，不要说款待酒饭，从来不知与人一钟茶吃。他或有所求于人，或有体面朋友光临，没奈何，忍着心疼，备一餐粗饭相留，这也是十年九不收的事。他妻子黄氏是来到本京娶的，也还是个做买卖正经人家女儿。但生性奇异，说起来更为可笑。他只夫妻两口，又无多人，间或买斤肉来，何妨公明正气收拾来吃？他生怕有人来看见，抢去吃了一



般。弄一个小广锅，在床后马桶根下炒熟，拣好的落起些来藏了，余的剩出来，关了房门，两口子如做贼似的，忙忙偷吃了才开门。等竹清外边去了，他将那所藏之肉拿出来独享，每每如此。一日他生辰，他哥哥家送了四斤肉、两尾鱼、两只鸡、两盘面与他来做生日，他哥哥嫂子、侄儿侄妇都来拜寿。竹清陪着大舅内侄在堂屋里坐。这黄氏把那肉割了有四两，炒了一盘。将那鸡头鸡翅膀鸡脚去了，下了炒做一盘，鱼尾巴去下小半截来做一盘，别的忙忙收起。将些白水着些盐下了一撮面，每人刚有大半碗，叫拿出去款待哥哥侄儿。他嫂子看不过，说道：“姑奶奶，外边三个大人，这一点子那里够吃？少还罢了，你凑四个盘子也好看些，不尴不尬，三个成个甚么样子？”他赧然曰：“谁不叫他送四样来的？他只送了三样，那一样叫我那里变去？”他嫂子道：“不论片粉也罢，或韭菜白菜之类，那能值几个钱？添一盘便了。”黄氏皱着眉道：“可怜见的，家里要半个刮沙的钱也没有，拿甚么去买？”他嫂子又道：“那肉还多哩，再割些下来，做不得一盘么？”他听了，由不得那眼泪扑簌簌往下滴，道：“先割那一块，比割我身上肉还疼呢，还叫我割。你们不是来替我做生日，是要来送我死了。”他嫂子见他这个光景，也不好再说，任他拿了出去。竹清把盘子品字放了，只陪着舅子内侄吃完了那半碗面，也不叫添，也不再让，众人只得放箸。还剩了些骨头鱼刺之类，他忙忙收进，藏在抽屉内。他嫂子也知机，料想坐着也没用，决无再留他们吃的事了，肚里有些饥饿，就带着媳妇要家去。黄氏心中暗喜，也并不假留一声，送到门口，看他坐上了轿，见轿夫抬起来了，他才说道：“我要收拾饭待嫂子呢，你又不肯大坐坐，空空的回去。”他嫂子微微含笑而去。他夫妻二人到四十岁尚无子息，心中想道：人家求子，都供一尊送子观音。我要



画一轴来供养，不但要费银钱，况我家现供着玄坛财福爷，每日要上香，再供一尊菩萨，又要费一分香钱，大不可。小算零碎，不觉一年，总起来就要好几十文，如何行得？两口子商议道：“观音是佛，这是神，菩萨既送得子，难道神道就送不得子？我弄个画的娃娃贴在玄坛爷怀中就是了。”偶然抬头见房门上贴着一张耍娃娃，喜道：“凑巧，凑巧。”拿刀子就把那娃娃□了下来。舍不得钱买面打糰糊，两口子刮下来许多牙黄，沾在玄坛怀中。他夫妻二人每人上了一炷香，倒虔虔诚诚祷告了一番，叩了十多个响头起来。竹清对黄氏道：“人家求财求子，都要许个愿心。愿是我不敢许，设或养了儿子，拿甚么还？”古人说：‘宁许人，莫许神。’神道爷跟前不是扯得谎的。但俗语说：‘小本不去，大利不来。’我们既求神道慈悲送子，也要时常有些供养才是。”黄氏道：“你这算计不好，若时常供养，倒费得大了。你竟大大的许个猪羊愿心，设或养了儿子，我们竟对几两银子折干，神道是不会用银子的，仍旧还了我们，这岂不省事？”竹清摇头道：“万万行不得，事情要深谋远虑。倘或神道一时竟把银子收了去，那时怎么处？”黄氏想了想，道：“不然把我许了神道爷罢，料道神道爷是不要人的。”竹清道：“越发行不得。倘神道爷一时灵感起来，踢了儿子，把你拿去做小奶奶，我可不得了子，倒把老婆送掉了。”黄氏道：“这不好，那不好，你就想个主意出来。”竹清道：“我有个好道理，每日两顿饭是我们要吃的。你每顿饭好了，不论荤菜素菜，先送了去供供，也就算得供养了。古语说：‘心到神知。’这岂不妙？”黄氏连声赞道：“这主意好，这主意好。”自此日为始，他倒也着实虔心。每饭必供，供必叩头祷告一番。白菜豆腐去供，他还不在心上。或买些肉来，他怕神道吃了去，拿个小碟，少盛几块，心惊胆颤的拿去试试，少刻



去收时，竟丝毫不动。他试过几次，皆是如此。胆大了，后来全送了去供过，才收下来吃。一日买了个鱼，也全送了去供，不想刚刚被一个野猫衔去吃了。他来收时，只得一个空盘，惊得目瞪口呆，忙走来告诉竹清道：“哎呀呀，了不得，了不得。”竹清见他面目更色，倒也吃了一惊，忙问其故。他道：“原来神道爱吃鱼。我当每常他是不吃的，一尾鱼全拿了去供，谁知吃得精光，可惜了，心疼死人。”竹清听了吐舌道：“你前日还说拿银子折猪羊，把你许神道爷呢，倒是亏我没有听你的话。”黄氏道：“造化果实，亏你见得到。就是这鱼，今后是再也断断供不得的了。”从此以后，他家再不买鱼了。过了数月，他夫妻两个睡到半夜，似梦非梦，如每常日里一般，同到神前去叩头求子。那神道忽然说起话来，道：“我看你夫妻二人，倒还虔心。因指着案边蹲着的一个猛兽道：“把他赏你两个做儿子罢。”他夫妻又惊又喜，惊的是画的神像会说话，喜的是与他儿子，叩了许多头。再看那兽时，原来是一只金钱大豹。竹清道：“我每常见爷爷的圣像傍边是一只黑虎，怎么如今又换了一个金钱豹子了？”神笑道：“如今世上坏人太多，我管世间财帛一道，有十分在银钱上刻薄的，故遣他去暗暗的啃些人的骨髓，所以又换这个豹子来。你既求子，故把他赐你为儿。”竹清道：“爷爷，小人求了一场，既蒙慈悲，赏我一个人做儿子才好。这等一个凶恶畜生，如何要他做儿子？”神笑道：“你不要看轻了他，他是唐朝武则天之侄武三思，生前曾封过王位的。因此他贪淫凶恶，故堕畜生道。一来如今该他转世，二来你夫妇又恳求我，故此拘来与你。你这种人刻薄到万分，生个畜生也罢了，还想得好儿子么？”竹清道：“儿子倒也罢了，怕他啃我的骨肉。”神大笑道：“你一生把那些穷人的骨髓都吸尽了，就不许他把你啃一啃么？”因用手将那豹子一指，



那豹吼了声，望着他二人一扑。惊得他二人一齐大叫哎呀，醒来时原来是一场大梦，心中还跳个不住。夫妻彼此相问，所梦符合，心中常常忧疑。过了数月，黄氏经水不行，吞酸懒食，知是有孕。喜的是得了胎，又怕的是那豹子。到了五六个月作怪起来，在腹中横撑直撞，痛得那黄氏捂着肚子流眼泪。一日定有数次，连夜间睡觉亦不能免。间或睡着了，还撑撞得疼醒来。黄氏十分忧惧，向竹清道：“不是求了儿子来，是求了冤家来了，我的命还不知怎样呢？”竹清也着实担心。到了分娩之期，黄氏四十多岁才破盆生育，骨缝硬了，万分艰难。两个收生婆守了三日三夜，才生了下来。黄氏只得一口悠气，心中虽然害怕，这样年纪才得个儿子，也还有几分欢喜。况且是个肥头大脸的娃娃，又甚心爱。但这孩子一个□子有三寸余长拖着，见者无不惊异。三朝这一日，他舅子约了些亲戚，都送了贺资来吃喜酒。黄氏睡在床上动不得，是他嫂子来代庖，也还丰丰盛盛的款待来人。他家每常待客，那肴馔不过名而已矣，连盘子底下青花还盖不严。今日忽然丰满过盛，竹清心疼得了不得，暗暗抱怨道：“这是我那不会当家的内嫂做的事了，来破碎我的家私，我不吃还等别人吃了去么？”自己遂大嚼大啖，不住喝酒，已吃了个五六分醉意。众人替他道喜，敬他喜酒，他钟钟不辞都领了。众人见他吃得爽快，又敬个双钟，他到口就咽，多了几杯，有八九分醉了。众人临散，他送客，刚跨门槛，不防踩着一块骨头。站不稳，把脚一摇，一交跌倒。把踝子骨鏊错了骨缝，疼得满地乱滚，叫苦连天。众亲戚倒都着实不安。他舅子内侄忙替他揉对了骨缝，抬他进去睡下。又跑到接骨的医生处，买了膏药来与他贴上。他家并无余人，他舅子见他夫妻二人都睡倒，只得家中叫了个老婆子来服事。过了半月有余，他夫妻二都挣得起来了。因舅子家那老婆子在



家中，一日要多费些米菜，忙忙打发他回去了。将到满月，他大舅同妻子商议道：“妹子这样大年纪才得了个外甥，前日替他做三朝，把妹夫的腿几乎鏊折，我倒很不过意。如今满月了，我再约些亲友攒些分资，一则贺喜，二则替他起病。你道好么？”他妻子道：“前日三朝，姑娘睡倒了，是我在那边照料，还成个样儿待那些人。如今他起来了，是他自己料理。送了分资去，他藏起来，弄些不堪菜蔬待人，连你的脸面都不好看。你还不知他的刻啬么？依我的主意，你齐了银子，买一口猪，叫屠户宰了，再抬一坛酒，剩多剩少与他买柴米。这或者他还收拾的好看。”他舅子依着妻子，如法送去。到弥月之辰，有十四五五个客到了他客。等到晌午，才放下两张桌子，八个人一桌。少刻搬上菜来，你道是些甚么东西？每桌上只得四个盘子：一般猪肝炒肠子，还垫上许多葱，一盘心肺熬萝卜，一盘猪头肉脍豆腐，一盘是蹄爪子同槽头肚囊皮炒白菜。都只铺过一个盘底子来，空处尚露着青花。八个人一举箸，只剩了四个空盘同几块骨头，竹清只拿着寡酒相让。原来黄氏把那猪的四只腿，两块大肋巴，都落了下来，拿到房中床后去腌。正然欢喜，忘了锅中煮着饭，他添了一把柴出来，就把灶前的余柴引灼，烟就大起。黄氏忙去一看，见火焰焰的烧着，吓得大声喊叫。众亲友听见，都跑了来，大家同救熄了。及至出来，只见他家的两条狗饿得瘦骨伶仃，见人不在跟前，跳上桌子，吃得盘中的骨头余汁酒钟，都掉下地来，打得粉碎。众人也没兴坐了，告别而去。他舅子到家告诉了妻子，又是气又好笑了一场。竹清见屡屡不妙，向黄氏道：“自生这孩子，你我二人几乎丧命，今日险些遭了火烛，将来不知如何？”终日忧愁。这孩子倒无病无灾，易养易大。到了五六岁，就同父母相拗，叫他往东，他决定往西，从不肯一事顺手。竹清夫妻见儿子长



得清清秀秀，数年来也没有甚么祸患，他虽性拗，父母再没有不疼儿子的。那黄氏更姑息得不成话说，凡事不敢拗他一拗，惯得那孩子天也不怕，到了十岁才送去读书。先生听得说他性子拗，凡事拗戇，因起名叫做思宽，要他变化气质之意。他在学中才坐了两日，便想出逃学的方法来，向先生道：“我爹爹身上不好，家里没人使唤，叫我家去使唤呢。”先生放了他，他躲在外边，先还同小孩子们跌钱下城棋，输了时回家，见他母亲那里有藏着的钱，便输了出去。后来就渐渐同人捣丁拐掷四子，便输得大了，就将家中零东碎西偷出去卖了还人。黄氏全然知道，只瞒了竹清。竹清每月白送了学钱去，他总不到馆中。清晨出去，饿了回来吃饭，到放学时回来睡觉。黄氏又护短，不肯告诉丈夫，说儿子逃学，在外赌钱，并家中偷东西的话。间或背地劝劝他，他便狠头强脑，嘴中不干不净，连爷带母的混骂。到了十四五岁，长成了一条大汉，他那阳物竟长将一尺，粗如钟口。竹清思量要替他娶个媳妇，或可绊住他的身子。因想到他那桩物件，可是女子容得的？遂尔中止。他每日在外戏耍，索性不归，后来连老子都不怕了。他娘再要说他一两句，他一捺一路筋斗，骂是不消说得，竟有抡拳之势。如此数次，后来黄氏见了，竟真是见了活豹子的一般害怕，连哼也不敢哼他一声。他自幼知道他妈妈藏些梯己肉菜，他一时饿了走回来，恶狠狠的问他娘要菜吃饭。黄氏怕他得很，忍着心疼，忙取出与他吃。一日，黄氏留了几块好肉自享，他又来要菜，黄氏舍不得拿出来，回他没有了。他四处去番，在床脚背后翻着了半碗肉，怒道：“这不是肉？你就说没有。不给我吃，大家吃不成。”连碗摔到院子里去。便宜那狗吃了。他气狠狠而去。黄氏虽是心疼，却敢怒而不敢言。见他去了，放声大哭道：“我的儿哟，你好狠心。可惜我的肉哟，我心疼死



殓。肉哟，可惜肉哟。我的命好苦哟。”尽着鼻涕眼泪数说着，哭个不休。有个邻家的妇人偶然到他家来，见他这等数着哭，倒吃了一惊。只当是他儿子死了，忙进来相问。他哭着实告，那妇人忍不住掩口含笑而去。恰好竹清来家，看见院子里那破碗，跌足叫道：“哎呀，这是怎的来？把个碗打破了，可惜了。”黄氏听见丈夫的声音，才住了哭。竹清进到房中，见黄氏泪痕满面，问他为什么。黄氏不肯说儿子摔了肉，说道：“我方才失手打破了一个碗，由不得心痛堕泪。”竹清道：“经过这一次，下次小心些，把两只手捧得紧紧的要紧。”再说竹思宽先在家中，还是偷着东西去赌。后来但他父亲不在家，他竟走来，不拘衣服器皿，可当卖的，拿着就走。他娘又不敢阻拦，及至竹清回来，黄氏还不肯告诉，等着要用的时候没了，他方才说儿子拿了去。竹清查查家中东西，已不见了许多，暗暗的叫苦。后来要出门，将值钱的物件都锁在柜中，钥匙自己带在身边。一日，竹思宽输了钱没得还人，着了急，走回来寻当头，一无所有，问黄氏要。黄氏道：“可怜可怜我，那里有甚么当卖的东西？穿的在身上脱不下来。”他四处翻了一会，只有黄氏的一条蓝布单裤。他见不济事，见老子床上的被，夹着就走。黄氏急了，撵出来道：“裤子我不穿罢了，这被是你爹晚上要盖的，你如何拿得去？”他头也不回，一直去了。竹清来家，见床上没有了被，问起来，黄氏方说儿子连他的裤子都拿去了。竹清脸都气白，这是晚上要盖的，各当铺去问，赎了回来。黄氏忙把裤子卷紧了，暗藏在那财神的案底下。此后竹清轻易也不敢出门。一日，竹思宽回来，竹清问他道：“你也不小了，尽着往下流里头走，一个钱朝死里赌他做甚么？你想从小顽钱，到如今输了多少，可曾见你赢回一个钱来？你这样一想就该改了。”他怒目而视道：“你说我下流，我偏下流



个样子与你看看。你说我赌，我先还是小赌，你不说我还好些，你既是这样说，我且去大赌赌着。”口中啾啾啾的去了，他果然竟走到屠家去赌。这些放赌的都有耳目，知他家有数千之产，就让他掷，一场就输了一百余两。同他顽钱的，不是光棍，就是大老的儿子，到他家门口来要。竹清先也舍不得，终日来打闹村辱骂得不堪，声声叫他娘出来剥裤子。竹清受不得，忍着疼，没奈何，替他还了。他见老子替他还得容易，越发放心去赌。如此多次，竹清也替他还过有千余金。又不敢奈何儿子，只自己气得抱生怨死。有相好的亲友叫到衙门去告，他因系独子，又舍不得。一时间疼起银子来要去告，过后心疼儿子，自己又中止。因此竹思宽越发肆无忌惮。他一日同着几个光棍耍钱，他的手气顺，从早至午，赢了有三四百两筹码。歇了算账要银子，众人道：“稜子磨了水了，把你那妄想心打掉了罢，爷们的钱都是好赢的？只好等你那一日输了，慢慢的准账罢。”他急了，道：“每常赢过我的不知多少，输了就要。我好不容易今日赢了，想赖我的。”众人道：“实话对你说罢，爷们原想赢你这肿嘴，今日不幸输了，是你的造化。不要讲三四百两银子，你想要三四百文低钱板子，大约还不能够呢？”竹思宽又气又急，就骂了几句。被这三个人齐上，拳头嘴巴打得嘴鼻中都是血，满脸红红紫紫，大包小瘤。把头上的瓦楞帽子，身上的海青，扯得稀烂。正闹着，恰好他舅舅路过，喝住了。问起缘故，竹思宽将前事奉告。他舅舅向众人道：“这个不长进的奴才，每年来输了头二千两，今日才赢得这一场。列位就没有，也该好说，不犯着就动手。赢了他的要，输了他的打，自己也过不去。这是鼓儿词上说赵太祖的赌法，输打赢要了。”众人见他有些体面，不敢回言。况自己原也理亏，还洋洋的道：“饶他这一回。再要想问爷们要，叫他试试爷



们的利害。”就走去了。他舅舅送了他到家中，忿怒向竹清道：“既有本事养儿子，怎么就没本事管教？叫他在外边赌钱闯祸，作何了局？你既不敢管他，送到官，连同赌的人一齐处治几个，也戒戒他的下次。”那竹清半晌吐出一句道：“我何尝不想到？倘送到了官，怕亲戚们看着，没脸面。”他舅子大怒道：“好好好，你儿子这样不长进，倒有脸面？你这等出奇的心肠，就怪不得有这样好儿子了。亏你怎么活了这样大年纪？”说得越发怒气上来了，道：“呸，后来不知怎么样现世呢？”就忿忿的出去了。竹清望着竹思宽，道：“今日你试着了，输了白白送与人去，赢了不能得，还要捱打。你想你输过了多少？有这两千输过的银子，要开个铺做上生意，又操练出人来，何等体面？今日叫舅舅这样骂我，我也过意么？”竹思宽道：“你要肯给我银子开铺子，我好戏得赌钱么？我是闲着没事做，才干这营生。”竹清道：“给你银子开铺子，又好拿了去赌。”他道：“要开上铺子，做了买卖，还要赌钱，那也不是人养的，竟是驴子舂出来的了。”竹清道：“据你想，做个甚么买卖？”他道：“小本生意，殄滋滋的，我不做他。本钱大了，你又不放心。得五百两银子，开个钱米铺也罢了。”竹清听得儿子说有生意做就不赌了，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，巴不得他望成人里做。遂取出五百两来，租了三间铺面，搭了一个伙计看银水写帐目，又替他做了一身新衣服帽鞋之类，择吉开张。他果然竟有三四个月不曾去赌，把个竹清夫妇喜得没入脚处。竹思宽人物生相也好，口中言谈也好，见人一团和气，又舍得。这些在街上开绸缎铺、布铺、杂货铺的人也都相与，时常请到茶馆中吃茶，或大荤馆中吃酒饭，众人也都还席请他。见他少年圆活，倒都看得他甚高。他足足戒了有半年，忽然赌兴又发，忍不得了，走到屠家，一夜就输了五百余两，就把钱米算与



了人。人来抬钱米的时候，伙计才知道。要拦阻时，竹思宽反拿刀子要同他拼命。伙计无法，只得连忙去报与他父亲。竹清跌跌春春跑了来时，钱米已去，只剩了个空铺子，连竹思宽都不见了。捶胸跌足，怨天恨地而回。你道竹思宽往何处去了？他把铺子输去，要想翻本，手头无钞了，走向素常相识的这些铺子里说谎道：“水西门外上江到了几船米，客人家中有事急于要回，只照本钱就卖，就照眼下时价也有四五分利钱。家父的银子都放在外边，一时收不起来，铺子里又没有许多。家父叫我到宝铺，恳祈暂挪了用，或五十两，或三四十两。三五日内米一发了，如数送来奉还。”众人见他现开着铺子，也有与他父亲相熟的，又知他家殷实，况他说得甚是委婉，可有不相信的？各铺中三五十两不等，共借了四百有余，拿到屠家，全全送入他人囊中，只落得辛苦了半夜。这些铺家在他铺子门口过，见关着，还以为是他伙计们同去照料发米。过了四五日，仍然高锁如故。访问左右铺子，方知他做的那些妙处。众人全知道了，约会到他家来问竹清要。竹清见是儿子做的事，又都素常相识，情理两个字都说不去，只得咬牙跌足，如数偿还。这一下，将他生平刻簿所挣之物，尽行罄囊抖出。所剩房产田地不过五六百金，还是他三十多年前的原本。竹思宽这两场送去了千余两，他虽然不怕父母，自觉无颜，老老在屠家住着不回，零零星星又输了一二百两。众人得惯了济，又来寻竹清。竹清此时囊中已无物了，只得学那脱空祖师妙法，两只推聋的耳朵，一个装哑的嗓子，塞耳弗听，缄口不言。后被辱骂得不堪，他此时也将七十岁了，出来说道：“我几千两的一份家私，被你众人勾引我那不成器的孽障，弄得精光。如今只剩我一条老命，你们拿刀来杀了我罢。”走到街上大声叫屈，拉着众人撞头磕脑要寻死。众人先还以为他像当日好骗，不想老儿



弄光了，着了急，要来拼命。谁不怕事，一轰就走了，回来叮着竹思宽要。竹思宽没法，想出个妙策道：“我家的银子虽没有了，房地产土还值千两，但文书在我老爹手中出不来。我写下一张欠约，等老爹死后磬一响就还钱。今日且叫我掷掷，翻翻本着。”众人知他家的产业还值数百金，就依允了。两三个老把势同他下场，一夜就赢了他七八百两，立逼着将房地产土都写了卖契，同伙许多人做保。这几个赢了的，拿出几两银子来，备了几桌酒席酬谢众人。竹思宽却也吃了一饱，欣欣自得。此后众人知他是属太监的，净了身了，再不同他大赌，只赌现梢。他身边一文赌本皆无，着了急，想起他一个表姐夫来。这人姓苏名才，就是黄氏的侄女婿。他有千余金资本，在外路贩卖杂货。竹思宽走去看他，苏才见了，甚是欢喜，说道：“你姐姐对我说，你竟改过不要钱了，开了铺子，这样往成人里走还不好么？这是姑老爹的积行。”他借因儿说道：“开铺子，奈本钱短少，转不过来，老爹放的账一时又收不起来。今日买了一桩米，差二三十两银子就搬住了。我听见姐夫回来家，一来看看，二来想问姐夫挪二三十两银子权用一时，三两日就送来。”苏才道：“我的货物还没有发动，银子是没了。既等着要用，把你姐姐的头面且当几两用罢。”遂叫妻子拿出几件首饰，说道：“这当得二十两银子了，你拿去罢。”竹思宽道：“一客不烦二主。既承姐夫姐姐美情，索性全美了我的事罢，再得十两就够了，省得我又去求第二家。”苏才想了一想，又对妻子道：“把你我穿不着的衣服借些给他罢。”他姐姐又将新衣服包了一大包袱与他。他说了声多谢，笑嘻嘻拿着去了。到了当铺中尽力一当，当了三十五两，走到赌场轻轻送去。过了半个多月，苏才不见他送来还。竹清待亲戚极淡，人都不甚上他的门。苏才因要问他要东西，借此来看看姑丈姑母。坐



下叙了几句闲语，方说起竹思宽借的当头来。竹清听得气得两泪交流，把竹思宽历来所做所为前后细说。苏才听了这话，知道这项物件他万不能还了，去寻他要当票要紧。辞了出去来，正走到街上，见二三个屎皮辣子揪住竹思宽在那里闹。苏才看时，他连衣服鞋袜都没有了。上穿一件小衫，下着一条裤子，赤着两片精脚。苏才上前问故，众人道：“他输了我们十多两银子，只将一身衣服给我们，值不得头二两银子，就想罢了，如何饶得他？”苏才道：“列位看他这个样子，还问他要命么？劝列位撂开罢。”众人那里肯依，这个一拳，那个一脚。苏才看不过意说道：“列位不必动手，打死人是不要偿命的么？”向顺袋中掏出有两数银子，递与众人道：“这个列位拿去买杯酒吃罢，放了他。如不肯听凭尊意，我就不管了。”众人先看竹思宽的样子，知是逼不出来的，不过打几下出出气。见苏才拿出银子来解纷，实出望外，做好做歹放下他，向苏才假说了几句好看的话，笑吟吟往酒馆中去了。苏才向他叹了口气道：“你这样不成人，如何是了？我的东西你料道不能还了，把票子给我罢。”幸而当票还在身边，取出付与苏才。苏才道：“你这个样子，还有脸面在街上走么？”我送你家去。”他还不肯。苏才拉住不放，送他到了家。把上项事对竹清说了，然后回去。竹清见贤郎这样个形状，也无言可说，只叹了几口气，落了几点泪。老牛舐犊，没奈何，把旧长衣又给他一件穿上。忽一日，黄氏侄儿骑了头驴子如飞而来，说道：“母亲偶然得了暴病，叫我来接姑妈妈，快家去见一见。”黄氏道：“你快去码头上叫乘轿子来。”他忙忙去了，及至叫了轿来时，驴子已不知何往，找竹思宽也不见了。他急得暴跳道：“我怕走得慢，借隔壁磨房里驴子骑了来。这没得说，又是大兄弟拿去做赌本了。”只得步行同黄氏去了。竹思宽把驴子偷去，



做了二两五钱银子耍子筹码，顷刻送得精光。他打听得舅母没有了，到六日上黄家，正念首七经，他毫不觉耻，走了去帮忙。他娘舅表兄见他，虽是一肚子的气，家中有许多亲戚男妇，当着人又不好发泄，看妹子姑娘的面上又不好撵他。到晚间和尚施食，至三鼓方歇，人都困倦了，一齐睡着。次早起来，灵前的供器都没有了，众人不见了许多孝衣，连白布桌围都拿了去。出去看时，门已大开。查点众人，单单不见这位姓竹的贤甥。他娘舅急得乱叫道：“你宁可把别的东西偷些去罢了，把孝衣拿了去，这忌忌讳讳的如何重做？这是如何说？”忙叫儿子拿了银子到屠家赌场上找着他，要了票子赎了回来，把个黄氏羞得要有个地洞也就钻下去了。过了几日，黄氏归家，把乃郎妙处告诉了丈夫。竹清有年纪了，羞愧气恼齐集胸中，渐渐饮食少进，恹恹成病。这竹思宽从此也不想回家了，在屠家做了帮闲。他没得钱，却也没人再同他赌。他在旁边拈几个飞头，十日半月积得几文，就同人小耍。他虽输完了家业，却把武艺练精，竟不得输了。屠家见他伶俐，相帮照看赌账，拿拿红儿，倒离不得他。且说竹清久不见儿子回来，门口也无索赌账的来闹，家中所余也还尽可供穿吃，眼耳清静，病倒觉好些。久不出门，一日，拄着根拐，到街上茶馆中坐坐散散心。走堂的送上一壶茶来，他忙道：“不用茶，我略坐坐就走。”那掌柜的素常认得他，知他吝啬，怕费茶钱，笑道：“送你老人家吃，不要茶钱的。”他方留下。筛了一杯吃着，见隔座两个人也在那里吃茶说笑。他听了听，是谈他的家务。一个道：“为人在世，银钱谁不爱？要十分刻薄，触了鬼神之忌，远报儿孙近报身，再躲不掉的。像竹思宽的老子那老孽障，我虽不曾会过他，听得人说他的刻薄吝啬，也就是天地间少有的了，穷苦人吃了他多少亏。挣了一辈子，弄了这么个家私，也没有



享用一日，养了这么个好儿子，轻轻的送了个干净，背后还落了人多少笑骂。”那一个笑道：“我前日在老屠家，见竹思宽把房地产土都输了，写了文书给人。只等老儿一倒头，都是别人家的。那老孽障不知道儿子的这件事，还坐在鼓里呢。他知道这话，大约也就要气死了。”竹清听了这一片话，一口气几乎回不过来，把腿都气软了。定了半晌，才挣着回家，向黄氏说知，夫妻悲切了一场。他的旧病原未曾大好，复着了这口重气，成了一个气蛊，又舍不得钱医治。临危时，心中想道：这个孽障，我同他前世不知是甚么冤家，今生相遇，那里是甚么父子？他同我拗了一生，我如今要说我死后要他埋葬我，他是决不依的。不是烧了，就是弃之于水。我只要叫他火化，然后水葬，他就定然埋了我。烦邻舍到屠家寻了他来到跟前，说道：“我生了你一场，养你三十多岁，我不曾得你一日的孝养。为一个赌同下流，我劝了你几千百遍，越劝你越要拗着去做，我如今要死了，也管不得了，任你去罢。但我死后，料道也没人将来到我坟前烧钱化纸。你不必土埋，把我烧了，弃在水里头罢，倒还干净。”说毕，就闭目而逝。竹思宽每当他老子劝他不要赌，他更赌得利害，劝他不要下流，更往下流里走，他何尝不知道自己的不是。他常见有同他一般的人，也劝道：“你们这是何苦，不要像我这样不长进。”但他是生来的逆种，明知故犯。今听了父亲临终的话，他一时心中也觉难过。忖道：实是我同他拗了一生。父子一场，他今日临死的言语，再不依他，也觉太过不去些。他在生时我恨他者，为他时常在我耳边絮聒，以不入耳之言相加，所以拗他。如今想起来，他挣了一生，一分家私我全败尽，他也并不曾敢把我怎么样。凭良心说，我要有这分家私，他要花了我的，我也还有好些依不得呢。只想他的好处，不要想他的歹处。我后来或者生了儿



子，也要想他孝顺呢。人常说，死了死了，外人还人死仇解，何况一家？罢罢罢，把冤仇解了罢，我依他的遗言罢。遂买棺装殓抬出去，一火焚之。拣了骨殖，家中拿了个旧瓶盛了，去到城外赛虹桥上投于中流。这些债主见他父亲死了，都是来索逋，他将房地产地土并囊篋中所剩尽情付与。黄氏是儿子降服了的，可敢擅发一言？暗气在心，又是悲痛丈夫，不数日而亡。竹思宽想道：他虽然不曾说土埋火化，但他夫妻自然该在一处。也就烧了，弃于赛虹桥下。他的房子俱无，子然一身，就依身在屠家赌场中过日。他虽把一分家私送尽在这赌之一道，倒也熬成一个相识。屠家赌场上来耍钱的财主，官宦门的子弟多，也个个奉承，又习会了这箴片道路。虽吃穿二字不愁，但他自幼花用惯了，所以到三十余岁，并无家业，也不想要妻子。他有个混名叫做赛敖曹，他这根阳物生得其实放样，横量宽有二寸，竖量及一尽。休说是良家女子，就是淫娼宿妓，见了他这驴大的行货，也惊个半死。有那大胆淫浪的妓女，贪他加倍的嫖钱，又想尝尝这顶大的滋味，略试一试，就肉绽皮开，啼哭而遁。后来妓女中拿他做了誓辞，凡他的同类中有说誓者便道：“若没良心，叫他遇了竹思宽的□子。”他有这个大名在外，妓女中再不敢招惹他。因有这个缘故，把娶妻一念丢向九霄云外，再也不想。他虽遇几个妇人，只算做登门奉拜，并不曾做入幕嘉宾。那阴户之形虽然熟识，却还未曾尝着个中滋味。不想天配奇缘，偶然遇着郝氏的这件家伙，竟是生成替他装本钱的一个皮袋。郝氏虽是个半老佳人，风骚比少年尤胜。当日也素常闻竹思宽的大名，不敢造次。后来想道：彼人也，我亦人也，我何怯乎哉？竟同他试了一试。谁知悠然而入，毫不觉甚烦难。竹思宽遇了这个开大饭店的主儿，方得饱尝一顿异味，始知妇人裙带之下真有乐境。起先竹思宽以为自己腰



间这废物是没用的了，今日方知天生一物，必有一配。因此钻头觅缝，去弄了钱来奉承郝氏，图他欢心，可以常常领教他这个妙物。但他一个好赌的人，如何得有余钱？有个缘故，他虽好赌，比不得这些少年孟浪的人昏头昏脑，脖子上插一面小黄旗，做那送钱的铺兵。他于此道中花了数千金，练了二十余年，而却甚是在行。他在赌场中着脚久了，某人有钱，某人没钞，某人是把势，某人是雏儿，个个都有一本老册子在他胸中。他或遇着有钱大老，又都是在行的，他不耍，就只在旁边撮趣奉承，或是帮着算算筹码，或是记记帐目。谁人赢了，他沾些飞头。这些在赌场中顽钱大老，十个中有九个肯撒漫。见他又善于帮衬，又会奉承，且相识久了，分外肯多给他些。或者造化，遇着两个有钱的雏把势，他便勾上一个老手上场。他在此道中历练久了，钳红捉绿，手段也自高强，所以十场中倒有九场被他席卷而去。他得了这种钱财，另外一文不舍，只做件把衣服穿穿。每日饭食是在赌场中扰的，终年连柴米都不消买得。积得多了，只留些赌本，余者尽送与郝氏，为阴户钱粮之费。数年来也填还了他不计其数。（删节 1432 字）人听他有这件奇物，再也没人来领他的大教，因此这郝氏爱竹思宽的肉棒槌犹同性命。今见女儿大了，有他这件豆腐脑儿似的嫩货接待，不愁那财源不滚滚而来，做个富婆。况且自己已四十多岁，成了老家人，也是过时的了。恐怕竹思宽憎嫌他这个干虾瘪鳖，一时见弃，那里再去寻这驴肾般的佳配？所以托他只要替女儿寻得个好孤老来，不但分惠与他，且自此以后，有女儿做了穿衣吃饭的本钱，他这件老朽牝物情愿奉申谢敬，白送与他受用，一文不复再索。竹思宽听了这话，银钱还是末事，若谋事不忠，恐他恼恶起来，出诸大门之外，何处再寻这深松阔大的妙物？岂不守了活寡？因而十分上心。一日，在赌场中



有一个旧相识，姓铁名化，是个回子，有三十多岁。他自幼刁钻古怪，促恰尖酸，所做所为，出人意外。八九岁时，他父亲送他到一个老学究馆中教他读书。他别样的事件件皆能，惟到了书上便念不下去。这先生姓真名佳训，是个迂板的老儒，毫不放松，常施夏楚，无一日不见教他几下，他怀恨在心。这先生年纪虽才五十多岁，却是一嘴白须。一日将要科考，闻得新宗师系少年进士出身，最爱少贱老。少者虽文章欠通，他以为青年可以培植，皆取前列。老者纵是宿儒，尽置末等。这先生须发如银，自觉难看。恐怕一时考低了，不但坏了声名，且不得科举下场，要寻些乌须药来乌黑了，方好去考。又不知何处有好方，但是会着朋友就问。铁化揣知其意，向先生道：“我家老爸有上好的乌须药。”先生道：“你如何知道？”他道：“先生当我老爸的胡子是黑的么？也是雪白的。我时常看见他到晚间临睡时用些药包了，过了夜，第二日早起，就乌油黑的。”先生闻言甚喜，向他道：“你晚间回去时，请了你父亲来，我有话说。”他道：“我老爸出外做买卖去了，这一向还没来家。先生要药，家里有，我问母亲要些来送先生。”先生道：“也罢，你不可忘了。”到了放学的时候，将散时，先生又叮嘱他道：“我还等着你拿来才回去。”他满口应诺，如飞的跑到家中，忙忙的摘了些红凤仙花，同些矾捣烂如泥，用纸包了，送到馆中来。诡对先生道：“我母亲说来，这个药见不得风，不可打开了看。只到临睡时用块小绢帕包在胡子上，明日就漆黑的。两鬓也搁上些，再用包头扎住，也就黑了。”那先生是至诚的人，信以为实。到了家中，果然到临睡时方打开，包了就睡。过了一夜，次早起来，对镜打开一看，吃了一惊。不但一嘴通红的胡须，同两鬓连脸上，斑斑点点都弄红了。若再有个红脸，竟像一个火神。他有个女儿见了，说道：“这是谁拿染



指甲的凤仙花捉弄爹爹的？”真佳训被他提醒，方知为铁化所耍。一两日就要赴考，真急得要死。忙用水洗肥皂搓，越洗越红，反被肥皂搓得更光亮起来。没奈何了，只推有病，等到后来赶遗才告大收罢了。门也不敢出，足足在家躲了有一个月，红方退了。他起先是一嘴白须，到如今竟弄成鹅黄颜色。旷了一个多月的馆，那日一肚忿气走到馆中来，传齐了众学生。铁化也来了，先生要打他，他道：“我又没有犯了学规，先生为何打我？”先生道：“你这样小小年纪就这等坏心术，你前日弄的是甚么药哄我？”他道：“我何尝敢哄先生？我母亲包了药，对我说了，放在桌子上。我往外边出了个恭，怕先生等晚了，忙进去就拿了来送与先生。谁知一时慌忙，就拿错了来，把我妹子染指甲花拿了来。我回去，妹子问我要花。我再去看来，那个乌药包还在桌子上，才知道拿错了。我要送到先生家去说这话，我又小，天也渐渐黑了。不意妹子将那一包药抢过去，摔在地下，脚踏得稀烂。我再问母亲要些药，等先生第二日到馆来送给先生，又没有了。”次日就听见先生有病，我敢戏弄先生么？我在家被妹子骂了两日，说把他的花弄掉了。”他此时要强说是乌药，自然是他弄鬼无疑，定然是要打的了。他真认是错拿了，倒不好打。先生听他说得委委曲曲，有头有尾，也就半信半疑。况前日问他小孩子要药，自己也有些差处，也就饶过了他。（删节 825 字）铁化又读了一二年，他父亲见他仍然一窍不通，叫他辞了先生，下来学做买卖。他在馆中先生管着，还时常逃学，何况到了铺子里，他可肯安坐？终日在外闲撞。一日，遇见一个人，穿得甚是齐整，斯斯文文，也像个读书人的样子。远远走来，到了跟前一看，是一个大糟鼻子。他心有所触，暗暗含笑，上前深深一揖。那人见他身上华丽，知是正经人家子弟，也回了一揖，道：“小相公，素不相识，



何劳赐揖？”他道：“我见先生这样一个仪表，可惜把土星坏了，怎不治他一治？”那人蹙额道：“正是呢，也曾各处寻方医治，再不能好。”他道：“家父倒有绝妙的奇方，一治就好的，效验至极。”那人欢喜得一把拉住，道：“小相公，既然如此，烦你引我到府上奉求令尊。倘医好了，我自当奉谢。”铁儿诡对道：“本当奉陪同往，但晚生有些要紧的事到一舍亲家去，不能相陪。先生只到三山街，问开毡货店的铁爸爸，人都知道，那就是家父。”那人道：“你原来是铁爸爸的公郎。令尊虽不曾会过，是久闻名的。府上在礼拜寺间壁，我也认得，此时就去奉求。”遂同他拱手别了，一直走到铁家，烦门上人说了进去。老铁回子迎了出来，让他厅上坐下，问其来意。那人看见这老回子也是个大糟鼻子，红肿如拳，甚是疑心，只得答道：“适涂间遇见令郎，他见弟鼻红肿，他说爸爸有上好药方，特来奉求。”老回子大笑道：“先生被那畜生哄了。”因指着自己的鼻子道：“若有好方，我的鼻子如何到这田地？他哄尊驾来同我会会糟鼻子的。”那人恍然大悟，也大笑作辞而去。他一日走到一条僻静巷内，见一家门内一个少妇同街上一个老妇人说话。他见那少妇颇有几分姿色，便站住目不转睛的呆望。那老妇见他年纪虽小，然看得太着相了，说道：“你走你的路罢了，尽着站住看甚么？”他道：“朝廷的官街，你站得我就站不得？是你看我，我何尝看他来？”老妇怒道：“你明明的看着，还强嘴，把眼珠子剝子你的。”铁化笑道：“你剝了我的眼睛，千万撂在那位奶奶的裤裆里。”那老妇听了，又好笑又好气，攥着要打他，他才跑了。他到十四岁上那一年，教门是七月初一日过年。老回子把了一个六月的斋，大长的天气又是那热，一日饿到晚，还要几次礼拜，直到星月上才吃上一饱。到五更时，又撑上一肚子的牛羊肉油香哈哩洼，好捱一日。有年纪



的人饥饱不均，伤了脾胃，成了禁口痢，十数日就病故了。请老师傅同满刺念回回经，即日下葬，都不必细说。过了数月，他一日偶然在门口闲站，只见一个斗笠草鞋汉子，问隔壁一个牛肉铺内道：“这里有个铁回子在那里住？”那铺子里的人就指着铁化道：“那戴孝的就是铁相公。”那人走到跟前说道：“我是北门桥吴相公差来的，有封字送与相公。”铁化先听见叫他铁回子，已心中含怒。接过字来一看，假意道：“原来你相公等着借这东西，你不要就去着，赶着拿了去。”他忙忙的走进内边，取了一个大圆盒，将磨盘拿了一扇装入，四面封了，写了一个回字封好。叫家人将盒子掇了出来，对那来人道：“你家相公急等着要用，你路上万不可歇。”叫家人帮着他抬上肩头扛着。那人道：“重得很，是甚么东西？”铁儿道：“都是要紧磁器，不要歪动，看打掉了。”又将回字替他揣在怀里。那人没奈何，扛着去了。原来那人是庄子上才上城来的，乡下人老实，信以为真，一气扛了七八里，肩头也压肿了。两手扶着，肩也不敢换，生怕歪动打了。累得浑身是汗，面红耳赤。到了家中，走到内边，叫道：“快来接接，压死了。”他主人忙跑出了看，不知何故，用手来接，觉得甚重。那人道：“正正的好生拿着，看打掉了。”他主人问道：“是甚么东西？”那人道：“我知道是甚么？铁相公说是相公借的，急等要用，叫我一气扛了回来，不可耽搁。”他主人甚是疑心，道：“我并不曾问他借甚么？”忙打开一看，是一扇石磨，不知其意，问他有回字没有。那人喘吁吁的道：“有，在我怀里。”取出来，汗都湿透了。拆开了一看，上边并无多言，只得九个大字，写着：

来人无礼，罚扛磨一回。



下面有一行小字，道：“仍着送回，庶可偿罪。”他主人笑着问道：“你怎么得罪了他？被他耍了这一下。”那人道：“我何得罪他？我到了那里，问那里牛肉铺里道：‘铁回子在那里住？’他正在隔壁门首，那铺内人指与我。我将相公的字递上，他就进去拿了这东西，叫我扛了来。”他主人大笑道：“他恼你叫他铁回子，故罚你当这回苦差使。”那人方明白这个缘故，又是那可恼，又是那好笑。他主人道：“说不得。你歇歇，还替他送了去，万不可再叫铁回子。”那人礲啾着嘴，歇了一会，只得又与他送去。一日端阳佳节，秦淮河游船如蚁。他家的小厮来向铁化道：“方才奶奶打发我送粽子到火爸爸家去，我在贡院门口过，看见哈相公、锁相公、马相公、伍相公四五位抬着食盒，都游船去了。”铁化想道：这几个人都是我家教亲好朋友，他们就偏我去作乐，令人可恼。我如今给他个大家乐不成。遂叫那小厮忙去捉了些大青蚂蚱来，到家中寻出一个鱼鲊罐子，装了些稀粪清，把那蚂蚱拌上，用红纸封好。吩咐小厮，如此如此行事：“你到那里切不可笑。”那小厮甚是伶俐，点头会意，接过来拿着，一直到河边来。远远看见这几个人的船到来了，高声叱喝道：“哈相公，我家相公可在船上么？”那哈回子一看，认得是铁家小厮。见他手内拿着个罐子，遂同众人商议道：“小铁儿这促恰鬼，到处他占人便宜。他这小厮拿着的，定是人送他的东西。我们且骗了来吃了再讲。”遂叫船拢了岸，诳那小厮道：“你相公才上岸同人说话去了，就来的。你拿的是甚么？”那小厮见他说谎，忍着笑，把眼睨他船上。正中放着张桌子，铺着猩红绒毡，一个大宣窑花瓶插着莲花，香炉棋子之类，摆得好生富丽。面前一张金漆方桌，五个人围坐着，鲜果美肴堆了一桌子。答道：“我们家的伙计才打安庆来，带了几罐鱼鲊送我家老奶奶。老奶奶说相公不在家，



定然是来游船，叫我送一罐子来。”众人听了甚喜道：“你来得好，拿上来，你家相公就来了。”那小厮将机就计，递与船上人接了，他道：“千万交明与我家相公，我回老奶奶话去。”说着，笑嘻嘻如飞的去。众人欣欣得意，拿过来揭开了纸头，正要倒出来尝尝。谁知这些蚂蚱闷久了，见了亮，一阵乱跳。众人满头满脸，浑身上下，无处不是臭粪。先蚂蚱一跳时，大家齐叫：“哎呀，不好。”这一声叫是张着嘴的，溅得那粪屑满口都是，几乎连肠肚都吐了出来。这桌上摆设的肴馔果品都成屎拌了的，满船臭不可闻，方知吃了他的这一场大亏。连跟随家人，在船头船尾老远的伺候，都还沾了些余光，臭得都坐不住了。东西也吃不得了，倒在河里。一场扫兴，大家散去，归家洗沐去了。累得船家把船都重新洗过，还不能除尽臭气。再说铁化房分中的姐姐、妹妹、嫂子，他母亲接了五六个到家中来过节，都说道：“今年人说秦淮河热闹得很，有一二十只灯船，堂客们游船的多得了不得。一年一度，奶奶带我们大家去顽顽，也沾你老人家的洪福。”他的那个胖女儿，撒娇撒痴的道：“妈妈，你带我同姐姐、嫂嫂们顽顽去罢。”这个一嘴，那个一舌，念诵得那老回婆倒也有些念动兴了。叫了铁化来，道：“我听得说河下今年十分热闹，我老人家了，也该去散散心。你可雇只船，我同你姐姐、妹子、嫂子们大家去顽顽。”他道：“人山人海的，到那里有甚么趣？不如在家坐坐，还受用些。”他娘怒道：“只许你终日在外边取乐，我就顽不得一顽？难道怕花了你的家私么？”铁化不敢违拗，出来寻思道：我娘从没这样高兴，定然是他们总成的。我且叫他众人吃些亏，才知道这船不是好游的。主意定了，次日雇船，上面挂上帘子。他预先来嘱咐道：“既要游船去，不要多吃茶水，船上没处溺尿，大家留神些。”众妇人欢喜非常，果然多不敢吃



茶水。大家清早吃了些饭，坐轿子到船上来。撑开游赏，真是热闹。看别的游船上，有清唱的，有丝管的，有挟妓的，有带着梨园子弟的，还有吹打十番的。那两岸河房，全是来玩赏的男妇。虽然耳中眼底有趣，但此时五月上旬，天气正长。一轮火伞当空，四面日光透入蒸着，已是热气难当，又且是口中发渴。到了午后，众人都是绝早吃的饭，此时也饿得很了。他娘催了三四次，他只答应：“就有了。”却不见拿上来。又停了一会，方才送上。你道是些甚么？都是卤鹅、腊鸭、牛羮、腌鱼、烘糕、薄脆、眉公酥、玉露霜、闽姜、橘饼、糖梅、圆片之类。众人已饿得发昏，见了这些东西，尽饱一吃。过了一会，时已下午，越发炎热。先已是渴了半日，又吃了这些咸的、甜的、干的东西，那喉管中都冒出烟来，如何受得？一个个都渴得昏头昏脑，忙问他要茶吃，取了两大壶温茶来。众人那里还顾得，右一碗左一碗只是呷。渴了的人，忍着倒还罢了，一吃些凉茶，越发渴起来，只是要吃。两壶不够，又要了两壶来，都吃了，大家灌了个满肚。渴虽止了些，又过不多时，都有些尿急了。既没处溺，又说不出。正在难忍的时候，谁知铁化拿出些预做就的安息香来，他把皂角制成极细的末子，裹在这香上，捏了数十根，一齐点上。叫船家把船头迎着上风，他靠着帘子坐着。那香烟同皂角末，顺着风一阵阵的吹入舱中。这皂角末一闻着，喷涕打个不住。这些妇人正在那尿急的时候，勉强忍着，已是难过。这一顿喷涕，打得下边的尿长淌，那里还忍得住？都穿的是单绸纱罗之类，把裙裤衣服后面尽皆污透，连膝裤同鞋都湿了，满船板全是尿。忙忙叫拢船，叫轿子回家。他到了家中，反抱怨众人道：“我说不要去，你们定要去，我叫少吃茶，大家朝死里呷。弄得满船是尿，人看着是甚么意思？明日被船家传得人知道，脸面何在？”众妇人都



红了脸不作声，他娘也是一裤子的尿，也说不出。大家只怨吃的茶多了，不听他的好话，那里知是他弄的鬼。过了两年，他十八岁上，娶了媳妇火氏来家，他母亲也就是那年死了。过了些时，他舅子火大生日，他去拜寿，有许多亲友都在那里留着吃面。他偶到后园中去走走，见他舅子的后窗底下放着一个净桶，就知是他舅姆子的。四顾无人，忙向锅底刮了一些锅烟子，将净桶边上周围擦了，把盖子盖上。他留心少刻，又进来看看，净桶已不在那里了，知是舅姆子搬了去用。他走出来，在席上笑个不住。众人问他，他只是笑。再三强问，他道：“我说了，怕大哥恼。”他舅子也不知是甚么事，便道：“你有话只管说，我恼的是甚么？”他笑道：“我刚才到后边去，不留心撞见嫂子在那里撒尿，雪白的屁股上一个大黑圈子，故此忍不住好笑。”内中那哈回子同他最相熟，笑着骂：“你这砍头的促恰鬼，单管嚼蛆胡说。”他道：“我一些也不胡说。你叫大哥进去看，要没有黑圈，任凭怎么罚我。”他舅子也当是他真正看见，倒不好认着犯头，大家说别的话，就叉了过去。到人散后，火大走入房中，埋怨他妻子道：“你可知道铁家妹夫这个促恰鬼，你怎不留心撒尿，被他看见了屁股，当着众人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”他妻子道：“哎呀，这是那里的话？我在屋里关着门撒尿，又不曾在外边，他如何得见？”火大道：“他还说见你屁股上一个大黑圈子呢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呸，他难道见鬼了，理那砍千刀的胡说。我好好的屁股，如何得有甚么黑圈呢？”火大道：“你也不必骂人，也不必多讲，看一看便知道了。”叫他伏在椅子上，屁股撅着。欣开衣襟，把裤子扯下，果然一个黑圈，却被裤子擦得模糊的了。火大道：“现有凭据，你还强甚么？”用手将他阴户一拧，道：“大约连这个红圈也都被他看见了。”那妇人红着脸，气忿忿的想了半晌，忙忙



的去将净桶揭开，点上灯一照，用手周边一擦，满手乌黑，方悟到是他弄的鬼。夫妻二人骂了几句短命促恰鬼，大笑了一场。过了些时，铁化又到丈人家来。他舅子不在家，丈人房中坐了一会出来。偶然瞥见舅姆拿着两张草纸，往后边毛厮房中去，关了门净手。南京人家大家小户都有个毛厮，大人家深宅大院，日间则用净桶，晚间仆妇侍婢们去倒。小房人家后窗之外即是毛厮，日间大小便皆在内中，净桶只备夜间之用。这铁化见他进去了，忙忙走到厨房内，兜了些米来，自厨房口悄悄直撒到毛厮门外。进来对丈人道：“老爹，不知是谁偷米，把米撒了一地，直躲到毛厮里头去了。”那老儿是当家的人，听得有人偷米，走出来一看，果然一地，吆喝道：“是谁偷米？”说着，就走到毛厮门口。见门关着，当偷米的人躲在内中，就来推门。那媳妇听见公公吆喝着来推门，又不好作声，忙忙的靠住，连裤子也不及拽上。一个骂着往里推，道：“是那个奴才白日里偷东西，这样大胆？”一个使着力往外顶。正在相持，铁化跑到丈母跟前道：“奶奶，你看老爹这样大年纪的人，嫂子上毛厮，他老人家跟了去推门呢。”那老婆子听了，跳起身，忙赶来一看，果然那老鬼还吆吆喝的推呢。被这婆子气狠狠上去两个大巴掌，把那老儿打得愣愣挣挣的。他骂道：“老没廉耻的，媳妇在里边解手，你推门做甚么？”那老儿听了，满面羞惭，道：“女婿才说道是偷米的，我当是真，撵了来拿，那里知道是媳妇？”及至出来寻女婿对话时，那铁化已回去久了。过后不但老头子好笑，连老婆子同媳妇想起他这促恰来，也暗笑了几回。铁化一日在街上闲荡，有一个乡下人上城来卖枣刺。那刺捆不紧，楂楂巴巴的两大捆，用铁尖提戳在中间，挑得老高的走。不想晦气，就在身上抓了一下，把衣服也就戳破了些。他正要动怒，那人看见，忙歇下担子，上前赔礼道：



“小人一时失错。相公看我乡间穷苦人，高抬贵手，饶恕了罢。”笑嘻嘻的尽着陪小心。铁化见他这个样子，俗云：“嗔拳不打笑面。”一时怒不起来，便道：“你非有心，失错了，何妨？我正想买担枣刺用，你要多少钱？卖与我罢。”那人见他怒反要买他的，忙道：“相公饶恕了小人，我应该奉送的。府上在那里？我就送了去。”铁化道：“我如何肯白要你的，自然不亏你，你挑着跟我来。”那人挑上肩，跟着他走。是乡下人，认不熟城中的路，跟他到了一条小巷口，铁化指着道：“走大街绕远好些路，打着小巷内过去，就是我家了。”那人当是真话，走了进去，挤住了，走不动，他在前面叫道：“你狠狠的使力挤，过了这一节路，那前边就宽了好走。”那人果然用力往前挤，越走越窄，动不得了。再叫了几声相公，要问话时，已不见答应。那枣刺两头挤住，人在中间。要往后退，那刺先是用大力挤进来的，此时要退，那刺都倒插在墙上砖缝中挂住，动了不能动一动。那两边来往的人都拦住了走不得，骂道：“你瞎了眼，这个窄巷可是走得过去的么？”那人在中间叫冤叫屈的道：“是一位相公要买我的，领我到了这里，他不见了，何尝是我自己来的？”众人知道他被人哄了，等不得，都往别处绕去了。这卖刺的站了一会，人急智生，没奈何，将身子睡倒，还打进来的这边，从那刺底下爬了出来。他出便出来了，这担刺却动不得。又想了一会，身边又没一文，只得脱了一件大布衫，当了几十文钱买了一钱粗麻绳，打刺上撘过去。他又爬进去，拉着绳头爬了出来，用力倒扯。那里扯得动？你想这乡间的人，自三四更天挑着个重担，几十里走上城来，指望着卖几十文钱，买碗饭吃，乘得多寡就回去的，那里知道遇了这位盛德君子？耍这一下，弄得已是下午，力也费尽，腰也饿酸。要撘这担刺，又舍不得那铁裹的尖担。只得到街



口，再三央求了几位过路的人帮着，才拉了出来。看时，刺都挂掉了。料道日色将西，还要赶了回家，也卖不及，赌气撂在空地地方。把买绳子剩得几文，买了碗饭吃，挟着尖担回家去了。一担刺不曾卖得，反当了一件布衫，只得了一根绳子，你道这个穷人可气苦不气苦？再说那时□中一个妓者，小字玉仙，生得虽不叫做美人，在他姊姊行中就要算出色的了，因此名重一时，热闹之甚。铁化闻知，接了三番五次，总不得闲。这并不是他故做身分不来，天地间偏有这样不凑巧的事，他闲了的时候，铁化又不去接，到去接时，他又不得闲。铁化那里想到这上头。见接了几次不来，恨道：“这臭娼根，他倚着有点名头，这样可恶。我把他的饭碗捣碎，他才知道我的利害。”这个阴糜老儿遂算计了一条毒计。那日他备了一分厚礼，又封了数两嫖金，亲自到玉仙家来。他果然不在家，那老鸨儿接着，让进坐下。铁化道：“我慕令爱久了，来接过数次，都遇无缘，不曾得会。我今特备些须薄礼在此，妈妈收了。但是令爱得闲，就着人对我说去，我倒不定日子。”老鸨儿也知铁家是个财主，今见他尚未会面就这样大出手，定是个好主儿了，那识他的深意。遂笑吟吟满口道谢，应允不迭。过了两日，玉仙家的鸨儿来说他姑娘今日在家得闲，叫他来请。问或是相公到他家去，还是接了来。铁化心中暗喜，便道：“我就差人去接。”忙着人去定河房，吩咐家人到他教门馆中定了桌席。又着人去邀了四五位朋友来，无非是哈回子、马回子、锁回子、伍回子几个同教。然后叫个伶俐小厮，附耳嘱咐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行事。他遂到河房中来，玉仙也来到，看时果然生得还好。他便善于诙谐，硕于酒量，所以人都爱他。少刻这几位朋友也来了，大家坐下。众人见了他，都来奉承。也有赞扬他美貌的，也有说慕他大名的。那哈回子道：“今日铁兄同玉仙真



是一对佳偶了。”那玉仙微笑道：“当日《琵琶记》上原有一句：这回好个风流婿。”

众人大笑。铁化见打趣他是回子，心中虽怒，却不好发泄，也笑了一笑。叫拿上酒肴来，入席共饮。铁化道：“我素知玉仙大量，我们今日较一较高下。每人面前放一把自斟壶，自斟自饮，豁拳打关，不许代酒，不许错斟，违者罚三壶。”众人都说道：“好。”玉仙自以量大，也不推辞，大家直吃到二鼓时分，都有八九分的酒意。众人道：“酒够了，不要耽误了你二人的好事。”铁化也就止住，又叫烹茶来。小厮们送上茶，此时酒多口渴，众人都吃了几杯。铁化道：“夜深了，众位弟兄不回府罢，床铺都预备下有，在此下榻罢。”这是铁化要留他们在这里，明早好做大家一笑。众人虽不知其中就里，见天气迟了，怕夜紧，也就道：“既承厚情，我们遵命。”于是大家道了安置，各自去睡。铁化同玉仙到了一间房内共寝，少不得脱得精光做一番生活。看那玉仙时已醉得动不得了，铁化有心算计他，如何容他就睡？服了春药，安心捉弄他一场。翻来覆去，弄个不歇。婊子被孤老接了来，可拦阻得他不弄？只得任他翻腾，直到四鼓方住。既说玉仙有好量，如何众人还好，他倒大醉起来？这就是铁化的恶计。他是主人，如何自己行令打关，自斟自饮？他预先备下的两样酒：众人吃的就是随常的酒，那玉仙吃的是他特寻下十多年窖下的醇醪。吃着了爽口，玉仙所以不觉。后被热茶一冲，那酒力发将上来，就有支撑不住。上床又被他一阵鼓捣，头晕眼花，受不住了。虽忍住了不曾吐，却有醉得不知人事。铁化有心，彻夜无眠。到了天明，把他一看，还昏昏的不醒。他昨日吩咐的那小厮，将他做的那假粪拿了来。你道甚么东西？是黄酒糟拿来揉得稀烂，搓成长条，从竹筒中楔出，俨然干粪无二。他接过，轻轻揭开被，



放他屁股底下，又将些抹在他粪门上。然后大叫起来道：“不好了，小厮们快来，这丫头撒了屎在被窝里了。”几个家人跑进来，那玉仙已惊醒了。铁儿骂道：“没廉耻的臭娼根，如何把屎都撒在褥子上？”玉仙吃了一惊，精光着身子，忙起来一看，果然两三撮屎在那褥子上。粪门内还觉有些黏达达，也疑是自己醉了撒出的，那知是那铁化弄的槌头，急得只是哭。那时众朋友听见，都起来跑了出来看，大家鼓掌大笑。铁化恐怕人看出假来，忙忙的喝那小厮道：“脏巴巴的，还不拿了出去。”那小厮拿了两截芦柴棒来，将那粪夹住，故意把鼻子捏得紧紧的拿出。铁化吩咐家人道：“快叫轿夫送他去到他家。对他老鸨子说，他撒了屎，污了我的铺盖，饶了不要他赔，把我前日与他的东西都要了来。”只许玉仙穿了衣服，也不容他梳洗，叫家人拉上了轿子，啼啼哭哭而去，三四个家人到了他家，把前话说了。那老鸨子见自己女儿装了丑，无辞可对，又怕声名张出不好听，只得把原物缴还，一口气把女儿打了个半死，不题。铁化请的这几个人都是些恶少。玉仙昨日戏言，说了那一句顽话。他们都是回子，一棒打了几个，那时虽然大笑，却蓄怒在心。今有这件因头，四处一阵轰传。玉仙睡着了会拉屎，这个美名一出，弄得鬼也没得上门。他这样促恰的事做得甚多，也不能尽述，不过姑举数件，就可概见他为人的刻薄了。他家中有数万之富，他的病症与竹思宽一样，喜的是赌场中盆内六块又红又黑又金的骨头，爱的是妇女们胯下两片又尖又圆又扁的精肉。既与竹思宽臭味相投，自然就道同契合。这日在屠家赌场上歇了局，大家小饮闲叙。这屠四他原是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，在那西湖嘴子上住，与女敬德昌氏紧邻，每日在湖中以戳鳖卖钱度日。昌氏家中无人买东买西，常烦屠四替他走动。昌氏无可酬谢，见他好一条壮汉，一日烦他沽酒买



肴，二人同饮，以当合卺，遂将腰州脐下裤裆里那一件人又怕又爱的铁牝奉敬。不意那屠四竟有一具好阳物，不但他人会戳鳖，此道更善戳虾。昌氏虽不能称心满欲，然较之别人，一个可抵二三，着实心爱，叫他常常来家中走动。昌氏自遇那道士之后，被他采了两夜阴精，伤竭得一场大病，几乎害死。吃了许多补药，保养了两个月才起得来。后来淫兴虽略灭了些，不过不能向日精壮，可以日夜不倦，但两三个男子他也还不放在心上。倒是他的娘有年纪的人了，精枯血败，被道士那两下弄伤了。先还不觉，后因扶持女儿的病，起早睡晚，受了辛苦。及女儿病好时，他就病倒了，恹恹缠缠总不能愈。因此他家中越发离屠四不得，遂向他道：“我孤身一人，穿吃有限，况且这戳鳖一事也非正经买卖。不如搬来我家同住，现成衣食，不过相帮走动，又没费力的生活做，你心下如何？”那屠四巴不能够，不但日间有吃，而且夜间有弄，喜孜孜满口应允。他原租的半间房子，退还原主，只数样旧家伙，几件破衣服，顷刻就搬了过来。昌氏取些私囊，替他制了几件衣帽鞋袜，装束起来，倒也好条汉仗。他两人也不待父母之命，亦不用媒妁之言，做了一对名色夫妻。日则同食，夜则同衾。或有嫖客到来，屠四日里买买酒菜，夜间听听梆声。若无人到，他就顶缺。这种人的官衔，南京叫做汤保，北京呼为捞毛的。屠四就充了这行职役。过了些时，众孤老知他是昌氏的假夫，因叫他屠四，不好直呼其名，都称他为屠半八，他也欣欣然居之不疑。昌氏的娘卧病年余死了，火化葬于湖中。起先昌氏娘女两个做这贩棒槌收水银的买卖，人倒无甚闲言。今见他娘死了，这屠四公然在他家享用，有些无赖的少年就吃起醋来。一日向屠四说道：“古人说：急风暴雨，不入孤儿寡妇之门。你系他家邻舍，既非昌姓亲戚，他又不曾明公正气嫁你，你如何公



然与他同住，霸占寡妇？这样无主的美物，你受用得，我们也受用得。你要同我们公用便罢，若不然，我们往县中公举，告你一状，叫你打官司。再不然，你趁早回避了也可。你回去与女敬德商议，三日内没有回信，你试试我们的手段，叫做前打后商量。”屠四见人多势众，回来把这些话向昌氏说了，要辞去。那昌氏恨道：“我的命中偏生遇着这些小人驳杂。当日在城中是这样，才搬到这里来，如今又是这样。”心中舍他不得，说道：“我同你过得好好的，你为何要去？既众有闲言杂语，我们竟说是夫妻。暗暗的搬了，便没是非。”屠四道：“既承你过爱，我此地也无存身之处。我有个叔叔在南京开赌场，无儿无女，屡屡带信来叫我。我因无衣服盘缠，不能动身。如今除非投奔他去，不知你可肯离乡远出？”昌氏道：“我母亲又没有了，别无一个至亲，眼前你就算亲人。我此处有甚么恋得？”屠四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只是没有路费，奈何？”昌氏道：“我几年来也还积趱了些。”遂将历来阴户所挣之物，取出来与他看，约有百余金。屠四喜得满脸是笑，道：“两人有三四两银子，就够盘费了。别的留着到那里做本钱，寻个生意做。”又道：“房子是租的，撵了就可走。但这些器皿家伙，若要变卖，恐那些恶人知道了，拦阻起来，就走不脱了。”昌氏道：“几件旧东西，所值几何？也还差房主两个月房租，留下，锁了门，准了他罢。”二人算计明白，将所有细软都打了包。傍晚叫了一只船来，搬上了行李，到了北新关。次日过了坝，雇了一只满江红，由苏州到丹阳出江，过镇江金山，直抵南京石城桥泊下。屠四上岸去寻着了叔叔家，接了昌氏上岸，一同住下。昌氏此时说不得假夫的话，只得认真的拜了叔公婶婆。这屠四的叔叔开赌场久了，人起了他美号，叫做人屠户。他家中来赌钱的着实热闹，日夜不断。这人屠户自幼好嫖，后来因开



了赌场，银钱来得容易，嫖得更甚。他前妻陶氏因丈夫好嫖，不同他亲厚，他也就嫖起来了。家中但有来赌的人，他拣那鼻大身强的，无一不嫖。偶然嫖着一个知疼着热、快乐蜜意姓强的朋友，他想五伦中只可尽得一伦，竟撇了那夫妇，与那朋友同生同死去了。人屠户也告过官，屡年未获。他因内里无人照料，有嫖厚了的一个婊子，说是姓通，也不知是真是假，他费了许多钱买了来家为妻。不想一年之后，人屠户得了个下疳，竟将阳物蚀去。上面还是须眉男子，下面竟无男子之具了。正是：

孰意腰中小和尚，化为乌有一先生。

这通氏才三十多岁，酪喜的是人胯中那小和尚同他通一通。那人屠户把根通条没有了，他家夜间人来赌博，人屠户守定抽头，旁边有看的闲人，通氏就暗约到房中。（删节 70 字）如此多次，人屠户也有些知觉，他大雅得很，毫不介意。通氏大发慈心，正要学《西游记》上的寇员外，想斋万僧，数年来尚未及百。突然屠四两口子到来，东西屋住着，甚是碍眼。整熬了数日，过不得了。一晚，悄悄的约了一个旧朋友进来，在床上小叙阔惊。不想那人进来时已被昌氏瞥见，这昌氏是一夜也不能离此道的，前水路来十多日有屠四相伴，他因感恩尽力，也还将就过了。到了此处，屠四夜间又去帮叔叔，竟川中犬百姓眼起来，多年未惯，甚是难过。虽要学战国四君去延揽三千食客，一来新到，不知谁可做主顾；二来娣婆咫尺，不好意思。今忽见了这事，暗喜赞道：原来娣婆也与我同类，是个招贤纳士的女英雄。须冲破了，大家好做事。遂悄悄的到窗下来听，正在响动。他回房点了一枝蜡烛，轻轻走来，将门一推，随手而开，忙进去把帐子



一掀，见他二人正在绸缪。通氏同那人见了，吃了一惊，那人忙拔出，要下床跑。昌氏笑嘻嘻的一手拉住，道：“你这么个小胆子，就敢来偷野食吃。我来看你们怎么个弄法，你怕的是甚么？可有个女人来捉奸的？”通氏同那人见他如此说，都放了心。那人知他是就教的意思，上前抱住亲了个嘴，伸手就去摸了下身，只着单裙，不曾穿裤。把灯接过，放在桌上，将昌氏抱到一张椅子上仰着，掀开裙子，弄将起来。轻轻一送，便没至根。才抽了几下，昌氏用手推住，道：“不济事，你还同奶奶弄去罢。我不稀罕这样东西，打水不浑的。”那人一团高兴，被这一扫，拔又不好拔出，抽又不好再抽。被昌氏双手推开，站起笑道：“既做这样的事，也寻个像样些的来顽顽。这有名无实的物件，要他做甚么？”仍拿着灯出去了。那人好生没趣，勉强同通氏弄了一阵而去。次早，通氏笑向昌氏道：“昨晚那人也将就用得过了，你为何那样贬他？叫他甚是没趣。你不曾试着他的本事，他有半更天的好熬手呢。”昌氏微笑道：“不瞒奶奶说，这件东西我正正经经见过了些。像他那样的，只好备数，要紧处用他不着。不要讲别人，就是你侄儿，也比他强多哩。他有一二更的工夫，还不在我心上。”通氏又笑道：“这样看起来，你是个多见广识的了。也不瞒你，这物件我也经过了些，觉得都大同小异，没有见过那个放样的。只有一个人的此道又太放样了些，我也曾约他来试过了。”用两手围着道：“有如此粗。”又比着道：“有这长。我同他弄了半夜，唾沫用了有两钟，费了多少力气，只弄进了一个头子去，把我的几乎裂开。睡了两日，才起得来，还肿疼了好几日，再也不敢惹他。你若有大量，我约他来同你试一试，你见了不要害怕。”昌氏听了，浑身欲火直冒，笑道：“我们生了这件东西来，就是随身的利刃，世上男子好汉不知死了在多少在我这



里，可有反怕他的道理？这人在那里？奶奶你约了他来，看我怕不怕。”通氏道：“就是每常在我家住的老竹，他是有名的赛熬曹。说他总没有遇过对子，只有一个老鸨可以同他弄得。我先听得这话，心里也不信。人身都是父母的遗体，男人的纵大也不过略大些罢了。况且我们这东西也不过是一样，也不过稍有宽紧。一个既受得，个个都受得。谁知约了他来，竟是一个大棒槌，吓得我要不得。心里虽怕，眼见稀奇物，却也爱他得很；二来又不肯折了我们女将的锐气。况且他既来了，怎肯空去？只得仗着胆子同他试一试。谁知这东西只好看而已，是用不得的，白吃了一场亏。你既说不怕，只好夜间私约他来。此时大青天白日，不怕侄儿来撞见么？”昌氏道：“他管不得我，奶奶你只管去约了他来。”通氏也着实高兴，要看看他二人可果然弄得，就走了去。那竹思宽是日夜在他家的，顷刻便同着进来。通氏已悄悄将昌氏的话向他说了，竹思宽喜不自胜，忙同通氏到昌氏房中，深深一揖。通氏笑道：“就是他，你二人请试，我是要观阵的。”竹思宽将昌氏抱到床上，就去脱裤。昌氏毫不推辞，任他脱了，竹思宽也褪了裤子。昌氏一眼看见他那异物，心中暗喜道：这真是生平见所未见了。（删节 840 字）昌氏（删节 6 字）放了他，道：“你这样个好东西，可惜不长久。若再有通宵的本事，真是天下无两了。即如一个赳赳大汉，一点勇力也没有；一个翩翩少年，一毫文墨也没有。空自好看，济得甚事？”各穿衣下床。昌氏在一个匣中取出一个小瓶，倒出两丸药来，递与竹思宽，道：“当日是个人送我的，屡试屡验，只剩得两丸。你晚上用烧酒服一丸，那一丸也用烧酒研开，擦在阳物上。我同你夜间做一个整工夫，试试我的本事。”竹思宽笑吟吟接着出去了。通氏笑道：“你果然好手段。我看不但你不怕他，他还有些怕你呢。”两人笑了一



阵，通氏出去。昌氏自从经那道士到今，算第二次爽快了，上床养神，安排夜战。晚间众人在外边赌钱，竹思宽吃了药，又擦了药。不多时，觉阳物发胀，溜了进去，那昌氏已经在那床上脱光等候。竹思宽忙脱了衣服上床去，就弄起来。通氏听得响动，又走来坐在床沿上，灯光下细看了一会，按捺不住，忙叫了屠四进来，同他着着实实弄了一场，然后才睡。那竹思宽趁着药力，或疾或徐，或深或浅，弄个不休。（删节 255 字）昌氏觉得再弄不得了，说道：“你喝些凉茶，再把下身用温水洗洗，弄泄过就好了。”竹思宽见昌氏这个样子，不敢再弄，忙别了，到郝氏家来。此时郝氏尚未起床，他忙喝了些凉水，洗了洗下身，同那郝氏拨战了一场，方才泄了。郝氏觉他比每常分外粗硬，胀势有趣，问他缘故。他不肯说昌氏的话，只说偶然得了一粒金丹，特来奉承他的。郝氏也就信了，更感爱他不得。那昌氏只图快乐，不想这一夜精脉流枯。他睡了一会，觉身子底下黏齄齄的难过，只得挣了起了。看那褥子湿了半截，连他两股腰间都是阴精浸湿，揩净了，换了床褥子，然后又睡下。通氏梳洗了，过来看他。见他还睡着，说道：“外边早饭时了，你还睡呢。”昌氏道：“我身子懒得动。”通氏笑道：“你两个这一夜也不知怎样弄，大约是弄瘫了。一个可口的美物，吃饱了就罢，何苦定要吃伤了。”昌氏也微微的笑笑。在通氏只说他一时乏倦，就是昌氏也以为过两日定然就好。孰不知他被道士弄伤了的，那时因身子壮，故逃得性命。今日旧病复返，自然难支。渐渐饮食不进，浑身打骨缝里边发热，五心烦躁，日渐黄瘦。每夜还央通氏约竹思宽来弄上一度，他也无力动了，只如死人一般仰卧，凭他抽拽而已。竹思宽同通氏劝他暂歇几日，将养身子要紧。他道：“我自幼到今，恨无敌手。今得遇此，一死何恨？我当年曾说牡丹花下死，做



鬼也风流，今果应其言了。所恨者相遇未久，若同他相聚一年，就死也无遗恨了。我今已病入膏肓，古语两句话说的

好：

临崖勒马收缰晚，船到江心补漏迟。

我如今忙忙的日夜行乐，犹恐不及，你如何还说止歇的话？”二人劝他不醒，惟叹息而已。屠四延医调治，服药无效，捱至月余，仅存皮骨。临危时还约竹思宽来，将他阳物抚摩了一会，长叹了两声，落了几点泪。竹思宽也甚伤心，掩面而出。到了半夜，气绝而亡，只得二十四岁，此亦贪淫不节之报也。正是：

浪魄不知归何处，淫魂今夜落何方？

屠四感激昌氏提携之情，不但陪他白睡了许多，还遗下若干之物，也哭了两场。买棺殡葬，延僧超度，都还热闹。自昌氏死后，通氏将侄儿做了副夫。屠四在当日也想尽力以报昌氏，无奈穷主人请了大肚汉的客，再不能使他饱足。此虽竭力铺排，彼并不见感谢。今遇通氏，见他还易于打发，只仗着本事，尽力可供他饱足。他二人恩爱得了不得，只瞒着人屠户一个。通氏虽然好淫，竟还知足。自从有了屠四，把外边向日的旧主顾一概谢绝，不去招揽。人屠户见妻子忽然贞节起来，暗暗称奇，那知他宠幸可心可口的爱侄。过了年余，通氏忽生一子，人屠户方才大异，究问其从何而来。通氏道：“是你当日好的时候我受得孕。”人屠户道：“我已病废了这几年，那里有怀七八十个月的道理。”通氏只是笑，说道：“你有了儿子就罢了，管这些闲事怎么？”人屠户也料



到是侄儿之种，也还是他屠家的骨肉，就葫芦提认了。谁知这孩子不妨真父而妨假父，不克亲父而克叔祖。甫及一周，人屠户疖疮大发而死。通氏、屠四口内干嚎，心中暗喜，忙殓送了。他们在人前还假为婶侄，到内中俨然夫妻。一个语语要做节妇，一个声声要做义夫。一到晚来，上床之后，节妇义夫合成一体。虽系通氏之无耻，屠四之灭伦，亦由人屠户开赌，一生不知陷害了人家多少好子弟。一妻同朋友而逃，一妻为侄儿所据，身死嗣绝，也就可以报应。凡以赌局诱人者，急改弦易辙，切勿蹈此。屠四接了叔叔衣钵，他又有昌氏所遗之物，拣有好主儿放头接赌，比他叔叔当日更觉兴旺，来者越多。屠四鉴通氏昔日之事，恐旷了他，又去斋僧布施起来，每夜偷空必进房干讫一度，方才出来照料。这日，竹思宽同铁化众人都在局上歇了，饮酒中间，正说闲话。铁化偶然道：“偌大一个京城，就没一个绝色的妓女，真也可笑。”竹思宽正有郝氏所托之事在心，遂答道：“怎么没有？”那十分才美的佳人，他要高抬他的身价，怎肯做那毛遂自荐的事？所以人知道的少。”铁化见他说话有因，遂问道：“兄是此道中的老在行，必定知道谁家有好女儿。”竹思宽道：“只这眼面前钱家的女儿就是个绝色才女，大爷如何忘了？”铁化道：“小时我常见来，果然生得好。后来说他双眼瞎了，如此无心想到他，有三年来没见。虽然他模样生得标致，但没了眼睛，也就算不得十全的美人了。”竹思宽极力打合道：“大爷是此道中老见家，这一句话又来得外行了。请看那画上的《杨妃春睡图》，他不是闭着眼睛的么？相传以为妙事。果然是绝色佳人，何在那眼睛之有无？还有一句笑话，到了那高兴的时候，有眼睛的还要闭着呢。大爷若果然相与了他，还有多少人赞扬。”铁化道：“这是甚么缘故？”竹思宽道：“假如如今大爷出一股大钱梳笼了他，人知



道了，定然夸说大爷是个多情种子，识货的奇人。钱贵虽少双眸，单重他才貌，取人于牝牡骀黄之外，肯费若许大钱。偌大京城，有多少风流子弟没他的眼力，被他夺去头筹。再被这些妓女们听见了，人人钦仰，在□□中着脚一场，做一个风流魁首，也不枉了。不瞒大爷说，一来我年纪多了，二来我手内无钱。我要比得上大爷府上百分之一，我也早夺了这趣了。”铁化听他说得天花乱坠，也动了心，便道：“我们几时闲了去看一看，再做商议。”竹思宽道：“大爷尊意差了。不做此事则已，既有此兴，定要占在人先。况佳人难得，虽然他母亲韞椟而藏，待价而沽，但他的青春也是缓不得时候了。难道他的美名只我一人知道不成？别人倘然知道，有好风流美名的，先去采了鲜花，大爷这样福人，是吃残汤剩水的么？”铁化被他奉承得快活，甚觉动火，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此时乘兴，何不就去？”竹思宽道：“古人说：轻人轻己。大爷要去相看这绝色佳人，不备分厚礼去打动他，觉得不是行家了。况他母亲少年时，大爷知道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。我们卒然走去，闯起寡门来，岂不落他背地讥诮？”铁化道：“据兄说，当如何行事？请见教一番。”竹思宽道：“大爷果然有此兴，今日送一个大大的东道封儿去。就说大爷慕他的令爱，要一亲色笑，叫他家预备酒席。明日再送一分厚礼做见面钱，然后大爷驾去。他门户人家是识窍的，见大爷如此举动，自然百般趋奉，何等光彩！”铁化道：“兄说得有理，就烦兄去做个月老。”叫过小厮来，将带来赌本取出一封，称了二十两，递与竹思宽，道：“烦兄今日送了去，叫他整理下东道，我回家备了礼物，明日亲往。兄于明日在他家等着我。若果中了意，就烦兄说合，我自有厚谢。”竹思宽道：“我承大爷相爱，多年契厚，何敢当谢字？总成大爷个风流榜首，我也叨得余光了。”说定，大家散去。



竹思宽见事体有几分妥意，他心中暗喜道：“他女儿的事若成就了，他母亲的这件妙物我便可以长久受用了。遂忙忙走到钱家，向郝氏就把怎样打动铁化的，怎样起发他东西的说献了功。将银子递与他，道：“这是办东道的，他明日还有厚礼来。若造化事成了呢，是你的一炷大财香。就不成，且白得他这一分厚礼。”郝氏欢喜得了不得，就忙设佳肴美酒谢了媒人，就留他同宿。（删节 16 字）正是：

令爱未曾试新，乃堂且来温旧。

且说这铁化，他承祖父做的那毡货生意，伙计们专走北京，也有两万本钱，本京城中又还开着几个大毡货铺。他只十八岁上父母相继亡后，止有他一个大胖的妹子以外，别无兄弟姐妹。娶的那贤妻火氏，生得有五七分姿色，倒有八九分风骚。论起来，那样一个俏人儿，就该性格温柔了。谁知人再不可皮相，这妇人淫而且悍，降伏那丈夫的手段，比降龙仗虎的罗汉还利害几分。铁化初娶来时，爱他美丽，凡事顺他的性儿，后来纵惯了，就有些动手动脚的起来。铁化顺惯了他，一时翻不转来，弄成了一个情怕。何为怕怕？起先娶他来时，因十分爱他，百样事不忍拗他一拗。且每夜上床之后，定要做一番生活才睡。请教，这件佳品虽然味好，只当得点心偶然吃些的，可是当得家常茶饭的，日日离不得的东西？他虽然姓铁，身子与阳具却不是铁的，如何夜夜来得？久而久之，未免就要操三歇五的了。先因铁化爱他的很，又是新鲜美味，自己做惯了例，上床之后，必定把功课完了，方才睡觉。火氏也道是例当如此，况乍尝着个中滋味，如何肯歇？忽然见他怠惰起来，就如那小学生上学定要背书写字，完他这一日的事，方才放馆。忽然不待先生吩



咐，竟公然自己逃起学来，如何使得？但这铁化幼丧父母，无人拘管，自小在赌场妓馆中着脚，这是他的事业。初因恋宴尔新婚，寸步不离。过了些时，新鲜妙物吃了多次，也有些厌了。身子也拘束得久了，终日只想往外边温温旧业。那火氏正同他打得火热，忽然见他朝出而不归，觉得冷冷清清，寂寞之甚。虽有一个小姑，生得又丑又恶，因幼无父母，无人教训。铁化自己还少一个人管他，如何能管他的妹子？养得他这个性子，真像嫂子娘家的姓，竟是一个火。一日打了丫头骂仆妇，恶狠狠的。虽才十七八岁，长成胖大无比的一个身躯。他也不理这个嫂子，故此火氏也不去亲近他。这火氏独自坐在房中，无可消遣咽到晚铁化回来，他定咽啜抱怨个不住。铁化因横了一个爱字在胸中，见他生气，晚间少不得替他消气，鞠躬尽瘁的陪个礼。但这个气如何有本事夜夜替他消得？又过了些时，竟像穷百姓躲差一般，逃在外边，做了个夜出而不归了。这火氏既生了火，他一身到底竟无处不是火，孰意胯下那穴道中，其火更甚。日间火往上升，还可以消得下去。到夜间忽然独守孤闺起来，火往下行，把一个救火的水炮又不在眼前，如何过得？一夜捶床捣枕，咬牙切齿的气恨。等得铁化回来，先时还哭哭骂骂，后渐抓抓打打起来。铁化本还要替他陪陪礼，消消气，无奈力量不加，知道这件事是无可挽回的，只得听之而已。先只是爱之一字，到如今爱中又生出怕来，所以说是情怕。那火氏先也还想施施威，等他好来陪罪的意思。那知他自知罪恶深重，将至陨灭，陪不来了，任他处治，竟不来修饰。这火氏见他如此，焉得不急？急中生怒，火气直腾，与铁化竟像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一般。见了面就骂，骂上气来就咬上几口，向铁化脸上乱蒯。那铁化见了他，竟合了他夫妻二人的贵姓，又合了自己的尊名。铁见了火，自然会销化起来，竟怕



他如母夜叉一般，日夜躲在外边，轻易不敢见他尊面。但火氏是个淫物，又有吃有穿，无所事事，自然就饱暖思人肉了。上面这张横嘴，珍馐百味，要吃就有。下边这张直嘴，想一点粗粝之食充充饥也不能得，熬得他日夜清水也不知淌了多少，总有要打只野鸡吃，救救馋的意思。但他家虽非仕宦门第，也是个财主人家，深房大屋，闲人谁能到得里边？不但想吃野鸡肉没有，连想根野鸡毛看看也不能够。他一日心中躁急，又是那困倦，打算要去睡睡。欲睡又先愁不稳，走到廊檐下靠着栏杆，正在怨恨，只见二个小哈巴狗儿在那里高兴。那只雄狗伸着大长的舌头，替那母狗舔阴门。母狗翘着尾巴任他舔，动也不动。舔了一会，爬上去耸了几耸，不多时跳了下来。两个已黏在一处，竟成了一个身子、八只脚、两头狗了。他看到此处（删节 54 字）不由得怨气冲天，切齿恨道：可以人而不如母狗乎？忽想起方才见那雄狗舔得母狗的阴门，看得那光景，似乎也有乐境，我何不试他一试？想了想，有了主意。又等了一会，那两只狗已分开，将那雄狗唤着。那狗是主母每日吃饭他在傍边分惠惯了的，一呼即来，他唤着，走到楼梯跟前，吩咐丫头：“我要睡午觉，怕人吵闹，将楼门关着，不许擅开。非呼唤不许上来。”丫头可敢不遵？说了，他上楼梯，低声唤着，那狗竟跟着他，一蹬一蹬跳了上去。丫头们将门带上，他到了上面。这进楼一连五间，下边东两间是他的卧房，西两间是小姑的卧房，当中一间堂屋。楼上隔做三明两暗，尽东两间三面皆是窗，是他收拾了午睡之所。床帐桌椅，香炉骨董，花插书灯，痒痒孝顺，笔筒砚台，种种俱备。（删节 1054 字）那狗虽将油舔完了，后有些黏黏涎涎的东西流个不住，又有些腥味，他还当是主母用鲑鱼汤和的锋糰糊喂他的，越发舔得高兴。越舔越有，越有越舔。这火氏真生平未逢之乐境，



直舔得他丢了数次，遍体酥麻，火气尽泄，兴足而止。有四句打油说那火氏道：

人畜相投趣味真，不胶不漆自亲亲。
一团春色融怀抱，妙舌强多躲懒人。

然后起来。那狗心犹未足，以为主母舍不得与他吃了，还摇着尾巴乱跳，有个亲益的意思。火氏穿了衣裤，重复睡下，暗想道：我若早知有此妙事，稀罕那忘八做甚么？同他弄时，我正兴浓，他已告乏，十次中倒有四五次不得像意。今日这一番，我兴已阑，他舔犹未足。况那阳物在里边只直进直出，四面尚有空隙，这舌头乱绞乱舔，无微不到，胜他百分。深悔早不悟到此处，痴痴空守着这懒惰的忘八。不觉酥酥睡去。一觉醒来。睁眼一看，那只狗蹲在傍边，还有个候舔之意。火氏笑了笑，下床开门，唤着他跟了下来。自此以后，但是兴动，就上楼去假睡。那狗自尝过这甜头，也不用唤了，但见主母上楼，他就跟着往前飞跑。这丫头们见了，以为是主母恩养喂惯了他，所以跟了去做伴，那里知其中有这些奥妙。后来舔熟了，连油都不消用得，他一闻得那一种鲞鱼香，舔得好不兴头。夜间丫头们在房中伴宿，虽不好唤他上床，但日间不拘度次，乘兴即来，兴尽方止。即如那吃饭的一般，日间饱足了，夜里也就不觉得饿。再说这铁化虽然怕他，轻易不敢相亲，没有个永不见面之理。偶然进来，他见了就像冤家，非骂即嚷。当日尚图他来夜间陪罪，还留三分情义与他，如今有了这根强似他物数倍的妙舌，越发不留一丝的好气。那铁化那知内中就里，还说躲得久了，叫他守了活寡，自然气忿。自己过意不去，间或夜间来陪他睡，着意温存。就是陪罪，也必定要强而后可。虽竭尽心力，他



总不如意，再不能讨得一毫喜欢。还有半夜里打嚷一番，撵了出来的时候，弄得铁化后来成半年连房里也不敢进来。且说他妹子自幼许了童百万做妻子，他生性已自惫赖，又看了嫂子降服哥哥的这番法术，以为天下人的丈夫都该妻子如此管教的。他学了个满腹经纶，巴不得嫁了丈夫试试手段。他哥哥见他大了，正值童百万家要来娶，盛备了数千金妆奁，买了六个丫头、几房男妇作媵嫁到童家去了。再说铁化见妻子这样性格，不容他近身，以为妻子赌气，做有夫的节妇罢了。我如何做得这有妻的义夫？每日出去，非嫖即赌，耳边无人吵闹，倒也甚觉遂心。只他这种人，心是无主的。这个嫖得两三夜，厌了，又换那个嫖几夜，厌了又想去换。虽说是弃旧怜新，请想他妻子生得如此风骚美丽，又是经他开辟的妙牝，弄厌了还想去寻野食，何况这些颜色平常的妓女，又是宏敞的阴门？今日听见竹思宽说起这钱贵来，十来岁时，他见了就爱。那时尚小，故不经心。后来听说眼睛坏了，就不在意。今听得如此标致，焉不动心？当日回家，买了几疋绸缎，换了数件首饰，准备次日到钱家来相看。不知梳笼成了不曾？且听下文，便知详细。正是：

欲知好事能成否，但把来因仔细看。

姑妄言第二卷终。



姑妄言第三卷

钝翁曰：铁化梳笼钱贵，不幸失身于此狂且，正是为其抱屈处，非写铁儿之幸得铁贵也。

写童自大之呆，自始至终竟未能改。非谓呆人能做财主，正写财能呆人，可发叹耳。何以言之？余常见拥巨万之资者，犹昼夜持筹盘算，眉未刻舒，非呆而何？揆其意，不过为子孙做马牛耳。独不忆古人云：“儿孙强如我，要钱做甚么？儿孙不如我，要钱做甚么？”聚敛不已，非呆而何”百年驹隙，终日营营，呜呼老矣，死去一文带不得，贪之何益？非呆而何？唐诗云：“昨过老人宅，不解老人心。何事残阳里，载松欲待阴？”此意双关，写尽自不知死之将至，犹为后人算计也。此诗可为呆财主做一喝棒。正见童自大之呆，乃财主之常，不足笑也。

世间妇人丑者或有不悍，悍而丑再未有不淫者，铁氏便是样子。

仙桃木也，铁氏金也，木遇金必伤。写铁氏凶暴若此，而仙桃相随数载，竟未受其摧残，乃仙木非凡木矣。仙木岂可久在臭铜之室而邻金铁之险？必移根别植，庶有荣茂之期。故归钱贵，得侍钟生。既贵之，又得钟情之人而爱惜之，自能结实，故随钟生而生子也。仙桃虽得好处，但钱于



金，钟于金，始终为金所制，故只能为之小星。此等处，心不如发，如何看得出？

葵心、莲瓣，此二物即铁氏下体之形，岂可须臾离者？故独留此二婢也。

用一童自大引出魏如虎、魏如豹、巨金知县许多怕婆人来，不过谓阴道渐长，阳道渐消，女帅之威风日炽，弱男子甘拜下风。写得世情可笑，当补在怕婆经之后。

夹入杜小英一段，正显钱贵身辱烟花不得已之苦心。看他听代目念诗后之言便知。

因钱贵引出祁辛，虽与正文无涉，正见钱贵之慧心，不为富贵所惑，高出庸流万万。又借之以警戒少年，不可薄弃妻妾，私淫他人之妇。不但送去性命，其妻妾即归所淫妇人之夫。报应分明，孰苦孰乐，人皆能作如是观，淫之一字可化为乌有矣。此一段于不可少。

何幸之葵花者，不过因其爱日取意焉耳。

极力写火氏之淫者，一以见铁化交不择人之愚，一以见竹思宽无良奸淫之恶。世上竹思宽之流不少，明眼者当避而远之，勿蹈铁化之遇。钱为命信手拈来，随笔结去，让出郝氏，后来好赘竹思宽，乃行文之省法。



姑妄言卷之三

第三回 瞽女矢心择婿
虔婆巧说迎郎

附 怕婆男小心更受非刑 贪淫妇大胆竟试巨物

话说那铁化次日打扮得齐齐整整到钱家来。竹思宽昨晚未回，已在此拱候，见他来到，迎了进来。郝氏出来相见了，让了坐下。铁化叫家人送上礼物，郝氏看见约值百余金，喜出望外，拜谢收了。然后扶出钱贵来，见礼坐下。铁化一见，果然生得美貌非常。双目虽瞽，却不瘪塌，不凸暴，眼皮微垂，似好目人含羞略闭一般。满心欢喜，如雪狮子向火，不由得酥了半边。与火氏比并起来，那一个美而淫恶，这一个丽而娇羞，如何不爱？少顷安席，搬上酒肴来。上面铁化坐了，竹思宽下面相陪，钱贵在东，郝氏在西，共坐而饮。那钱贵虽是妓家之女，还是个未破瓜的女孩，娇羞满面，低头坐着，一语不发。铁化超发看得中意，心爱得了不得。撤席之后，拉了竹思宽在背处，烦他讲梳笼的财礼。竹思宽自然是为郝氏的，假意两次三番，说定了二百两银



子，衣服被褥首饰在外。铁化也算一个财主，这些须他那里吝啬，一应都依。又摆上换席来，吃了一会。那铁化面前放着这样美人，一时不能到手，心痒难抓，那里还坐得住？约定了日子就起身回去。次日请竹思宽到他家，就烦同他家人送了礼物来，额外又是二十两酒席之费。到了吉日，他到了钱家，郝氏预备了精致丰盛的酒席，叫了一班弹唱的杂耍，热闹了一番。晚来成亲，见钱贵是真正处子，婉转悲啼，怜爱至极。

不觉数点牛精髓，倾入钱姑两瓣中。

有一调《忆秦娥》怜惜那钱贵道：

香馥馥，此中有个人如玉。人如玉，恨庸医误损他双目。烟花已恸身埋没，遭逢又对痴顽物。痴顽物，痛悲伤感，惨切心骨。

后来有人知道铁化梳笼了钱贵，都道：“可惜一块好羊肉，落在狗口里了。”就有会打油的人，编了四句口号，说他道：

一颗骊珠圆又圆，奇珍应让你为先。

今朝误落村夫手，异宝尘埋实可怜。

且说这钱贵，他虽只十三岁，却聪慧异常，满心想遇一个风流才子，付此一点元红。只是女儿家此话不好出口，只得听父母主张。今失身于此狂且，怨恨之气充满肺腑，不觉伤心。枕上含泪，随口编了一调《二郎神》道：



忧心悄，断送一生身窈窕，恶姻缘偏向奴身绕。吹箫谁知，梅花片落江皋。空思弄玉谐同调，没紧要的良宵偏杳。窗棂小，恨那冷月偷窥，使人烦恼。

悲悼，嗟容貌如花命似草。魂消魄落，一天风雨飘飘，满地落红谁个扫？好含恨，狂且恶少把玉山搅。霎时间，夭桃娇柳，摧残倾倒。

悲恸不已，欲睡不能，又成了一调《鹧鸪》道：

满腔悲怨多萦绕，声声啼血嚆嗷，恨难消。似美丽的更难晓，何不把残生来弃了？暮想梁国夫人后从良，嫁着韩王好。奴难消，望他年好景，且耐今宵。

香躯相伴狂且黝，好似乌鸦彩凤同巢，伤心恨怎消？此情试问人知否，只有空烦恼。倒不如惜花园内双飞鸟，难忍泪珠抛，叹今朝花谢，昨日曾娇。

此二词他后来常常自唱，故尔传出。他每日眼含珠泪，那一种万不得已的光景，每每现于词色。况这铁化是三十多岁的回子，嘴唇上的胡子剪得齐齐的。偶然亲嘴搥腮，将他那粉森森的嫩脸戳得又疼又痒，好不难过。钱贵自幼爱洁，他每日浑身上下，被褥以及衣服，定用好香薰得扑鼻。铁化教门中常享用的是牛羊等物，他那身上的一种膻臭，自十万八千毛孔中透出，甚是难闻，那里有夜深私语口脂香？那钱贵不由得气苦，在那暗中的眼泪不知落了多少，怎得还有心



情同他欢乐？这铁化虽然爱他，总不见他有一毫喜色。不上一月，他一个财主性儿，只要人捧承他，今反要他去奉承别人，如何行得？他虽会奉承火氏，那是名正的夫妻，抛弃不得。二来怕服惯了，无可奈何。今在钱家虽费了数百金，倒也不在他意中。况且又有个厌旧取新之意，因此也就渐渐淡了。先还三日五日一来，后来或十日半月来一次，到数月之后不复再至矣。这钱贵自从梳笼之后，心中只郁郁不乐。又过了多时，虽又历过数人，都是竹思宽引来的麒麟植，总非他之所愿。他虽然双目皆瞽，秉性原极聪明。常静夜自思：我门户人家，人所重者无非色艺。人人尽道我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但今损却双眸，未免减了许多风韵。老天，老天！既生我如此娇姿，何吝秋波少许，何苛刻若是耶？若是留得我双目，虽不敢与天下之美女争銜，在这平康队里，或博得个风流榜首，选择一个才貌情郎，终身有托，于不可知。岂料今日至此，奈何，奈何？他心中伤感，遂题了自嗟薄命的四首诗。

其一：

定是前生作孽多，教依今日目无波。
几回辜负菱花镜，空有娇容用彼何？

其二：

忆儿幼读《女儿经》，众口咸夸貌娉婷。
孰意十龄遭此疾，烟花日日类浮萍。

其三：



不知天暗与天明，但听傍人说雨晴。
独有琵琶能解恨，调中哀怨诉幽情。

其四：

可怜晨夕伴狂且，怨雨愁云那得舒。
只有更阑方少息，将明又唤把头梳。

此诗一出，声名愈重，哄动一城，往来之人无不怜爱。但他自己另具一段隐衷，常想道：我之此目已经双瞽，无策可疗。我之此身虽落火坑，尚可自拔。于当拿定主意，万不可随波逐流，误却终身。倘有级得遇一个有才有貌的情郎，当以此身相许。若只图财帛，与轻薄儿郎丑陋子弟为伍，不但人笑我心盲，我于岂不自误？他因执定这个主意，那来访的人定要选才留。这话在他胸中，无人可告，真所谓：

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

钱贵矢心立了个择婿之念，要觅一个伶俐丫头托以心腹，凡是来访之人妍媸，叫他预报。这主意不肯向娘说，只说要寻一个好丫头作伴。那郝氏此时靠他如泰山一般，敢不遵依来命。四外托媒人找寻，不惜重价。一日，媒人领了一个丫头来，说是童百万家打发出来的，小名仙桃，才十四岁，郝氏看了，果然生得性格温柔，齿牙伶俐，就买了与他。过了数日，钱贵见这丫头动止端庄，至诚可托，细问他的来历，也还是正经人家的女儿。因父亲不才好赌，将他卖出。幼时会读过书，又还识字的。这钱贵甚喜，竟待之如亲妹一般，不叫他做一点重活。食必同桌，若无客来，卧必同



榻。那丫头也感激不已。钱贵遂将心腹告之，丫头也尽心允诺。替他改名代目，因自己眼看不见，取其代己双眸之意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童百万名自大，原籍徽州府人氏。他高祖之上，在元朝曾做到行省平章政事，挣下了一个偌大家私。因爱江南繁华，遂留寓于此，已经数代。到他祖父，虽不曾出仕，却善于经营，专于刻薄，所以做了有名财主。他父亲名童山，生他弟兄二人，他排行第二。他哥哥名唤自宏，父亲故后，兄弟拆居，他搬回祖籍新安去了，只他一人在此。这童自大虽算不得奇蠢，也有三分呆气。既是一字不识，却又半分难舍。他娶的妻子就是铁化之妹。这铁氏不但生得性子凶暴无双，且娇容更长得奇异无两。有几句赞语赞他的妙处，怎见得：

两道浓眉，阔如柳叶；一双怪眼，大胜桃姿。
樱桃口，三寸还宽；蒜头鼻，一拳稍小。面如皮鼓，两腮肉有十斤；体似绵包，浑身重余二百。拳真柳斗，足赛鳊鱼。高声大喝，不亚虎啸空山；细语低言，还像洪钟夜度。

请教这样一位佳人，令人害怕不害怕？童自大自娶了他来家，也不曾领教过他的打骂。只见了他那一种不恶而严、不怒而威的样子，真如鼠见猫、如獐见虎相似。那铁氏天性万种咆哮，只有一件与丈夫相合，却是千般吝啬。这铁氏在家时，见他令嫂管教他令兄的那些法则，学了个满心满耳。本要拿厥夫做个小试行道之端，不想这尊夫心悦诚服得很。每见他双眉略竖，不觉屈膝尊前。忽然两眼微睁，早已稽顙顿地。这铁氏虽然凶暴，古语道：“大虫不吃伏肉。”他见了这个局面，也竟无所施其威，可以不必用其打了。但只是学



了这几年的阉政来，竟用不着，未免有抱负经纶沉埋草莽之叹。只好慢慢等待机缘，相时而动罢了。一日，该他发令施行、开张第一的良辰到了。这是为何？”铁氏在家时，他哥哥铁化寻了六个丫头与他媵嫁，买了四好二丑。四个好些的与妹子做针黹，侍梳妆，铺床叠被，贴身服侍。两个粗笨些的，为洒扫浆洗之用。四个好的里头有一个顶尖出色的丫头，他也是好人家女儿。因他父亲戴迁好赌，输了铁化的钱，无可偿还，没奈何，将女儿算来准账。那来时才得十岁，就与了妹子。铁氏见他生得乖巧伶俐，心爱非凡。每日替他梳头打扮，与他好的吃好的穿。替他起了个名字，叫做仙桃。这丫头也读过二三年书，因他资性聪明，竟识许多字，还动笔写得来，女红件件都略知些，说话行事能看人眼色。铁氏这样一个急如火暴如雷的性子，别的丫头一打非数百不饶，一骂非半日不住的。三四年来，不但恼弹不曾弹他一个，连哼他不曾哼他一声。自嫁到童家，丫头跟了过来，已半载有余。那一日清晨，铁氏在窗前一张桌子上放了镜台梳头。童自大就在桌横头一张椅子上坐着，看他抹脂膩粉，刷鬓扫眉，看得十分亲切。只见他：

酱色脸上，浓堆铅粉，衬成青紫二色；阔大唇中，重点胭脂，染做血红两片。牙黄齿垛，真像金嵌玉山；面白颈乌，果是银杓铁靶。发像金丝，也学个时样梳妆；腕如铁杵，还带副起花金镯。

童自大见了，不由得胆怯，心中凛凛然起来。他打扮已完，要水洗手，忽见仙桃掇了一根盆水来。只见他：

黑臻臻青丝细发，喜孜孜俏丽娇容。面上红白



相兼，身材高矮厮趁。裙下一对小小金莲，盆边十个尖尖玉笋。头上簪一朵娇滴滴仙花，耳上带一双黄烘烘金坠。

童自大看了这半日的魔母，忽然见了天仙降世，头顶上铮的一声，魂已出窍。痴呆呆大张着嘴，口水顺着嘴丫流出，不转睛的望着。难道丫头来了这些时，童自大不曾见过不成，为何今日忽做此形状？但他每日看见铁氏，都是梳洗过了，妆饰起来，虽然丑陋，看惯了还不觉得。今日细底里，见了本来面目，真正丑到十分地位。二来每常因惧夫人的虎威，丫头偶然一见，不敢详视，不过偷目一觑。况又另外站着，也不觉十分俏丽。今日忽主婢在一处，相形起来，佳者更觉其佳，丑者愈增其丑。不觉出视，竟看痴了。那丫头掇着水，一抬头，忽见姑爷的这个呆样，不由得嘻嘻一笑。他也并非有心，这一笑刚被铁氏看见。这铁氏身子胖大，他有这个放样的肥臀，特做了一张放样的大机做坐具。他洗手时侧过身子去的，所以不曾见乃夫的尊容。今见丫头笑得有因，急转身子一看。那童自大忽然见丫头一笑，以为有情到他，益发昏了，还呆着脸痴呵呵的。铁氏见了他这个形状，把那几年学的阉政施将起来，数月郁的醋气发将出来，伸出胡萝卜粗的五个嫩指，兜脸一掌，一手的水，异常响亮。童自大正在妄想之际，被这一下，吓得擗的老高，打得个发昏章第十一。正打得愣愣挣挣的，被铁氏拧着一只耳内，拎将过来。冤家路窄，适才丫头们掸桌子上灰的一个鸡毛掸帚还不曾收，恰巧放在旁边。被他抓将过来，有毛的一头攥在手中，将那一头有大指粗的紫竹杆，夹光脖子上就是十多下。打得童自大颈如刀割，泪似雨流，跪在地板上乱转。铁氏骂道：“杀刚的奴才，你好大胆，在我眼跟前公然



对着丫头调起情来。你背着我，两个不知偷了多少回数。实实在在的说来，饶你一死。”童自大哀哀告求：“奶奶你冤死我了。我成日守着你，寸步不离，或是有事就往外边去了。我遵奶奶的王法，每常连丫头们看还不敢看，可还敢生这个心肠？就有这样狗心狗肝，也没有地方去做，你请详情。”那铁氏虽然性如烈火，听他说得颇有情理，又见他脖子上肿得一条条比指头还粗，便道：“我饶过你这一遭。下次再要大胆，休想得活命。起去罢。”童自大如鬼门关放赦，不住道：“谢奶奶天恩。”爬起来，揉着脖子，往前边去了。铁氏余怒未已，叫过丫头来要打。这丫头虽从未曾尝过此味，主母的酷刑是常常见过的。今听要打，真吓得心胆堕地，跪着哭道：“我跟随姑娘这几年，蒙姑娘恩典，如此待我，我何敢欺心？适见姑爷的样子好笑，实忍不住，笑了一声，敢有甚私情别意？求姑娘开恩饶恕罢。”铁氏数年来骂也舍不得骂他一句，一时如何打得下去？见他柔语悲啼，似梨花带雨，心中暗想道：这个妖货，我看了这个样子，还疼爱得了不得，何况男子汉见了，可有个不爱的。这个祸根放在跟前不得，我恼后无眼看不得许多。古人说：考虑还有打瞌睡的时候。倘弄出来，那时悔就迟了，不如趁此时打发掉他罢。主意定了，说道：“我跟前如何许人弄鬼。我养你几年，也不忍打你。你只收拾收拾，打发你别处去罢。”丫头痛哭起来，道：“我服事几年，蒙恩抬举。今日非有心之过，姑娘如何就要弃我？情愿与姑娘打死，我总是不愿出去。”铁氏见他哭得伤心，胸中也觉惨然。因醋念横在胸中，违着心罢，定头不允。那丫头知不能留，虽感他数载之恩，又惧触了他此时之怒，磕了个头，哭着收拾他的衣服被褥去了。铁氏听他哭得甚是悲惨，心中好生难过。叫了一个家人童佐弼来，吩咐道：“将这丫头带到媒人家去，不拘身价，拣个好人家与



他做媳妇去。不可混配了人，坑了这孩子。”童佐弼答应，领着出去了。铁氏复沉思道：这三个像样的丫头也是祸根，万不可留在上边。将家中选了三个无妻的仆人，即日配了下去。单留两个丑婢，一个名葵心，一个名莲瓣，在傍使用，才放了心。有一调《西江月》赞这两个丑婢道：

面黑难施腻粉，发黄罩个包头。腰粗全仗汗巾收，大脚幸亏裙覆。扫地铺床能事，尿瓶马桶常丢，料难与主人偷，可免姑娘狮吼。

不想仙桃这一笑，倒便宜了这三个丫头，即日得尝妙物，只当是替他们做了一个媒人。真可谓一笑姻缘，却是总成了别个，与自己倒不相干。这童佐弼领了仙桃到媒人家来，因见他生得有几分姿色，又主母吩咐不拘身价，思量在他身上发一主横财，遂暗暗与媒人商议，许他加一酬谢。媒人道：“非卖与门户人家不得重价。”适逢钱家要买丫头，讲明身价银八十两，卖与他家去了。媒人分了八两，童佐弼落起六十两正。只拿了十二两银子来回铁氏的话，假说受了财礼十二两，嫁与江西一个木商做儿媳而去。铁氏听得，心中惨切了一会，见说与木商做媳妇，倒又替他欢喜。那童自大被打了这一顿出来，到书房中想道：我一个大财主，谁不敬我三分？我这样小心奉承他罢了，倒还这样凌辱我。我见他就怕，是没奈何了。难道官府衙门也怕他不成么？我去告他一状，后来或者好些，也不可不知。别的大衙门我不敢去，我到县里去告。又想道：这个状子不好雇人写的，用口诉罢。又道：不好，一堂的人听着，怎么好说被奶奶打了，不怕笑话么？踌躇了一会，猛然想起道：我那姑表大舅魏如豹，他现当着上元县刑房书办，何不去同他商议？又转念道：但恐



他为护表妹，未必肯管。又想道：甚么相干？做衙门的人，世人说的，公人见钱，如蝇见血。要有几个钱给他，告他的娘他还未必管呢，何况远房表妹？我许他个厚礼，他自然肯为我出力。定了主意，遂到魏家去寻魏如豹。只见他哥哥魏如虎迎出来，道：“舍弟不在家了，妹丈请里边坐。”童自大到了厅上坐下，魏如虎道：“老妹丈寻舍弟说甚么？”童自大道：“寻他商议一句要紧的话。”魏如虎道：“他衙门中有事，清早起就去，到晚方得回来。若要寻他，明日绝早到县门口就寻着了。”忙进内捧了两钟茶来，让童自大吃着。又道：“老妹丈有甚么要紧的话，也可以对我说得么？”童自大叹了一口气，将护领卷下，伸着脖子与他道：“请验伤痕。”魏如虎见都是指头粗的紫印，肿得老高，惊道：“甚么人敢大胆打老妹丈？了不得，了不得！”童自大道：“还有谁，就是令表妹了。”遂把无心看丫头被打的话告知，魏如虎大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？天地间那里有这样的事，妇人都凌虐起丈夫来。不要怪我说老妹丈，你太不济，容他放肆。要是我么，恨。”还不曾说出下句，听得屏门后他妻子接口道：“要是你，便怎么样呢？”他说话时手中正拿着一杯茶，听得问了这一声，打了一个寒噤，把杯子掉在地下，跌得粉碎，面上便失了色。答道：“要要是我，我就咬着牙死死捱。”童自大暗暗含笑，上前作了个揖。那夫人回了一福，便把眼望着魏如虎，瞪了一瞪，他低着头，面如死灰。童自大见不是好光景，也不再坐，就辞了出来。魏如虎送着，伸着舌头悄声道：“倒是没有说甚么别的话呢，造化造化。”童自大笑道：“我看你比我还怕，你怎么先又说那硬话？”他忙伸手把童自大的嘴捂住，道：“我的少祖宗，你悄声些，不要替我惹祸。”因附在他耳朵上低声道：“怕老婆的人，难道硬话也不许说一句么？”二人哈哈大笑，一拱而别。童自大回家，见四个标致



丫头都不见了，只剩丑婢二人，又不敢问。晚间见铁氏恶狠狠的睡了，他在床脚头穿着衣蹲了一夜，也不敢睡。次日起个大早，悄悄下床，出来看见童佐弼，私问他四个丫头的下落。方知三个配了家人，仙桃已经卖去。他恨了几声，就出门到县前来寻魏如豹。见衙门口静悄悄也没有人，等了好一会，见魏如豹手中拿着两个膏药，一瘸一跛的走来。他一眼看见童自大，忙拐着上前问道：“昨日失迎，老妹丈清早到这里有甚么贵干？”童自大道：“有一件事特来寻老兄商议。”魏如豹道：“这门首不是说话的去处，请到里面科房中坐了再讲。”遂同他进了仪门内，到科房中一条登上，让童自大坐下。他就挨了坐着，问道：“老妹丈有甚么事见教？”童自大道：“我受令表妹的气，实在过不得了。我又不肯奈何他，想要告他一告。要雇别人写状子不好意思的，要借重老兄写写。”因把脖子伸与他看，道：“伤痕现在便是干证了。”魏如豹听了，只是叹气不做声。童自大道：“我不白劳老兄，少不得有个薄仪奉谢。魏如豹忙道：“倒不是为此。”“实不相瞒，我寒家祖坟上的风水有些古怪，大约是阴山高，阳山低，祖传代代有些惧内。到了我愚弟兄，越发是马尾穿豆腐，提不起。我家兄那样个好汉，咱衙门里算他头一名。番子二三十人也打他不住，凭你甚么狠强盗，见了地，俯伏在地。家嫂那样个肌瘦人儿，到他跟前，才打到他奶胖，老妹丈是常见的。家嫂间或一时动怒，要打他一百，打到九十九下，不但不敢爬起来，连动也不敢动。我不是说大话，我每常打到捱不得的时候，还大胆讨讨饶，他连饶也不敢讨，哑巴似的咬着牙死捱。因他叫魏如虎，外边人知道这事，说当年李存孝会打虎，是个肌瘦小病鬼的样子。恰巧家嫂也姓李，又生得小巧，人都叫他母存孝，大约老妹丈也有所闻。到了弟益发可怜，说起来连石婆婆也掉泪。那些作距的事也



说不尽，一句结总的话，也不怕老妹丈见笑，他此时若叫我死，大约也不敢再活。也怨不得，一来我的贱体比老妹丈小了好些，贱内的尊躯与舍表妹相仿佛。他要打起我来，一只手像拎小鸡似的，轻轻就撂在地下。一屁股坐在脊梁上，就如孙行者压在五行山，还想动一动么？凭他拣着那一块，爱怎么打就怎么打。我叫做抬轿的转弯，满领就是了。总是我贱名的这个豹字当初起的不好。”童自大道：“怎么见得？”

他道：“我贱内姓师，狮为百兽之尊，豹见了狮，可有个不怕的？我常想就是豹子真见了狮，不过是个死罢了，也未必怕到这个地位。我见了他，心惊胆碎，说不出的那个怕法。若见他个笑脸，我就比做神仙还快活。但见他有些怒容，我浑身肉都乱颤，那心扑扑的跳到口里来，话都说不出一句。我背地上了他个尊号，称他为九灵母元圣，这是《西游记》上太乙天尊骑的那九头狮子的名号。那是个狮祖，必定才这样利害。”因笑着把那膏药与他看，道：“你说我买这东西做甚么？”童自大道：“据老兄说起来，想是被嫂子打伤了那里了。”魏如豹道：“那打提他做甚么。老妹丈，你脖子上那几条伤痕也算得个打么？要在我贱躯上，就算天字第一号的轻刑罚了。可怜我一年三百六十日，浑身上下那一处没些伤痕。若贴起膏药来，不但没这些钱买，竟把衫子、裤子、袜子总摊了膏就是了。”说着，将袜带解开，把裤脚掳起来，只见他两个膝盖红肿有饭碗大，全是碎血眼。童自大忙问道：“这是怎的来？”魏如豹笑道：“冤屈死人。昨日一个敝友请我吃酒，回家去迟了些。我是个官身子，每常回去或迟或早，都是家兄出来开门的，他也还没得甚说。昨日家兄不知同老妹丈说甚么来，家嫂着了恼，从昨日午间在屋里，家嫂叫他顶着净桶跪着，不放起来。是贱内出来开门，惊动了他了，发起性来。说我定是在外边嫖老婆，不然为甚深更半



夜回家。我把嘴都分说破了，他也不信。真是口中淌出鲜血来，他还说是苏木水，你有甚么法？他拿些碎磁瓦，砸烂了垫在我膝下，足足跪到天亮。也还黑了，他又把一块死沉的大槌衣石，叫我顶在头上，压得那碎磁都戳进肉里头去。你道刻毒不刻毒？到了今早还不放起来，亏我苦哀求，再三告说，今日衙门里有要紧公事，恐怕误了，才饶了起来。我出来时张了张，家兄还像空阳文，顶着个花盆在那里跪着呢。我到了外边，一步也挪不动，看了看，全是血眼子，都是那碎磁戳的，两腿几乎要折。没奈何，只得慢慢的捱到外科药铺里，买个膏药来贴。为甚么今日来迟些，你不见我方才走路一瘸一点的么？我若替你写了这状子不打紧，后来设或舍表妹知道了，会着我贱内一说，我还想活么？那就是真正的死无葬地了，就是老妹丈也有些不妙。这事不是儿戏的，性命相关，不可轻举妄动罢。我劝老妹丈忍忍罢。”童自大听他说了这些话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见他有些作难，袖中取出个草纸包儿来，送上道：“这算不得甚么，老兄买一钟茶吃。果然替我出了气，我后来还有重谢。”魏如豹一见了包儿，便一脸的笑，道：“我倒想了个主意，不知可做得来？”假推道：“一个至亲家，如何好受礼的？”童自大道：“老兄既有主意，你要不收这薄意，我也不敢奉求了。”塞在他手中，他也就接过去，道：“老妹丈既如此说，我且权收下。”便装入钞袋中。然后说道：“据我想，这件事也不必定要告。况本官病了，这几日不曾出堂，不见衙门口静悄悄的么？就有状子也告不进去。内边管转桶的管家巨大爷巨金，同我最相厚，等我请他来同他商议。烦他禀声老爷，出根签，差两个人到你府上。只说官府查访得他欺凌丈夫，要拿来处治，唬吓唬吓他。舍表妹一个妇道家，到底胆小，他听得自然害怕。若后来改过，也就罢了。况且你我都站在不败之地，没



有甚么干系，不怕他们知道。一兴词动讼，那就有指实了。你说可行得么？”童自大见说官府不上堂，也没奈何，只得说道：“听凭老兄尊意罢。”魏如豹烦了个门子到穿堂后去请巨金，等了一会，见他来了。童自大看他好一条大汉，方面大耳，一部落腮胡须。左手捏着一块蓝绸手帕，将左眼捂着。二人起身，让他坐下。他问魏如豹道：“这位是谁？”魏如豹道：“这位是舍亲童百万。”巨金忙施礼道：“得罪得罪，闻大名久了。”魏如豹道：“数日不会，不知大爷患目，失候得很。”巨金哈哈大笑道：“我那里是害眼。”魏如豹道：“不是害眼，是怎么的来？”巨金笑着说道：“魏师傅你不是外人，童大爷既是今亲。也都是自己。实不相瞒，前日敝恩上同主母偶然角口，敝主母就拿我贱荆出气，骂了一顿。我正在家里吃酒，桌子上放着一把大壶，贱荆回来，摔碗惯碟的。我又不曾敢说多话，只说你在上边受了奶奶的气，怎到家里来使性子？魏师傅，你就说我这句话也没有冲撞了他。我不曾防备，被他拎起酒壶来，夹脸就是一下。亏我躲得快，打在眉毛头上。幸得是我这样个汉子，也还挣住了。要是软弱些的，不死也有个小发昏。一来是祖宗保佑，二来亏我灵活，不然眼睛珠子也打出来了。他一把揪住我耳朵，还要硃胡子。幸喜我的力气大，死命挣脱了。往桌子底下一钻，才得跑掉了。要是硃掉半边，今日还不得出来会你呢。”因把汗巾拿下，道：“你看看。”魏如豹同童自大一看，眉棱骨乌青，眼睛肿得像桃子一般，只有一缝。魏如豹道：“这一下利害呢。”巨金道：“先还肿得大，连眼都眼不开，这两日好了许多了。”便问道：“你寻我说甚么？”魏如豹遂将童自大的事对他说了。他尽着摇头咨嗟。魏如豹道：“舍亲不敢白劳，少不得还要奉酬。”巨金道：“魏师傅，不是这个话。我们是好朋友，我若可效力，童太爷难道还不值一个相



与么？内中有个缘故你不知道。”因低声道：“前日敝恩上偶然同主母说顽话，敝恩上说：‘大凡做官的人，谁没有几个小老婆。你今将五十岁的人了，也该让我娶个小，乐一乐。’还哈哈的正笑。不想被主母跑上去，把脸同脖子抓得稀烂，一条条的血口子，好不难看。怪是也怪不得敝主母，原是敝恩上的不是，这样的话可是乱说得？还亏主母很心疼的一位小相公，有八九岁了，每常老爷带他出来顽，你也见过。是他哭喊着抱着老爷，奶奶才饶了，不然还利害。因上不得堂，故推病这几日呢。我贱荆受气，我造化低，都同在这一日了。如今敝恩上在主母面前千小心、万陪罪的时候，我若去一禀，家主母一知道，要怪我替男人告妻子狠恶，这还了得。敝恩主正在奉承的时候，不要说用刑，只吩咐我贱荆处治，那就即死无挪。是这个缘故，所以不敢奉命。”向童自大道：“尊夫人还算贤慧呢。一个少年的标致丫头，见了远远的躲开，还怕惹是非，那是大胆望着得的？这是自己失于检点，如何怪得人，不曾打断脖梁骨就算万幸了。要是敝恩主同我犯了这样的法，恨，恐怕连性命都难保。我奉劝是好话，请息息怒，此后凡事小心些，样样自己留神，就不妨了。”立起道：“不能奉陪，贱荆上去了。一早起，恐要回来吃饭，我照看去。”拱拱手去了。童自大只是叹气，魏如豹道：“我为老妹丈，不过如此尽心罢了。说不进去，却没奈何，老巨说的也是好话，老妹丈得忍就忍，我有几句护身符的药言奉传，你但记熟了，便可保无后患。

他要打区区，区区先睡倒。他若骂区区，区区只赞好。他又省力气，我又省烦恼。这个波罗密，的是个中宝。但能知道此，保身直到老。



老妹丈千万记着，请回罢，衙门中无事，弟也要返舍了。倘回去得迟，又生祸患。”童自大见他如此说，只得别了出来。因大清早来寻他，此时又渴又饿，到一个茶馆中去吃一壶茶，软饱软饱。正坐在吃茶时，听得隔座几个人在那里说笑。一个道：“江宁县喜老爷，做官也风厉，人品也生得好。五短三粗的一条汉，一嘴连鬓胡，颇有三分杀气。他是福建人，酷好男风。他衙门里有个门子，姓董名混，叫做小董贤，生得细皮嫩肉，比女人还娇媚些。喜老爷爱上了他，在奶奶面前说衙门中事繁，日间办不完，夜里还料理，一个月倒有二十日在书房中同小董儿睡。后来不知怎么被奶奶知道了。那日有三更天，忽然开了宅门，奶奶带着丫头仆妇们，点着几个灯笼，直奔书房，打开门进去。喜老爷正同小董儿睡着呢。奶奶上前把被一掀，两个都是精光。谁知奶奶手里拿着一把大环锥，把那小董儿嫩屁股上戳了十来下。那小厮疼得滚到地下，还戳了两锥子，他钻到床底下去才罢了。奶奶把喜老爷的头抱住，尽着薅胡子，薅掉了半边。就揪着半边胡子，像牵羊的一般拉着。衣服也没有穿，披着床被，拉上去了。古人说：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。这是他衙门里事，不知怎么就传出来。第二日就有人写出谣言歌儿，贴在两府里照壁上。我还记得是四句，道是：

夫人半夜闹书斋，嫩股遭锥实可哀。

满部虬髯将去半，县公风厉在何哉？

不想被府尹大老爷知道了，说他为民父母，怎纵容内眷半夜闹到外边来？加他不禁两个字，取了职名，封门听参。喜老爷着了急。他同大老爷管事的堂官雪太爷名叫雪机，素常交好，他托人去问雪太爷。说本地乡绅中谁同大老爷契



厚，好去求了来说情。雪太爷道：‘大老爷性情倔强，是个铁面无私的人，从来不听情面。如今只有一条路，舅老爷新近才到，叫他寻着舅老爷的门路，向太太求求情。太太若对大老爷一说，一天大事都完了。’喜老爷就烦雪太爷送了舅老爷一分重礼，舅老爷向太太说了，太太也不知向大老爷怎样说，就不得知道。那日大老爷坐在穿堂上尽着出神，摇着头沈吟。恰好本房吏上去呈稿，大老爷看了，说道：‘这件事我正在这里为难。今日太太再三说叫我饶了喜知县罢，本府想：既取了他的职名要参，怎么好忽然歇了。若不听太太的话参了上去，太太若知道，笑道：‘本府又是喜知县之后车了。你的主意怎么说？’那本房道：‘大老爷取喜知县职名，阖属皆知。忽然中止，严有情弊，恐科道两衙门知道不便。’大老爷道：‘我在踌躇，正是为此呢。’本房道：‘如今只好当着太太说饶了他，瞒着暗暗参了上去。等旨意下来，太太也便没法了。’大老爷连连点头道：‘你这主意有理。’正赞着，忽见大老爷头上，像个黑老鸦一般，一翅飞得老远，落在地下。众人忙看，原来是大老爷戴的纱帽。再回头看大老爷时，不知太太如何知道了，拿着个棒槌走出来，在大老爷脑后一下把纱帽打得飞去。大老爷震昏了，就伏在公案上。那本房见势头不好，一抬头，见太太的棒槌已对脑门劈下来。他叫了一声不好，忙把头一歪，连耳朵带肩胛早捱了一下，得了命就往外跑。太太拎着棒槌便往大堂上撵，众管家爷们跪了一地，拦住禀道：‘求太太给老爷留体面，外边多少书办衙役看着，太太如何出得去。’太太还不依，亏得走出一二十个管家娘子们来苦哀求，才进去了。管家爷们也把大老爷扶了进去。顷刻，雪太爷出来吩咐：‘喜知县免参，照旧开门理事。’大老爷的名字叫做都三畏，说是畏天命、畏大人、畏圣人之言。如今人叫他都四畏，说兼畏夫人



了。又还有人称他都元帅的。喜老爷虽造化，保住了功名。近来奶奶做了禁子，他成了犯人。但是出堂，奶奶在暖阁后监押着，退堂便一齐上去。他原是一嘴胡子，因去了半边，不像模样，索性剃掉了，他成了光下颏，好不难看，乍见竟认他不得。这些时走路把腰弯着，我先以为或是奶奶打伤了腰。我有一个朋友在他衙门里当差，前日和我说：‘如今喜老爷但出门，奶奶拿他个喜图南的名字图书，印在龟头上，回来要验看。若是擦掉了便了不得，所以如今走路弯着腰！’说了，众人大笑。童自大听了这一段话，心中暗想道：“可见如今世上，也没一个不怕老婆的。做官的人都怕到这个地位，又何况于我？我今后只是一味小心，凡事顺着他，再没有无缘无故只管打骂的道理。他拿定了这主意。他的一壶茶早已吃完，又要了两壶水也呷了，灌了个满肚，与了四文茶钱回家，不题。再说魏如豹送童自大去后，心中喜道：这个畜鬼从来连水也没有扰过他一杯，今日却也得了他个包儿。方才我若嫩些，再要推辞，他管情就收了回去。昨晚我那娘着了恼，今日做个大大的东请他一请，陪个不是，大约就好了。况且衙中也无事，早些回去罢。出了衙门，到一个钱桌子上，腰中取出那包儿。打儿一看，砵砵约有二钱重，却红不红、黄不黄的颜色，那鑿口上还上了些铜青。递与柜上一看，那人笑道：“我店铺中只换银子不换金子，你拿到首饰笼子去换。”魏如豹道：“难道一些银气也没有，你夹开来看看。”那人夹开又看了一看，足足四成，道：“要换便换，不换请别处去照顾。”魏如豹暗骂了几声畜鬼，这样银子也拿来送人。没奈何，道：“换了罢。”那人一称，只得一钱八分，换了几十文钱。算算买别的不够，买了三斤牛肉，用了二十四文。打了二斤烧酒，也是二十四文，拎了回来。刚到家门口，他妻子师氏正在门内看看街上两条大狮子狗链在一



处。正看得有趣，一见了他来，怒问道：“你替谁买的酒肉？”魏如豹正低着头走，猛听得这一声，吓了一跳，几乎把酒瓶掉在地下。定了一定神，陪着笑。挣了一会，挣出几句来道：“我见娘这几日熬淡得慌，心里急得了不得。今日造化，弄得了几分银子，买二斤肉打斤酒来孝敬你。”那妇人咽了一口唾，登时一个恶鬼脸变做笑嘻嘻的庞儿，道：“好，好，我正想些牛肉顿（燉）丝瓜吃呢。才过去一个菜担子，你叫了来，问可有丝瓜。”魏如豹忙吆喝那卖菜的回来。那卖菜的来到门首歇下，道：“买甚么？”魏如豹道：“要丝瓜。”那人道：“我卖的是肥韭菜，没有丝瓜的。”魏如豹道：“我不要韭菜。”那人挑上担子，口中啁啾道：“韭菜是兴阳的倒不吃，丝瓜那东西是眠阳的倒要。”那妇人听见这话，忙问道：“你怎这样死相。既没有丝瓜，韭菜炒肉还不好么？快多买些。”魏如豹又叫回来，买了几斤进来，见哥哥还跪着呢。李氏见小叔买了肉、韭菜同酒来，满心欢喜，向魏如虎道：“饶你去罢，快帮二叔切肉择菜去。”魏如虎将净桶轻轻放下，腰弯背折挣着去相帮。到厨下炒了，盛了一大盘，一小盘，大盘中肉多韭少，送与嫂嫂同妻子享用。魏如虎帮着盛饭筛酒，伺候他妯娌二人吃了。然后将那小盘子掇过来，他兄弟二人吃。这盘中肉少韭多，那魏如虎只翻着肉吃，魏如豹单吃韭菜。他妯娌二人看着，那李氏问婶子道：“二叔怎么不吃肉？单拣韭菜吃，是甚缘故？”师氏低声道：“才卖韭的说韭菜兴阳，故此他尽着吃呢。”李氏听说，钉钉的望着魏如虎，还在那里寻肉吃。心里急得忍不住了，骂道：“你害了馋痍了，你把韭菜也吃些是呢。”那魏如虎正在找肉吃，吓得把手中箸子掉在桌上，回头望了望，不知是甚缘故，忙拾起箸将韭菜一连吃上几大口。李氏笑着道：“看这才是理。”他妯娌二人彼此心照，笑了一场。



闲话休题，且言正传。再说这仙桃自卖与钱贵之后，改名代目，凡来之人好歹，叫他预报。这钱贵一时在盛名之下，阅人虽多，并无一个知心中意的人，皆不过淡然相处而已。他又自负才华，不肯与白丁相对。遇着那稍通文墨，面目可对的，虽贫穷之士，还可博他一笑。若那形容丑陋，气质粗俗的，虽缙绅公子，富老大商，他虽没奈何，违心承奉，然那一种万不得已的光景，未免露于辞色之间。这些大老官都是好顶花盆戴高帽的人，见他如此，往往含怒而去。他父母虽然怀恨，缘系亲生之女，又自幼娇惜惯了，故舍不得难为他，他所以任性到底。那众人中有种俗人笑话他，也有一种情人怜惜他。那俗人笑他呢，说他门户中人，原是倚门献笑，图几个银钱，况瞎了双眼，还要拣甚么儿郎？聪俊富贵的倒不陪奉，反喜那饿鬼穷酸，有何好处？那情人怜他呢，说他立志如此，也是妓女中有气概的。有这一段好心，将来定有一个好收圆结果。两种话传到他耳中，他只执定主见，毫不动移。但他父母虽然疼女，未免爱钱。那钱为命是一生全在银钱上做工夫的人，他当日靠着郝氏，满心中想挣一个乌龟中大大一个财主。不想郝氏自从遇了竹思宽，把个妙牝被他植得其大无当，主顾一个不来上门。他也甚惊异，况且郝氏也还算不得很老，怎便为人弃掷若此？他同郝氏虽名为夫妇，因他以钱为重，穿吃次之，屎为轻的，素常也不甚与郝氏交合。一日，他疑心郝氏的此窍或有别故，故招揽不来主顾，偶然同他试试。孰意弄了进去，渺无边岸，竟如一粟纳之大仓。他方知闭门谢客者缘此。他抚着郝氏之阴，竟恸哭起来。郝氏惊问其故，他道：“我仗你的这件东西做一个钱库，满心想做个财主，谁知弄得如此？如今门前冷落车马稀，这财主是无望的了，叫我怎不伤心？”说了，更放声号咷大恸，郝氏由不得好笑，安慰他道：“你不必伤心了。”



我的虽然没用，目今女儿已长成人。有他接了衣钵，将来这个财主不怕不是你做，你但放心。”他听见这话，方才住了哭。他每日在白眉神案前焚香叩祷，保佑女儿招财进宝，以遂初愿。不想这不顺亲心的女儿，今又立志如此，大辜生平所望。除了他母女二人，别无挣钱之物了，这个财主只好看别人做，自己是无分的了。着了重气，染成疯癫。一日，走到朝天宫山后，竟跳在一个臭泥坑内淹死。这郝氏原也不以他为夫的，不过名而已矣。买了一个火皮匣盛贮，雇土工抬出城外，烧而弃之水滨。但他：

既无力肋能为药，又乏躯形可卜筮。

此等物何足道哉？那钱贵一日在书房中闲坐，正倚枕沉思。只听得代目到跟前说道：“姑娘，我才在门首见卖的《烈女传》小本儿的，我买了一本来。”钱贵欣然坐起，道：“你念与我听，看是那里人，是怎样的烈女。”代目念道：

烈女杜小英，系湖广辰州府诸生杜楷之女。母姜氏，梦见一女子，绛衣执玉，再拜而告曰：“吾英台女也，敢就母僦居。”姜氏许诺，觉后有孕。及诞，即以小英字之。八岁，母舅爱其聪慧，授以闺训，诸书一目了然。及读《木兰诗》并《黄崇嘏传》，乃掩卷叹曰：“此二妇不足以法也。夫以女子混迹男儿中，纵完身无玷，亦失贞静之道矣。”舅闻，大异之。及长，已字巨族。流贼张献忠大寇湖南，将近辰郡，阖城人俱逃避，杜楷携举家于潜避山中。官军无粮，素无纪律，到处抢掠，妇女被掳者无数。小英于被一军士抢到营中，欲犯之。小英



号泣求死，誓死不从，军士怒而惧，进上主帅。主帅好色贪淫，一见大悦。小英正色曰：“圣天子命将军讨贼以救黎庶，今将军反纵士卒抢劫良家子女，与贼何异？不但将军上负天子，下何以副众百姓之望耶？妾以为无知军士贪淫劫掠，将军定不知之，得见将军，将军定下令召人领回。今将军反欲污妾，不但威令何以督三军，独不畏人讥议耶？”主帅于不怒，反大笑曰：“自古道：佳人难得。我幸获汝，且作目前之乐，死于何惧，人言何畏哉？”纳于幕内，欲淫之。英诡辞泣告曰：“妾身已在此，尚何能辞？曩妾因母病笃，矢志茹素三年，今已两载十月矣。倘蒙宽假，以完宿志，不然，惟愿速死。”主帅心甚怜爱，许诺。既而流贼过去，主帅挟小英回武昌，泊舟江浒。将及两月，意欲犯之。英恐不能保全完璧，乃作绝命词十首，自叙章首，内之油囊，贮于衣间，投江而死。

其叙略曰：

洋洋洞庭，妾非不能死也。恐投之荒烟野水中，无有知者，则二亲终不得我存亡矣。武昌省会之区，楚南贤士大夫多集于黄鹤白云间。且当贡举之年，吾郡应试，必多其人。故隐忍至此而死，希长者为妾妇报高堂耳。

其词曰：

厌听军中唱凯歌，几回断肠岭猿多。

将军不下搜罗令，遮莫红妆马上驮。

其二：

泪痕湿透旧罗衣，梦到家乡身未归。

满目风涛谁是侣，低低遥祝两灵妃。



其三：

舟师乍转五溪津，载得佳人泊水滨。
寄语双亲休涕立，入江犹是女儿身。

其四：

忆昔深居画阁时，诗书曾就渭阳师。
于今飘泊干戈里，犹梦挑灯读《楚辞》。

其五：

生平十五未簪笄，自古红颜福不齐。
河伯有心怜薄命，东流逆绕洞庭西。

其六：

泣断江声怨乱离，永辞鸾镜缺双眉。
朱门空自联秦晋，死后相逢总不知。

其七：

身虽如叶坠江边，岂肯随骨逐浪圆？
万古不消天地恨，幽魂只合化啼鹃。

其八：

滚滚江涛掩暮空，妾心宁与水俱东。
山川有恨家何在，谁为招魂鱼腹中？

其九：

须眉虽愧奇男子，立志偏期豪杰俦。
完洁此身还碧落，江皋一任泣鸂鶒。

其十：

骨肉于今嗟已矣，承欢惟在梦中迎。
贞魂即向家园去，归报高堂已不生。
既死，逆流六十里，到荆口驿。土人捞尸得其诗，
遍传南国，读者无不垂涕焉。

念罢，钱贵听了，潸然流涕。道：“为女子者，不当如



是耶？我生不辰，出于烟花，身已污矣，死于无及。虽失之于始，尚可悔之于终，倘异日得遇才郎，必当洁身以待，万不可随波逐流，笑杀多人也。”终日眉头不展，毫无笑容。一日独坐，他母亲郝氏到房中坐下，问道：“我儿在此做些甚事？”钱贵道：“春色恼人，欲眠不得，无计消遣，焚香煮茗，供清兴耳。”郝氏道：“好有趣呀！我看你生如此容颜，又有这些才调。老娘何福，得你为女？”遂满脸堆下笑来，道：“我儿，有一句话要对你说。你这样聪明识字，决无拗我做娘的道理。”钱贵听道：“母亲有话，但请教训。”郝氏道：“儿呀，我们门户人家，好容易得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儿，别人家呢，还要千方百计觅来挣钱，何况你是我亲生，反不着己。当初你七八岁的时节，人见你美秀异常，都说我家将来必定兴旺。后来你虽不幸坏了双目，如今看你的容颜，在姊妹行中也不能有二，做娘的在你身上，想图一个小小富足，以娱老景。你想如今肯使几个憨钱的人，定是王孙公子，阔老富翁。你如今只拣甚么才貌，把这样好主儿常常得罪了去，倒亲近这些穷酸秀士。况从古来，但是有才貌的人，没一个不是一贫彻骨的，就如女子中红颜薄命是一理。古来这些有名的美人，有几个嫁得才貌丈夫？你既有此娇容，已是薄命了。又想接标致才郎，如何能够？你执意如此，叫我做娘的如何过活？且你只管如此任性，恐怕后来遇着作恶的呆公子，还要弄出祸来呢。”故做凄惨堕泪道：“你爹爹因你执性，气成疯癫死了，只有我在，你再执拗，我也不能久了。你可替做娘的去想一想。”钱贵道：“娘言自是有理。但我生在娘家，今日做这等下贱的勾当，已是出于无奈。况天既生我如此才貌，我岂可反不自惜？虽在风尘中，也要想一个出头的地位，岂可终落火坑，如此结局？就是今日拣择这些才貌儿郎，也不过是于中要选一个终身的夫婿，



并非图买笑追欢、风花雪月的行乐。那些膏粱纨绔，俗气冲人，儿对之，每每欲呕，岂肯图他几个臭铜铁，舍身屈意去奉承他？我系娘之亲生，怎就不体爱孩儿？”郝氏道：“我视你如心头之气，岂有不疼爱你的？但你既生在我这样人家，说不得这些执拗的话。我如今并不叫你弃却才貌情郎，只留富贵蠢物。但要你彼此兼收，庶不寂寞。你说要图一个终身之配，你是我亲生之女，岂不愿你得一个佳婿？但你年尚青春，还可少待。况我方才所说，才子配佳人，千古无多，一时如何能够遂愿？不过等待机缘而已。儿呀，你可知道占花魁上劝嫁的故事么？”钱贵道：“儿自幼眼盲，未曾见过。”郝氏道：“趁今日家中无客，烹一壶好茶来，我对你慢慢细讲。”叫了个锅边秀的丫头来，名唤财香，煮了一壶好芥茶，代目斟上，同吃了两杯。郝氏便开口道：“我儿，当初宋朝有一个宦家女子，只因避金人之难，被人拐去临安，卖入烟花，更名王美。儿呀，说他生得就如你一般，姿容绝世，才艺惊人，故此都称他做花魁娘子。他起初也不肯接客，定要从良。他娘央了个结拜的妹子劝他，道：‘你既落在门户人家，可是轻易跳得出去的？你说要去从良，固是好事。若从良不着，不若不从。你不如今日顺了娘的意思，那做娘的自然爱惜你。况以你之才貌，自能倾动一时。且受用几年，积攒些私房财帛，等遇着可意儿郎，那时再嫁未迟。你若十分执拗，那时娘恼恨起来，或凌辱几场，或转卖别家，既难跳出，仍要意从，岂不反低了声价？’后来劝醒了他，竟自从了。数年中声名驰誉，挣了数千金之物。后选中了一个知心识意的秦小官，做了一对娇滴滴的好夫妻，以完终身结果。这是古人的事迹。我儿，你想一想，若这样效法做来，岂不两妙？儿呀，只愿你学他，就是我做娘的福了。再过三五年，替我挣下些钱钞，那时凭你选一个情郎自嫁，可不是



好？你若有了好处，我也还要从良呢。你多大年纪，就想遇着同心合意的情郎。我在这风月场中经历了多少年，才遇着个知心人儿。儿呀，你谈何容易？”钱贵沉吟了一会，见他娘说得情理皆有，便说道：“母亲教导，儿敢不依？但只是后来倘若选着才郎，我是定要嫁去的呢。”郝氏道：“乖儿，你既听我之劝，我可有不依从你的？但从良虽是好事，只要你自己拿得稳、认得真才妙。若一时错误，后悔便难，不是轻易的事。”钱贵道：“母亲但请放心，孩儿自有主见，但母亲那时不可失信。”那虔婆见女儿依从了他，叫了几千声乖儿，许了几百个肯字，欢天喜地而去。钱贵见娘去了，自己思量了一番，颇觉有理。自此以后，遇着呆公子、蠢富翁、俗阔老、腐科甲，虽不屈己奉承，也不似当时拒绝。这正是：

明知不是伴，无奈且相亲。

他无事之时，作了春夏秋冬四淫词儿道：

春

傍花随柳，雕轮骢马，紫陌践香尘。巧啖黄鹂，翻飞粉蝶，风景醉人魂。笙歌劝饮垂杨下，娇鸟唤游春。狼藉杯盘，玉山颓倒，归去日西沉。

夏

彩鸳戏水，黄莺织柳，庭树尽浓阴。水阁榴丹，回廊桐碧，风过觉微薰。方床石枕清无暑，碧筒劝频斟。瓜李冰凉，菱荷香满，坐待月华生。



秋

寒蛩泣露，银蟾吐月，万户捣衣声。桂蕊飘香，菊英初绽，新酿醉花阴。金风簌簌惊黄叶，天际雁声频。玉烛泪流，金炉香烬，侧耳听残砧。

冬

玉梅才放，瑶花乱舞，朝野庆升平。炭炽红炉，歌扬白雪，红粉侑金樽。楼台似玉轻寒透，痛饮已微醺。脍鲤炮羔，浅斟低唱，莫负好青春。

《少年游》

此调传出去，人人皆羨他是才貌双全的尤物，犹恐亲之稍后，因此车马阗门，络绎不绝。他也渐渐积了些私财，以为日后从良之计，这是后话。一日，有一个富家公子，姓祁名辛，慕他之名，特来相访。一见了面，心爱非常，就送了三十两花粉之资与郝氏，过了一宿，次日就替钱贵做衣服，制头面，成大块的银子付与郝氏，每日预备极丰盛的酒肴。把个郝氏喜得屁滚尿流。钱贵见他豪爽可喜，虽不十分亲厚，却也不像待那别个膏粱纨绔不得已的样子。那祁辛一心爱上了他，毫不吝惜，时兴各种的珠翠绸缎，无不买来相赠。过了数日，祁辛私向他道：“我爱你不啻至宝，我素常闻得人说你一心有从良之愿，你若不弃我，以我之力，为你赎身甚易。你到我家，我当以金屋贮之，你意下何如？”钱贵微微而笑，不答。又过了几日，祁辛又道：“我前日之言，乃心腹至语，你笑而不答，莫非疑我家中有正室么？实不瞒你，我虽有妻有妾，前生未结夫妇之缘，名为夫妻，实同陌路。你若肯嫁我，我当别置室以处你，定以你为正，岂肯屈



做小星？古云：女为悦己者容。我这一番情深向你，你难道竟无恋我之意么？”钱贵道：“人非木石，岂不知情？承你垂爱，我深为感激。况我既身荐枕席，又何妨更扫箕帚？但你系贵介公子，我仍瞽目娼家，焉敢为君家之配？我前之所不答者，为此故耳。承君不弃，只要做烟花友，不能为中馈妇。君其谅之！”祁辛再三苦说，钱贵执意坚辞。这正是：

落花有意随流水，归燕无心恋堕泥。

祁辛见钱贵决定不肯嫁他，也就兴致索然，渐渐淡了，还留连了数日而去。有四句打油说他二人道：

莫认桃夭便好逑，须知和应始睢鸠。
世间多少河洲鸟，不是鸳鸯不并头。

代目乘间问钱贵道：“据我看，祁公子相貌也还可观，家资既丰厚，又是贵公子，况且性又粗豪可取，待姑娘的情意也可谓亲切之甚了。既要替姑娘赎身，为何坚执不肯？且姑娘又素有从良之志，失此机会，恐后来难遇这等有心人了。姑娘岂不忆鱼玄机的两句，道是：

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

姑娘尊意，令我不解。”钱贵笑道：“知人不易，难为你言。祁公子人固可嘉，但心性非常常久者。且发妻犹可弃，况于他乎？我一会面，即知其为人虚花轻佻，决不能保其始终。因他情意殷殷，较那肉食之辈差强，故不得不为之周旋，岂终身之偶耶？我既欲从良心，必得两意真笃，方能保得能夫



妻白头相守。若只图目前恩情富贵，将来不能善后，不但自悔无及，且恐笑破多人口嘴也。且他之爱我者非情也，乃爱我之色耳。古云：色衰而爱弛。异日将奈之何？我今日试说在这里，你但记着。此人将来决不能有成，更不得有寿耳。我既识之，复以身归之，愚者犹不为，而况于我乎？”代目听了，虽不敢与辩，深以为不然。

话分两头，且听我说这祁辛的出外并结果的事，便知钱贵的慧心了。我且先说些假道学真迂腐的话，做个引子，再归到祁辛身上来。看官请听：夫妻一伦乃五伦之始，有夫妻然后有父子、兄弟、朋友、君臣。且古人云：妻者，齐也，夫妻相敬如宾。又云：上床夫妻，下床宾客。到了床上，那就不拘怎么相戏狎罢了。当日张敞说：“夫妻房帏之私，岂止于画眉而已哉？”别的话就可以不必言而喻了。至于白昼相对，自应相敬相爱。要说竟去跪之拜之，受其打也骂也，那却也无此理。然而把他辱之弃之，拳焉脚焉，视同奴婢，亦决乎不可。况妻与妾婢大不相同。婢字乃卑女，原是卑卑不足数者。即妾之一字，亦立女二字合面，不过比婢女一道又略高些。其为物也，原是取乐之具。可以放去，可以赠人，可以换马。王将军放妾，苏东坡换马二事，亦不必细说，单讲这赠人的。马铎之母已生马铎，乃父念李姓好友无子，赠之，后生李骐。一妾从二姓而生两状元，千古奇闻。生子之妾犹可赠人，可见是不足为重的了。至于妻子，要他生儿育女，为宗祧之计；主持中馈，为当家之用。何可十分轻贱得他？若把他当了一个可有可无之物，与妾婢一般，如何行得？我这一段话是要人夫妻和美、琴瑟相调之意，诸公莫错会了，当是我劝人做那怕婆的好汉。譬如那人把他妻子十分作贱不堪，如寇仇陌路一般，离心离德，焉知那妻子心中又不怀别？念古来这些死节烈的妇人，虽是他的心如嫩



日，也必定是生平夫妻恩爱，情义甚笃，故愿相从于地下。再没有个两口子素常如活冤家，朝打暮闹，那女人肯去死节的。岂但如此而已，我曾听得一个迂腐老道学先生说：“男人日里看了他人之妇美，夜间与妻子行房，心念美人，借妻子之身以行乐。”焉知那妻子不心中也想着美男子，借丈夫之身以行乐耶？此心尚不可萌，而况于弃其妻以私他人之妇，安得保其妻又不私于他男乎？我因要说祁辛家的事，故先说了这段熟话。言归正传，且说祁公子撇了自己的娇妻美妾，去淫他人之妇，送了性命，反把妻妾被人去受用，还贴赔了一分大家私做了嫁妆，岂不可笑？当是这个膏粱公子，姓祁名辛，祖籍原是山东莱州府人氏。他父亲曾做湖广黄州府知府，后因告第，路过南京，爱这地方富庶，遂流寓于此。他父母已经亡故。他年纪未及三旬。他妻子莫氏，就是黄州府同知之女。他一娶过门时节，那莫同知就升了广西梧州府知府去了。那莫氏生得也还有几分姿色，但月下老人当日不知怎么把赤绳系错了，把两个冤家系成一处。莫氏性格也还温柔，不知何故，祁辛同他像有仇恨一般。只娶进门来，好了没有几日就相反目。那莫氏是个新人，不好同他相闹，只得忍受。过了满月，也就不肯十分相让了，也就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答敬。祁辛先见他不敢回言，以为他的夫纲严肃，所以妻子畏而不言，发一会狠就罢了。今日见他嘴中不逊起来，那里依得，竟抡其拳而飞其脚，不但捶其体而且嘴其巴。如此者数次，先不过是分床而卧，后来竟连话都不交谈了，一对夫妻竟同陌路。祁辛赌气娶了两个妾来，一个姓须，一个姓有，都还生得标致。也只过了月余，比待莫氏那个样子还利害几分。这两个虽不敢与他相抗，不过是强笑强迎，假趋假奉而已。论起来，他夫妻大小都在少年。家中要穿有绫罗纱缎，要吃有美酒羊羔。出外堂上一呼，阶下百



诺。入内娇妻艳妾，翠绕珠围。真是除了神仙清幽快乐，就要算他繁华受用了。孰意这祁辛不知他是什么奇异心肠，倒把家中之美弃了，专去外边寻那闲花野草。他有一个穷朋友，姓何名幸，是一个少年饱学之人。生得人品清秀，举止端方，与祁辛曾同学念书。何幸仗着腹内文章进了学，祁辛亏了孔方之力也游了庠，虽然各别，少不得算同案的朋友了。他二人年相仿佛，倒也来往得着实亲厚。这何幸的肚中虽比祁辛通透，那祁辛的腰里却比何幸厚实。何幸命既不如他之豪富，且年将三十，小儿尚未有母。他母亲当日在生时使的一个小丫头，叫做葵花，生得不叫做美。那一种骚浪的态度，是他胎中带下来的，非所学而能也。将二十岁了，何幸就把他收在身边，也不说妻，也不谓妾，混焉而已。一日，祁辛到他家来寻何幸，恰好葵花在门口站着。祁辛一眼见了，魂灵儿飞去半天，忙走到跟前，深深一揖。葵花素常在门缝之中，窗洞之内，曾见多次，虽认得是他，却未曾看得亲切。今日靛面相亲，见他那一种轻狂的体段，华丽的装束，着实相爱。笑吟吟回了一拜，闪入门内，露着半个身子，说道：“相公到此，有何贵干？”祁辛道：“特来相寻何兄，不知在府上不在？”葵花笑答道：“不在家了，失迎相公？”也虚让一句道：“相公请里面坐。”谁知这祁辛是调妇女的斑头，偷私情的领袖。见了葵花这个俏冤家，正无门可入。听得让他进去，巴不得这一声，竟跨进门来。葵花只得闪身让他到了内边，满脸的笑，重又作揖。葵花让他坐下，自己在卧房门内站着。祁辛无可拔谈，东扯西拽，说了些没要紧的谈话。葵花毫不避嫌，也就一往一答的说了一会。祁辛只得起身告别，葵花又送他出来，二人大有留恋光景。祁辛路上走着，心中想道：我同何兄相与几年，竟不知他家有这样个尤物。我看他大有缱恋之意，怎样得个妙法，才弄得



他到手？想了一会，道：“有了。须如此如此，不怕他不落在我的彀中。”其计已定，归家准备行事。且说那何幸回家，葵花对他说：“祁辛来寻你说话。”何幸不知是做甚事，就到祁家来。祁辛听得，心中大喜，忙接了进来，书房中坐下。何幸道：“适间失迎得罪，不知长兄赐顾，有何见教？”祁辛且不答，忙叫小厮拿上果酒来，二人对饮。然后说道：“弟造府并无别事，因今岁大比，弟想做一做三场的工夫，痴心想一个进步。弟孤陋寡闻，苦无良师。素知长兄满腹珠玑，欲屈长兄到舍下做一个益友。脩脯自不敢薄，府上的薪水都是弟这里供给。吾兄也不必往返，就在这敝斋下榻。不知尊意如何？”何幸的家中甚是寒薄，正要想潜心静读，以应秋试。但苦日用不继，少不得要在外奔波，今听他有这一番美意，可有不喜的？说道：“弟才疏学浅，恐不能有砥砺之益。倘承不弃，敢不从舒？但寒家无应门三尺之童，只有小妾在家。抵暮而归，清晨造府，也还不妨了功课。”祁辛道：“天时暑热，设或再遇阴雨，来往也甚是费力的。”因笑道：“长兄若不能舍房帙之乐，弟则不敢强。若虑老嫂独居无伴，舍下仆妇颇多，着一老嫗到府上去，不但可以相伴老嫂，并汲爨之事，都可以替老嫂代劳。长兄以为何如？”何幸道：“虽承长兄如此见爱，但弟何以克当？”祁辛道：“我辈斯文骨肉，何必更做客套？明日吉辰，弟有些微不腆之仪送到尊府，就打发个婆子过去。长兄把家务料理，也就请过来罢。”何幸再三谢了，作别回家，把前话向葵花说知。他听得有了盘费日用，而且又有人来替他烧茶煮饭，何等不乐。虽然夜间被底孤凄，日里却得受用，再三怂勇。次日，祁辛送了十两束脩并柴米之类到何家，又叫了一个能言善语的老婆子马姓，附耳嘱咐了许多话，到何家要见景生情，事成重赏。那婆子笑嘻嘻应诺，到了何家。何幸见祁辛如此用心，柴米银



子都有，也无可料理者，就到祁辛家中，谢了盛情。祁辛又设了一席，算入馆的酒。二人谈谈讲讲，痛饮了一番。祁辛虽说纳他来同念书，只早间一会，同在馆中坐坐。饭后便说有事，不知何往。何幸也以为他家业大，富贵人家应酬繁琐，不好强他念得。且乐得三茶六饭的受用，潜心诵读。且说那马婆子在何家百般殷勤，不拿强拿，不动强动，连那葵花的净桶也都去倒。葵花有得吃有人用，一日高闲自在，心中感激祁辛了不得。过了有四五日，祁辛到何家来，竟入到内中堂屋里站着叫马婆子。那婆子听得是主人声音，向葵花道：“我家相公来了。”葵花前次见过他的，也不害生，就走到房门口相见。祁辛忙作了揖，说道：“我才出门拜个客，在尊府过。因何兄不在家，恐怕尊嫂家中少长缺短，我心里记挂，着时进来问问。”葵花道：“前日承府上送了盘缠柴米，拜领感谢不尽，不差甚么东西，不敢劳费心了。”祁辛道：“我同何兄多年契厚，就是同胞弟兄一样，与尊嫂也似嫡亲叔嫂一般。彼此通家，怎还说个谢字？尊嫂若少甚么物件，只管吩咐，我无不奉命。本当请尊嫂到舍下走走，”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但我这个贱内是死人一般的，不会知人待客。若像尊嫂这样和气，早请去会会了。”因吩咐马婆子道：“你小心服事何奶奶，就像伺候家中奶奶一样，不许懒惰。要是少甚么，就回去对我说。”说罢，辞了出来。葵花与何幸虽然夜间为妻子，日里仍是为婢的。今被祁辛这一番奉承，自己尊贵了许多，觉得心窝里都是快乐。又见他话中带着怜爱，不但感激，竟动了点相爱之情。那马婆子见主人又吩咐了几句，更加勤谨。葵花一日偶然同他闲话，问道：“你家相公说你奶奶是个死人，是甚么缘故？”马婆子道：“这总是各人的缘法。我家奶奶也不叫生得丑，颇有几分姿色。夫妻两个不知是甚缘故，总不同床。还有两个姨娘生得



也好，也不中他的意，三日吵两日闹的。前日在家里同奶奶拌嘴，相公说道：‘我前世不曾修，今生娶了你这样个老婆。像何家那嫂子，见人又和气，说话又能干。我要娶了这样个妇人，真正头顶着他过日子。我的命薄，可惜就没有这个缘分。’我前日来时，再三吩咐，叫我小心服事奶奶。说你这样个娇嫩人儿，如何做得粗重生活。又骂那两个姨娘道：‘你们这样东西，插金戴银，穿绸着缎的受用。我看何家嫂子那样人物，布裙荆钗，家中无样不是自己去做，真是老天没眼。我想起来，好不叫人心疼。’大约他心里记挂你，故此昨日又来了看看。实实是我相公没缘。若是有缘，娶了奶奶你这样个心上人儿，还不知怎样恩爱呢。”葵花听了，呆了半晌，说道：“那是他没缘，是我没修了这样的福来。”婆子道：“说起来也奇。我家相公因同奶奶姨娘不睦，成年在外做这些偷情的勾当，也相与了好些妇人，从没听见他夸奖一个有得意的。前只见了奶奶一面，上口不念下口念，刻刻在心，像是有些缘法罢。”葵花道：“今生不中用了。修得好，来世同他结个缘罢了。”那婆子见他这话来得有些因头，便嘻着脸说道：“奶奶，我说个戏话，你不要见怪。我看他这个爱你的心肠真是没有的，何不两下暗暗成了姻缘，要甚么穿的戴的他不送你？”葵花笑笑，也不作声。婆子见有几分光景，又逼一句道：“奶奶，少年夫妇谁不做些风流事儿？从没听见贞节牌楼盖在那有丈夫不偷情的妇人门口。”葵花初见祁辛时，心中也就有些爱他。今听见婆子说他这些相爱的话，更动了知己之感，叹了一口气。那马婆子见他也有些活动了，便道：“奶奶你请自己坐坐，我回家去取点东西来。”葵花道：“你取甚么东西？”马婆子道：“这两日天气热，身上有些汗酸臭，我取两件衣裳来换换。设或我来迟些，奶奶只管把门掩着。你但请安歇，我是必定来的。”说



着，就去了。到家把前话向祁辛说知，便道：“等夜晚些，我同相公去，悄悄进他房中，竟硬做起来，大约他也情愿。”祁辛大喜，到了天黑，同马婆子一路到了何家门口。婆子推了推，门是掩着的。推开，同祁辛进去，关好。房中也不曾点灯，葵花已睡下了。婆子道：“奶奶，你睡着了么？连灯也不点。”葵花道：“等你到晚，不见你回来，自己一个人心里怕怕的，我就上床睡了。我还怕你不回来了呢。”婆子道：“我可有不来的？因相公问奶奶这里家长里短的话，说了半日，故此来迟了。”葵花道：“问你些甚么？”婆子道：“话长呢。蚊子咬得慌，奶奶你不嫌弃，我到床上细细的说给你听。”葵花听说祁辛问他，不知说些甚么，正要问问详细，便道：“也罢，你进帐子来罢。”那祁辛忙脱光了爬上床，同他一头卧下，就伸手去摸。因天热，葵花也是上下没一根丝。祁辛不由分说，上了他身子，紧紧搂住。葵花只当婆子合他戏耍，遂笑道：“妈妈，你痴了么？”话还未了，已被他直抵红门，忙总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婆子在帐外道：“是我家相公。因怕奶奶府上没人，特来与奶奶作伴的。”那葵花将昏就昏，便不做声，被他着实高兴了一度。（删节 93 字）事毕，搂抱而卧，讲说的无非是相思相慕、相怜相爱的话。两人睡至天明，犹恋恋不舍。看看红日三竿，只得要起来，还搂抱着亲热了一会，方才别去。此后别没三日必来。那何幸是个书呆，一心要想成名，在他家苦读。况家中柴米盘费都有，无内顾之忧。且葵花何幸原也不把他取重的，因家中又有那马婆子，他也不便在家中过夜。只十日半月间或日里回家看看，问问家常，就去馆中高坐。祁辛也同葵花走动多次。夏尽秋来，被一个前生冤孽看见了，你道是甚么人？这个人姓暴名利，是个凶顽恶棍，见财贪财、见色就爱色的人，就与何幸紧邻。你道他生得怎个模样：



一脸横肉，满面疙瘩。色似羊肝，腮如猪肚。唇上倒竖几茎黄须，鬓边蓬松数根紫发。纯乎戏台上扮出魍魉，宛然庙门首塑的恶鬼。

他每常见于葵花独自在门口闲站，他知何幸软弱可欺，就想去勾引他。嘻皮笑脸，做出那风流调情的样子。他若生得略似人形，或者葵花也还肯苟就。这样三分似人七分像鬼，丑骡乍见了还要体战心悸，妇人中可还有爱他的？常被葵花大骂也多次了。葵花告诉何幸，何幸道：“那种人同他一般见识做甚么？你只不到门口去便没是非。”也就撂过一边。这些时，暴利见何幸总不来家，那祁辛暮来朝往。他醋气大发，怒道：“这淫妇，我想相与相与他，他就做张做致，假撇清不肯，也还情有可恕。你骂了我不知多少，就该贞节到底。今日在我眼皮子底下偷有钱的汉子，明明的器我，我叫你试试我的手段看。今晚这厮若来，我悄悄过去绑上了他，不但囫他一大块银子使，且借此囫这淫妇，弄他一个痛快。弄过之后，将来就不怕他不是我的一个外宅了。又想道：恐他们不怕，我带了刀去唬吓唬吓，也不敢不受我的挟制。拿过切菜刀，在石上磨了磨。磨去了锈，亮铮铮的。天色将晚，看见祁辛进他家去了。约将三鼓，他腰间插了刀，此日正是七月十五，月明如昼。他越墙而过，见房门关着，推了推，如铁桶相似，就去掇门。用得力猛掇了一扇，那一扇向地下一倒，划刺一声大响，把葵花、祁辛一齐惊醒。原来他二人挂着帐子，点着灯，照着大干。搏弄了半夜，都乏倦了，方才合眼。被这一惊，一睁眼，见一个人站在地下。葵花慌忙坐起，连声大叫有贼。暴利又是那气，又是那急，拔出刀来，上前尽力一下。葵花脸上正着，尚未砍死，倒在



床上，两足乱蹬。那祁辛惊得要死，下床不及，也叫道：“杀人了。”说犹未了，也被一刀砍着，就跌倒了，便不做声。有四句说他们道：

忿激凶怒动杀心，奸人被害却缘淫。

持身正直邪淫断，暮夜应无祸难侵。

那老婆子一板之隔，听他二人响动了多时，方才寂静。一时老兴发勃起来，摸了一个捣蒜石杵，睡在榻上，扯开裤子，正然一出一进的捣，才有些趣味，先听得响了一声，正在吃惊，又听得葵花听有贼，后听得主人叫杀人。撂了石杵，连忙爬起，一手提着裤腰要往外跑。暴利撵了出来，马婆子跪到天井中，回头一看，月下认得是他，说道：“是你么？”暴利道：“也饶你不得。”刚举起刀来，那婆子腿吓软了，一交扑倒，暴利夹脖子也是两下，见那婆子不动，以为死了。复进房来，见两个尸首都精光着。他拿灯照了照葵花的下体，笑道：“你这淫妇活着不肯给我弄，我且餓个死尸。”着将葵花的身子放正，他还淫媾了一番，方逾墙而回。暴利行凶时，他那切菜刀先砍了二人，已钝缺了。及至砍那婆子时，他也心慌，虽然砍了两刀，又在脖子上，只疼昏了过去，尚未曾伤命。到天色将明，苏醒过来，挣着爬起，拽上裤子，进房看时，两个都赤条条的。主人头颅两半，葵花额鼻平分，俱杀在床上，血溅满处。他只得挣着开门出来，悄悄报与邻舍。众人约了地方总甲一齐到暴利家来，他正还睡觉。打进门去，血刀血衣俱在，还有何说？将他绑缚了送往县衙。那马婆子先倒还挣了起来，此时反又昏迷了过去，只得拿块门板将他抬着同到衙门。知县听见是杀人公事，连忙升堂。地方街邻上去禀了。知县先问暴利这事如何起来，



暴利将他二人通奸的话说了，道：“小的系紧邻，因何相公不在家，小的替他杀奸。”知县笑道：“奸固可杀，但你非杀奸之人，你图罔奸是真。后至于杀杀二命，则非尔之本意。可是么？”暴利被他一句话说着了心腹，无言可对。知县喝道：“你还不实招么？”取夹棍上来。”暴利知道是不能免罪了，徒受刑也辩不出。把从前引诱不从，以至后来他二人通奸，本意罔诈，不想他二人叫喊，只得杀害，从实招了。知县命画了供，打了二十板收监。知县又问马婆子奸自何时起，何以得成奸，他亲夫知情不知。婆子将主人如何诱何幸到家读书，如何叫他引诱葵花，如何成奸，他丈夫并不知情，也细说了。知县叹道：“诱人夫而淫其妇，有玷龔门，一死何惜？”吩咐典史，带忤作相验两尸伤痕，以便呈报。夫不知情，不究。两尸各家领埋。马婆子虽奉主人之命，不该引诱良家妇女，以致杀伤二命。本当重处，姑念身受重伤，免究，着本家人领去扶养。马婆子祁家人领了回去，次日即故。也报了知县，定暴利的罪。引杀一家非死三人，律刚。他三人虽非一家，但暴利欲罔奸而致杀三命，罪应加等，刚不为过。申了上台，达部，准了下来。暴利一刚，不用多说。何幸回家，虽恨葵花淫贱，念他数载勤劳，要存厚道，卖了一口棺材装了，雇了抬去埋葬。莫氏将祁辛的尸首抬回，制棺入殓，延僧道念经。那些热闹生人眼目的事，少不得都要做。买坟地，做纸扎，开丧出殡，十分体面。莫须有三氏寡居了一年，他夫妻俱系外省人，并无一个亲戚。又年少无出，夫妻做了几年冤家，还守甚么？思量要赘一个丈夫做个倒踢门，恐一时不得其人，又似前夫薄幸，那怎么办？因想起何幸来，家人素常都夸他老实，妇女们又说他相貌清秀，莫氏就动了一点相爱的心肠。又是丈夫故交，情愿嫁他，倒烦人去替他讲这亲事。何幸先还不肯，说：“古人



道：朋友妻，不可欺；朋友妾，不可褻。他虽不仁，我同他相与一场，今日如何好娶他的妻子。”众朋友知道，劝他道：“你不要太迂了，你要去谋占他的妻子则不可。今日他情愿明公正气的嫁你，何不可之有？他欺你，偷淫你家的人。你今日做个鸠夺鹊巢，也不为罪。”众人怂勇他，竟成了秦晋之好。何幸一介寒儒，今日忽来享妻福，华其衣而美其食，呼其奴而使其婢，且又是极美的妻子，虽然不到势怕的地位，也着实相敬相爱。莫氏同祁辛仇敌一般，今见他如此温存，也十分相得。何幸当日同葵花半妻半婢，原没有伉俪之乐。今遇莫氏这等恩爱，二人方知世上夫妻有如此之恩情。莫氏身已有主，要须氏、有氏改适。他二人见何幸待大奶奶如此情厚，大约决不忍薄了如夫人。况且嫁去，又不知良人心性如何，也情愿嫁与何幸。莫氏同他二人相伴久了，也舍不得相别。见他们不愿去，心中也甚喜，劝何幸也并纳了。何幸后来走了几科，再不得中，终身一儒。大约也是娶朋友妻妾、享朋友家产之故。虽非他图谋之过，未免隐微中伤了些德行。虽不曾中，却也享福终身。一妻二妾，皆生有子女，后来竟成了一个巨室，这又他做人端方好报应。可笑那祁辛，撇了美妻艳妾，反去恋那葵花，以致丧身绝命，不知是何心肠？正是：

祁辛真是奇心，何幸诚然何幸。

这一段事，费了许多唇舌纸笔。说了这一会，虽与正传无干，一来也是一番大报应，二来可见钱贵之慧心卓识。一瞥目女子，初相会便知人之终始。龟鉴若此，把世上有眼男儿一齐抹杀。后来钱贵得知祁辛的这一番事，想起他的旧情，惨叹了几声，因向代目道：“我向日之言何如？”代目道：



“姑娘真好慧心。我辈浅人，如何得知？”暗暗心服。

且说那铁化之妻火氏，自从得了狗舌之乐，总不许铁化沾身。那铁化也躲在外边，成半年也不敢见他的面。他有个心腹丫头，叫做巧儿，聪明伶俐，善能体贴火氏的心腹。所以火氏爱他如亲生女儿一般，时常带他一床同卧，以消寂寞。他看见主母喜，也就做个喜颜相对；主母忧，他也是满面愁容。见主母时刻气恨，知是为主公之故。他无话也谄出些话来，时常说说笑笑，解主母的愁颜，因而火氏更加疼爱。偶然叫他打听铁化在外面做些甚事，他打听明白了，一五一十，全全奉告。说主公在外如何贪嫖，今日张，明日李，并不归家。要不嫖就在赌场中取乐。火氏听了，切齿怨恨道：“结发夫妻身上万分躲懒，一毫情意也没有。撇不了理，倒去贪嫖。他既然可以嫖得，我也可以嫖得。当初碍着小姑戳眼，如今只我一人在此，就嫖嫖也无人知道。”心中虽如此想，却无可嫖之人。心中想上火来，便到楼上去，且拿狗舌解释。一日，在房中正然胡思乱想，忽听得西屋里几个仆妇在那里说笑。他走到堂屋中来听，只听得说长说大，嘻嘻哈哈的笑成一堆，说不明白，也听得不真。他走将进去，众人见了他，都□着笑脸，便不做声。火氏问道：“你们在这里说甚么，这么好笑？”众妇道：“大家讲闲话，没有说甚么。”火氏道：“我听见你说说笑笑的，有话说罢了，怕甚么？”内中一个仆妇指着一个说道：“他刚才见了个稀奇的东西，吓掉了魂，在这里告诉我们。所以大家在这里笑。”那一个笑着瞅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们难道就没有说句把儿村话，单是我说来了？”火氏动疑，道：“你见了甚么？怎样好笑？快快说来。”那个仆妇见追问得紧，只得笑说道：“我才到毛厮上去倒净桶，不防每常在我们家的那个竹相公在那里溺尿，撞了一个满怀。他的那个东西软叮磕的，还有八九



寸长，钟子口粗，就像驴□子一样的。要是个硬起来，还不知有多大。才在这里同他们说笑。”（删节 166 字）火氏也笑了一阵。那巧儿丫头也在傍边听着，嘻嘻的笑。那个仆妇道：“丫头家不害羞，你笑甚么？”他才跑了去了。火氏回到房中，半晌不做声，想道：“我家忘八这样没良心，我走走邪路也不为过。这老婆子方才说的话，料未必扯谎。若相与了他，不枉舍身一场。如果有这样一个大东西，岂不又强如那狗舌头几倍？只是怎么得会着他？有四句写那火氏的心事道：

嫁夫莫嫁此无徒，嫖赌齐行私婢奴。

我今也学乖伶俐，且自相交小丈夫。

火氏想了一会，道：这事瞒不得巧儿，须得他做个牵头，才可遂心。叫巧儿同他上楼去，叫他楼门关上。谁知那狗儿主母上楼，他就先跑了上去。火氏到楼上，在椅子上坐下，（删节 7 字）对巧儿道：“我有一件事要托你，你不可泄漏才好。”巧儿道：“奶奶的恩典这样待我，我可敢走泄？”火氏欲言又止。巧儿知他疑心，忙说誓道：“奶奶疑我么？我若不尽心想替奶奶做事，要泄露与人，后来遭刀砍斧剁，一世没有汉子。”火氏见他发誓，知他实心相为。遂拉着他的手，脸红着道：“我这样年少青春，你主子总不顾我。他既没恩情，我也可以有得外遇。方才说的这竹相公，我心里要想会他一会。除非你做个引进，你可肯么？你若替我做成了，后来我拣个好人家嫁了你去，还厚厚的赔嫁，报你的情。”巧儿说道：“这是奶奶的恩典了。我每常见爷这样没良心，不要说奶奶气，我也在这里成日的气呢。但只是他们方才说得怕人子刺刺，（删节 32 字）奶奶不是当顽的。另寻别



个人，小巧些的好。”火氏微微的笑道：“呆子，既是这么说，难道他一生就没见个妇人么？总不过是皮肉，一个受得，个个都受得。况且别人又往那里去寻？”巧儿道：“既然这样说，如今奶奶的主意叫我怎么做，我就依着行，决不误事。”火氏欢喜得了不得，道：“此时大约竹相公同你主子在前边吃酒，今日说不得别的话。我拿件东西，你看巧没人，悄悄递与他。同他约下：若你爷明晚不在家，千万叫他来。多话不用说，恐人听见。他要是明白人，自然懂局。”巧儿道：“这事有甚难？等我去，奶奶你拿甚么送他，可交与我。”火氏将臂上金镯除下一只来，用一条大红绉绸汗巾包了，递与他，道：“好好藏着，万不可与人看见，小心在意。”再三叮咛。巧儿接了，兴兴头头而去。（删节 263 字）

不一时，只见巧儿笑嘻嘻上楼来。火氏忙问道：“事体怎样了？”巧儿道：“事有凑巧，这是奶奶的洪福，我刚到外边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恰巧竹相公走出来，想是要溺尿。见了我们，撒身就要回去。我低低的叫住他，把东西递与他，把奶奶的话悄悄向他说了。他打开看了看，藏在腰间暖肚里，欢喜得了不得。他道：‘多上覆奶奶，我明日把你爷哄在外边过夜，我一定来。’说着，听见大爷说话，他忙忙进书房去了。”火氏听说，满心欢喜，拍着他肩背，道：“好孩子，这样中用，不枉我疼爱你一场。”巧儿道：“奶奶恩养我们的，这点事若做不来，还要我做甚么？”遂下楼归房，以俟明夜佳期。

且说竹思宽在嫖赌行中过了半世，甚么事不知道，见火氏送了他这件东西，知道是做表记的，心中暗喜。进书房中同铁化吃着酒说着话，心内想道：我虽然遇过些妇人，都是妓女，那阴户俱是经过千百人阳道的，却从不曾见过良家妇女之物是怎个样子。因为我这东西过当，也不敢去寻人。今



承他这番厚爱，且又闻他生得标致非常，得会他一会，就做着弄不得，且见见这样妙人儿的妙物，也是造化。须将老铁骗出去耍钱，才好行事。想了想主意，便道：“大爷这几日怎不到屠家去耍耍？”铁化道：“前日你看见的人，既不对桩，又没有大钱，倒把我输了两场。总没有个好主儿，耍得一点兴头也没有。”竹思宽道：“昨日他家局子里有几个人，都是外路来的。我看他都是些雏儿，成千家银子拿着。我因没有现梢，不敢下场。大爷何不明日去赢他些来，翻翻前日的本钱？”铁化道：“说是这样说，输赢也是定不得的事。”竹思宽道：“只怕短歇就没法了。上场时说明了要耍一夜，顽长了，到了夜间，大爷弄些本事出来，怕不一股擒之。”铁化心中大悦，道：“明日我同兄去。”竹思宽道：“明日上半日我有些小事，大爷请先去，下午些我来奉陪。”又饮了几盅，辞别去了。次日，铁化带了几百金到屠家赌局来，果然有三个江西木商在那里，正少一把手。屠四见了铁化，大喜道：“爷来得好，我正要烦老竹去奉请，因他两日不曾来。这三位都是现梢，大爷顽顽。”铁化道：“我因为昨日听见老竹说的，故此今日带了银子来。先要说过，要顽除非长局，正正经经见个输赢，顽个通宵，我才来的。”那三个道：“这位爷说得是，夜局更妙。”说定了，摆下坛场，就掷起来。再说那竹思宽自铁化家出来，要打点明晚行事的，便不到屠家。恐次日铁化去，挂住了身子，便到郝氏家去宿。他因心中想着火氏，将郝氏之躯当他，足足弄了半夜。因困乏了，睡到次日已饭时才起来。日色将午，他到屠家门口，打听铁化已来了，上了局，喜不自胜。到各处去闲撞，捱到天色已暮，到铁家来。已将关门，故意问看门的道：“大爷可在家？”门上人道：“大爷从早间去的，此时不回，大约是不来了。竹相公此时来，有甚么话说？”竹思宽故意咨嗟道：“我



寻他有要紧的话说，不在家怎么处？”遂走到书房里，道：“我在此等等罢。”那家人道：“恐今晓不回来。天黑了，怕等不得。”竹思宽道：“我有要紧的事同他商议，定要面会的。他就不来，我在这里过夜，明早他必定回来。”家人都知他是主人的厚友，常常来往，过宿也是常事，便道：“既然相公在这里。我去点灯，叫收拾晚饭来。”竹思宽道：“我吃了饭来了，你只点灯来罢。”须臾，点上了灯。竹思宽道：“你们都请去安置，我自己在这里睡了，不用人做伴。”家人们见主人不在家，落得去受用，都各回家高卧去了。那火氏昨日听得巧儿说竹思宽许了今日必来，犹恐铁化在家阻了好事，不住叫巧儿打听。早饭来说铁化带了银子赌去了，心中一喜，还怕他晚上回来。到了日落未回，知道在外过夜，越发放心。但不见竹思宽来，正在忧闷。只见巧儿一脸的笑走进来，到耳傍悄声道：“竹相公来了，要在书房过夜，等爷明早说话呢。”火氏知是假圈套，喜不可言，想道：如何得他进来？又想了一想，道：不好，还是瞒了丫头们，我悄悄同巧儿出去为妙。原来铁家的房子正楼五间，厢楼六间，独院独门的。门外横隔一条小巷，面前就是大厅。厅院东边有一个小圈门，进去又一个独院，三间书房。后边也是一个院子，前后都有假山花木。厅后那条巷，东西尽头处都有角门。西边角门通着厨房众家人下房，东边一个小角门通着书房后院上房。出来就不走大厅，从角门直达书房，甚是便宜。火氏叫巧儿去：“若没人，可通知竹相公，叫他关了前院门，把后边角门开了，等夜静些好出去。你来时，可就把大厅门同西角门问好。”巧儿出去，一个人也没有。他对竹思宽说了，进来把两处门都问好，到房中悄悄回了火氏的话。火氏虽有三四个丫头，只巧儿在他屋内睡，别的都在西屋。他此时淫念一动，坐卧不宁，心中好不难过。只把头梳



了梳，将牝户用香肥皂挖洗了一番。老早吩咐丫头们都去睡觉，他也故意上床假睡。那些丫头是巴不得的，每常主母坐着，还要偷空去睡，何况主母吩咐，可有不睡之理？倒下头就如死人一般。火氏叫巧儿听听丫头都睡熟了，下床同巧儿出来。带上房门，轻轻开了堂屋门，也反带上。趁着微月，开了院门，也带好，顺着东边小巷，走到书房后角门来，轻轻推开。二人进了门，问好，到书房中来。竹思宽正坐等，专候仙姬降世，神女临凡。侧着耳听，夜静了，隐隐似有妇人高底声响。忙走出来一看，月光下巧儿扶着一位美人来了，欢喜欲狂，忙让到房中。竹思宽忙把灯剔亮了，将他一看，真好一位风流标致的女郎。也不梳妆打扮。他是安心出来做一番大生活的。头上紧紧挽了一个苏纂，结结实关着两根金簪，穿着随身大红绉纱，窄袖袄儿，鹅黄丝縠裙子，手中控着一条白绸汗巾。他虽是一个淫浪妇人，一来年幼，二来乍见生人，未免含愧，脸上一红一白。竹思宽见了这段娇羞，魂都没了，忙作了揖，道：“我有何福，敢蒙奶奶这样见爱？如何才报得这种深情？”那火氏只回了一拜，并无言可对。竹思宽也忍不得了，一把抱到床上，替他宽衣褪裤。他也并不假装推辞，脸红红的微微含笑，两眼半闭半睁，任凭脱去。（删节 1816 字）火氏见他说得这等恩爱，弄都弄了，还怕羞不成，一把搂过他脖子来，也连亲了两个嘴。说道：“亲哥，你这样疼爱我，我就给你弄死了，也是没得怨的。”把嫩生生的舌尖递入他口中咂了一会。他同铁化正经夫妻一场，也不曾有这番恩爱。火氏道：“这弄不得怎么处？”竹思宽道：“你今日是初试，下回再弄，包你就不这样艰难了。”火氏道：“等我养好些，你过几日再来。但只是你怎么得在这里过夜？”竹思宽道：“这个只好看机缘。我想法在嫖赌两个字上把你家铁大爷挂在外边，我就好来亲近你。



只恐我来了你不得知道。”火氏道：“只要你把我家的哄了出去，我时常叫巧儿出来探听。”他二人约定，搂抱着睡了一觉。醒来时，月已西斜，将及天曙。火氏道：“我去罢，天将亮了。”起来穿衣，二人舍不得，又搂抱着亲嘴咂舌了一会。（删节 426 字）方才下床。看那巧儿时，倒在一张醉椅相，两腿大揸，放在两边椅轴上搁着浓睡，火氏笑着把他推醒。开门出来，犹依依不舍，不忍分离。携着手叮咛了又叮咛，嘱咐又嘱咐。送到角门口，方才分手。竹思宽目送火氏，那火氏也一步两回头的望。只等火氏进了内院子门看不见了，竹思宽方才关了角门，回到书房去睡。火氏到了屋内，巧儿关了院门，火氏上床坐下，重又脱衣而寝。那阴门次日大肿，裂破处疼了好几日，直等结了疤儿掉去才好了。那竹思宽一觉睡到日高三丈方醒，想道：世间有这样多情女子，我料无可报他，只有竭力同他大弄一弄，得他稍遂欢心，才可报他万一。只要想法骗得老铁在外过夜才可行事。正想着主意，只见铁化笑吟吟走进来，道：“我在屠家专候兄，何反在我舍下呢？”竹思宽道：“昨日早间有些俗事脱不得身，直到夜了，我只当大爷回府，特来看看采兴，谁知竟不曾回来。夜深了去不得，所在在府上借宿。大爷采头如何？”铁化道：“兄言不谬，果然三个都雏儿，被我大胜，赢了将及千金。方才回来，正要着人去请兄。几时叫老屠勾了他们来，让我再赢他一场。门上人说兄在此间，昨夜失陪得罪。竹思宽听了，正中下怀，他出去了，好来同火氏亲热。忙答道：“这容易，都在我效劳。对老屠说了，约定日子，我来奉请。”铁化将小厮们搭连中扛来的银子，拿出一大封递与竹思宽，道：“承兄指引，些须奉敬。倘再弄着他们，我赢了还有酬谢处。”竹思宽道：“怎敢当大爷这样厚赐？”铁化道：“你我相契间不必客套，请收了。”竹思宽道了谢，



收入腰中，起身作辞。铁化要留他吃饭，他道：“大爷辛苦了一夜，乏困了，请安歇安歇罢。改日再来奉扰。”拱手去了。铁化也正要睡睡，见他这样体贴，好不感激。因昨夜不在家不曾陪他，又甚不过意。不知尊夫人已陪他过夜，连阴户都被他弄裂了。铁化同他这等相好，又待他如此厚情，还淫污他的妻子。可见世上结交，不可不绝匪类，正是：

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在而不知心。

那竹思宽得了五十两银子，心中暗喜道：这个阿呆，我睡了他的老婆，又还得他的厚赠，世上那里有这样便宜的事？欢喜不尽，一路又寻思道：钱贵这妮子，自从梳笼之后，这几年越发娇得爱人。我但瞥见他那举动言笑，连精魂俱失，久要想亲近亲近他。我虽同他母亲相厚，不好白开口的。今拿这五十两头送他，要同他女儿睡一夜。但见钱眼开，再没有不肯的。我先怕我这孽具太大，他那娇怯怯的身子恐不能容。今看铁家娘子与他身材相仿佛，这都弄进去了，何况他经过多人，自然与铁家娘子又是不同。可以得一场快乐，也不枉为人一世。且把母亲的那件东西也有些瘪了，换一换新鲜嫩物尝尝。遂欣然到钱家来同郝氏商议。这种坏人：

才奸了多情淫妇，又妄想才美娇娃。

他不知可能想得上钱贵否，下文便见。

竹思宽权时按下，钱贵姐再接来因。

姑妄言第三卷终



姑妄言第四卷

钝翁曰：钟情是一部书内的一个正经脚色，自然要写得他高。然说他幼无父亲，为兄所弃，此是何意？虽是写钟悛忘亲弃弟之恶，正是高抬钟生处。以十龄幼稚之童，无父兄管教，先虽依傍外祖家中，后复独处，竟能少年成立。所谓不遇盘根错节、无以别利器者是也。钟生之遇钱贵，用梅生许多婉转，方得成就，真好媒根。钱贵听代目说钟生之美，想起素常久闻其名一语，后来亲爱便不觉突然。二人定盟，一边写钟情多情，一边写钱贵多识。他二人皆从情爱中来，深于情者方得知。

《峒溪录》一段似乎不必。一则恐童自宏太冷落了，随笔带出。二则写苗蛮风俗，不无开卷有益。且使正文略间一间，看得更觉醒眼。再者钟生、梅生、宦贾、童邬，皆系一部书中始终要紧之人。钟生有父母、叔兄、侄儿、外祖、表弟许多亲戚，梅生则有林报国、多必达之姑表，宦萼则有父母、妻舅、姑父，贾文物则有岳翁，皆叙之详。虽邬合犹有羸阳之岳，而童自大百万富翁仅有铁化一舅，再别无亲戚。只一胞兄，但言其回原籍去了一语，便不再提，岂非笔墨疏漏处？故不得不使之一现也。写童自宏之性情乃与弟迥别者，非扬其兄而抑其弟。若再写他呆，不但作书者说呆话，



且太把富翁说得不值了。则主中岂无高人，特仅见耳。

代目于钱贵前只极夸钟生之美，虽十分心爱，却并不曾劝及钱贵从良一事。因见其贫穷，恐怕钱贵未必心肯耳。孰不知二人竟成良缘。非写代目见浅，乃是要极力抬钱贵迥出寻常之见耳。

梅生、雪氏真是一对好夫妻。不幸中折，梅生黯然伤神，不肯再娶，可谓笃于夫妻之爱矣。因此始能与钟生相厚。世间未有薄于夫妇而能亲于朋友者。其所厚者薄，无所不薄矣一语可鉴。

竹思宽将来为郝氏之夫，钱贵嫁与钟生，竹思宽俨然后岳之尊。若上门未免辱及钟生，固不可。既系至戚，竟不上门，又不近情。不得不思一绝之之法，故想出钱贵一骂。钱贵之骂，乃因其要嫖己而怒。不如此，后来不可以绝之也。作者心细如发。

火氏、竹思宽一段，乃写淫妇之淫至于此极。竹思宽只算得此文中应用之一物，并不曾用正笔写他。

写巧儿，活是一个伶俐献勤丫头的身分。

代目虽不足为重轻，然系钟生生子之妾，故不得不替他长些声价。乃祖叔祖为良善正经之人，祖母又是贤德之妇。父虽不肖，后能改过迁善，仍不失为成家子。总不过说他是好人家儿女，落为人之小星。尚有为之负屈之意，虽抑其父，实扬其女也。戴迁之好赌，不如此写，代目何以得历铁、童、钱三姓而到钟生之宅为妾也。因借他赌之一字，故撰出一篇戒赌文来。少年孟浪好赌之人，当书一通于座右。



姑妄言卷之四

第四回 梅子多情携爱友乍入烟花
钟生无意访名娃初谐鱼水

附 钟俊吞产潜踪 火氏偷情满意

且说那时城中有一个书生，钟姓情名，丽生为字。他家世代业儒。他父亲钟越，乃一怀才抱德之士，生性慷慨，积德好施。娶妻咸氏，夫妻举案齐眉，琴瑟和谐。钟越父母亡后，只有一个胞弟，名叫钟趋，也列名簪序。但他的性情与哥哥迥别，惟知损人利己，敬富欺贫。他每见哥哥挥金如土，暗暗心疼。想道：我家祖遗有限，若任着哥哥的豪性挥霍起来，其尽可立而待。他虽博了一个虚名，我却受了一生实害。如何行得？后来忍不得了，定要分拆。钟越也知他的私意，只得从公，将家产剖而为二，分居各住。这钟越二十八岁上始生一子，命名钟俊。到六七岁上，也曾送去读书，资性也还聪明，孩童顽戏的事是样见了就会。惟到了书上，便如仇敌一般。不但不上心去读，尚不屑正眼一视。读了三五年，仍然一块白木。他父亲一心望儿子成器，屡屡嘱托先



生严训。无奈鞭扑之时，他一般害怕，一住了板子，便只袖手高坐。先生再三呵叱，他眼睛四处去望，口中唧唧喔喔，也不知哼些甚么。及至背书时，他翻着白眼，只听得唧呀呢哪的哼，一个字也记不得。写仿的时候，众学生都写完了，他容易再写不完一般。见他不住手的画，及至拿上来时，看他满脸满手满嘴无处不是黑墨。再看字时，东一个西一个，大一个小一个，微有形似而已。写字与他认，他口中但说这是那这是那个三字，正经叫他认的，那个字再说不出。手心也不知打过多少，日日仍然如是。教他作对，嘴都磨邵了，他总不懂。一日，先生出了个对叫他对，道：

青骢马，

还讲解与他听：青是色，马是兽。他妙极，想了一会，对道：

白嚼蛆。

先生听了，反忍不住大笑，只得向钟越细道他贤郎的这些妙处。钟越以为馆中学生多，故他心野。辞了先生，带他回来自训，亦复如是。无日不打数次。但不打他，虽不知他念甚么，还哼哼有声，越打连声气都没有了。钟越也没法了，惟有切齿恨怒。咸氏三十多岁只此一子，未免爱惜，劝丈夫道：“做父母的谁不愿儿子成器，但当因材施教。这孩子天性不是个读书的材料，虽打杀了何益？士农工商，各执一业，等他大来不拘教他做那一行事罢。”钟越见他是块朽木，不能雕斫的了，无可奈何，只得由他。他到了十六七岁，心虽险仄，刻薄寡恩，却一文不肯浪费。钟越常想道：



此子惜钱如命，虽非成家之道，若能中正自持，还可为守成之子。无奈心术不端，恐将来一败涂地耳，时常发叹。因系独子，未免望孙。十八岁上，替他娶了个鄂秀才的女儿为媳。这鄂氏虽不到那泼悍无知的坏处，至于孝顺翁姑，相夫持家的道理，却也一丝不识，惟知食粟而忆。咸氏十七八年不生育了，到了四十六岁忽又怀起孕来，次年生下一个儿子。粉面朱唇，清眉目秀，钟越欢喜无限。一则见钟俊已是废物，图得此子，或可接绍书香。二则见钟俊孤立，有一手足，将来可以彼此相靠。这些亲友见他老来添子，尽来称贺。钟越是素性豪爽的人，又心中欢喜，预备极丰盛的筵席款待众宾。那钟俊自己每常以为是独子，将来的家产是他独承，看见生了兄弟，不但不喜，反甚不乐。又见父亲如此用度，心下老大暗急。虽不敢明说，暗地啜道：“这样大年纪从新养甚么儿子？不害羞耻，倒反贺喜宴客，花钱费钞，做这样没要紧的事。一个血胞子，还不知养得大养不大。就算着养大了，将来搯得血糊零拉的，还是我的大累。”钟越也有所闻，不去理他。过了二年余，钟俊也生了一个儿子。他夫妻有如掌珍，取名小狗子，谓易生易长之意。钟越见次子到了五岁，聪慧异常。每日教他认几个字，他再不遗忘，半年来竟认得许多。钟越想长子已是无用的了，此儿尚有读书之资，不可再误。此时已五十余岁，下过九次科场，无奈才高命薄不售，竟告了衣衿，闭户在家，惟以课子为务。因长子性情刻薄，遂将次子取名钟情，字曰丽生，无非欲其天伦中多情之意。这钟情虽不能过目成诵，凡是经书，他念过三五遍，无不纯熟。不但记得，且个个字认得，钟越愈加欢喜。况是幼子，老夫妻未免过于疼爱。钟俊更觉不平，背地道：“我是长子，我儿子又是长孙，倒不相干，倒把他当倭宝儿一般。等着等着，等他大来做了官，好来封赠娘老子



的。我的儿子也不读书，看他后来赶得上这读书的赶不上？”因此，他见了兄弟就如眼中钉一般。钟越也知因次子年小，也只忍在心中。每日细心将小学并各种故事，孝弟忠言的话，谆谆讲解与钟情听。他听了便能记忆，八九岁上，就知孝父母敬兄嫂。那小狗子虽才五六岁，顽劣甚于其父，并不知祖父母父母叔叔为何物，一日混顽混跳混骂。他听见爷爷叫叔叔做钟情，他也便叫。任你怎么叫叱，叫他不许称呼叔叔，他总不理。那钟俊、鄂氏疼爱他到无可容言处，一任他的性子。钟越再要管他，见大儿子已刺嫌兄弟，再要打了孙子，儿子媳妇定以为父母疼幼子，不疼长孙，弟兄将来越参商了，每每隐忍，常常叹息。小狗子但见叔叔拿着些甚么，劈手就抢，不给就骂。钟情从不同他争闹，倒反疼他，因此也还相安。钟情九岁上，经书皆讲熟，已经成篇，笔下甚清亮。钟越以为可以见此儿取金紫，娱暮景。不想得了一病，日重一日，奄奄不起。钟俊视若罔闻，钟情衣不解带，亲尝汤药，时刻不离的服事。钟越看看危笃，钟情每夜褥天，愿以身代。一日，钟越的岳父咸德来看他，钟越垂泪道：“小婿这病不能起矣，别无他嘱。大外孙已成废物，小外孙资性还是个读书种子，小婿死后恐误了他。望岳父念翁婿之情，将小外孙带去，择师训导，将来不坠家声，小婿于九泉之下也瞑目了。”因顾钟情道：“看你哥哥可在家？”钟情去了来道：“嫂嫂说，今早朋友们约哥哥往雨花台耍青去了。”钟越叹了两声，执丈人之手，低说道：“大儿非友爱者。俟小儿成立之时，岳父将小婿家产为他二人分之。不然，必为大儿所独吞矣。今日小婿若为他兄弟分拆，但小儿尚幼，恐倘有不测之祸。今有小婿家私单一纸，岳翁留为异日分拆之凭。万望岳父留意。”遂在枕边取了一张账单，递与咸德。咸德也堕了几点泪，应允了。过了数日，钟越自觉沉重了，叫了



二子在傍。向钟悛道：“我死后，你是长子，须孝顺母亲，抚恤幼弟，得他成人，我亦瞑目。”钟悛也不答应，只鼻孔中似答非答、似笑非笑的吭了两声。钟越见他这个样子，也不再不说，叹了一口气，便闭目而逝。钟悛丧葬之事凡百从俭，苟且了事而已。钟情虽在孩提，守定棺材哭泣，昼夜不绝声者数日，竟至哀毁骨立。亲友来吊者，无不暗暗称异。殡葬之后，咸德将钟情领了家去，送在一个朋友馆中读书。那先生姓广名德厚，是饱学盛德名儒，且训徒甚是有方。这馆中许多窗友，一个姓司名进朝的，是个宦家之子。一个姓刘名显，他父亲名刘太初，也是个有德行的老儒。一个姓梅名根，一个名多必达，是梅根母舅多谊之子。一个名陈仁美，是多必达的姊丈。一名咸平，就是咸德之孙，乃钟情的表弟。众人之中，惟钟情、梅根独肯用力。先生见他二人又聪明，又苦读，着实心爱，更加一番教导讲究。他二人彼此问难，互相切磋砥砺，情同骨肉，亲爱无比。过了两年，钟情到了十一岁，他母亲咸氏又复卧病。钟情闻知，辞了外祖同先生归家侍奉。咸氏道：“我病未必就死，不可误了你读书，你还在馆中去。”钟生道：“父母生子原图孝敬。子弟读书原是要知孝悌的道理，不然念书做什么事？况古语说：羊有跪乳之恩，鸦有反哺之义。人不知孝，真禽兽不如了。”过了数日，咸氏的病愈沉重。他父亲七旬外的人倒还康健，常来看视。咸氏向父亲哭道：“女儿五十余岁，不为天了。况女婿已故，儿之死何足恨？但放不下你小外孙耳。望父亲念女婿临终之言，抚养他罢。儿死，分之当然。父亲年尊了，也不必悲恸。”说毕，奄然而逝。咸德也哭了几场。那钟生哀恸迫切，泪尽继之以血，水米不入口者数日。咸德再三劝慰，始进匀水。丧葬已毕，咸德仍带他家去读书。那钟悛见父母双亡，遂起了一点私心，将父亲所遗产业尽思独



占。他虽欲独擒，一来怕亲友谈论，二来恐兄弟大了，外祖做主，仍要分去，岂不白做一场恶人？遂暗暗变卖了，带着妻子鄂氏、儿子小狗子，连夜迁徙他乡而去。他那个亲叔钟趋，久矣分家各户，也不来管他。咸德过后方知，不胜恼恨。但钟悛已不知影响，只得罢了。钟生亏得外祖抚养成人。到十五岁上，他外祖年已八旬，到老病将危之时，怜外孙孤苦无依，娘舅又死了，只舅母丧居，表弟幼小，料到后来未必能尽心养活他，暗地与了他些私房，叫他各自另寻安身之地。他遂只身出来，在凤凰台下典了真教官的一间斗室栖身。喜他有志上进，埋头读书，十七岁就批首进学。他生得面如冠玉，唇若涂朱。经文时艺，一扫千言，歌赋诗词，援笔立就。有几句赞他道：

书生之态，弱冠之年。神凝秋水，学冠云烟。
琼姿皎皎，玉影翩翩。春情吐面，诗思压肩。性耽
情钟，骨带文颠。问谁得似，青莲谪仙。

他且存心不苟，立志端方。虽系少年，真是个才行兼优的人品。那时的人都好奉承，他不但不会奉承人，且不同爱奉承者对面；尽都喜容悦，他岂但不去容悦人，更不与要容悦者交谈。入泮之后，也算学中数一数二有名的一个秀才，从来应试再不出三名。但只孑然一身，真个家徒四壁。虽有满腹才华，难免终年顿困。喜他志气亮爽，毫不介意。年已二旬，尚未受室。他也曾几次央人求婚，但风俗器薄，人家择婿只重这财不重那才。人见他家业飘零，孤寒特甚，亲戚同陌路人，朋友尽皆远避，无一肯就。为此他发了一奋志，定要先金马玉堂，然后才洞房花烛。终日闭户读书，足不出外。虽不曾囊萤映雪，刺股悬梁，却也是三更灯火五更鸡的



苦诵。一日二月下旬，他见春光和藹，小院中数株花木都绿娇红艳。读书之暇，诗兴偶作，信笔挥成一绝：

春光妩媚万花妍，正是寻芳二月天。
兀坐竟忘春意好，撩人蛱蝶两蹁跹。

兴犹未已，复题《醉花阴》一首词，道：

杏萼枝头红尽吐，紫燕蹁跹舞。春事半阑珊，
满径苍苔，微染如酥雨。频斟绿醕留春住，切
莫催花去。一岁几多时？剧饮高歌，醉倒花阴处。

写完搁笔，正在推敲之际，忽听门外有剥啄之声。启户视之，原来是他自幼的一个窗友。这人姓梅名根，字合山。他有个姑父叫做林放梅，取林和靖先生孤山种梅之意。他也与此意相合，故取了这个名字。他与钟生两人是总角之交，同窗读书又是同案进学。那梅生虽不能称富足，也还是小良之家。他知钟生家寒，时有所赠。虽不能衣食全然管顾，然一年不至冻馁者，多半亏他。故他二人素来莫逆，时常相晤。梅生十六岁时娶妻雪氏，生得如玉人一般。有古人的一调玉女摇仙佩，正好移来赞他：

飞琼伴侣，偶别珠宫，未返神仙行缀。取次梳妆，寻常言语，有得几多姝丽。拟把名花比，恐傍人笑我，谈何容易？细思算，奇葩艳卉，惟是深红浅白而已。争如这佳人，占得人间，千娇百媚。

他夫妻十分相得，那一种恩爱绸缪，莫能言喻。梅生也



美如璧玉，那时他的众朋友套了古诗二首赠他。一首是赞美他夫妇的，道：

有梅无雪不精神，有雪无梅俗了人。
今日雪梅相配合，两人得做十分春。

又有一首是戏谑他夫妻的，道：

梅雪争妍不肯降，诗人搁笔费平章。
梅须逊雪三分阔，雪却输梅一段长。

他夫妻见了，几乎笑倒。那雪氏不但有如花之貌，且有咏雪之才。不想成亲只二年光景，那一年天气甚暑，雪氏偶染了一场热病而歿。真是：

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。

梅生面上虽不觉十分悲痛，而黯然伤神，竟几几乎似当年荀奉倩，有个骨化形销的样子。钟生再三苦劝，他方少释。过了年余，有人爱他的人品清俊，家道厚足，要将女儿嫁他续弦，他执意不娶。钟生正色谏他道：“兄与尊嫂虽夫妻恩爱至笃，但继嗣更重于私情。兄读书人岂不明此？”梅生谢道：“吾兄以大理教我，敢不从命？但佳人难再得，容缓图之。”数年来，他尚鳏居未娶。今日来访钟生，一进门，相逊揖罢，便道：“吾兄终日闭户，自然学业大进。读书虽系妙事，然不可苦功太过，损耗精神。还该散步散步，以活文机。”钟生道：“小弟鹑衣百结，羞见亲友。在家无事，不过将这些断简残篇拿来翻阅，聊舒闷怀，有何进益？”梅氏



道：“兄言谬矣。圣人说：‘素贫贱行乎贫贱。’且贫乃士之常，又何足为愧？贫穷二字可是人笑得的？兄不忆原宪讥子贡曰：‘予贫也，非病也。’子贡终身自愧为失言。谈笑人贫穷的人，那不过是市井之徒，略明道理的人岂肯有此。况以兄之大才，取金紫如拾芥，焉可限量？兄万不可把志气自矮了。况还有说衣敝缁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，这有何妨？”钟生道：“吾兄见爱，则有此语。若世俗炎凉之辈，青目者谁？衣敝缁袍与衣狐貉者立虽不足耻，为今之际，那衣狐貉的人与衣敝缁袍者立反以为耻。小人心胸另有一番评论。且不可以今比昔也。”梅生道：“兄说得也是，世俗恶薄至此，殊属可笑，然此等人也不足与较。弟连日未晤兄，可有甚佳作么？”钟生道：“春色恼人，小弟连日为睡魔所侵，神思昏昧，并无拙作。只方才见小园中花草可爱，谄得一词一绝，正欲求斧政。”遂将所作的诗词递与梅生，道：“请教。”梅生接过看了，赞道：“可谓满纸琳琅，字字珠玉，足见兄用功之效。”钟生道：“小弟俚言请教，吾兄反一番谬奖，此非弟请教之本意了。”梅生道：“果然佳妙，非弟过誉。”因将手中的扇子递过来，道：“弟值有便面在此，祈吾兄将尊作一挥。”钟生笑道：“此等鄙俚之言，岂可有污尊摇。”梅生道：“兄不必过谦，你我莫逆兄弟，何必用这些套语？”钟生推辞不得，笑着提起笔来写了送过，梅生接来看了，道：“三日不见，刮目相待，兄不但佳章精妙，连大笔近日也越发纯熟了。”钟生笑道：“污兄佳扇，幸勿见责。”二人闲谈了一会，梅生顺手在案上取过一本书来翻阅，见内中夹着几张字纸，说道：“这想是兄的窗稿了。”钟生笑道：“不然，昨日小弟无聊之极，偶谄得一篇戏语。虽是不经之言，恰中我辈贫寒之病。”梅生打开看道：



九州巡察使臣鲍奋谨奏：为乞恩剿除臣恶，以苏苍生事。臣奉命巡视九州，兢兢业业，不敢稍怠。密访得有巨恶九名，乃盛世之大凶，为天下之深害。生民被其涂炭，万姓受其摧残。恶贯滔天，罪着九地，真不可一刻留于世者也。臣访得彼等罪恶，凿凿可据，非系风闻。乞大奋干断剿出，以苏生民困苦。古谓杀一人而苏万命，若除此九恶，使天下亿兆穷人皆被其泽矣。令将彼等罪恶，谨开列于左：

嬴蔺、钱坚二人者，表里为奸，志同气合。嬴蔺则助人贿通关节，大干法纪；钱坚则与人诡诈通神，奸谋百出。专与正人君子为仇，但同鄙吝贪夫契合。遇富贵者则趋附之，刻薄非为，纵淫纵恶；见贫穷者则漠视之，毫不相恤，为寇为仇。石崇一宵小者流，郭况一椒房之嬖，嬴蔺则依之为鹰犬；严世蕃范美人为溺器，慕容颜超铸铁胎做大锭，嬴蔺则助之为奸邪。邓通一嬖幸小人，萧宏一膏粱纨绔，钱坚则附之妄作非为，暴殄肆恶。至于贫穷者，即如圣门颜渊、原宪之流，彼不但不助之给之，反凌之弃之。又何况于蓬茅下士、闾阎小民，不困其悭吝、不受其荼毒耶？且使人父子失其亲，兄弟失其爱，朋友失其谊，夫妇失其和，以至正人君子困苦饥寒，无赖小人流为盗贼，皆嬴蔺、钱坚使之也。此二人者，趋富欺贫，亲贵凌贱，罪犹其次。而助人为奸淫，党人为凶恶，罪状多端，不可擢数。似此穷凶极恶，无刑可加。乞敕火力士铁金刚，粉其身碎其骨，遍给天下之贫士穷民，庶可以酬往愆，以消众忿。此其一也。



薛泰罪恶虽未着于四时，而刻毒久施于一季。一至三冬，万姓苦寒之时，不但不能如太阳普临天下，使贫者可以负暄。彼反漫空飞舞，遍地飘扬，假做轻模轻样，其实如刃如枪，阴贼阳善，倍加楚毒。使无衣无絮之人，骨砭肌裂，口噤体僵。袁安高士几至捐躯，角哀贤者竟遭毕命。古今来受其害者，亦不能屈指而记。封厉、冷盛二人，与彼结为死党，惟以害人为事。薛泰之恶已无穷，而封厉鼓舞助之，冷盛阿谀辅之，同恶相济。使天下之穷人，破肤堕之者有之，抱臂缩颈者有之。齿斗号寒，身僵哭冷，呼天莫应，叩地无门，真有不可形容者。穷苦无告，万姓含冤。乞敕皎日消其雪，封姨禁其风，元恶不能逞凶。冷盛助桀为虐之流，但不敢施其威，当亦随之而灭矣。防此三凶，则生民皆受和煦之泽，庶免其苦冷号寒之痛。此其二也。

古谓民非水火不生活，水火固有功于人，而于人为害者亦不浅，然功不能掩其过也。上古帝尧之时，泛滥于天下，几至民无所安息。后虽为大禹所平治，然至今数千年来，水焕常逞志恃凶，妄作威福。良田美稼漫涣沉沦，丽室华居漂流淹没。怀山襄陵，沉灶产蛙。使受害之人无粒米之炊，无立锥之地者，皆水焕之罪也。至于火炽之罪，虽固人而起，似可稍逭，然亦彼助之为虐，不可全恕。咸阳三月之焚，江都竟月之焰，谓出于项羽、世民，尚有所诿。而历来焚宫室，毁民居，荡产破家，殒身毕命者，多有其人，其罪亦非浅鲜。乞敕祝融禁其火，冯夷制其水。痛加惩创，严行防饬，使人但受



其功而不罹其害。救民水火，亦一要政也。此其三也。

上古茹毛饮血，后稷教民稼穡，人始得五谷而食之，此圣人忧民爱民之至意也。孰意万恶米诸者，恣意妄为，亦效嬴蔺、钱坚之习，趋炎附势，弃贱欺贫。富贵之家，盈仓积廩，以致红腐而弃之，彼犹归之弗止。至于苦寒之室，悬釜待炊，儿啼女哭，彼亦弗顾。如殷纣钜桥之粟，李密洛口之仓，红朽作践，何可胜言？及至人遭贫困，彼更鄙吝万端。使韩信乞食于漂母，子胥丐浆于濑女，曾子三旬九食，梁武饿死台城，介子推割股啖君，张睢阳烹童赏士，皆米诸之所为也。甚至孔子万代之师，亦犹厄之陈蔡，其罪尚未擢发而数耶？更有罗雀熏鼠，敲骨吸髓，夫妻相食，易子而炊者。伤心惨目，尚忍言哉？皆米诸稔恶之所致也。乞敕风伯五日一风，雨师十日一雨，蜡不为灾，蝗不为害。天下之粟贱如尘沙，人人得而积之。则米诸不能妄自尊贵，与人为难。且使人人得而食之，碎嚼其躯，勿论贫富，无枵腹之患，皆鼓腹击壤，衢歌帝力。其功于万姓岂浅鲜哉？此其四也。

薪者天下无地不产，或草或木，或苇或蒿，无不可而为之，乃至贱之物也。而辛贵一葑菲不材，草木贱质，亦自矜其能，视之如桂。效恶薄趋世之风，作逐臭附膻之态，亦与贫者为难。竟至寒士之家，突内无烟，穷民之室，灶不举火，诚可深恶而痛绝者也。乞敕五岳四镇以及各省郡邑城隍社令之神，无地不生，无处不茂。使辛贵及其子孙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户户得而炊之，化为灰烬，弃之沟壑，



然后辛贵之威庶可稍杀，此亦济民之一端。此其五也。此五者，皆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。臣有巡察之责，既得其实，敢不备细陈之？如不以瞽言为谬，乞赐施行天下，幸甚！谨奏。 賚奏官戴天命。

梅生看完了，道：“兄之尊作固佳，其如上帝无庸议，奈何？”二人大笑了一回。梅生又道：“兄方才说神思昏倦，这是坐久了的缘故。今小弟奉陪到外面闲步一步，看一看春色，把胸襟稍舒，就精神健旺了。”钟生道：“承兄雅爱，但弟平素倦游，不敢从命。”梅生道：“吾兄真读迂了。今春光明媚，花柳动人，各处仕女如云，车马咽道。若不出游赏游赏，岂不为花鸟所笑？”说毕，拉了钟生要走。钟生再四推辞，道：“闲花野草，小弟实不愿看。幸兄美情，容当荆请。”梅生道：“兄既无此高兴，弟也不敢过强。然既不去赏春花，同兄去访一访解语花何如？”钟生道：“请教吾兄，此言何谓？”梅生道：“兄终日在家，不知外面的事。近来平康中有一瞽妓，姓钱名贵。生得肌如白玉，面似桃花，那一段袅娜的身材，风流的态度，百口也赞他无尽。虽是少了一对秋波，那一种娇媚嫣然，令人魂醉的样子，真是形容不出。小弟当日听得人说，也不肯信。后来亲去一访，果是名下无虚。弟还记得当日令叔所弃的令坦干不骄兄，曾赠他一调《浣溪沙》的小词，是赞他妙处的。”遂念道：

紫玉风流白玉身，嫣然一笑欲倾城，淡妆浓抹总宜人。

蜜意难窥吞吐语，柔情易觉浅深颦，不须回眼已牵情。



“兄听此作，可见彼之娇艳了。我同兄去一访，也可宽些眼界。兄意如何？”钟生笑道：“兄爱小弟过厚，故说得这瞽妓如天上人，欲弟去一游耳。弟虽生平不曾会过妓女，曾听人说，近日大街中并无一个名娃，大非昔日之比。何况瞽妓中尚有此等人物？”梅生道：“我与兄自幼相知，可曾有一语相欺？若谓瞽妓中无美人，昔日王嫱、西子、绿珠之辈，就不该生于乡僻了。兄何固执若此？”钟生道：“小弟非敢固执。但想他一个瞎妓，纵有几分容貌，自然胸如黑漆，只好娱市井之徒。我辈读书人对着一个白木，单只大嚼屠门肉，牛饮几杯回来，有何趣味？又不若对着那嫩草娇花，听那枝头小鸟嘹唳，痛饮一番子。”梅生笑道：“兄可谓唐突西子了。兄既不知，也怪兄不得。这钱贵自幼颖悟异常，八九岁时就诗词歌赋无不涉猎，后来十岁上才坏了双目。他至今终日咿唔，著作甚富，皆脍炙人口。小弟记得他十三四岁时，有他自嗟薄命的四首绝句，念与兄听，看是如何？”遂将他的薄命诗念了一遍。又道：“弟还见过他的少年游四阕四季词儿，还听人传念他编的啖林莺，更妙一时。记不得许多。兄到他家要出来一看，便知弟言非谬。”钟生听罢，也不禁容色飞舞，道：“果尔佳作，可不愧兄之赞扬矣。”梅生道：“兄既以弟言为不谬，弟做薄东，请兄一乐。”钟生道：“承兄厚意殷殷，本当从命。但他既是名妓，又有如此才华，相交的自然都是富翁大老。小弟一介寒儒，那里在他眼界内。恐去反受他轻薄，那时进退两难，还是不去的好。”梅生道：“吾兄吾兄，人不易知，知人亦不易也。吾兄此言是皮相英雄了，兄还不知钱贵的心迹。他极重的是风流才貌，最厌的是铜臭乌纱。他向日遇着俊俏才郎，虽不得他曲意奉承，也还颇亲色笑。若是那痴蠢子弟，虽富胜陶朱，他不但不肯相陪，还有许多的讥诮。所以那些膏粱纨绔，往往乘兴而来，



弄个败兴而返。后来因他母亲苦功，他如今才略肯通融。我还听得人传说，他曾立一誓愿，倘偶着个才貌兼全的知心伴，不拘贫富，愿托终身。吾兄这一去，不但不受他轻薄，恐还要在他知心之列呢。”钟生道：“若果如兄所说，此女可谓妓中英雄。此瞽目之人而有此心胸，又高出梁夫人、红拂妓之上了。但恐此言容或有之，未必如兄所说若此凿凿可据。”梅生道：“不患弟言之不实，犹恐我扬之不尽耳。今同兄去看一会，若弟谬言，兄此后竟视弟为妄人可也。”钟生见他说得如此真切，未免少年心动，答道：“弟岂敢疑兄之妄，私心窃料恐世间无此尤物。今日之须眉男子，无一人能尘埃中物色英雄，况此一瞽女而具此侠肠，有此巨识乎？”梅生道：“兄到彼见之，若不符弟言，竟罚弟以金谷酒数。”钟生道：“既承见爱，敢不趋陪？”梅生大笑。钟生抖了抖补道袍，按了按旧纱巾，拔了拔破朱履，掸了掸身上灰尘，锁上了房门，同梅生出来。又锁了院子门，遂同携着手，一路说些闲话。弯弯曲曲，不觉已过朝天宫大街，到钱贵门首。

只见一带疏篱，数竿修竹，树木掩映。一个小小青门楼儿，迎门一座花台，栽着一丛天竺，点缀着几块宣石。门口站着个丫鬟，约有十七岁，生得面白唇红，指柔足小，青衫洁净，黑发光明，在那里买花。梅生指对钟生道：“此幽舍乃钱娘居也。”又指着那丫头，笑顾钟生道：“兄未睹丽人，先见艳婢。只这一丫鬟，也就算娇美了。”随问那丫鬟道：“你姑娘家中有客否？我同这位钟相公特来相访。”那丫头原来就是代目，梅生原常在他家行走过的，他却认得。将钟生一看，不觉满面春风，笑容可掬，忙向钟生敛衽，道：“姑娘正独坐无事，二位相公请进客屋内坐，我去通报。”让了进去，坐下。他忙到房中对钱贵道：“恭喜姑娘，向日那梅相公同了一位钟相公来访姑娘。”钱贵道：“痴妮子，这有甚



么喜处？我今日心中不乐，懒于应酬。你可去回他说，得罪相公，改日再会罢。”代目道：“姑娘不可错过。我跟姑娘数载了，虽见过几个俊俏郎君，怎如这钟相公是天上谪仙，人间罕有。虽然衣敝履穿，穷酸打扮，但那一种风流，恐巧妙丹青也画不出。他才人丰韵，虽不知他才学何如，姑娘也该会他一会。大约世间有才而无貌有之，有惊人之貌而无才者未必。姑娘一心想遇一个俊俏的郎君，今日却遇着了。我先说恭喜者，就是这个缘故。他比那祁公子不但风流过之，且另有一种蔼然可亲之态，较之他人就有云泥之隔了。”钱贵听了，笑吟吟的道：“穷何妨？但可果然如你之所云，竟是这样潇洒风流人品？”代目道：“向蒙姑娘以心腹托我，我怎敢欺诳，误姑娘的大事？”钱贵想了一会，道：“我常听人说，有一个小秀才叫做钟丽生，算当今才貌双全第一个人品。他因四壁萧然，故闭户在家苦读。我虽神往久矣，却无缘相会。莫非就是此人？”叫代目替他轻拢云鬓，淡点朱唇，起身。喜孜孜扶了代目，慢移莲步，款蹙湘裙，袅袅娜娜走将出来。朝上拜了两拜，三人相让坐下。梅生先开口道：“久阔钱娘，渴想之甚。今我这敝友钟兄因久慕芳名，特同来奉访。喜钱娘今日得暇，诚为三生有幸。”钱贵道：“贱妾葑菲下材，蒲柳陋质，怎敢当相公过誉？闻得钟相公神仙中人，今得屈临贱地，乃妾之万幸耳。”正说间，代目捧上茶来，三人吃罢。钱贵附代目耳道：“快备酒饭。”代目点头去了。梅生顾钟生道：“兄今见钱娘丰韵，弟之前言妄否？”钟生道：“弟先以兄之言恐其太过，今细看起来，兄之所赞尚未能尽钱娘之万一。真胡然而天，胡然而帝。大约古来相传之名媛，恐尚未若是。”梅生对钱贵道：“我这敝友钟兄，表字丽生，是黄门中第一个才貌兼全青年的才子，真可谓倚马千言，才华绝世。今日与钱娘初会，定有些新诗相赠呢。”



钟生道：“小弟不过背地吟哦，邯郸学步。久闻得钱娘精通翰墨，小弟岂敢弄斧班门？”钱贵听说，果然是他数载神驰，闻名未会的人。喜动颜色，忙笑答道：“相公言重。妾久仰高名，如雷灌耳。真如三神山，可望而不可即。今竟得相遇，何幸如之？妾陋质寡文，恐不敢当相公珠玉。或蒙不弃，赐我佳章，胜锡我百朋矣。”梅生道：“适间我到钟兄府上，钟兄正在豪吟，钱娘可要听么？”钱贵欣然道：“相公若记得，幸为赐教。”梅生遂将扇上的诗词念了与他听。钱贵听了，赞道：“名下无虚，妾何幸得聆佳作？”钟生道：“俚言粗鄙，有污尊听，令我愧杀。闻得梅兄说钱娘著作甚富，祈假一观。”钱贵笑道：“拙作真要污目了。幸遇高明，敢不献丑求教？”唤代目将他历来所作的诗词取出来，递与钟生。钟生看了，赞不绝口，道：“钱娘佳作，真可掷地金声矣。”钱贵道：“不但相公污目，且使贱妾汗颜。”梅生道：“你二位皆不必过谦。俟酒阑后，等诗兴发作，少不得要彼此赓和。”正说着，内边捧出酒肴来。彼此相叙坐下，觥筹交错，宾主甚欢。掷了一回骰子，说了一回口令。郝氏也出来各奉敬两杯，梅生暗暗把东道之资递与他去了。钱贵又叫代目取过弦子来，弹着唱了一支《红拂记》上虬髯落店的昆腔曲子，道：

我看你丰姿洒落，仪容俊俏，自合双飞双宿。
姻缘分定，千里非遥。多感你好逑君子，择配佳人，一见相倾倒。好一似秦楼乘风弄□箫，他铜雀焉能锁二乔？

他玉指轻挑，檀唇慢吐，真有绕梁裂石之音，令人听得心旷神怡。唱了一曲，侑了数杯。看看日色将暮，酒阑上



来，梅生道：“有劳钱娘妙音，我们已赏鉴过了。钟兄此时诗兴动否？可作将起来，以助饮兴。”钟生道：“小弟拙作不拘何时皆可应命。但恐俚句不堪，有污钱娘清听耳。”钱贵道：“相公勿过谦，定要请教。”遂自己到房中，取出一柄重金牙骨佳扇来，双手递与钟生，道：“求相公即将尊作挥于粗扇，贱妾当留为终身珍玩。”随命代目掌上两支大烛来，又自己进去了一会。代目捧着一个螺甸方盘，梅生、钟生看时，盘中放着一方端溪旧砚，一锭方于鲁的佳墨。钱贵将一枝纯毫湖笔递与钟生，命代目将墨磨起。那梅生不住赞道：“不要说钱娘著作之妙，只这笔砚精良，也是难得见的。”钱贵道：“妾因目瞽，不善涂鸦。凡有拙句，俱是小俾代写。此妾特特制下，以待高贤。藏之数年，今日得遇钟相公佳作。可谓笔墨之幸，亦见妾一段苦心之有灵也。”钟生道：“钱娘可谓深情，敢蒙错爱若此。”因提起笔来，蘸浓了墨。要逞才思，不假思索，一挥五首。

其一：

雪儿饶绰约，惆怅隐秋波。
蜜意流纤指，柔情托缓歌。
看匀深浅黛，裙织绿绯罗。
话到传心处，明眸愧尔多。

其二：

闭目如思妇，开喉尽妙歌。
动人年最小，谑客趣尤多。
不饮频呼酒，催干欲卷波。
醉余偎倚处，香气透春罗。



其三：

不见偏能识，心灵会晤多。
爱传弦上调，情露坐间歌。
花好藏深髻，肌香透薄罗。
余思何处觅，去去缓凌波。

其四：

天意何幽渺，盈虚事颇多。
既然予月貌，曷以吝秋波？
淡锁吴宫恨，轻披越国罗。
浮杯一缱绻，况复有清歌。

其五：

无意逢佳丽，风情动我多。
软腰欺嫩柳，柔体怯轻罗。
玉指挑新调，朱唇吐艳歌。
花魁应避步，何必在秋波？

写毕，梅生接过来朗诵一遍，赞道：“兄之佳唱，精工敏捷，虽青莲复生，不能居兄之右。非兄不能有此咏，然非钱娘亦不能当此赞也。绝色高才，可称二美，真是千秋佳话，小弟有幸得预斯会。”钱贵听了，忙出席深深拜谢。命代目斟上二卮，自己双手奉一卮与钟生，道：“贱妾慕才如命，今幸得遇相公，乃前缘所致。但蒙过奖垂怜，妾不能当



此耳。谨敬一觥拜谢。”又奉一卮与梅生，道：“承相公不弃，同钟相公来赐顾，遂妾数载之愿。荐引之恩，亦当拜谢。”梅生道：“此系钟兄与钱娘宿缘所致耳。我不过偶介绍乎其间，何足居功？焉敢当谢？”钟生亦回敬钱贵一卮，道：“小生乃贫寒下士，亲友皆所不齿。今钱娘见爱若此，可谓生我者父母，爱我者钱姑也。敢不为知己谢？”钱贵道：“相公是何言也？韩夫子岂长贫贱者哉？妾得遇相公，实出万幸。”彼此逊谢一番。大家饮毕，钱贵叫代目取出一方新癩帕，将扇子包好，收入匣内。他先听得代目说，钟生果然容貌无双与向来所闻无异。今覩面又见他才美若此，不胜心折，就存了一点要托终身之意，只是一时不便开口。而那一番绸缪之意，甚是殷勤。梅生见了，笑道：“我闻得钱娘数年来无一人得其欢心，今遇钟兄即相爱若此，真是姻缘宿定，非人力所能强。”钱贵道：“妾何人斯，敢雌黄人物？但从幼有誓，愿得遇一个才貌兼全的情郎。今遇钟相公已符宿愿，敢不致敬？”梅生道：“钟兄，我看钱娘可谓爱兄已至，兄今在此留宿何如？”钟生道：“小弟寒酸体态，怎敢伴天上姮娥？今承钱娘不弃，只可作诗酒交，安敢结鸾凤侣？”钱贵满心要留他，不好骤然启齿。今听见梅生相劝，心喜非常。见钟生推辞，忙道：“妾乃娼门下贱，怎敢污相公玉体？但得侍一宵衾枕，虽于九泉亦无遗恨。”说了，面有惭色。梅生道：“钱娘之言若此，吾兄若要推辞，岂不辜钱娘一团美意？倘再拘泥，不但杀风景，就觉太不情了。弟且告辞，明早再来扶头。”因起身作别。钟生见他二人如此说，也说立住，道：“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非弟推辞，但只恐无福消受耳。”说完，与梅生作别，送了出门。随与钱贵携手进房，见房中焚兰蕙，幽雅非常，绣帐锦衾，又富丽至极。钟生虽是一个才子，却是一个寒儒。每常住的是衡门茅屋，



睡的是纸帐梅花。今到此温柔乡，如登仙界。他此时真是：

身虽未到蟾宫里，如在瑶台琼室中。

钱贵又叫代目烹了一壶好茶，各吃了两钟，说了些久闻未会的知心话。钟生在明晃晃银蜡下重新把钱贵细细一看。灯下看佳人，分外娇娆，真美丽也。

鬓发如云，黑臻臻挽一个时样梳妆；柔躯似柳，娇滴滴着大套细轻衣服。眉弯新月，淡淡扫两道春山；牙排嫩玉，齐齐露两行瓠子。双眸似睡，如未醒之杨妃；娇面不匀，似嫌嵯之虢国。鼻若垂珠，脸同瓜子。口中香气氤氲，唇上残脂馥郁。十指尖尖，真如玉笋；双弯窄窄，实赛金莲。

相携上床，脱衣共寝。钟生又将他遍身细细抚摩，真是：

体滑如脂，骨温如玉。上口似樱桃，下口包含红芍药；横唇如赤豆，直唇微露紫鸡冠。乳头新剥鸡头肉，捏着已足魂消；牝户劈开萼萼瓣，摸到勃然兴发。

情致如火，云雨起来。一个初尝滋味，一个久慕丰标。一个怜才，一个爱色。他两个彼此相爱之情，一番绸缪之态，虽浴水鸳鸯，穿花鸾凤，犹不足以喻也。事竣就枕，钱贵枕钟生之臂，悄语道：“妾有心腹一言，欲君见怜，君肯垂听否？”钟生道：“卿之深情，沁我肺腑，有何见教，敢不勉从？”钱贵道：“妾乃钱家亲女，不想隶在乐籍。这接客迎



人，原非妾之本意，奈迫于父母之命耳。妾今虽倚门献笑，然自幼曾立一誓，愿得遇才貌郎君，定以终身相许。妾今虚度十九龄矣，数载做这风中柳絮，也因是未得其人。今遇郎君，妾心已足。若徒效露水之欢，非妾之愿，必以此身相许托，誓死不移。倘鄙妾下贱烟花，留为妾婢，亦所甘心。君若不从，妾当以一死。自矢此志，决不他移。君能怜念妾否？”言毕，不觉呜呜咽咽，哭将起来。有八句道他二人男贪女色、女慕郎才道：

为云复为雨，相爱又相怜。
美配当良夜，佳期正妙年。
抚郎郎似玉，觑女女偏妍。
更有销魂处，低低枕畔言。

钟生听了，惻然道：“卿可谓交浅言深。但我自幼父母双亡，为兄所弃，家徒壁立，亲友皆疏。向来几次求婚，人皆鄙我寒贱，故年已二十，尚无室家，我因想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有女颜如玉，故立志芸窗，矢心发愤。或皇天不负苦心，倘获微幸，再寻配偶。今幸得遇芳卿，承你百般垂爱，我心已醉。感你以终身相托，何幸如之？本拟如命，但我一介寒儒，恐负你终身结局。二则我囊罄如洗，焉能为子赎身？三则你系他亲生爱女，安肯轻易配人？四则我原说微幸之后，方可毕婚，今岂有出乎反乎之理？且我一个薄命寒儒，焉有福配你这天姿国色？因此数种，故难从命。贤卿请自细思。”钱贵道：“以郎君之才，蛟龙岂池中之物？不日升腾，这何足虑？至于赎身一事，妾系他亲生之女，安得论价？且妾数年来替母亲所挣不下千金，若定要身价，妾当自办，不用君费心。若说亲女不肯舍轻易嫁人，当初妾原不肯



接客，是我母亲苦劝，原订过得遇才郎许我自嫁，向有斯言，我方依允。今若万不肯从，妾当誓以一死，今日既已侍君，此身决不再辱。妾心已死于君，自兹以后，生为君家之身，死则君门之鬼矣。君所说脱却蓝衫，方才纳偶。今日我不过欲为君妾足矣，岂敢望与君作配？何妨今且归君，为君权主中馈，亦可免分君读书之心，俟君捷后再觅夫人未迟。妾筹之熟矣，君能怜念妾否？”钟生感激不尽，道：“子言至此，可谓深心，我尚有何推阻？但你说今且相从，倘我侥幸，再寻匹配，此言非知心人当出口。我有何能，承你这般厚情？诚令我感激泣下。我自然以你为室，岂有列做小星之理？但今日若与你老母言之，他见我一介寒儒，未免有许多张致。你且不必露于辞色，俟今秋大比，或上天怜我二人情痴，稍得寸进，然后娶卿为室。不幸即落孙山，又当设法别议。”钱贵道：“聆君之言，妾之深愿，况数月光阴亦容易过。但恐君高中后，那豪门闺秀，富室娇娃，谁不愿得此风流佳婿，恐致妾有白头之叹耳。”钟生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命名钟情，岂肯作薄幸人？况女子中尚有多情美丽如子者耶？若异日负卿，我终身前程不吉。”钱贵听了，忙欲披衣起谢。钟生搂住道：“你我何须乃尔。但你此后仍如昔日承顺母意，俟到我家，再守妇道未迟。”钱贵道：“君此言视妾同畜类矣。我既以此身许君，此身乃君之身矣，敢有辱君之理？若母亲不念天伦，或行威逼，妾九死弗移，以此报君。”钟生道：“我正恐如此，故尔劝你。我二人既已定盟，便是终身夫妇，倘你不堪受凌辱，如此岂不使我抱一世鼓盆之叹？况你心迹，我岂不知？俟出火坑，再做良家腔调未晚。”钱贵道：“君情至此，妾虽死九泉，亦含笑矣。”因笑道：“我钱贵好造化也，得此多情多义才郎，终身之愿已足。”又对钟生道：“目今郎君请宽住数日，聊尽微忱。此后无事望



常来看，免妾身记怀。”钟生道：“我岂忍瞒卿。我家一贫如洗，此地岂能常到？且大比在迩，还要用功。若有稍暇，自来看你，不必注念。”钱贵道：“君高志若此，妾岂敢扰乱君心？今求宽住数日，稍伸缱绻，若忽然别去，情何以堪？”钟生应允。二人相叙到亲厚之际，情兴复萌，重又春风一度。正在绸缪之时，不觉天色已曙，日映纱窗矣。二人起身下床，钟生将他一看，真个消魂。但见：

双眸虽紧闭，颜色胜芙蓉。

月扫娥眉淡，云偏宝髻松。

又看着钱贵梳洗，亲为之掠鬓，代为之画眉。一种亲爱之情，不能言尽。梳洗方毕，只听得梅生一路叫进来，道：“钟兄起来不曾？小弟来扶头了。”钟生忙迎出来，道：“吾兄来何早也？”梅生笑道：“弟恐兄乍入阳台，好梦不能即醒，特早来惊梦耳。”相视大笑。到堂屋中坐下，代目捧出两盏茶来，二人吃了。梅生携了昨夜嫖金，今日东资，交与代目。代目进房对钱贵说，钱贵不肯收，叫代目定还了梅生。梅生只得收回。少顷，钱贵出来同坐。早饭毕，谈了一会，又拿出酒肴来，三人入席而饮，无非说些新诗，行个妙令。且说郝氏昨日见了钟生，看他衣衫褴褛，甚不惬意。因女儿叫备酒饭，少不得整理送出。后接了梅生东道之费，也还不十分着恼，以为他到晚就去。不想女儿竟留下了他，不见一文宿钱，满肚忿气。正是：

未曾见惯奇嫖客，恼断虔婆爱钞肠。

今日又见女儿自己拿出私囊制东，越发气得了不得。因



看女儿面上，不好发话，恼得只在他自己卧室坐着，总不来瞅睬，一应都叫代目、财香料理，不在话下。他三人饮过数巡，梅生问道：“兄今日可回府么？”钟生道：“小弟也要回去，蒙钱娘苦苦相留，不忍拂其雅情，还住一日。”梅生笑道：“谚云：得鱼岂可忘筌？你二位如此相亲，何以谢我这月下老？”他二人同应道：“多感厚德，容图后报，决不敢忘。今且以一卮为寿。”二人起身，各斟一卮，奉与梅生。梅生笑站立饮了，又皆回敬坐下。梅生又问道：“钟兄遇钱娘，昨已有新诗相赠，钱娘可有佳章酬答否？”钱贵微笑道：“钟相公佳作，阳春白雪在前，妾巴人下俚之言，岂敢相和？因钟相公说自幼贫寒，为亲友所不齿，妾见世态炎凉，人情冷暖，不胜慨叹。谄得一调《木兰花慢》，不敢献丑，恐相公喷饭。”梅生道：“钱娘不必太谦，就请赐教。”钱贵遂念道：

想人生贵贱，皆前定，有何妨？叹人尽欺贫，众咸趋富，出丑张狂。思量从来世事，尽多更何必恁匆忙。富忠焉知不败，贫穷岂便无昌？凄惶，有限几时光，谁弱又谁强。复何须乃尔，千般丑态，万种无良。推详事多反覆，况人生怎定得沧桑。堪笑人皆睡梦，安能洗尽污肠？

梅生听了，道：“妙极妙极，骂尽世情，钱娘真钟兄之知己矣。”又向钟生道：“钱娘既有佳作赠兄，吾兄不可无答。或诗或词，也请教一首。”钟生道：“既承兄命，敢不呈丑？弟荷钱娘厚爱，亦有数言以谢之，故美其名曰《意难忘》。鄙言志意而已，幸勿大噱。”遂念道：



漂母流芳，憫王孙进食，义侠充肠。章台英俊眼，贫贱识韩郎。红拂伎，目非常，奔李靖归唐。适蕲王，梁妃显达，千载称扬。负霸哲妇无双，识文公终复，杰士从亡。逃吴胥乞食，浣女献壶浆。豪杰事，属闺房，试说姓名香。到今朝，垂青顾我，又有钱娘。

钱贵道：“妾何人斯，何取当郎君如此高比？所谓投之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了。”叫代目取出笔砚，并一幅白綾，请钟生写。钟生将钱贵之词写于前，他自己的写在后。写毕，梅生接过，念了一遍，赞之不已。钱贵道：“以妾之俚语与钟相公尊作同书，真正是精金配顽铁，美玉并瓦砾了。”梅生道：“你二位都不必谦。两调佳章，若传出去，都可纸贵洛城。钱娘何不以此两调被之新声，长歌一番？我们洗耳静听，何如？”钱贵欣然应允，各送巨觥，先将钟生的词歌了。二人饮毕，梅生酬了一杯。歇息了一会，又各送上酒。钱贵又将他的词歌了，二生大喜。彼此欢饮酬酢，饮至天晚，梅生别去。钟生钱贵二人，如并蒂芙蓉、穿花蛱蝶，百般恩爱。又住了一日，苦辞要回。钱贵知不可留，遂在篋中取出银一封，道：“此内约有三十余金，系妾向来所积，今赠君权为灯火之费。若有不敷，将来再取。妾倘有衷肠欲诉，托人请君，望君即至。”钟生道：“卿若见招，我必就到。但你之情爱，我已难当，此赠如何好受？”钱贵道：“君何外妾？妾身既已属君，况此身外之物，妾之所有，皆君之所有也。”钟生感其言，也就收下。二人依依不舍携手流泪。钱贵又道：“郎君万分自爱，秋闱后妾当洗耳以听佳音。”钟生道：“卿亦当自爱。前言须紧记，万不可因我而受辱，使我愈不自安。”彼此郑重而别。正是：



无眸瞽鼓，胜于有眼男儿；
须眉丈夫，不若巾帼女子。

且说钟生到了家中，开门进去。他这间房子，原是那老先生真佳训的书室。这真家训后出了贡，选了教官，一家数口俱带去上任。此房典与钟生，其价甚廉，只当替人看房子一样。虽然是间斗室，四面俱有小院，院中还有几棵绿萼西府、碧桃红杏之类。他室中竹床木几，纸帐布衾，里外倒也还收拾得十分干净。钟生素常在家里，因贫穷特甚，三旬九食，也是他的常事。但无长远枵腹之理，少不得终日要去奔波柴米回来，又要躬躬汲爨，做那灶州府的炊官。还要扫地浇花，一日中只好半日读书。今日钱贵赠了他一封银子，他就坐下来，打开一看，都是上好锭儿。不觉堕下泪来，道：“我自幼椿萱见背，兄嫂将家私变卖，不知何往。依傍了外祖数载，后外祖先逝，亏得与我些私蓄，才觅了这间房子栖身，并盘缠了两年。数载来，多承梅兄间有所赠，以佐薪水，才苟延到了今日。其余骨肉至亲，尽同陌路。不意今日与钱姑无心之遇，不但赠我若许之资，且以终身相托。此情此德，没齿难忘。我趁此有余之时，可以苦攻。今秋倘百尺竿头，得进一步，完他终身大事，就是报德了。”次日到书铺廊买了许多墨卷、表论、策判之类回来，又制了几件随身的衣履，备了数月的柴米。恐自己炊爨，误了读书之功，雇了一个江北小厮，叫做用儿，来家使唤，每日工价一星。他然后自己拟了些题目，选了些文章，足迹总不履户，只有会文之期才出去。闲常只埋头潜读，真是鸡鸣而起，三鼓方歇，以俟秋闱鏖战。

钟生前日在书坊中见一册新书，名曰《峒溪备录》，翻



开一看，系本京新安人姓童名自宏近日的著述，他也买回来闲阅。你道这童自宏是谁？他就是童自大的胞兄。与他乃弟的胸襟大不相同，满腹文章，却不愿出仕。一意陶情山水，爱阅历名山大川，民风土俗。他家中也是巨富，将家事付与儿子主持，只在外边游览。有人劝他道：“何不在家享用？常常奔波道路，何苦乃尔？”他道：“大丈夫志在四方，岂有个做看财奴，守这故园空老？”一日想道：东西两粤，吴楚秦蜀，我都曾游过，只不曾到过滇黔。我闻得苗蛮之地虽近中原，而人畏其险峻，细探之者甚少。我何不一游，把蛮中风景纪出一段故事来？不但自己豁了心胸，也可留为后人长些见识。决意要去。亲友咸劝阻道：“苗蛮烟瘴之地，何可因游观之小事而轻万金之躯？宁不闻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乎？”他笑道：“如诸君之言，床榻之上，屋宇之中，皆不死人者耶？”遂带了数个家人，携了若干途费，到了南京。在童自大家只住了一日，见兄弟那鄙吝的样子，十分难看，遂迁到朝天宫道士房中作寓。那时应天府学教授姓广，祖籍徽州，与童自宏原是社友，当日在家时甚是契合。今到此处，次日即去拜访。广教官听得他来，忙倒屣迎入，叙了许多久别渴想的话。又闲谈了一会，童自宏见他的学署墙欹壁榻，甚是不堪，说道：“社兄在此为一方之师范，怎么贵署倾圯至此，也不申呈府县修理一修理？”广官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岂但弟之敝署，连圣人的大成殿同两庑都有倒漏处。曾呈禀过数次，皆置若罔闻，奈何？昨日正有一个笑谈：弟与两位敝同僚在那里同阅诸生的月课，门斗进来说道：‘外面牌坊上那个掉下来了。’弟不懂所谓，问他掉下的是甚么东西。他说：‘就是那个了，我知道叫甚么？’弟还骂他道：‘死蠢材，必定有个名色，甚么那个那个的？’遂出去一看，原来是牌坊柱子上那瓦套儿，因柱头朽了掉了下来。弟也不知叫



做甚么，只得解嘲，向门斗道：“这个掉下来就是了，尽着那个那个的，我如何知道？”后来各书去查，始知名叫护朽。老杜翁请想：一个文庙大门外的牌坊，乃众人观瞻之地，尚且如此，又何况于他？”童自宏顾家人道：“拿五十两银子送广师爷收拾房子。”家人取出送上。广教官道：“老杜翁驾临，弟连一杯薄酒还不曾奉敬，怎敢当此厚赐？然不敢过却，有负雅爱。此屋虽弟居，乃官舍也。弟定将老杜翁这一番义举申报上台。”童自宏道：“此万不可。弟非沽名者，不过赠故人稍加修葺，以蔽风雨耳。”广教官领诺，作谢收了。童自宏别了回寓，广教官即刻回拜，次日设席奉请。他自知童自宏尚朴素，不喜虚华的人，请了两三个得意的穷门生相陪，彼此谈讲，甚是相投。童自宏寓中无伴，约他们常去，以消寂寞。这两三个秀才知他是好客的富翁，何乐而不往。便日日到他寓中陪谈，大嚼豪饮，那是不消说的。一日，童自宏同他们到三山街承恩寺闲步，见许多的骨董铺，遂挨着家看去，并无一件好物。看到一家，还有几件看得的东西。他众人中有一个朋友，见一个匣内放着一只玉碗，便伸手取过来看。那开铺子的，先见他们几个都是酸丁打扮，料非售主，坐着扬扬不睬。此时见他拿碗，忙站起来说道：“哎呵呀，看仔细！好闲贱手，远远的看看罢了。一下失错打掉，你还赔得起么？”便伸手来夺。童自宏见他小量那朋友，心中暗怒，便一手接过来，问道：“你这碗值多少银子，就敢量人赔不起。”那人见童自宏说这话，估了他两眼，见他穿着也甚是平常，料不是主顾，遂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要是别人买，一百八十的要。相公你若要，让你些。称二十两现银子，拿了去罢。”童自宏听了这话，拿着向街中石上尽力一下，攒得粉碎。吩咐家人道：“称二十两银给他。”那人争道：“这是人的寄卖的，定要五十两。昨日人还到四十两，



尚不會賣，如何攢碎了他的？”先那朋友被他讥诮了两句，一肚暗气发泄不出，今见童自宏攢碎了，心中暗喜，便说道：“你要二十两，他就给你二十两，还有甚么说的？你先贬浅我罢了，他是徽州有名的百万童老爷，像你这样的铺子开得起几万个呢，你也小量他。”这条街是极热闹的所在，此时围着许多人看。这朋友向众人细说了其故，众人一来也恼他渺视人，二来人情所使，自然要奉承富翁，都说开铺子的不是。他方忍气吞声，没得话说。童自宏同众人谈笑着踱出聚宝门外，到了报恩寺。走乏了，投知客寮去。只见一个大胖和尚，肥头大脸，穿着一身绸缎僧衣，光着头，坐在一张大圈椅上。见了他们，屁股略抬一抬，道：“请坐。”他众人也都坐下，那和尚毫不瞅睬，也不叫茶。童自宏见他那样子可恶，笑问道：“老师就是知客么？”那和尚带答不答的道：“正是。”童自宏道：“请问这报恩寺以前是甚么寺来？”知客道：“以前是长干寺。”童自宏道：“长干寺以前呢？”那和尚茫然了一会道：“这却不知。”童自宏笑道：“宝刹也算南京第一大寺了，无限的贵官财主来往。像我辈穷酸不足论了，倘遇了那种人盘问起来，连本寺的来历都不知道，不但于宝刹削色，就是有愿布施的也不肯出手了。”那和尚问道：“相公可知道么？”童自宏道：“我安得不知？”那和尚忙立起，满脸陪笑，足恭问讯道：“适才着实得罪。小僧以为是等闲人，不知是广见博识的老先生。”叫小和尚送茶。茶罢，就叫掇果碟子上来。一十六样上色果品细点，再三让着。吃了一会，又叫备斋。顷刻撤下果碟去，送来十二碗丰盛素菜，包子云卷，南乡米饭，细粉鲜汤。吃饭毕，又叫烹了一壶好毛尖茶来，漱了口。那和尚笑吟吟躬身问道：“请问老先生，敝寺长干寺以前端的是甚么寺？”童自宏道：“当年梁武帝要建长干寺，特选了这一块地基起盖的。长干寺以前是



一块大空地了，这有甚么难解处？”众朋友先也以为童自必知其详，都侧着耳朵听，见他说这话，都忍不住的哈哈大笑。那和尚先当童自宏是实话，陪了无限的小心奉承，备茶果，备汤饭，盛款了要请教。此时方知是耍他，又说不出口，心中暗急，光头上的汗珠有指顶大，顺着往下滴。童自宏笑着起身一拱，道：“多扰了。”笑着同众人别处去随喜，吩咐家人道：“称二两香资送这师傅。”那家人便向身边取出一包银子来称。那和尚见给了二两银子，除茶饭之费，还多余两数，方才暗喜不急。因见他这样出手，不像个穷酸，问那家人道：“你们这位相公姓甚么？在那里住？口声不是我们本地人。”那家人道：“我家老爷是徽州有名的童大百万，你们这城里住的童百万就是他的亲兄弟了。”那家人也恼他出家人先那大样，说道：“他先来时，你不那大模大样，奉承得他快活，要化他一千五百，只当毡子上去了一根毛。”说着，连忙赶主人去了。那和尚后悔无及，后来倒也教乖了他许多，再不敢以衣帽相人，不论贫富人来，都以礼相待。按下不表。那童自宏在城里城外各僧房道院游了月余，买舟而去，或水或旱，到了贵州、云南一带。住了年余回来，果然纪了一册手抄，名为《峒溪备录》。遂命匠人刻了绝精的板刷印，传到各书坊中都有。腹中稍有文墨者，无不喜阅，独他乃弟不善。他令兄带了数十本来与他，童自大翻开一看，大笑道：“花花绿，绿绿花。一个字，两个叉。他认得我，我不认得他。”又笑道：“有用有用。”付与一个管账目的小厮，叫做美郎，道：“留着覆医瓶盖醋瓮，也省几文钱买纸，不要可惜抛撒了。”你道端的这本书上纪的是些甚么？听我细细述来。上面道：

峒溪种类不一，闻见同异各殊。余系目睹，辞



虽简而事详。苗人，盘瓠之种也，尽夜郎境多有之。有白苗、花苗、青苗、黑苗、红苗，其衣各别以色。散处山谷，聚而成寨，睚眦杀人，仇报不已。故谚云：“苗家仇，九世休。”近为熟苗，远为生苗。熟苗徭役之若，劳同牛马。男子椎髻当前，髻缠锦帨，织布为衣，穹以纳首。妇人以海聊铜铃结纓络为饰，耳环盈寸，髻簪几尺。以十月朔为岁首，揉鱼肉于木槽祭盘瓠，群号以为礼。见流官，无论尊卑，皆称曰老皇帝。称内地人曰汉人，以汉始通西南故耳。九股苗在兴隆凯里二界，以十一月为岁首。楚王马殷遣将镇八番，遂成土著。多楼居，衣青衣。妇人被细摺裙，摺如蝶版，古致可观。以六月六为正旦，其俗尚鬼，喜造蛊毒。身带刀弩，多为盗贼。丧食鱼虾而禁禽兽之肉，葬则以伞盖尸，期年发而火之。宋家蔡家，春秋宋蔡二国之裔也。性朴不诈，衣冠尽废，宛然苗类矣。天苗多周后，姓姬，尚行周礼，祭祖推其家长唱土语赞祝。紫姜苗装束与汉人同。多力善战，亦晓读书，嗜杀尤甚。得仇人，生啖其肉。夫死，妻先嫁而后葬，曰：“丧有主矣。”卖爷苗在白纳。贱老贵少，虽父老亦拽至他方卖之。克孟、牯羊二种，处于金筑，择悬崖凿窍而居，高百仞。或垂竹梯，或缘藤上下，如同猿猱。西苗尚勇好斗。葬不用棺，不知拜扫。饮醉相杀，醒复相好。东苗性悍。衣蓝短衣，妇着花衫，无袖，遮覆前后而已，细摺裙仅蔽其膝。諛氏之裔，死用棺，以石作坟。以七月七日祭先，甚敬。四龙家衣尚白，丧服易之以青。有张、刘、赵三姓，一曰大头龙家，男以马牛尾鬣杂



组发中，盘之成盖，覆以尖笠。一曰狗耳龙家，妇人作髻，状如狗耳。一曰小头龙家，一曰曾竹龙家，俗与龙家无异。土人在新添司者，与卫人通婚姻，渐染汉俗。在施秉者，播入流裔。在邛水者，斗狠轻生。里人亦名天苗，身衣木叶。新添、丹行之间，蛮人性犷戾，以渔猎为生，衣蓑衣。峒人以苗为姓，性喜杀。片言不合，即起干戈。在石阡、朗溪二司者，多类汉人。在永从者，居常负固在洪州，地颇膏腴，然不事耕作，惟喜剽掠。粤西有硃人者，好弹胡琴，吹六管，女善汉音楚歌。生女还之母家，曰：“一女来，一女去。”八番其俗，女劳男逸，勤于耕织。长裙曳地，白布裹头。以十月之望为岁首。葬不当昼，必于静夜，曰：“不忍使亲知之也。”硃兜衣青，身不离刀。硃老叛服不常，死则俯尸侧葬，云：“为死者避压也。”硃犷生理苟且，荆壁无门，出则以泥封户。父母死，焚其衣冠，有如赠鬼。焚人号十二管长，獠鬼硃砭言语不能，焚人为之传译。被毡衫，女吹篴，有凄楚声。六月二十四日星回节，吃生肉，祭天过岁，朔望日不乞火。性悍好斗，卢鹿同风。又好佛，手持数珠，善诵梵咒，有祷辄应。獠，焚人后，住元谋。女负担，男抱儿，最洁。日杵米，不食宿粮。其人能咒诅变幻报仇家，又善变犬马诸物。又有二形人，上半月为男，下半月为女。硃砭其种不一，有花硃砭，红硃砭。赤脚善奔，不知惜命。布围下体，谓之桶裙。善造毒箭，当之立死。受其气者亦死，死则有棺而不葬，置之□穴，或临大河。剪头硃砭者，男女剪发，仅留寸许。猪尿硃砭者，喜不



洁，与犬豕同食。竖眼碌砑，蛮人之尤怪者。两目直生，恶人衣青，云：“遇之有祸。”去麻阳百余里，亦不常见。播州，古夜郎地。其苗信鬼好诅，射猎为业，衣用虎皮，以虎尾插首为饰。黎州蛮，白马氏之遗种。其类凡十一，曰西箐蛮、三王蛮、邛部蛮、风琶蛮、保塞蛮、净浪蛮、阿宗蛮、乌蛮、白蛮、两林蛮、山后蛮。交易不用银钱，汉以绢帛茶布，蛮以盐马红椒。其俗尚鬼，称其长曰都鬼主。建昌，俗陋性刚，与黎州相似。松潘，古冉谿地。积雪凝寒，盛夏不解。人居累石为室，高者至十余丈，名曰碉房。亲死，斩衰布衣，五年不浴。奸淫事，输金请和而弃其妻，惟处女嫠妇勿禁。有罪者，树一长木，击鼓聚众而杀之。富者贯死，烧其室，夺其田畜。部落甚众，无总属，各推一人以为长。麦垵住白沙。牝牛聘妇，吹笙饮酒，刻木人祀祖，负薪荷蕘，治生辛苦。猺獠本名卢鹿，有黑白二种。黑为大族，深目长身，面黑齿白，故名锣鬼。其人佩刀挟弩，左肩背脊拖羊皮一方，兵为诸苗之冠。谚云：“水西猺鬼，断头掉尾。”男女贵者，寝不同席，至夜半密通之。男去须，女辮发。毡衫为礼，鸡骨占年。死不用棺，招魂以葬。女以善淫名者，人争取之以为美。白猺獠住麻地，迎春邛州府，吹笙跌足而贺。施苏居茂连山，种菽而食。猺砑在铺西硝井等处，采薪拾菌，携柴棍乞醴酒，醉卧中途，可供一笑。金齿，古哀牢国，其苗人皆九隆之后也。其裔蕃衍，散处荒域，其人有数种：有以金裹两齿者，曰金齿；有漆其两齿者，曰漆齿；有刺面者，曰绣面蛮；有刺足



者，曰花脚蛮；以采绳撮髻者，曰花角蛮。惟居诸葛营者，衣冠礼仪，悉如中土。八百媳妇，其人性缓。刺花鸟于眉目之间以为饰，俗同缅甸。相见把手以为礼。木邦亦名孟邦，其人多幻术，能以木换人手足。又能置污秽于途，人触之者，变为羊豕。以钱赎之，复变为人。有知之者，易置污秽于他方，则其人反变为异类。其俗男衣白，文身褊发截髭。女饰金圈象镯，居皆竹楼。男贵女贱，民皆奴视其妻，役之耕织。老挝，其民性悍，遍体花绣。居高楼，其上宽广。碓一名膳客，其种有八，曰：天竺、咳首、傜侥、跛踵、穿胸、僇耳、狗軛、旁脊、又有飞头蛮、凿齿、鼻饮、花面、白衫、赤裨之类。碓俗童时烧铁烙足心，沁以蜡油，重趼如櫓，易登险峻，妇人黥面成花，嫁则荷伞悬草履，归于夫家。好劫掠，然信鬼畏誓，可以要结。外有打寮山碓，柁亲山碓。砭人，居五岭之南，冬缀鹅毛木叶为衣。能用毒矢，中之者，肌骨立尽。虽碓人亦畏之。苗人欲举兵攻杀，先期集众，插牌于山，侦知得以预备。峒苗仇杀之后，汉官为之讲歹。两造各积草为筹。每讲一事举一筹，理拙者弃其筹，筹多者胜，负者以牛马归胜者。即彼此杀人，亦较其人数多寡而以牛马赔偿之，纷乃解。讲歹之时，两造苗民各踞两山之上，而立牛于其中。讲既明矣，一苗持刃从牛颈下，于是两山之苗呼噪而集。各割牛肉一块，归而祭祖，若相誓曰：“有负谕者如此牛。”蛮獠有事争辩不明，则对神祠熬油鼎，谓理直者探滚油手无恙。愚人愤激，信以为然，往往焦溃其肤，莫能白其意者。各峒歃血誓



约，缓急相救，名曰门款。战斗进止，以发喊助威，曰鸬鹚号。朱漆牛皮以护头颈，名曰固项。六月二十四日名火把节，苗相聚，生啖牛豕。苗人把忌，以元日为始，二七而解。砮犷以三月为忌，二十五日而解，俱不容人犯忌。午日，苗尽闭门把忌，先二日锁钮后掳之人，善逸者于是日走，苗不敢追，追惧不吉。鬼方之民信鬼，椎牛而祭，谓之做鬼。初夏徙居数日，让鬼居之，谓之走鬼。平居寝不解裙，亦恐犯鬼故也。砮砮谓席地而居则近鬼矣。为屋宇，必去地数尺，架以巨木，上覆杉叶，有如羊栅，故名羊栖。砮人之室，缉茅衡板，下畜牛羊，谓之麻阑。苗童之未聚者曰罗汉，苗女之未嫁者曰观音，皆髻插鸡翎，于二月群聚歌舞，自相择配。心许目成，即谐好合。苗人之婚礼曰跳月。跳月者，乃春月而跳舞求偶也。其父母各率子女择佳地而相为跳月之会。父母群处于平原之上，子与子左，女与女右，分别于原隰之下，原隰之上，相宴乐。烧生肉而啖焉，操匕不以箸也；漉咂酒而饮焉，吸管不以杯也。原隰之下，男女皆艳妆盛饰。男反褙不裙，女反裙不褙。男执芦笙，笙六管，长有二尺。女执绣笼，绣笼者，编竹为之，饰以缯，即采球也。原上语女歌则皆歌，语男吹则皆吹。其歌哀艳，每□一韵三叠，曼音以缭绕之，而笙节参差，与为缥缈。吹歌之时，手翔足扬，睐转肢回，首旋神荡。是时有男近女而女去者，有女近男而男去者，又数女争近一男而男不知所择，有数男竞近一女而女不知所避者，有相近复相舍，相舍仍相盼者。心许目成，笼来笙往，忽焉挽结。于是妍者负



妍者，媼者负媼者，媼与媼不为人负，不得已而后相负者。有终无所负，羞愧浹涕以归者。彼负而去者，渡溪越涧，选幽而合。解锦带互系，相携还于跳月之所。各随父母以返，而后议聘。聘以牛必双，以羊必偶。先野合而后俚，苗之俗如此。獠人夫妻异宿，晴昼牵臂入山为乐。于路口插松枝以断往来，谓之插青，见者即避。如或误入，刀斧相加。溪男女相歌于正月朔、三月三、八月十五。而三月谓之浪花，歌尤无禁忌。龙家苗立木于野，谓之鬼竿。春时男女旋跃其下，以择配偶。獠鬼之俗，新妇见舅姑不拜，裸而进盥，谓之曰奉堂。苗人取鸡卵画墨，祝而煮之，剖视吉凶。又有将葬其亲，以鸡卵掷地，视卵不碎之处，即以为吉，于焉卜兆者。苗人腊祭曰报草，祭用巫，设女娲伏羲位。苗祀神多书孔明天子之位。苗人亲死，则聚亲族笑呼歌舞，谓之闹尸，又曰唱斋。至明年春月，闻杜鹃声，比户而号，曰：“鸟有一岁一来，吾亲不复至矣。”苗人每遇令节，男子吹笙撞鼓，妇随男后，婆娑进退，举手顿足，疾徐可观，名曰蹀堂之舞。八番之蛮临炊始舂稻，不宿舂，宿舂则头痛。臼深数尺，相杵而下，其声叮咚，抑扬可听，名曰椎堂。苗人醉后以长柄木□跃舞，名曰舞□。砮人远归，止三十里外，家遣巫师提竹篮贮其里衣前导而还，谓之收魂。砮人亲死，恸哭水滨。投钱于河，汲水而返，用之浴尸，谓之买水。否则为不孝。播州苗所歌，十数辈连重袂而舞，以足顿地节歌，名曰水曲。葫芦笙大如盂，止六管，韵颇悠扬。砮人之乐状如箫，纵八管，横一管以贯之，即



古凤箫之制。铜鼓多马伏波及武侯所制，故称曰诸葛鼓，大苗峒方能有之。琵琶只二弦，弹之应律。苗人合乐，众音竞发，击竹筒以为节。峒民为笔用鸡毛，彼虫鸟之文，非此不可。苗锦大似礞布，巾帨尤佳。藻彩云霞，悉非近致，谓之花皋，土俗珍之，南蛮豪家以鹅毳毛为被。温丽胜于纯锦。硃砭诸种则以茅花为被。苗人年十六无不带刀，其铁自始生时炼至成童，故最铄利。以黑漆杂皮为鞘。能者掷刀空中，接之以手，曰跳鸡模。苗人之弩名曰偏架，以毒涂矢鏃，中者必死。掉枪长余二丈，用以护弩。战则一弩一枪，相依成对。苗人火器有过山鸟者，能打越重山，绝无障碍，蛮地多楠木，剖以为舟，有绝大者。碓人截大竹筒煮食物，而竹不燃，亦异制也，碓獠睡无床褥，以三木支板。燃火炙背，板焦则易，名曰骨浪。处以瓦屋，居之温室，则病而不安。溪洞收蚁卵，淘汰为酱，非尊客不以供饌。粥杂鱼肉蛆虫，丛嘬以为珍美，谓之曰□。苗之矜富者，则曰其家蓄□几世。咂酒一名钓藤酒，或有以鼻饮者，谓由鼻入喉，更有异趣。富峒以九月一饮群苗，谓之大设。牛羊肠脏略一摆洗，煮以飧客，臭不可近。必欲客尽之乃喜，曰不乃羹。凡杀牛，以骨浸于渊泉之中，历久乃酥。取出食之，以为至美。杀牛多者，将牛角挂之屋上，以矜豪富。苗人请客，先到者上坐。子先赴席，子居父上。到迟者立饮。苗人渠帅谓之精夫，其相呼谓之□徒。獠人尊有力者谓之火郎。獠人之百姓谓之提陀。洞酋妻皆称媚娘。苗人同类称曰同年。苗人幼稚谓之马郎。能通苗汉语者谓之客语。为苗人



判论是非者谓之乡公。汉人潜入苗洞者谓之汉奸。熟洞溪文移者谓之专事。砵砵之随行者谓之队小。砵砵之为佣者谓之奴狗。苗人买人，量人以拳，一拳价一金。诸苗负物不以肩。用木为半枷之状，箝其项，系带于额，背笼以行。猾苗坐茂草中，见孤客过，暗钩曳入，绑之货贩。苗人得汉人，恐其逃逸，以木靴着之而墩锁，终身莫能出。有逃走拿回者，用板一片，以钉钉于足上。墩锁之外，六月曝日中，曰晒日；冬月去衣使露处，曰晒霜。

其事甚多，不能尽录。择其异者载之，其全部则书房中有之。钟生细阅了一遍，倒也胸目为之一新。按过一边。且说竹思宽那日别了铁化，携着他所赠的那一封银子到铁家来，恰好大门开着。走进内中，悄悄蹑足走到钱贵房门口。伸头一张，见钟生已去。钱贵靠着桌子，手托着香腮，一只手做着手势，虚空模拟，面孔上笑吟吟，不知心内想些甚么。竹思宽见了这个样子，不由得骨软筋酥，忙到郝氏房中。郝氏正在床上睡着，上前抱着亲了个嘴，（删节 38 字）笑着道：“你这件宝贝东西，比当日更肥范有趣了。”郝氏笑道：“知道不堪，不劳你假奉承。你昨夜为甚么不来？想是那里又叙上新人了。你此时有这些假亲热。”竹思宽道：“也没有甚么新人。一来我前晚在你这里弄了一夜，不曾合眼，昨日乏了，去歇息歇息。二来我如今不敢常常到你家来，心里有些过不得。”郝氏道：“我同你相与了这几年，今日重新讲这句鬼话。有甚么过不得？是甚么缘故？”竹思宽亲了他个嘴，道：“不瞒你说，你的那个女儿是个狐狸变的，会慑人的魂魄。我一瞥见了，就掉了魂。你要叫我同他沾一沾身，我情愿死在你肚子上。在你家替你当个老乌龟，你就拿



棍也撵不出我去。”郝氏含笑把他打一个嘴巴，道：“我同你相厚了这些年，我一心还想要嫁你，他也算你的一半女儿了，你还想做这样的事？况且你想想你这东西，可是轻易近得人的？我那娇滴滴的女儿，不要说弄，他要摸着，管就吓死了。”竹思宽道：“你这些话说的一点也不相干，难道鸡巴硬了不认亲？况外国的风俗说，生我者不淫我。生者不淫，除了自己的亲娘同亲生的女儿，别的一概混弄。像这样的女儿，十个指头扯扯，关着那一条筋。你若肯容情，我把你娘儿两个当做素珠，一串儿穿起来。你说我的东西怕他禁不得，我想有其母必有其女，你的这件宝货难道生成的这样大？也不过是我揼开了的。你恐我吃白食，故有这些推托。”遂在腰间掏出那封银子，打开道：“五十两细丝相送。你总成我一总成，我后来还重重的谢你，岂不强似他前日接那穷鬼？”郝氏道：“还提他呢。我只接了梅相公的一两东道银子，被他吃了两日去还不打紧，女儿白白的陪他睡了两三夜，一个钱也不见。”竹思宽道：“可又来，只许他白接人，难道你叫他留不得我？”郝氏道：“这丫头情性古怪，只好等他那一日欢喜的时候，我慢慢的对他说。他若肯依，就是你的造化。有一句先要断过，这不过只许你尝尝滋味，不要说得了甜头，恋着他，撇了老娘，我把你的肉零碎咬了下来。”竹思宽道：“我原不过想尝尝，怎敢得新忘故？你但请放心。”竹思宽昨夜同火氏未曾尽兴，方才又张见钱贵那番举动，（删节 258 字）他二人要够两个时辰，方才歇手。竹思宽要求他做媒，把吃奶的力气都拿出来奉承了。他这一下，叫他把银子收了，又恳求他去看看缘法。郝氏得了他的银子，又被他弄得浑身痛快，推辞不得，叫他坐听佳音，遂走到钱贵房中。那钱贵因与钟生订了终身之约，心中欢喜，诚于中，形于外，未免那喜色就露于面上。郝氏见他喜气洋



洋，心中也暗喜，便道：“儿呀，我看你一脸的喜色，大约是有喜事临门了。”钱贵道：“儿处在这活地狱中，有何喜事？”郝氏道：“事倒有一件。你若肯依从了，也是件小喜。”遂将竹思宽送了五十两银子，要请他歇一夜的说话出。钱贵不等他说完，大怒道：“这奴才，连畜生都不如了。他与母亲相处了多年，怎么又想起我来？这猪狗不如的下流，该拿驴粪塞他的嘴。我自幼见他是个舔痛舐痔不端的小人，屡屡要寻骂他，因他系母亲相知，我看母亲面上，容忍多次。他今日反这等无知妄想，放这屁起来，我当与他性命相搏。我虽眼睛看不见，我若听得他声音，遇着这大胆的猪狗，与他誓不俱生。”千小人，万匪类，骂不绝口。那郝氏恐竹思宽听得，恼了不来，怎处？便道：“你不肯便罢了，何必这等破言？”忙抽身出来。原来竹思宽正在房门外，一团高兴来听好消息，谁知被他骂得狗血喷头。郝氏怕他羞怒，忙拉他到房中陪话，道：“那丫头娇养坏了，嘴不值钱。你宰相肚里好撑船，看我薄面，不要记怀。我替你陪礼。”叫财香收拾酒肴来与他消气，又将银子还他，道：“你请收回罢，我没福要你的。”那竹思宽如何舍得撇了郝氏这个对子，便道：“你女儿不肯，你是肯的，银子就送了你罢。叫我拿了那里去？”郝氏也就笑纳。二人吃到天晚，上床。竹思宽道：“你女儿的恶口骂我，我且拿你的屁出气着。”使出蛮力，足足拿郝氏出了半夜的气，捣了个无数。郝氏心中暗暗感激女儿了不得。竹思宽把力气也费尽了，睡下想道：妇人中贤慧的太贤慧，泼赖的太泼赖。铁家娘子那样温柔娇媚，这妮子看他还好，谁知这样可恶？真是：

鼠狼未获得，空惹一身骚。



我还是患通了老屠，把小铁引了出来，同他娘子去亲热是正经。想了一会，一觉睡到日出起来，别了郝氏，往屠家去了。此后钱贵但是听得竹思宽来，便在房中大骂。你道钱贵果是为要来嫖他的仇恨么？自从竹思宽打合了铁化来梳笼了他，直恨至今，碍着母亲发泄不出。恰遇有这个因头，把这数年的郁气都发了出来。且他要杜门守贞，先撒个泼样与郝氏看看。后来竹思宽要来看郝氏，悄悄的瞒着他。郝氏又嘱托代目，但是竹思宽来，不要告诉他。钱贵见他许久不至，才气摊了。

再说那火氏自经了赛敖曹之后，虽弄得阴门肿裂，他不以为苦，反心中私喜道：不意天地间生此异物。若阴门不痛，内中之乐自然不可言尽。”过了数日，肿消痂退，依然好好的一个妙牝。心中想道：虽然不肿痛了，若仍然还弄不得，岂不枉受了这番苦楚，我何不去试他一试，才可放心。遂走上楼去，将裤子脱下，睡在床上用手指抠挖。竟是一个大窟窿，与当日那一条细缝大不相同，甚是得意。（删去636字）他先那几日因牝户裂疼，知道行事不得，倒也不想去弄。此时好了，又试过无妨，可以大举了，把那个粗大东西时刻在念。吃着饭拿着箸子，就想起他的长来；吃茶掇着钟子，就想起他的粗来；看见灯盏，就想起那夜用油。又把那大而且粗的放在心上，连睡都睡不着了。每日叫巧儿来回在外打听，使得他如走马灯儿一般，来来往往个不住。心里一动就叫他去，一日何止百十次。到晚睡下，那丫头出不去了，才得少歇。把他的腿也走肿了，脚底心上泡都磨出，他要图主母欢心，也顾不得劳顿。一日，忽见巧儿来说道：“大爷今日又去赌钱，吩咐家人说今夜不回来了。”火氏虽然欢喜，又愁着竹思宽不知可知道，如何望得他来。凝眸盼望，一刻三秋，比那秀才望报录，与那农夫望岁，还着急几



分。正合了曲子上的两句道：

望将穿，不见情人到。

将晚时，望得闷上心来，神思困倦，伏在桌上，不觉睡去。忽见竹思宽走进房中，慌忙爬起，笑逐颜开上前一把拉着手，同在床沿上坐着。道：“你来得好，我望得眼睛几乎滴出血来。你刚才进来没人看见么？”竹思宽搂着他，道：“我也几乎想杀了。恐你悬望，才在外边，见没人，所以走了进来。”忙去把房门关了，两人携手上床。不暇脱衣，只褪了裤子。二物相接，方要送入。正才高兴，忽被一推，猛然惊醒。原来是梦。睁眼看时，却是巧儿笑嘻嘻站在床前推他。火氏因叫巧儿不住来回打听竹思宽的消息，走到角门口看看，见门罅着缝，疑内中有人，走进去到窗下一张，只见竹思宽在内独坐。他忙进去道：“你多晷来的？爷今日不在家，奶奶望你连眼都望穿了，叫我出来了十数次。”竹思宽笑道：“我来了好一会了。”就搂他在怀中，亲了个嘴。巧儿笑道：“那一夜我睡着了，你同奶奶可弄得？”竹思宽道：“你奶奶的那东西紧小得很，弄了一会，他怕疼，只得罢手。把我几乎急死了呢。”巧儿道：“我听见他们说你的有多粗多大，我就疑惑弄不得，可应了我的话。既然这样，他还想你来做什么？”竹思宽道：“那是头一次才试新，第二回自然就不妨了。”巧儿笑道：“我就不知道这件事有甚么趣，甚么好吃的糖枣儿，何苦这样忍疼捱痛的还恋着他？”竹思宽笑道：“你不曾尝着味儿呢，后来尝着了还更爱。你的虽然弄□□，□□你在门口晃晃，你看可有趣？”就掀开衣服，扯他裤子，巧儿故意不肯。竹思宽强替他脱裤，就将他仰卧在椅子上。（删节 134 字）竹思宽放起他来。他穿了裤子，上来与火氏



报信。见他醒了，附着耳道：“原来竹相公来了。我方才出去看看，前边一个人也不见，书房院子门倒关着。我先疑是家人们在里面赌钱，我走到后边角门口听听，门是虚掩着的。我进去看，只见竹相公自己一个坐在里面呢。他说昨日串了开赌场的屠家，今日请了爷去耍夜局。他知道不回来，故此傍晚来了。到了门上，不见一个人，想是知道爷不来家，都吃酒耍钱去了。他悄悄走进书房，倒关着门，开着角门等我，可可凑巧遇了我去。他见了，欢喜得了不得，叫我拜上奶奶，请奶奶早些出去。”火氏听了，笑容满面，精神顿长，那个喜那里还说得出。连忙爬起来，忙下床来。忙到镜台前，把头发挽了个结实，两鬓刮光，忙忙的匀了匀脸，点了点唇，忙拿出一条大癩汗巾，塞在裤带上。正收拾着，见捧了晚饭来，他心忙意乱，也无心去吃。吩咐道：“我心里不自在，要早些睡，不吃饭了。你们都去快快的吃，吃了都早早的睡了罢。”丫头们拿去了，受用一饱，伸开铺，倒头而睡，觉得他们比火氏还快乐几分。巧儿问道：“奶奶怎么不吃饭？”火氏笑着低声道：“他的那东西长得利害。吃饱了，怕顶断了肠子，空着些肚子好。”忙叫巧儿掇了一脚盆水来，熏水澡。忙拿了一双大红睡鞋，用块绢帕包了，叫巧儿笼在袖中。外面有起更时分，丫头们大约睡沉。恐书房中无灯，忙叫巧儿点了两枝安息香，拿了两枝烛并焠灯，然后忙忙出来。才到角门口，那竹思宽正站在那里潜潜等等。一见了面，也顾不得巧儿在傍，两人忙搂抱着，亲嘴咂舌，亲热了一会。相携进房，巧儿忙点上了烛。竹思宽见火氏比前夜愈加俏丽，等不得叙寒温，情急如火，忙拉着火氏一同上床。巧儿递过那个包儿，火氏接过，放在枕傍。忙忙各自宽衣解带，脱得精光。火氏忙把睡鞋换上。竹思宽见他一身雪白肌肤，烛下照耀，细腻如放光一般，两只小脚刚有



三寸，穿着大红平底睡鞋。神魂飘荡，（删节 916 字）两人拭抹干净，并肩叠卧下。竹思宽道：“方才若不是巧大姐出来，我几乎空费了这场心，白等了这一夜。”火氏道：“这几日我那一日不望你，时时刻刻叫巧儿出来打听，那一日不走二三十次。今日也是他伶变，要不是到角门来看看，岂不误了天大的事。”竹思宽道：“总有个缘法，应该我两人姻缘凑合，所以他才走了来。”火氏道：“你进便进来了，明日怎么出去？”竹思宽道：“我想到了。明日约略有开大门的时候，我到厅上，只说来会铁老爷的。说是不在家，我就出去了。要是遇见铁大爷回来，他也只当是我才来找他，那里疑心我在此过夜。你道这想头好么？”火氏欢喜得了不得，搂紧了他，亲了个嘴，道：“亲亲，你真好想头。”竹思宽道：“我承你这样深情，这几日我的心思也费尽了。串了老屠寻了几个赌友诳了铁大爷出去，才得来亲近你。”火氏紧紧的搂着他的脖子，道：“亲亲的哥，你要留心想出个妙法儿来，常常把他弄在外边去，我同你终日相亲才好。”竹思宽道：“我自然留神，何用你说？你那条有血的汗巾我带在身上，簪子关在头上，一日摸着一百遍，就想你一百回，连夜里睡觉都是魂梦颠倒的。”火氏道：“可不是呢，我比你利害。你的那几根毛，我剪了几根头发包在一处。我拿了几个珠子石宝，一块金子，一个银镮儿，宝贝的装在花包里，挂在裤带上。走着坐着，但把我的腿挨一下，就想起你来。刚才望你不来，才闭上眼，就梦见你来了。正讲得亲热，被巧儿推醒，说是你来了。”又搂着亲了个嘴，道：“亲亲，我看这个样子，同你今生今世同生同死，再拆不开的了。”说着话，竹思宽看那火氏两只眼已乜斜着，一点点个鲜红嘴儿微绽，似笑非笑，两个眼眶通红，两只手不住的捏弄阳物，知他又有些情动。看了他这骚态，心爱不过，又昂然直竖。两人这



一场泼战，非同小可。火氏竟自轻车熟路，越觉有味。（删节 326 字）二人又顽笑了一会，都乏困了，并枕而卧。只苦了巧儿，听了半夜梆声，那小牝中也点点滴滴流了好些清水。（删节 37 字）

他熬困了，以椅代榻而睡。一觉醒来，出去溺尿，见天色将明，忙推醒了火氏，穿衣而别。古人有两句道得好：

最是五更留不住，唤人枕畔着衣裳。

正是这个光景。那竹思宽穿衣起来，也不敢复睡。见红日将出，开了院子门出来，往外一看，大门已开。家人知主人不在家，尚都酣睡。管门的开了大门，大清早料无客来，且回房中高坐。竹思宽满心欢喜，忙忙趋步而去。看官且住，前说竹思宽的这根孽具，只有一个郝氏是他的老对子，除他之外，老娼淫妓遇着他，肉绽皮开。今这火氏是良家少年嫩妇，且又是一个娇怯怯的身躯，如何倒反弄得？要知事有不然，理无足异。竹思宽当日嫖妓时，有一个妓字在心中，以为他老的少的，村的俏的，见过了千万，此窍何所不容，况嫖妓可还有用唾沫的理？爬上身，猛然一下，自然弄得狼狈而走也。未必几千百个妓女都受不得他的，也不过遇了几人受了他的亏苦，互相传说，人就不肯招惹他了。后来遇了郝氏，正是棋逢敌手，心满意足，已出望外，也就不想去再寻别人。今遇火氏这一番下爱，真是梦想不到的美事，可还有推辞之理？见了他这样个青年娇嫩的人儿，不敢像当日冒失，去下辣手。唾而油，油而破，两次三番，用了多少水磨工夫，才得渐入佳境。且男人的阳物既有大小不同，妇人阴户岂无阔窄之异？奇矮极小之男子有极大极粗之壮阳，何见得娇怯秀美之妇人而无深松阔大之牝物乎？



闲话不必多言，且看正传。钱贵自从与钟生定盟之后，私心窃喜，以为终身有托，遂吟一诗以志意云：

半生心愿一朝酬，意密情殷不自由。
何日桂香来枕畔，梦魂先到曲江头。

叫代目代他写下收贮。钱贵因代目一见钟生，便识他是个佳客，怂恿他相会，得遂了生平之愿，越发待他亲厚。暗对他道：“此事只你知我知，不可再传六耳。异日我此身有归，决不使你失所。”代目感之不尽，暗暗也自欢喜。且说这代目之父姓戴名迁，戴迁之父亲名叫戴善。他家祖上也还是书香一脉，到了戴善，读书不成，因而学贾。他虽非绝顶的好人，还是个一邦之善士。四十无儿，他的妻房氏屡屡的劝他娶妾，戴善不肯，道：“我若命中无，虽娶十妾奚益。应不绝嗣，焉知你就不生育？何必又多做这番事，误了人家的儿女。”房氏见丈夫执意如此，也无可奈何。光阴迅速，岁月如流，不觉又是十载，他夫妻二人同到了五十岁上。房氏道：“我年已五旬，是万万不能生育的了，你娶妾一事，似不可缓。”戴善还不肯意。房氏道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凡事要尽人事以听天命。你娶了妾，若再不能生子，这就是命了。况且你一生并无恶过，未必就到绝嗣的地位。前日二叔带了信来，他尚无子。你再无子，将来戴门宗祀岂不斩绝了？”戴善见房氏说得大义凛然，便道：“你这样贤德的话，我安得不听？但我今娶妾是为生子，非图慕色也。不必拘定要少年标致处子，就是中年略像样的寡妇，可以生育的就罢了。”房氏听得这话也甚有理，托媒人去访。不拘女孩寡妇，只要没残疾宿病，遇巧便成。过了几日，媒人打听着一个寡妇，来说道：“这个寡妇二十岁了，先守着个小儿子，不



幸死了。公婆怜他青年，叫他改嫁。他娘家姓缪，人物生得也好。我们提起府上要寻二房，他素常知道府上是良人家，也竟愿意。”房氏大喜，一应礼物俱全，择日娶了进门，就在西屋内住。房氏见这缪氏生得端正稳重，心中甚喜，如姊妹一般相待了。过了一年多些，就生了一个儿子。这老两口欢喜无限。只生过这一胎，以后虽也还常常下种，总不见收成。这孩子他也无病无灾，易长易大。到了八九岁，送入学堂，起名戴迁。他这读书不过应卯而已。读书几年，亏他聪明，竟可上上账目，写写包皮。到了十六七岁，老妇人望孙子心盛，就替他娶了一个那氏为媳。头胎生了一个女儿，就是代目了。后来双生二个儿子，这戴迁到二十多岁，他父母相继告终，都是七旬外的人了，五十无子，方才娶妾，竟不得见孙子，这也就是天眷善人，他老夫妻也自瞑目了。他生母缪氏也将五旬。这戴迁自幼因他嫡母房氏姑息太过，娇纵得他无所不为。他家与竹思宽昔年准与人的旧宅比邻相接，竹思宽久已看上了他的家私，因他父母在堂，不敢动意。他父母死后，丧事完毕，被竹思宽轻轻一钩，就钩到赌场上去，下了场锅。这个昏头昏脑的少年，乍见了一个雪白碗中，装着红红黑黑、金晃晃的六块骨头，以为是天地间第一种高贵上流有趣的美事，死命贪住。人先哄他上钩，小小的输两场与他，他便欣欣得意道：“我的本事高强，才初上场，就把多年耍钱的老把势都被我赢了。若再顽熟些，我定是头一把交椅无疑。”那里知道是别人下的香饵。这一件事原来也有些邪处，初去学他，心中何尝不怀着个我是初学，恐怕要输。若果然一上手输上几场，也就兴致索然了。惟独这一毫不知的雏儿，不要讲甚么盆口，连叉快还认不清。自己掷了两个六、两个三、两个二的三三靠六六的快，不会赢人，反被人掷了两个六、两个二的黑隔子眼，假说快，倒赢了钱



去，岂不可笑？他这样被人弄去哄了，手起就该背了，竟大不然，混掷瞎掷，满手枵里都是，明明五个骰子坐着是个臭了，那一个还滚出一个快来。譬如坐三个六，一个金么，一个白么，那一个看着是个二四的样子。他一阵跳，不是么就是三，反赢五注。诸如此类，定要与他赢过几场，梦魂中都想着这个甜头。但是略知道了些，这就拾着倒运的票子了，便一日一日的输将下去。因恋着先赢的那几场，决乎不肯放手。到后来大输过三场，他心中不服，道：“我前几次怎么赢来？这输不过是手气不顺，故此偶然失利也。”并不知是入了人的圈套。再要想去翻本，越翻越输。间或侥幸赢得一场，贪心不足，又想去赢第二场。不但不能赢来，反将前次赢的贴了利钱送去。这些孟浪不知死活的小伙计们赌钱，更有可笑之处。譬如那人来赌，只有十两银子，把他赢到了九两九钱还不肯歇，定还要想赢他二十两。就不知那人输到十两零一钱，连那一钱都没有。设或那人色子顺了些，翻回一二钱，越发不肯住，道：“他十两银我先赢到差一钱，尚不肯饶他，何况此时反又少了一二钱，安肯心死？”一时被那人手快起来，不但十两翻回，到反赢几两去。那人先已输到将尽，此时翻本，而且又赢，焉有不歇之理？到了这个时候，睁着眼，张着嘴，才叹气后悔。他心中何尝不想刚才休说赢了九两九钱，就是赢四五两也是个采头，就该歇了。万不然被他翻了本去也就罢了，决不该反输了自己的。及此时懊悔，那雪白的细丝锭儿已被他卷而怀之，倒不出来了。还有一种可笑的人，一上场去，色子顺，手气又好，三文五文，一吊两吊的赢了几拾两。心犹未足，竟像在这几块骨头上要赢出个大财主来的样子，拿在手中，总不肯歇。人掷这件东西，一日到晚，若手气不改，俗语说得好，这叫做十回九不遇的事，那里拿得稳？后来手气一败，被人几掷翻了过



去，只剩得不过些须，他倒反歇了，岂不可笑，而且可叹。这是说那不肯歇的，还有一种不但可笑可叹而又可怜者，这是什么缘故？可怜他抱着个色盆不放，连死活都不知的人，还要贪着顽钱。他掷色的时候，别人掷掷是快，他像个闷昏鸡似的。可是人说的歇后话，瞎老婆奶孩子——混乳，还赶着下注。自己掷掷是臭，一个快星儿也没有，他还大着脑袋混掷混下。里外盆被人赢得死死的，十掷中还强不过一掷来，他还强着色色去下，并不知说：“我今日的手气不好，歇了罢。”断然不肯。只等赢家赢足了，见他输得可怜，歇了。他倒还急怒道：“为何歇了，不容我翻本？”就不知这件邪物顺起来却也爽神，从心所欲，想快就快，叫叉就叉。至于要输起来了，下了注，人的手快，单捏就掳，人的手略皮，自己就掷臭送去，任你甚么能干老手，不急不热忍得。这上面占些应想，拗相是再拗不过来的。这些初出世耍钱的少年输大了头，那里知道这些奥妙。这说的是那个不肯结的，所以赌局中有一句话道：“赢不歇，输不结。”真是个呆赌。南京赌场中有个市语，送了这种人一个暗号，名之曰酒。虽不知他的深意，大约说一个人全成了酒，昏沉沉，连死活都不知的意思。更有一件，人在赌场中每一场输赢都算十两，若十场中赢得七场，就算极好的时运了。他自己也说，我赢的次数多，别人看见这人场场赢，拈飞的，打算的，不计其数。他以为这何足惜，不过五个指头动了动就赢了来，费了我甚么力气？及至输了之时，并没人帮出一文，少不得自家全全拿出。他就不曾细算，这赢了七次，名虽得了七十两，是不心疼的钱，三文不值二文的花销了。傍人拈飞，自己浪费，实在收入囊中之物，未必有二十多两。到了输上三次，这三十两雪花银却要自家拿出。究竟还要倒贴出己囊，赢的却在何处？有钱的人还罢了，没有钱的有得当



卖，还算体面。竟有偷人之物，骗人之物，以还赌账。百丑俱备，这是何苦？惟有这些无知少年，见了色盆，心都死透，再劝不醒。戴迁是个乍出来赌钱的酒，全犯了这些病症。所以不几年，把产业家私，被这六块骨头送去。他心还不死，犹想去翻本。一日，输了铁化的三十两银子，无可偿还，被他辱骂打闹了几次，受气不过，只得把女儿准了与他为婢。这种好赌钱人的心肠，竟有一件奇处，令人猜测不出。他虽该了私钱官债，被打被骂，情愿领受，却舍不得还。到赌输了，还得也没有这样爽利。还有家中无衣无食的人，宁可死捱，及到场上输时，钻头觅缝，弄来填还他，美其辞曰：“这是好汉钱，要还人的。”这种人真不可解。更有异处，人有极刚拗的性气，闲常他人或有无心一语之失，他便攘袂奋衿，怒目切齿，恨恨不休。到该了赌博账，可被人辱骂，或以拳脚相加，不但一点气星儿也没有，还满脸陪笑，直受之而不辞。这戴迁自从把女儿准了赌账，他母亲繆氏、妻子那氏，终日啼啼哭哭的咒骂，家中又穿吃俱尽，方才后悔，痛恨既往之非，已是迟了。他祖父都是正经人家，自从把他女儿输了与人，不知被亲友谈论笑骂了多少。人都不理他，下眼看成。他自知做得不是，也没有颜面见人，躲了三几年，全靠婆媳二人针指度日，月月还要出租房钱。戴迁一来躲着不是常法，二来家中供个日食还不敷，一寸布也添不上。一口气瞒着母妻，雇与船上做纤夫，往北京投奔他叔叔戴良去了。他叔叔在北京张家湾住，家开了个雇船的埠头老行，甚是兴旺，也是六十多岁了。他先也无子，因戴善夫妻七十岁时，他把店托了伙计照看，他到南京来替哥哥拜寿。二则别久了，都有年纪，来会一会。见了戴迁，说道：“兄弟二人有人接续香烟的了。”心中欢喜无限。戴善又劝他娶小，道：“你嫂子劝我多次，我先不肯。到五十岁，才娶



了繆氏。今年也就有了十九岁的儿子，且又有了孙女。你今也才五十多岁，回去也赶着娶一个，焉知不生儿子？”戴良见哥哥娶妾得子，他住了些时，辞了回去，也娶了个妾，也竟生了个儿子，方得七八岁。他恐自己年老了，草霜风烛，一时或有不虞，这几千金家业，儿子幼小，如何承管？知哥哥已歿，正想要带信叫侄儿来同居料理。今见他到了，心中甚喜。见他褴褛不堪，问其所以。他哭诉自己不知事，为人所诱，花费了家私，把女儿都准了与人家。直言无隐，全全说出。并说如今虽悔心改过，已是无及，无颜见家中亲友，故远来投奔叔父。戴良见侄儿这个样子，心甚不忍。说道：“书上说，过则勿惮改。你若能改过，我叔叔家产也还够你们穿吃。再要赌钱，这就不可定了。”戴迁道：“侄儿此后若不改过学好，再要做这一件下流的事，不要说将来死后不能见祖宗父母于地下，今日就狗彘不食其余了。”戴良连连点头道：“好，好！你若能改悔自新，就是我戴门之幸了。”戴良的原配顾氏已故五载有余，现今就是生子的这个妾萧氏当家。戴良遂领着戴迁进去相见，他的儿子也来拜了哥哥。随叫他换了衣服，留住了十数日。戴良对他道：“你只顾你来了，家中母亲妻子靠谁养活照看？你可去接了他们搭船到这里来同住。你那里既无家业，我又年老，你兄弟幼小，你可来帮着照料家务。再者我们虽不是甚么仕宦之家，也还是有些脸面的，怎么把女儿与人为婢？你可赎了他来，就加些利钱也说不得。但速去速来，免我老人家悬望。”他家现当埠头，搭船是极易的事。恰有一个苑寺少卿，姓侯，在他行里，写了两只官座往云南去，戴良就叫戴迁跟着船同往。预先择着个出行的黄道日子，打点了行囊，取出一百银子交与他道：“这个做来的盘缠。”并替他们做两件衣服好上路，又付五十两道：“这个千万赎了孙女儿来。”教他都打在腰中，



叮嘱再三，然后分手，上船等候着侯少卿一同起身。他这一番气象，与前番来时那个光景大不相同。一日，到了家，见了母妻。他母亲见了儿子衣服光鲜，心中甚喜。复又悲道：“你去了数月，我倒当你流落到那里去了，同媳妇眼泪不知流了多少。你在那里来，怎得这样光鲜回家？”戴迁详细把叔父的话说了，一家大喜。他把银子取出交与母亲，次日拿了五十两银到铁家去赎女儿。铁化道：“几年不见你来赎，陪了舍妹到童百万家去了。”戴迁疑他说谎，又到童家门口来探问真假，却刚刚问着了卖仙桃的那个家人童佐弼。他听说是仙桃的父亲来赎女儿，暗吃了一惊，答道：“你这个女儿，我们奶奶疼他得很。不见你来赎，恐误了他的青春，打去年已嫁人家去了。”戴迁见他说嫁了人，知不可赎，便问：“嫁了甚么人？家在那里住？我好去看看。”他怎肯说是现在钱贵家，答道：“这就不知道。听得说是个外路人，不在本地的。”戴迁不放心，又面见了童自大根问详细。童自大当日听得家人说是嫁往外路，也就是这话答他。戴迁无可奈何了，只得回家复了母亲妻子，那婆媳二人又哭了二三日。他家收拾了衣服行李停当，上了坟，就一家搭船上北京去了。他父女祖孙可还有相会之期否，后来便见端的。你道戴迁搭他船来南京的侯少卿是何出处？且听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欲知侯姓人详细，再接来文仔细看。

姑妄言第四卷终



姑妄言第五卷

钝翁曰：此一回写宦萼之愚蠢，亦可谓至矣尽矣。后来竟到了希圣希贤的地位，何始痛贬之而终过褒之也？古云：相逐心生，相随心灭。此必至之理。即如一个人有一个上好品格，只往下流处一走，那相貌不因不由，全然改变，就是那下流的形状。一个极丑恶的人，他一心向上，不知不觉，那丑恶之中就生出许多的慈祥 and 霭的样子来。宦萼之始贬终褒，同此一理。他起初是个痴顽公子，惟知骄矜使气，那一种呆气勃勃自然日盛一日，那呆就无所不至，与禽兽几希。忽尔洗心改变，刻意要要做好人，那呆便一日减似一日。久之纯是一番仁慈恺恻的心肠，把那呆竟不知往何处去了。孟子云：“虽有恶人，斋戒沐浴，亦可以祀上帝。”何况他不止于斋戒沐浴而已哉？李笠翁《奈何天》传奇中两句话说得好：“世人莫道形难变，欲变形骸早变心。”此之谓也。

此书中不堪之先生者，游系、卜通是也；极好之先生者，真佳训、广德厚、刘太初是也。骂游系、卜通之先生固然刻毒，奖那三位好先生亦不为不重。或有先生见此而愠曰：“先生与作书者何恨，骂至于此？”噫嘻，先生误矣！但学好三位好先生，自然一字骂不着。若竟要学游系、卜通之先生，恐骂破多人口，又不止此书而已。



司富之与宦萼，千古来两个奇师生。一旦便豁然贯通，可入诙谐录。

侯氏之貌之性，人人皆得而畏之，特宦萼不幸遇之耳。钝翁解嘲曰：我若遇之亦畏，不但宦萼。

邬合一段，勿谓其形容太过。舔痛舐痔之辈，衣冠中代不乏人。由窦尚书鸡鸣京兆，拂须参政，嗅中丞之足香，尝太尉之屎苦者，岂非其类耶？又何况于邬合也？但恐世上更有过于邬合者，若不自知，邬合犹不足为贬也。

姚广孝之恶，但有知靖难时事者，人人无不痛恨之。今写他这一番再世之淫恶，更彰其当日之凶毒。谅仁人君子见此一段，只有拍案称快，决无为之称冤者。偶有其人，或亦是不以忠孝为心，乃此秃之类欤？更有畅快者，姚泽民虽是烝他的继母庶母，却是姚广孝淫他的孙妇孙妾。姚华胄为荣国公之孙，固可称遥遥华胄。但所生一予民，一泽民，愚者不过只愚其身，贼者则今日辱及家庭，后来败及王事。且又生一步武乃叔之贼孙，其覆宗灭族宜矣。

万缘和尚非特写他以见缁流之坏，借这现在的和尚，骂那过去和尚。那再来的和尚烝继母淫庶母，这现在的和尚就淫他的娇妻艳婢。针针相对，毫厘不爽。

目录云：现报娇妻偷僧人淫侄男，此三字妙到至极。明是姚步武私偷桂氏，此不曰侄淫婢，而曰婢偷侄者，不如此写，不见桂氏之淫，不彰姚泽民丑恶之报也。盛旺之奸桂氏者，虽极写桂氏之丑，然亦有深意。合而言之，姚泽民之贤不旺，裘氏诸妾不为其淫；姚步武、万缘之肾不旺，桂氏诸婢亦不被其淫也。他一家皆吃了肾旺的亏。



姚泽民奸众妾以莲、榴起者，二花开于炎天，故二人淫心较诸人更热耳。后接写腊姨者，热极而冷，时序之理然也。到了雪姐，则冷之至矣。腊尽又当春回，故即出丹姨、芍姐矣。终于桂、菊者，二花之后，冬即至矣，花俱尽矣，故以他二人收煞。此书虽系小说，作者胸中原有一番大见解。若大概一看，如何看得出？即此一段中，亦有剥复之理也，勿忽略看之。

素馨同姚步武成奸在佛堂，后同万缘淫又在佛堂。人家修盖佛堂，原来留作此用，笑笑。

此书写各人小传，无有重者。此写侯、宦两家是夹叙法，先叙侯敏，次叙宦萼，正叙侯恭凤，又接叙宦实，参差错落得好。

姚泽民访钱贵，不过替钱贵生色，是歇尾的后文，不可作正文看。

写姚家诸妇，姚华胄之妻褚氏者，褚鼠同音，谓鼠乃世间第一可憎嫌厌恶之物。且又生下一蠢然之愚子，一狡狴之贼子，此物尚留之奚益？故写其死去，更腾出此位以让裘氏，其诸妾丹、芍、莲、榴、桂、菊、腊、雪，及诸婢夭桃、红杏、碧梧、翠竹、红叶、鸡冠、水仙、天竺多人，不过叙四时之景物，显而易见。至于裘氏，裘者，绣球也。绣球系数十朵花攒成一球，故以之居众花之首。后始私姚泽民者，乃为众妾做总结也。素馨、之气极香，素馨香儿共系一花，故二人同为姚泽民之婢。绿萼，花也；青梅，子也；本系一物，故二人同为桂氏之婢。桂氏者，桂花也。桂本极高极贵，古诗云：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。”今反写他不堪



者。桂至北地则不作花，不花之木，樗栎等耳，贱之可也。故写他淫其侄男，私及牧马之圉夫，贱滥至极，较之诸妾婢犹不及，又借之极骂姚泽民耳。裘氏之婢名春花、秋月者，春花喻其时，谓绣球及春即花也；秋月喻其形色，谓如中秋之月，圆而皎洁也。此等处若不细细指出，看者泛然阅过，岂不负作者之苦心？



姑妄言卷之五

第五回 谄胁小人承衣钵为衣食计
膏粱公子仗富势觅富贵交

附 再来和尚蒸继母私父妾 现报娇妻偷僧人淫侄男

话说戴迁搭船南来的这少卿，他名字叫做甚么？他单名一个敏字。他父亲原任南京太常寺正卿，致仕归家。父子别了多年，他告假回广东省亲，带着家眷一同还乡。他有一个妹夫，是个钱可欺人、势可压众的呆公子，姓宦名萼，表字盛之，现在南京居住。他到了南京，同妹夫妹子相会了。宦萼接了舅姆来家，演戏扫尘，不用细说。住了数日，换船起身去了。且说这宦萼，他父亲名叫宦实，以科甲出身，历仕多年，年将耳顺。先在陕西做了十年布政，后升南京户部侍郎，目下现任北京工部尚书。他不但官居八座，那家中之富也就不下数十万了。真是库有积金，廩有余粟，富贵两个字在南京他家也就要数一数二。后来见魏忠贤威权震主，举朝文武皆为之假子，他恐有差跌，也随众拜在他门下，做个干儿。魏忠贤因他是齿爵俱尊的儿子，自然又格外垂青，因此



势焰滔天，威名吓众。夫人艾氏，单只生得宦萼一个。那宦萼自幼生得性质粗顽，面皮丑陋，混混沌沌，就像不曾斫开七窍的顽石一般，他父母却十分珍爱。宦实任京户部侍郎，自幼就替儿子定了侯敏之父侯太常之女为妇。这侯太常名恭凤，是广东南雄府人，家住梅岭之下。曾中两榜，先任南太常时，正同宦实在一处。他夫人袁氏所生，二子一女。他长子侯敏，任北京苑马寺少卿；次子侯捷，任太仆寺丞。他这位令爱，貌既不扬，生得尖嘴缩腮，揷耳短项，且是一双痘风红眼。喜得身肢还袅娜，手足还纤细，却性气甚泼。才七八岁，人恼了他，他力小不能打，拉住混咬。把他的乳媪并丫头们，手上膀子上咬得都是连环血印。那袁夫人将周花甲，他是个老女儿，一心钟爱，百般纵容。侯太常生平虽不叫做惧内，却也不敢违拗夫人。心中常想道：这女儿如此形状，恁般性情，等大了，人若知道，那个富贵人家肯要这等媳妇，定成滞货难嫁。不如小小的，趁我做着官，许下了一个女婿。后来就知他这般丑恶，谅也反悔不得。又想道：女儿这个样子，要配个聪俊儿郎，不但误了人家儿子，将来决不能相安。倒是觅一个痴痴蠢蠢的为妙。他与宦实是会榜同年，往来契密。他每常也见过宦萼，忽然想起道：那孩儿真是个蠢物了。况他父亲既是年谊，且又是现任户侍，恰是门当户对。改日遇巧，须如此如此，不愁他不入我彀中。想定了主意。一日，他偶到宦实家来，对坐闲谈。真是个姻缘凑巧，宦萼已八九岁了，偶然出来顽耍，一个将三十来岁的仆妇背着他。他手中拿着个播郎鼓儿，几个丫头跟着，拿着银盘子堆着果子的，拿着鬼脸竹马儿的，还有一个拿着汗巾，贴身跟着，不住替他揩口水鼻涕。侯太常一见，便笑着对宦实道：“弟看这位年侄生得着实敦厚有福，后来大有造化，不在老年台之下。弟倒有个小女，但恨衙门冷淡，官闲俸



薄，不敢攀结，当面失此佳婿为可惜。”古人说：知子者莫若父。那宦实岂不知儿子是个蠢虫？但因是独子，不得不疼。况家中富贵二字已将到了极处，只要他大了度得出种来，宗嗣不绝就罢了。心中也虑着，将来显要人家谁肯把女儿配他，门户低微的又不屑同他结亲，正常常以此事踌躇。今听见侯太常这话，心中甚喜。忙对道：“老年台尊见差了。弟与老年台何等年谊，多年契厚，何出此言？弟虽知府上有一位闺秀，但恐老年台将来要回贵省，老年嫂不舍令爱远留在此。二者因豚儿顽钝，不足坦府上东床之腹。虽有兼葭倚玉之心，但不敢启齿耳。倘蒙老年台俯结丝萝，”说到这里，深深一躬，道：“愚夫妇感佩无尽。”那侯太常忙还礼，道：“既老年台不弃，替女儿结此终身大事，是妙极的了。”二人言下而定。宦实犹恐过后有变，就择了吉期，烦相厚的当道做媒通信，到期拜谢。又择日请酒，纳采下聘，礼币甚丰，定下了才放了心。宦实以为儿子攀了这样一门好媳妇，那里知是亲家翁使的一肚子猴。这宦萼到了十三四岁时方延师教训。那先生姓游名系字混公，是在宦家一个显要朋友处谋了荐书来的。宦实一来看情面，二来他原不望子成名，不过说我这样大人家，且又是科甲门第，岂有不请先生教儿子之理？图一个念书名色，故不计好歹，就留下他教子。那游混公是个捐纳的秀才，要他的才学一二三万万不能，四五六是考得起的。自到了馆中，见宦萼是大老的公子，又是娇纵惯了的。他虽名曰生员，乃畜生之生，圆活之圆，全没有丝毫品行。把这位高徒只是一味奉承，不敢稍加拘管。那宦萼在馆中每日只好坐得一两个时辰，这一两个时辰之内还是吃果子、打瞌睡而已，读书不过是借他名色上的。一句“人之初”三个字，教上千遍，他只是不会。更有妙处，起先教着，他还跟着念。后来他听厌烦了，任你怎么教，他并不做



声，惟点头而已。游混公也没法了，又不敢呵叱他，凭他读也罢，不读也罢。那宦实又是溺爱的人，以为儿子是现成的恩荫，现成的纱帽，何必苦难去读书。况古人说：何必读书然后谓学？他纵一字不识，仗我的财势，将来不愁不富贵，所以总不稽查。那游混公也自有个主意，说：他父母既不严紧，我又何苦与他为难？况我不过一年，只要束脩不少，每日只要酒食充肠。且我名虽秀才，不过名色而已。况这连年替人做干证走衙门，拿轿马折酒饭，把书本久已丢去。若忙忙把《三字经》教完了，教到了《四书》时，倘字眼难认，一时教不出来，公子倒也混过去了。若被傍人听出，传入东家耳中，我这肥馆就有几分不妥。况且如今做先生的有五字秘诀，缺一不可，何不遵而行之？那秘诀头一个字就说道：

松

我又何苦去紧他。倘得罪了学生，他望着父母说先生利害。父母心疼儿子，恐怕拘管坏了他，一时把二个山字磊将起来，这把馆就像喇嘛的帽子，黄到顶了。非徒无益，反害之。这松字是第一件要遵的了。第二件两个字道是：

揼揼

这两个字妙绝。古今如今的人，不要说是做先生要穿得体体面面，以起东家之敬，就是傍人看见这样体面人，可是混学钱骗饭吃的人。定要揼揼□□，馆才得稳。就不是做先生，如今人眼皮很浅，势利太重。见穿得略褴褛些，虽至亲好友，他向着你只作半个揖。穿得华丽起来，人见了一躬到地，畏而敬之。况我这把持衙门，越要盛服。不但官府肯听



说话，人见我体面，他来寻我的更多。这一副齐整行头万万少不得的了。我曾记得唐朝有一个人，不知叫甚名字，他曾有一首诗道：

而今不用好文章，只要胡须及胖长。
更有一般堪羨处，衣裳浆得硬帮帮。

当年已是如此，又何况于今日乎？第三件三个字是：

不要通

这个不过说先生太通了，遇着愚卤的学生，难以为情。况且人太通了，满腹珠玑，岂肯做无耻的勾当，去骗馆谷箠东翁？馆就有些不妥了。要美馆把稳，所以说不要通。但这三个字与我合拍之极，不用去学。此时拿了去上刚桩要我通起来也不能够。可见我做先生，竟是秃子做和尚，天生成的。第四件道：

箠片东翁

这四个字我更在行。不要说叫我奉承，虽使我舔痛舐痔，我的舌头比别人伸得还长些。不但于此，就是叫我尝粪，也得就学勾践了。第五件是：

小心待馆童

这有何难，我岂但馆童而已哉？连阖府大叔，长我者兄事之，倍于我者父事之，何愁不得其欢心哉？他有了这几种密



诀，熟习于胸，所以宦实、宦萼暨阖家之人，莫一个不欢喜他，数年之中毫无闲言。他教那宦萼整整读了三年，一本《三字经》方完，完了从新又理，理了重复又念。又读了二年余，尚犹不能记全。宦萼自己以为经已读过数遍，并天下才子恐也无赛于我，因此再也不去念别书。那游混公也不敢劝他再念别书。因循循循，不觉宦萼年已二十。虽然长成一条肥壮大汉，还是浑然天理，一毫人事不知。他丈人侯太常因年老了，无意功名，告了病要回故乡。女儿也二十岁了，催宦家迎娶。宦实见儿子呆呆物物，穿衣吃饭还要因人，如何娶得媳妇，甚是着急。没奈何了，与夫人艾氏商议，叫自幼带宦萼的寡仆妇，名唤司富，有四十来岁了，吩咐夜间教他成亲的那种妙技。那司富一者不敢违主母之命，二者教会了小主，后来也有个依傍。与其做这不关痛痒之干奶妈，不如做沾皮贴肉之实师傅。到晚同他上床，尽心传授心诀。起初抱他上肚子时，吓得几乎哭起来。亏那司富循循善诱，先拉他的手来摸阴户，又替他捏弄阳物，弄了一会，竟硬了起来。哄着抱上肚子，教他弄了进去，又扶着他两胯，叫他抽动。初次还不知道甚么，做过两三次也就领了些。天下事都要学而知之，惟独此事皆是生而知之，再没有个学而不能的。这宦萼人虽愚蠢，倒生得一根成文的大阳物具，又还坚久。

形骸固是同顽石，腰下垂悬有异僧。

司富也是久渴了的，每夜定然教两三次。虽是假公济私，也亏他尽心训导。不几日，宦萼竟豁然贯通，不但会而已矣，而且在其行也演习熟了。司富回覆了主母，宦实才放心替他娶了媳妇来家。他自从娶过亲之后，馆中十日半月偶尔一



到，到了坐下，不过彼此相混自去。又过了年余，宦实升了北京工部尚书。将先生辞了，带他夫妻同往京中。住了几年，宦实见儿子年将三十，想已老成，又见他比当日伶俐了些，况因家资渐渐重了，故此打发儿子媳妇回家照看。那宦萼不久到家。他因跟着父亲在都，宦场中混了几年，大非昔比。竟是心地如剑如枪，行径似鬼似蜮。学问虽不曾长进分毫，只他眼眶越发大了，体统越发尊了，势利越发重了，身躯越发胖了。虽学了些文文绉绉半通不通的一话语，却面目生得甚是可笑。有一调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团团一个肥脸，卷卷几撮黄须。眉粗鼻大体如猪，双眼微微近觑。腹内空空无物，言谈字字粗疏。不知何物是诗书，使势横行到处。

他这妻子侯氏，自幼娇养，恶性成习，就有河东狮之风，具鸬盘荼之貌。宦萼这人连天也不怕，父母也不畏的，但是见了他，不由得心中就畏惧几分。他也常自己想，他一个瘦弱妇人，我这样一条壮汉，打也打得过他，骂也骂得过他，怕的是甚么？想到了此处，胆子就壮了起来，走进房去试试。不想一见了面，侯氏把眼一看，他浑身便打一个寒噤，心里劈劈的跳起来，不知不觉四脚都软了。问一句话，那嗓子不知甚么堵住，连应都应不出来了。若再三追问来说甚么，脸脖子都挣红了才答应得出两个字：“我不不。”试了几次俱是如此，知道这个硬汉做不成，躲避着些为妙。喜得腰中有一副争气的好本钱，夜里还可以博他一个欢心。日间轻易不敢入内，只在外厢起坐。他终日在家无事，饮酒食肉之暇，或欺凌里巷，或唬吓善良，或嬉戏梨园，或遨游妓馆。至于亲戚朋友，长亲父执，一概不相往来。只有一个篋



片，姓邬名合，祖代以帮闲为事，传到了他，越觉精妙。那谄笑胁肩，撮臀捧屁的身段，是他衣钵，自不必说。更有一种能识人意的聪明，凑趣奉承的话语，人却难及。也有一个《西江月》赞他的：

撮屁捧臀箴片，伸头缩颈如龟。假装一脸笑容堆，舐痔吮痛惯会。在座惟闻赞好，出门时刻相随。呼来喝去疾如飞，若论帮闲无对。

因他有这些妙处，那宦萼十分喜他，一刻也离他不得。宦萼虽是个目无亲友、一毛不拔的主儿，与他倒相合得来，却常常得他的资助，饱他的酒食，有一首《丑奴儿令》说他二人道：

胁肩谄笑世皆然，邬合何尤。更有当羞，今日衣冠尽效尤。骄顽公子痴愚性，衣食无忧。酒色为谋，说道诗书胜似仇。

宦萼家中有一座花园，他父亲曾请了个文人起个园名。那人取“绿竹猗猗，有斐君子”的意思，题曰斐园。果然山石玲珑，树木掩映，楼阁参差，池沼婉曲，十分富丽。一日，初夏天气，百花尽谢，莲叶初舒。他斐园中有一个啖蚊轩，面向莲池，四围有数十棵榴树，前后翠竹参天，桐阴匝地，四面皆窗，一望无际，真好一个凉爽的去处。你道何谓啖蚊轩？因取古时齐景公的一个故事。说当年齐景公天暑独卧，听得帐外蚊声喧然。景公道：“白鸟营营，是以饥耳。”开帐放入，任意恣啖。此轩是他避暑之所，取其豪迈之意，故命此美名。一日，那宦萼坐在上面一张大凉床上，垂头丧



气，满脸愧惧之色。你道他为何这个样子？原来侯氏有两个贴身丫鬟，是他在北京时买了带来的，一名娇花，一曰嫩蕊。嫩蕊还小，娇花有十五六岁了，生得甚是妖娆。惟独那一双眼睛更是动人，竟是一泓秋水，但他斜溜一眼，由不得身上就一麻。他又是北京生长，说话娇声嫩气，身段柔浪风骚。有四句赞他道：

梨影拖肩柳折腰，绿罗裙子系红绡。

虽然不比婵娟贵，亦有婀娜一种娇。

宦萼久已垂涎，想采他的那一点花心。只因畏惧侯氏，不敢放肆。间或背了侯氏的眼，或望他笑笑，或撂句把邪话勾引。他也不答，只把眼睛斜瞟一下，宦萼浑身就酥一下，也不知酥过几千百遍了。这丫头更有一桩妖样，宦萼或向他做丑脸调笑时，他便正颜厉色，竟像不可犯的样子。及至宦萼不敢惹他，他又做出那娇态，扭头捏项，抿嘴咬唇，或斜溜一眼，或微微一笑。把个宦萼引得魂都不在身上，急得不死不活。这日起来，娇花服侍侯氏梳洗了一早晨方完，急急的往外走。宦萼也要往外边去，一眼瞥见他忙忙向后园里走。宦萼悄悄跟到北窗下，往来一张。原来那丫头一时尿急，到园中蹶着个白屁股正在那里：

冲破绿苔痕，遍地珍珠溅。

看得好不动火。不想侯氏正走了出来，一眼早已看见。正值傍边放着一个棒槌，拿在手中。轻轻走到宦萼身后，夹肩一连两下。那宦萼：



窗隙始张嫩股，棒捶已及肩头。

幸喜侯氏力弱，不曾打折了肩骨，疼得呲牙咧嘴，慌忙躲避。侯氏骂道：“没廉耻的，那丫头溺尿，你偷看的甚么？”宦萼一手揉着肩头，挣红了脸道：“我我何尝看丫头来。我来看看院子里可有甚么花，采些来送你戴戴，如何冤赖我？”侯氏把两只红眼一瞪，道：“你明明在此偷看，还敢强嘴。你怀的是甚么心肠？”举起棒捶又要打下。吓得他一溜烟跑了出去，被门槛绊得往前一交几乎跌倒，又吃了一惊。跑到啖蚊轩，坐了一会，又气又疼。看见两边僮仆林立，又羞又恼，甚觉无聊，因命取酒来吃。左右答应了一声，不一时，海错山珍，嘉肴异果，罗列满案。家人将一个莲蓬头的紫金钟，筛了一杯驴精粉调的补肾酒奉上。他独饮了几杯，愈觉闷将起来。叫过一个家人宦英，吩咐道：“你到老邬家去，说他为何几日不来找老爷。今有要紧话对他说，叫他就来。”宦英领命就跑。又叫他回来，说道：“你说我老爷在园中吃着酒等他，快来才妙。”宦英道：“小的只说老爷吩咐，他若来迟了，下次不许他上门。他若听得这钩语，自然如飞就到。”宦萼喜道：“你好想头，停当用得。”宦英见主人赞他，一团高兴而去。须臾，宦英来禀道：“邬相公来了。”宦萼道：“叫他进来。”原来那邬合已在榻扇外站着，听得他叫来二字，就忙忙曲着腰跨进门槛，便一揖到地，道：“门下晚生连日未得趋侍，有罪有罪。”宦萼也不起身，只把手略举了一举，叫看坐。从人早将一张杌子在桌横头放下，邬合谦逊一番，方敢就坐。宦萼命斟酒，左右斟上送来。邬合忙立起身接在手中，满面假堆一个笑容，说道：“连日不曾侍奉大老爷，罪已擢发难数，怎敢反蒙赐酒？”宦萼道：“便酒不必过谦，你且干过。”邬合深深一恭谢了，然后一饮而尽，



方才坐下。宦萼道：“你连日不来，使我闷极。你在家做些甚么事？”邬合嘻嘻的笑道：“以晚生不曾服事，致大老爷抱闷，门下该万死。”又深深一恭，道：“因舍下有些俗冗，幸求宽恕。”宦萼道：“你家有甚么事？”邬合道：“因小人终日在家侍奉，那一日傍晚回去，贱内在家，不知何故被人拐去了。因在兵马司投状，求他缉捕。故此忙了数日，未曾得覲尊颜。”宦萼道：“你这样一个趣人，怎么娶这不才的妻子？你也不防范他，被他逃走了。”邬合道：“小人妻子平素极贞静的，终日关门独坐，从来足不履户，毫无苟且，街邻都称赞他贤淑，焉肯背夫逃走？这是坏人引诱了他去，与小人妻子毫不相干。他虽走了出去，必定还是守节不二的。所以小人急急寻他，不忍舍这样良妇。”宦萼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何不来禀我？我老爷差人去传谕兵马司替你拿捕，他难道敢不遵奉么？”邬合道：“若大老爷传谕他，他奉命不暇，焉敢不遵？但只是晚生妻子末事，不敢干渎天听。”宦萼大笑道：“说得好，说得好。”又问道：“你妻子姓甚么？”邬合道：“山妻姓赢。”宦萼讶道：“这怪不得他。一个妇人家姓淫，自然就会跟人走了。怎么他起这么个姓？”邬合道：“这个姓从古来就有，秦始皇就姓赢。”宦萼笑道：“我前日听鼓儿词，秦始皇的妈就会偷汉，这是他家祖代传流下来的了。”又道：“你只管放心，我差人拿帖子对知县处去说，叫他上紧去拿，必定就得。你补个失呈进去，这不强似兵马司么？”邬合忙起身拜谢，道：“这更妙了。叩大老爷天恩。”宦萼便吩咐长班拿帖子到县中去说。邬合立起身来，道：“小人同去递了失呈，就来服事。”宦萼道：“不消你去。”又吩咐长班道：“你到县门口雇人替他写了，同帖子传进去。”长班应诺，向邬合问了姓氏居址。邬合详细说明，又向他谢了。长班要了帖子而去，邬合方坐下。宦萼笑着道：“你妻子既有



人诱他逃走，必定有些姿色，往常怎么就不与我见一见？况且我待你又不薄，就叫他同我相与相与，我老爷也未必就玷辱了他。”邬合道：“小人蒙恩若此，巴不得献妻出子。惟惟裙布荆钗，上污了大老爷龙睛凤目；且恐寒贫粗陋之躯，有玷富贵金玉之体耳。今后倘蒙若获着，大老爷若不见弃，留为外宅，小人叨光多矣。纵他贞烈不从，小人定然劝他依顺，以尽野人献芹之意。”宦萼被他奉承得满胸快活，摩着大屎肚皮，大笑了一回。因问道：“你家离我府中甚远，今日怎么来得这等快？”邬合道：“昨夜梦见祖父说道：‘宦大老爷天恩如此，你虽有事，明日可去请安。若是宦大老爷一恼，连我们在阴司都有罪犯。’晚生今日清早就来的。因途中遇见了兵马司差人，同他到茶馆中说了一会话，问他贱内可有些影响，然后急急赶来。路上遇着英大叔，听得说大老爷呼唤，小人恨不得连手放在地下，如狗一般耷着撅子跑来。”宦萼笑道：“你家好在行的祖宗，才生下你这样知趣的人来，可爱，可爱！”邬合忙躬腰足恭道：“不敢当，大老爷过奖。”宦萼道：“我终日独坐，除你之外，再没第二个人可对，故此少你不得。”邬合道：“晚学生蒙大老爷天高地厚，自恨无可奉承。但学生听得人说，当日有个甚么孟尝君，门下有三千客。他不过是个公第，尚还如此。何况今日大老爷一位贵公子，要三万客也有，何不待邬合去寻些人来趋侍左右，如何？”宦萼道：“你虽说得是，但你那里知道我的心事？你看我何等门第，可是轻与人下交得的？除非与我势利相当的儿孙，有钱八座的弟子，才可交往。你想合城中那里还有像我的第二家？只因你知心识趣，故与你杯酒往来。不然，我这潭府中可是你此辈人到得的？我若泛然混与人相交起来，岂不辱朝廷而羞当士乎？”邬合道：“大老爷这段想头，非天聪天明不能及此，岂晚学生下愚可到。”因打一恭



道：“承教。”又道：“古人说：聪明不过帝王，伶俐不过大公子。果然不谬。但晚学生想来大老爷这样抱闷，晚学生恨不欲捐躯，但恐死而无补耳。以小人一人之便嬖，既不足使令于前，而外边这些王孙公子，或八座而不富，或金多而位不显，实在也不屑同他相与。万不得已而思其次。或大老爷族党中的叔叔兄弟，拣几个知窍些的，从新交友起来，朝夕盘桓。他同于祖宗一脉，或还不致于有玷。”宦萼听了，勃然变色，怒道：“不通，可恶。放狗屁而胡说者也，可恼可恼。”邬合不知是为甚么，吓得战战兢兢。忙出位跪在地下，自己打了几个嘴巴，哀告道：“小人失言，不识忌讳。死罪非轻，小人情愿领死。万不可气了大爷玉体。”连连叩头不止。宦萼见他如此，便道：“你起来坐了，我不罪你。”那邬合那里敢起来，叫了数次，方站起侍立，神色犹自未定。宦萼叫他坐下，说道：“你罪坐不知，尚犹可恕。但你草茅下士，那里知道我阅阅朱门内中的一团大道理？你就说这些穷族间可是招惹得的？就有几个匪长辈百般会奉承我，我不过不好意思同他鬼混，我岂屑睬他？至于说起祖宗二字，我正在此恨他如醋。一者他当日不能挣一个大大的官做，今日叫我一个八座公子，逢年遇忌替他叩头，已是气得发昏，这还情有可恕。还有一件：你当日代代单传，只生我家父老先生一个，今受诰赠敕命，就够你荣耀得很了。又无缘故生出许多没要紧的儿女来。若都做八座的官，都像我家的富，不丢我脸面，不来沾染我，不辱没我，也还罢了。却又有穷的穷，贱的贱，不是来呵我写字与老爹去照看他们，就是来搗我要吃我的东西。就把我的脖呵肿了，我只是不快活。我如今疏远他们，还怕人知道，说此人是宦太老爷房分中的兄弟，或是宦大老爷隔从的叔叔，使我羞脸难当。我不理他们，他还无耻常来缠扰，我避之犹恐不及。若再与他往来起



来，我在这世上一刻也存站不住。你知道的，我那姑父刘太初，一个大穷秀才，教书糊口的人。他见了我，不自己害羞，还要做那姑爹的身分。我气得要死，总不理他。他倒还知机，总不到我家来缠扰。你想我一个万人之上，三人之下的一个人，怎肯下气在这些穷骨肉跟前，岂不惧哉识者所笑？你道我说得是甚么？”邬合此时魂才返舍，见他说得如此稀奇，又不敢笑，忙道：“大老爷金语，谁敢道半个不字。但小人井底之蛙也，焉能识此深奥之理？无知冒犯，幸蒙宽恕，粉身碎骨，难报厚恩。但适才大老爷说，万人之上，三人之下，所谓谦谦君子，只是未免太谦。据晚学生看起来，今日大老爷可谓万人之上，无人之下的了。”宦尊道：“你说固是。但只是如今上有皇帝，有魏上公，有老爹先生，我岂非三人之下乎？”邬合听了，咂着嘴道：“是呀是呀，小人愚卤，见不及此。”又出了一会神，笑起来道：“晚生蒙恩，无可为报。今想了一策，为大老爷高升一级，新时期做二人之下，如何？”宦尊喜道：“你必有妙论，快快说来。”邬合道：“大老爷所说，只让皇帝、魏上公并太老爷三个。晚学生细想，皇帝、魏上公是再大不去的了。只有令尊这一位，虽不能居之在上，还可以与之争衡。只是晚学生觉得言重碍口，不好说得。”宦尊道：“你不要拿班做势。若果然真有妙计，我自重重赏你。”邬合道：“如今令尊是魏上公的令郎。大老爷何不备一分厚礼，也去拜在魏公的门下，认他做个老子，那时与令尊雁行比肩，序起兄弟来，不认父子，无所统属，岂非只在二人之下乎？”宦尊欢喜得倒在凉榻上，大笑道：“哈哈，哎呀，妙呀！好奇想，好算计！”起来向着他道：“虽《封神记》上的姜子牙，《三国志》中的诸葛亮，锋剑春秋的孙伯龄，也没有你这样的妙计学问。我同你相识多时，竟不知你有这样大才学，可敬可爱。”邬合笑道：“小人



当日原极愚蠢，蒙大老爷培植得福至心灵，连学问计策都有了，此皆大老爷之赐也。”二人说得投机，从新添上精肴异饌，美酒佳酿，吃了一会。宦萼道：“吃酒顽耍，定要三四个人才有趣。你的学问高，见识广，还想个妙策，访得一两个绝顶富贵的朋友方妙。”邬合一面吃着菜，呷着酒，一面说道：“适间得罪大老爷，虽蒙宽恕，至此时犹悚惧不安，如何还敢多嘴？”宦萼道：“我不过是一时雷霆之怒，过后即休。你看我此时还有一毫恼你的气儿么？你不过不肯上心，故以此推托。”邬合假做吃惊，把脖子缩了两缩，道：“大老如此说，小人就当不起了。况大老爷之事即晚生之事。且纠合得几位大老官来，小人也多几碗酒喝，于此贱腹，岂无小补之云哉！敢不上心。今晚生虽大啖大嚼，而此事未尝一刻去怀也。晚生倒想起一家来，不知可敢说么？”宦萼道：“你且说了看。”邬合一手执杯，一手持箸，嘴合在酒杯上，眼钉在菜碗内，不住乱吃，那里还顾得答应。宦萼道：“你把杯箸权且放下，我同你商议正经话。你若有富贵好人荐了我，我们结了酒肉社，那时日日有得你吃，何必此时这等着急？”邬合见说，没奈何，只得将杯箸放下，袖中掏出块帕儿来擦了擦嘴，说道：“城中有一个富翁，叫做童百万，大老爷可曾闻名么？”宦萼道：“我也知道此人，却不曾会过，不知果是如何？”邬合道：“那童百万名自大，晚生也认得他。他家里真是豪富，金银满库，米豆千仓，圆的是珠，光的是宝。犀牛头上角，大象口中牙，十数座当铺，千百间佃房，南乡的田，江北的洲，山中的大木，江里的鱼套，都是有的。虽比不得老爷府上奢华，在南京也还颇充得第二。晚生愚意，像这样人家，将就同他相与也罢了。”宦萼摇着头道：“他钱倒也罢了，只是没有官势，如何好同他往来？”邬合道：“他近日大非昔比。也为人欺他没势，他去年拿了好



些银子，纳了一个甚么团于蓝的头一名监生。他自己说大得很呢，不过四五十年就要选州左堂，比本县大爷还大一级。这州左堂不知是件甚么东西，大约大得很了，他还嫌官小，要到黄河里去效用。据晚生揣度，他这一到河里，大约整都司的前程，他自然有的。昨日回来，竟抬了一顶比四人轿还大的二人轿夫，四名轿夫轮班抬着走。那轿衣都是北京屯绢做的，五岳朝天时样的大银顶，耀眼争光。跟着一阵家人，穿得好不体面。都是马尾织的瓦楞帽儿，一色油青布直裰，净鞋净袜，夹着一个描金护书，说是外国狮子皮做的，里面放着许多洒金朱砂笺拜帖。又有一把大银顶雨伞，说是高丽纸裱的，苏合油搓的，偶然撑将起来，真是遮得天没日头呢。还有一张交床，上面放着一个像小孩垫底尿褥子，灰灰的颜色面，就不曾细看是甚么做的，大约也自然是件宝贝了。晚间打着一对大坛灯，一边写着候选州左堂，一边是通红的童衙二个大字，好不官样。一个长班在前喝道，竟同那些街道巡厅坊官捕衙众位当道老爷们来往。街上人看见，都咬指侧目，遇见他是犹恐避之不及，谁敢不叫他一声老爷？闹热得紧。晚生曾听得人说，他七八代前的祖宗，在古时也曾做过八座的。据晚生看来，除了大老爷，也就要数他呢。”宦萼道：“你说得如此动火，姑算一个。怎么再得一个才妙，你再想一想。”正说着，长班来回话，说帖子同呈子都送到县里了。县大爷说知道了，自然领命。邬合又向宦萼道谢，望长班说了动劳。坐下，忙忙喝了几杯酒，吃了几箸菜。又想了一会，道：“又有一家，是前科发甲的贾老先生讳文物的。他令先尊贾翰林名播一城，他令先岳富户部富闻四处。他家中房子住着有几十进，门面漆得雪亮，彩画得光烂陆离。正中悬着个伽楠香的匾，斗大“进士第”三个石青地的金字。外面竖着四根沉香旗杆，刷得通红，下边白玉石



雕花鼓子。这个体面豪富，在城中也就要算第三家了。至于他肚子里，晚生粗人，虽不能窥其际，但听他说一句话，就文绉绉得可爱，真是出口成章。间或腆着肚子遥摆起来，果然是那名公的体态，比那俗人大不相同。若除了他，再遍寻也没有了。”宦萼皱着眉，道：“罢，倒也罢了。只是听得他的举人进士来得有些不明白，恐人讥诮我这样一个大公子眼中不识人。”邬合道：“大老爷又来。他虽有些不明白，如今公然说是科甲，谁敢说他是假的？他又拜在魏上公门下做了亲孙子，谁不尊敬他？敢道半个不字？况他连诗都会作的。若同他相与了，喂，人还要夸大老爷有眼力呢。”宦萼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邬合拿个指头在桌子上画着圈，道：“人都赞大老爷是富贵才子，所以才相与这样富贵文人。有此美名，谁不钦仰？岂不妙哉！”宦萼道：“我倒不管他才与不才。既有财势，你明日就去对他两人说。我大老爷从不屑下交的，因慕他的豪富，要同他做个朋友，看他们意思何如。说明白了，就来覆我。我明日下午等你的回话。”邬合道：“他二人听见是大老爷要相与，自然钦此钦遵，敢不从命？晚生明日去说白了，定来回覆。”说了，又连吃了十数杯，酒已大醺。日将云暮，起身作了八九个揖，作别而去。真是：

朱门谄胁人无数，茅户亲朋半个无。

将此后文权且按住。再说钱贵自从遇了钟生，立誓洁身以待，正想寻个由头，做个下马威。恰巧竹思宽要想嫖他，被他一场撒泼，骂了几日，郝氏也觉得没趣。过了些时，见他气性瘫了些，又劝他接客，他决意不从。又过了些时，北京来了一位贵公子，拿了五十两银子来，要嫖两夜。鴛儿爱钞的心肠又动，先好劝他依从，钱贵誓死不依；后便加之凌



迫，钱贵几几乎丧了性命。郝氏虽爱钱心盛，到底是他亲生之女，恐当真弄出把戏来怎处，只得再三婉求，辞那贵公子去了。你道这个公子何方人氏，姓甚名谁，听我慢慢敷演出，便知详细。当日嘉靖皇帝时，偶然想起昔年随太祖平定天下的这些功臣，后因永乐篡夺了建文，有不肯依附者，尽皆削夺世袭。嘉靖不忍负他们的功迹，皆继绝世，命查他们嫡派子孙，承袭封爵。刘诚意、徐中山、常开平等子孙都袭了公侯伯之爵，又想起少师荣国公姚广孝，永乐篡夺之力，全是他功为第一。他虽是个和尚，必定兄弟叔侄还有宗支，奉旨到无锡县查访。那时有个姓姚的，名字叫做姚华胄，家私富贵，人也不是个一丝无能的。不论九流三教，诸子百家，他虽未必件件精通，却也无一不晓。且那一张利嘴，谈兵说剑，论古敲今，口若悬河，容易人也说他不过。正在英年，生得好个齐整相貌。姚华胄此时间了这个旨意，到县中具诉，说他是姚广孝嫡派子孙，应当承袭。知县驳道：“荣国公应当袭爵，僧纲司何由有孙？”姚华胄初意说是荣国公的亲孙，万无不准，就不曾想到他一个和尚如何有儿子传代。见知县这一驳，着了急，暗馈了知县一分厚礼，改报系姚广孝胞弟姚广忠子孙。自来相传，只闻得姚广孝有一位贤姐，并不曾说他有兄弟。你道这姚华胄到底是谁的子孙？这姚广孝本医家之子，他父亲精于岐黄，生性倭佛，只生一子一女。他那女儿真是个女中丈夫，识字知文，深明大义，夫死守节，教子成人。他虽是个女流，强似那铁铮铮的汉子。自从姚广孝助燕王篡逆，他知道了，恨入骨髓。后来姚广孝封了国公，衣锦荣归，那时他父母已歿，来见贤姐姐。他贤姐姐闭门不纳，隔篱道：“我家从无此贵人。”姚广孝识其意，变僧服而往，姐犹不与见。家人劝之再三，其姐不得已开门，自立于中堂。姚广孝入，拜谒甚谨。姐怒道：“世上



做和尚不到底的可是好人！”便抽身而入，姚广孝愧赧而出。这样妇人与狄梁公姊为再见耳，千古何可多得。且说姚广孝因何幼时出了家？他自幼聪明狡狴，那时神相袁珙见了，向他父亲道：“此儿目生三角，形如病虎，其刘秉忠之流亚欤？若令习儒，恐其不寿。若使之为僧，将来贵为帝师。”他父亲遂送他去一个素常相与的和尚法号圆通的庵中出了家。他并不是自己愿去苦修，是没办法做了和尚的。他那师父圆通，庵也是那时有名的才僧。他爱姚广孝聪明清秀，日间尽心教他经典并诗词之类，夜间便同他成了夫妇。这是和尚传家，留得衣钵，原不足为异的事。他到大来，虽有过人之才，却有兼人之恶。且素行不端，无耻特甚。他私偷着一个姑子，生下一儿，他不好认得。他有个族弟叫做姚广忠，瞒着姚广孝与这姑子也有相知之雅。姚广忠无子，姚广孝就把这孩子与了他做儿子，就算了姚广忠之后。姚华胄就是此儿的子孙。论起来，却实在是姚广孝的嫡嗣。姚广孝当年久而久之，丑名渐张，乡站不住了，遂到南京投拜太祖信爱的一个和尚，叫做宗泐。宗泐却不知他的坏处，见他相貌才学都好，甚是爱他。替他起个法名道衍，法号斯道。那时有一个王行，看透他的心术，说道：“斯道非若他人事佛奉师碌碌久做沙门者也。”宗泐将姚广孝荐与太祖，后来每个亲王赐一员僧纲司，就把姚广孝分与了燕王。太祖上宾之后，太孙建文继统。他一来见朝廷年幼，二来想做佐命功臣，力劝燕王谋反。篡夺了建文的天下，改元永乐，算他功居第一，遂封了他少师荣国公。永乐赐了他几个宫女，他此时要假装活佛一般，不肯拜赐。况且又有小沙弥做了内眷，何须要此？永乐越重他的德行。后来人都说姚少师是位真僧，不贪女色，那里知他因位尊了，要博虚名，就不知他少年的丑行。他位至国公，历蒙恩赐，不下数万，都给了姚广忠，以贻他



所生之儿。传流了将二百年，到了姚华胄，尚然巨富。姚华胄起先报是姚广孝嫡孙，见知县一驳，故此又报是姚广孝胞弟姚广忠之后，只把胞字换了个族字。那县官得了他一分重礼，竟据他的话呈报上去。上司难辨真伪，轻易不敢启奏，又仰县细细清查。古人说：有钱十万，可以通神。县官受了他的重贿，如何销缴？况且又没处查证，竟具了印结，说查系姚少师胞弟嫡派子孙是实。上司据文题请了姚华胄，又关通了严嵩父子，虽假亦真，奉旨召他进京陛见。他到面圣之时，应答如流。嘉靖大喜，以为非姚少师族裔，焉能有此文武全才的英物，遂准袭封了侯爵。那时天下太平，他谈天说地，布阵排兵，每每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为恨。这些朝中臣也有信以为实的，着实敬他。都夸是武侯再世，留侯复生，为朝廷欣庆得人。也有恼他大言不惭的，却不好同他辩驳。他历过了隆庆、万历、泰昌三朝，也享用了五十余年。他生了二子：长子姚予民，是个蠢然一物，食粟而已。次子姚泽民。他妻子褚氏生姚泽民的那一夜，姚华胄梦见一个和尚直到内室来，心中大怒，道：“何物奸僧，辄敢到我内中？”那和尚愀然道：“我是你始祖姚广孝。生前杀孽太重，冥冥之中受罪二百余年了。你今又无故受朝廷重爵。明朝气数将尽，天帝敕旨，命我来与你为子，以完前孽，结此一段公案。”说完，往褚氏胯下一钻，就不见了。姚华胄惊醒，正值褚氏腹痛，须臾生下一儿。姚华胄虽知他是祖宗转世，却不解他完前孽的话，遂起个乳名，叫做祖官。说他大了就学祖爷平定天下，泽及生民，故此命名为姚泽民。褚氏生他的那一夜，正矐□睡着，也见一个精赤条条的和尚爬上床来。褚氏又惊又喜，正要问他那里来的，不想那和尚将光头向他阴门里就钻。褚氏惊道：“哎呀！这和尚好呆，这个大头如何钻得进去？”正要用手来推时，不想一下已全身钻入。只



觉阴门一胀，小腹微有些痛，惊醒来已要分娩。这和尚进去既易，出来更是顺溜。褚氏毫不费烦难，就生下一个儿子，好生欢喜。褚氏将所梦对姚华胄说了，姚华胄也将梦告诉他，夫妻深以为异。姚华胄平生酷信佛法，家中盖了一所佛堂，请了他素常相与的一个和尚，法号万缘，是报国寺的住持，才三十来岁，来家中供养。这万缘诸般经典皆能，又生得面白顶圆，身長軀大，好一个相貌。有几句赞他道：

青旋旋一具光头，白晃晃一枚大脸。两只眼半睁半闭，假装出慈悲面孔；一张嘴一合一开，真讲得天花乱坠。素珠百八，时挂胸前；佛法三千，全抛脑后。口中阿弥陀佛，何尝住声；心内窈窕佳人，未曾断想。姚华胄当他是现在菩萨，谁知他是个色中饿鬼。

他且又善说。华胄敬他如活佛一般，阖家都尊称他为大师傅。姚华胄就把祖官寄名与他做了徒弟。这祖官生得胖壮标致，夫妇心爱异常。买了个奶娘带乳，又拨了个十来岁的小丫头素馨相帮抱持。祖官到了七八岁，生得娇皮嫩肉，肥头大脸，心虽聪明，性情狡狴。他虽这样大，还是乳母每夜带他同卧。那乳母同丈夫在被窝中再没有不做些正经生活的。他夜间偶然醒来，见他二人乱动，还不知道是做甚么事。到了暑天，二人精光的高兴，他才见是奶公的这件东西钻入他乳母胯下那洞中去，二人就动起来，方悟向来之故，他那小□子也竟知硬帮帮的乱跳。他十岁那一年，那乳母一病而亡，夜间没人带他睡。夜中啼哭，褚氏亲带他睡也不肯。因素馨自幼背抱他，他要跟素馨睡。此时素馨二十岁了，已配了汉子，名唤吴实，二年有余，又另拨了个小丫头香儿服事



他，褚氏便叫素馨带他睡。他此时又大了些，知识大开。常见素馨两口子，也如他乳母夫妇在被中乱动，却动不多几下就住，知是那个事了，好不难过。一日，吴实奉差他出，素馨同他睡着。天明时，祖官醒了，见素馨不曾盖被，赤身仰卧，两腿大揷。他悄悄起来，爬到脚头，向他胯下一看，方知这件美物是如此形状。他那□子也竟有三寸多长，不觉大硬起来。也竟公然爬上肚子，对了门户，弄将进去，一抽一抽的动。素馨惊醒，见是他，笑道：“这点个人儿也学干这事，还不去呢。”那祖官将他的腰一把紧紧抱住了，连忙乱抽乱扯。原来素馨的男人吴实，虽然二十多岁，此道与祖官的相仿佛，而且甚快。虽配了二三年，素馨还不曾知道丢过，尚不知其中滋味。此时祖官尚小，无精可泄，尽着抽个不歇，素馨觉胜似吴实许多，见他年小力弱，双手抱紧他小屁股，往下春捣了好一会，竟被祖官将他弄丢了一次。他爱祖官了不得。祖官初尝这件异味，一上床，就在他肚子上不肯下来。素馨因他身子轻小，驮着也不费力，任他压在肚皮上，一时间抽动起来，素馨乍得乐境，便有许多淫声浪气，祖官更觉有趣。两人也盘桓了十多日，吴实回来了，他两下便阻了佳期，心中好不难过。一日，吴实随姚华胄出门赴席，祖官得了这个空，要同素馨叙叙，素馨何乐不为。但那香儿丫头随在身畔，祖官支他道：“你到上边要些点心来我吃。”香儿去了，二人忙上床，解带脱衣，就弄起来。他两个别了好几日了，彼此不肯便歇，弄个不休。不防香儿要了一盘点心来，不见祖官，只说他在床上睡觉。掀开帐子，见他两个光肚子压着光肚子动呢。香儿也十四岁了，虽不曾尝过，岂不知道。便将盘子放下，笑嘻嘻避了出去。素馨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向祖官道：“这丫头被他看见，恐一时传将出去，老爷夫人知道了，你便不妨，我就不好了。就是我男



人知道也不好。你须把他也弄一下，才禁得住口风。”祖官道：“你放心，在我。”二人穿起衣服来，祖官走到堂屋里，那香儿望着他笑。他见没人，上前搂着亲了一个嘴，就去扯他裤子。那香儿推着他的手，说道：“大青天白日，人来来往往的，你这做甚么？还不放手。”祖官也怕人撞见，只隔着裤子将他胯裆抠了几下才放了，两人笑个不住。那日天气甚热，下晚素馨在房中洗了个澡，香儿就接着水洗，却好祖官走来。素馨道：“香儿洗澡呢，你快去。”祖官忙脱光了，推开门，跑进房中。香儿正坐在澡盆里，不防一下被他推倒，扑上身，分开两腿就戳。（删节 75 字）祖官已得了趣也就起来，揩了身上，叫素馨拿衣服进来替他穿了。三人你望我笑，我望你笑，此后打成一家，混弄了几年。（删节 36 字）

祖官十五岁上，姚华胄替他娶了个锦衣卫姓桂的女儿为媳，妆奁甚富，陪了两个丫头，一名青梅，一名绿萼。不到一个月，姚泽民将他主婢三人都受用过了。他贪淫无比，虽有妻婢三人，连香儿四个了，那素馨他还不肯放过，常同他在西间屋里行乐。那素馨的男人是有名无实的，他时常假说上边叫他上夜，每每的来就教。那桂氏也才十四五岁的小女子，并不知吃醋撺酸，倒过得和美。姚泽民到十八岁上，他母亲褚氏死了，姚华胄大儿子姚予民送回故土祖茔安葬。这姚华胄天性有些惧内，那褚氏虽不撒泼降夫，但姚华胄想要娶妾置婢，虽有此心，却也不敢出之于口。姚华胄曾试探过他的意思。一日，夫妻闲话，姚华胄笑说道：“人但开口，便说妻妾。此二字相连，可见妾之一物，人家亦不可少者，不过要他来侍奉夫人之意耳。这些做夫人的都错会其意，以为是丈夫图取乐，，每每不容，岂不可笑？”褚氏冷笑道：“古云：四十无儿，方才娶妾。妻已生子，那妾之一字也就



可以不必。人开口也就说婢妾两个字，可见婢是人家不可少者，那妾在婢之次，是可无之物了。至于说要侍奉夫人，愈觉可笑，岂婢不可侍奉而必欲倩妾耶？那都是没良心男人之饰辞耳。”说得姚华胄闭口无言，只得息了此念。今见褚氏死了，他年将望七，不肯自量，把这数十年的豪兴发将起来，娶了二十岁的女子为继夫人。是个已故光禄寺裘家的女儿，十分标致。他家中后园内原有春夏秋冬四景，都有房屋楼阁，向来只得几个蠢丫鬟打扫看守，以备他老夫妻游玩。如今没有管头了，他差人回南京，在应天、扬州、苏州、杭州买了四个美妾，每人各置一艳婢。又在北京、山西也买了四妾，婢亦如之。两妾二婢同住一室，只供宴乐，其洒扫支使，自有当日的粗蠢丫头。他那春景有牡丹台、芍药栏，四周桃杏梅李围绕，花开时却也芬芳馥郁，灿烂如锦。命二妾一正一副之，一个称丹姨，一个叫芍姐。夏景四面一池莲花，池中有水阁，池畔数株石榴垂杨，掩映前后碧梧翠竹，薰风徐来，莲香扑鼻。也着二妾主之，一个叫莲姨，一个叫榴姐。秋景有几棵老桂，一片菊圃，海棠、玉簪、鸡冠、红叶之类相衬着，甚是幽雅。到芙蓉半吐，菊英大绽之时，一片铺如锦绣。也着二妾，一唤桂姨，一唤菊姐主之。冬景有许多腊梅，高矮参差，杂着数丛天竺，红绿相间。屋角又有许多迎春、探春、忍冬诸类，室内列数盆水仙、玉玲珑、旱梅、大盘香橼、佛手，香气氤氲，颇觉不俗。也命二妾主之，一个叫腊姨，一个叫雪姐。他虽有这些娇妻美妾艳婢，但将七旬的老汉，精力有限。虽然个个都曾开辟过，要想时常点缀，虽有此雄心，却无此健力。只好把这些妇人做个摆设的肉玩器而已，要个个钻研却不能够。这些少年妇女如何贞静得住？但他的家法颇严，三尺之童不许入内。虽他长子姚予民，孙子姚步武，也不敢擅入。惟这姚泽民是他的爱



子，又见他年幼，只容他一人不时出入。这些妖精般女子守着个发如彭祖、须似李聃的老叟，已是憎嫌。况且又是上面幡然一公，底下公然一婆，没用的厌物，一月中还不能领教他一次。即有一次，皮条般阳物，屡屡中止，一毫乐境也无，反引得淫情似火，叫这些人如何过得？见姚泽民这样精壮少年，年纪又不相上下，眼中都冒出火来，恨不得拿水将他一口咽下肚去。但一见了他，说也有，笑也有。姚泽民先还不敢放肆，后来日近日亲。况他又有淫癖，就想要替他令尊代起劳来，也就同众人打牙犯嘴的说笑。他因有意于众人，这些妾婢也没一个不注意于他，皆因未得其便，故此不曾上手。一日，那莲姨同榴姐乘着凉，两人说笑了一会。偶然讲到夫妻行乐之处，莲姨忽然长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在家做女儿时，我的卧房同哥嫂房中隔着一层篱笆，每夜听得他们欢笑。我间或张张，见他二人那调笑快活，真有登天之乐，也不枉叫做夫妻。如今我们不幸跟了个老头子，虽不愁吃愁穿，却守了活寡。不如嫁个穷汉，一夫一妻还得受用。”榴姐道：“这是各人的命数。事已至此，怨也没用了。何不自去苦中寻出乐境，为甚么痴痴的枉耽误了青春？”莲姨道：“我何尝不想到这里。但此处除二公子之外，再没有第二人进来。要敢来寻乐境，除非就他身上。”榴姐微笑道：“我也正是此意，但不知姐姐心下如何？既有同心，事不宜缓。我冷眼见众姊妹都有心到他，若不先下手为强，恐被别人占了先去。我们去雌着，人就没趣了。”莲姨道：“既安心做这事，丫头们眼多，瞒不得他们的。倒替他们说明了做，才可行得。”遂叫那两个丫头，一个名碧梧，一个名翠竹，到跟前说道：“你两个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待你如姊妹一般。我有句心腹话对你二人说。你若同心协力，包你也有好处。”两个丫头道：“我们蒙姨娘姐姐抬举，难道是死了心的不成，



岂不知道？姨娘有话，只管请说。”莲姨、榴姐同声道：“老爷有年纪了，我们都青春年少，白白的耽误着，守的是甚么贞节？我们意思要相与个趣人儿，以消寂寞，你们怎么说？”那两个丫头道：“这却难，外边的人如何进得来，我们又出不去。劝姨娘姐姐打掉这念头罢。”莲姨笑道：“痴丫头，难道我不知道？眼面前现放着有一个，何必要你去寻？”碧梧道：“要是眼面前的，无非就是二爷。”莲姨笑道：“你好猜，就是他。”碧梧也笑道：“要说他，倒容易。不敢瞒莲姨说，前日姨娘姐姐到夫人上边去，翠姐也跟去了，只我在家。他忽然走了来，见没有人，生生被他把我强奸了。我又强不过他，只得凭他弄了一会。他求我做个媒，要同姨娘姐姐相与。他说不知二位心中如何，不敢自己开口，托我探探口气。我辞他不敢，未曾应允。若姨娘姐姐有意，这事手到擒来。”莲姨满心欢喜，答道：“不想你这丫头倒得个头筹。你觉得他比老爷如何？”碧梧道：“大着呢。他那件东西像生铁一般，那里像老爷那样软叮磕的。况且又长大了好些，工夫又久，把我弄得酥了好一会，才醒过来。”那莲姨、榴姐听得脸上一阵阵火发，商议道：“他虽时常相见，怎好就干这事的？”对碧梧道：“我假装睡，你去约了他来，叫他偷我。等他弄上，就不觉羞了。等他弄着，榴姐来冲破，大家一齐上手。”榴姐笑道：“既安心做这样的事，还怕甚么羞？我是不怕的。就依着姐姐这样来。”向碧梧道：“你快些去看他在那里，约了他来。”碧梧才走出门，远远见他来了。忙进来道：“来了。”莲姨忙到房中，脱了小衣，只着单裙，在床上假装睡着。（删节 19 字）榴姐也躲过，碧梧将出来。姚泽民走到跟前，见没人，搂了亲了个嘴，问道：“我托你的事怎样的了？”碧梧道：“我怎么好开口的。他此时正在房中睡觉，你何不去偷他一偷？料道不得变卦。若弄上了，不强如我说



么？”姚泽民满心欢喜，轻轻走进房来，揭开帐子一看，见他上身雪白露着，只穿豆绿广纱抹胸，下着大红绉纱单裙，（删节 248 字）

二人风流一度，姚泽民歇了一歇，又复大战。原来榴姐见他两个弄时，已在床侧张听，隔着纱帐，看得明明白白。又听得莲姨那些声息，他忍不得了，走来掀开帐子，笑道：“姐姐的莲花心这一会好被你揉碎了，也该略歇歇。你两个不要太享过了福。”莲姨笑道：“让你也来享享，把榴花心也叫他揉一揉。”姚泽民把他一把抱上床，掀开纱裙，见他不曾穿裤。（删节 311 字）三人搂抱着亲嘴咂舌，摸乳抚阴，顽戏了一会。莲姨说道：“你我有缘，今日相遇，后来却要情长。无事我叫碧梧来约你。你此时去罢，恐有人来。”那姚泽民还依依不舍，（删节 27 字）他二人乍经爽活，浑身通泰，一同小憩。姚泽民到堂屋内，只见碧梧翠竹拦住笑道：“我两个替你做了媒，看你拿甚么谢我们？”碧梧道：“我先领过你的情还罢了。”指翠竹道：“这是新税官，要上钞的。你如何越得过去？”那翠竹嘻嘻的笑。姚泽民知他们是索谢的意思，后来用他处多，不敢薄待。（删节 241 字）到西间床上，脱了裤子，两件光挞挞的东西一上一下的搨打，笑个不住。不想腊姨走了来，要向莲、榴二人说话。忽听得房中笑声，向窗内一张，见两个丫头磨镜子呢。笑着想道：他主人那里去了？两个丫头这样骚发。走到堂屋，不见有人，疑他二人睡觉。悄悄走到房中，觉得床上声息甚异，也当是他二人做那事。笑嘻嘻双手把帐子一掀，见莲姨两足直竖，姚泽民俯身下捣，榴姐在他背后推呢。抽身就往外走。他三人吃了一惊，莲姨把嘴一努，姚泽民会意，赤身跳下床来赶上。一把抱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好姨娘，千万不要声张。”那莲、榴二人赤着身子，也下床来央道：“我们好姊妹一场，



好姐姐千万隐瞒着些。”原来腊姨也久有心看上了姚泽民，因无其便，今见了他们如此，虽有醋意，却发不出。正要借此相交起，便道：“各家门各家户，你们是有造化的，相与了知心的人，干我甚事？我声张的是甚么？快放了我，让你们做正经事。”姚泽民抱住不放，道：“好姨娘，既承你美情，我谢谢你再去。”腊姨道：“我是来雌你的么？我难道没有家，要在这里？”姚泽民知他是要到他家里去的意思，便放了道：“你请先去，我穿了衣服，随后就来。”那腊姨徜徉去了。姚泽民同莲、榴商议道：“既被他撞破，不得不去。若不堵了他的嘴，这事就不好了。”他二人知道这一去，又有四人缠住，分去一半恩爱，心虽不舍，不得不放他去。那姚泽民忙穿了衣服到腊姨处，来到他房中。见他独自一个坐在椅子上，看见他来也不理。姚泽民笑着，忙上前抱住就亲嘴。他推开道：“你同你心上人乐去，我是不要的。”姚泽民道：“我想你久了，不敢来亲近。今日有缘，特特的同你来相交，你怎这样冷脸待我？”腊姨道：“你这样的鬼话哄谁。你的两个眼睛好不识货，他两个生得标致，你自然该去亲近他。我生得丑，不要你违心到我这里来。要不是我今日撞见，你肯舍正眼看我一看么？”姚泽民道：“冤屈死人。你比他两个不还标致些，怎说这话？我虽有心要来，不知你心里如何，不敢造次。承他两个见爱，所以就同他先相与了。你不过怪我来迟的意思，此后我来勤些，补上前欠就是了。”腊姨虽不做声，却还不动，姚泽民忙脱光，要抱他上床。他扳住椅子道：“我是不的，免劳下顾。”姚泽民急得跪在他面前道：“我替你告罪，求你上床去罢，不要耽误了工夫。”那腊姨何尝不爱，这一番做作，因莲、榴二人占了先去，他泄泄醋气。二来急他一急，好尽力以补前之不逮。见他光身跪着，（删节 48 字）笑着立起扶他，道：“我依了你，看你后



来有良心没良心。”姚泽民把他抱到床上，替他脱光，要图他欢喜，尽力大弄。不多时，他就去了两度。姚泽民还要，他道：“我够了。雪姐同在一处，偏不得他。等我叫他来，你也同他弄弄。”遂叫：“雪妹子你来。”那雪姐先姚泽民来时他就见了，躲在窗下张看了那些光景，好不动火。他是山西人，才十六岁，年小害羞，不好进来就教。谅着腊姨不好偏他，耐着心等。听得叫他，故做不知，走进来道：“叫我说不说？”不曾说完，被姚泽民跳下，一把抱上床来，就扯裤子。他也不动，只是嘻嘻的笑。（删节 162 字）腊姨道：“有句话问你，不许瞒我。你同他两个也相好有多少时了？”姚泽民道：“不过个把月，论实事只得六七次。”腊姨道：“我不信。”姚泽民道：“我要哄你，叫我发甚么誓我就说。”腊姨道：“他们那四个，你同他可有私帐没有？”姚泽民道：“不敢瞒你，我虽有此心，却无此事。”腊姨道：“你把从前的数替我补足了着，我包你还有两个到手。”姚泽民道：“是那两个？”腊姨道：“你不要管，不过有两个到你就是了。”雪姐笑道：“姐姐不要管他。他这样伶俐的人，怕他自己不会去寻，稀罕我们总成他呢。”姚泽民听腊姨又说上兴来，把雪姐的腮轻轻咬了一下，道：“你也会这么油嘴。”（删节 31 字）腊姨道：“你明日来，把水仙、天竺两个丫头，你也施点恩到他，才好大家做事。”姚泽民满口喜诺，穿衣出去。次日进来，走到西边屋里，不见有人，听得床后滴滴声响。忙去一看，原来是天竺坐在净桶上小解。见他走来，连忙站起。姚泽民一把抱住，也不容他拽裤，抱到床前，扯下他的裤子。天竺动也不动，声也不喷，乜斜着眼微笑。（删节 29 字）谁知水仙在外边进来，见他二人高兴，悄悄走到姚泽民背后，看他两个卖解。见那天竺的样子，不由得笑了一声。姚泽民一回头，见了她，撂了天竺，将他推到床上，把裤子



扯下，也是一阵蛮春混捣。（删节 16 字）弄了一会，他要留些精神应付腊姨、雪姐，便歇了。走过东屋，他二人昨日乍尝甜头，正在那里谈内中的趣味，见他走来，笑脸忙迎。不暇他言，即上床解衣，弄了一度。姚泽民把那两个丫头的事告诉他，二人齐赞道：“当日只说你少年人，不过比老爷强些，谁知一个抵得七八个。若论起滋味来，你是山珍海错，他竟是藜羹粝饭了。”大家笑了一回。姚泽民来过了数次，一日问腊姨道：“你前日说等我补足了，还把我两个。我的数也补过了，你不要失信。”腊姨笑道：“你这吃一看二的馋鬼，我总成了你，你不许恋了新人薄了我。”雪姐笑道：“据我说，姐姐不要管他的好。”姚泽民把他搂着，咬他脖子道：“你这坏人，专会调舌。我明日不弄瘫了你报仇，也不算好汉。”因向腊姨道：“你不要听他的话。你若成全了我的好事，我若敢没良心，不逢好死。”腊姨笑道：“你今日且把梅根浇透了着，明日包你得会新人。”姚泽民兴发如狂，把二人拉上床，同脱了衣服。（删节 160 字）原来腊姨同丹姨、芍姐亲厚得如嫡亲姊妹一般，有心腹话彼此无隐。他们时常闲话，说起跟着个老儿，青春虚度，长吁短叹，也都想到要借姚泽民的这一点甘露来浇满腔欲火。两下相约定，不拘谁先得手，不许相瞒。今被腊姨先得了。妇人中件件都可让得人，惟独这一件事，虽同胞姊妹嫁了一个丈夫，有些偏处也是不愤的。腊姨因有前约，不忍瞒他二人。到底先偏了几次，自己心足了，才肯分惠。那日，他走到丹、芍二人处坐下。丹姨道：“今日姐姐满脸喜气，有甚么好事？携带妹子也好。”腊姨笑道：“明日是妹妹华诞，我备了几色薄礼，明午请你到我那里去祝寿。有一个礼单在这里，你请看。”袖中取出一个红单来，笑嘻嘻递过。丹姨忙接着一看，原来是一只《挂枝儿》，上写道：



贤妹妹，我是来与你上寿，礼匪薄，全望你一并都收。有一匹卷心髻，还有两匹核桃绉，青棍子鱼一只，眼大蒸郢儿裂破了头。送进了你的门儿也，外边厢还倒提着一瓶酒。

丹姨看了，笑道：“姐姐见赐，妹子敢不拜领？但不知姐姐怎样得了这件宝贝。”腊姨笑着将如何得遇姚泽民，不肯偏他姊妹，故此来约他同去赏鉴这肉骨董。芍姐笑道：“姐姐请我家姐去上寿，我却不好去相扰的。”腊姨笑道：“请你去做陪客。你可曾听见人说么：也不愿人请我，也不愿我请人。但愿人请人，请我去陪人。做陪客是极便宜的事。”三人大笑了一场。次日早饭后，丹姨、芍姐老早就来等候，腊姨、雪姐陪在房中闲话。无非夸他阳物有多粗多长，怎样坚久勇猛。向来所尝老儿之物，如饮村醪白酒；今他之此道，如饮醇酿美酝，令人骨软筋酥，心魂皆醉。二人听得心忙意乱，火气直腾，望这救命王菩萨总不见来，尽着拿清茶浇那心火。将到午刻，方见姚泽民走来。腊姨笑道：“你们新人相会。”又向姚泽民道：“他姊妹等你久了，你们叙叙罢。”姚泽民道：“我早要来了，偏生今日有个客来，耽误到这咎。”腊姨笑道：“你们请做正务。”遂同雪姐走了出去。姚泽民忙扶着二人一同上床，便脱衣服。他两个也等不得姚泽民替他脱，各自脱了。姚泽民见他二人又是一种丰韵。（删艺节 34 字）再看那芍姐，两腮红晕，两个眼圈被火攻得通红，眶内水汪汪的，咬着裙带格支支的响。知他情动得很了，撇了丹姨，又同他弄起来。（删节 119 字）自正午将及日西，还不肯歇。腊姨笑着进来道：“也该歇歇了，不怕弄塌了床么？”丹姨也笑道：“姐姐既请客，那里有个主人



催客起来的道理？”腊姨笑道：“客太烂板凳，也就怪不得主人呢。”丹姨笑着，才放了姚泽民起来。此后他六人倒都同心合意，议定一日轮到一家，周而复始。那姚泽民次日到丹、芍二人处来，只见他二个丫头夭桃、红杏，笑嘻嘻拦住道：“不许进去。人家各有地界，俗语说，管山吃山，管水吃水，管青山吃碓嘴。我们这里又不是你的属下，许你直来直往？也说过四言八句，才放你进去呢？”姚泽民笑着一手搂着一个，道：“小油嘴，你不过见姨娘姐姐同我相好了，不曾同你们亲热，你就吃醋。我怎肯偏你？此时特来寻你两个的。”三人笑着同到房中。姚泽民笑道：“你两个那一个先弄起？”红杏道：“我杏花比桃花先开，自然是我先。”夭桃道：“我桃子比杏子大多，自然该是我。”红杏道：“古人说，桃李春风墙外枝，到不得你。况且说，日边红杏倚云栽，自然该我杏花先栽一栽。”夭桃道：“天下碧桃和露种，你栽得我也种得。”又说：“一支红杏出墙来。你在墙外隔着，轮不着你先呢。”红杏笑道：“我一色杏花红十里，比你好桃花富丽了多少，应该让我。”夭桃道：“九重春色醉仙桃。岂不强似你，还不让我么？况《诗经》说，桃之夭夭。难道你不曾听见？”红杏道：“你的夭字原在底下。词上说，红杏树头春意闹。劈头就是红杏两个字，可见先是我的了。”二人笑着你争我夺。（删节 297 字）大家顽笑了多时，方才散去。过后姚泽民想道：八人我已得六，那两个肯放过他？须得设一网打尽之计方妙。时常在秋院中去走趲。那桂姨、菊姐也耳有所闻，知他姊妹皆已得了姚泽民，心中何尝不急。要屈身俯就，又恐被他看得下贱；要等他来垂青，又不见他动手动脚，猜测不知何意。疑道：定是我两个容貌不如他们，所以他不来亲近，不然八个人中为何单弃我两个”他既无心到我，我去就他也是无益。一腔醋气填塞在内，后来见了姚泽



民，由不得怒气勃勃，那脸上竟像刮得下霜来一般。姚泽民见他颜色正厉，越发连戏话都不敢说。孰不知他色厉而内荏，故此倒日远日疏了。一日，姚泽民偶然到他那里来。见红叶丫头在一张醉翁椅上睡觉，两足搁在椅轴上，两腿大揸，由不得失笑。左右张得没人，轻轻上前，将他衣裙掀起。（删节 28 字）红叶惊醒，说道：“还不放我起来。姨娘心里不好，在屋里睡着呢，看他起来看见。”姚泽民那里听他，只是乱戳。那丫头被他戳得春兴大发，笑说道：“冒失鬼，这隔着裤子也是弄得进去的么？”姚泽民也不暇替他脱裤，双手将裤裆一撕，扯了一个大口子，就弄起来。那丫头搂着他的腰弄了一会，说道：“你歇了罢，看菊姐回来撞见，不说你这没廉耻的来寻我，还当我骚发了寻了你来的呢。”正说着，鸡冠丫头蓦地走来看见，笑道：“没廉耻的，大白日里，你两个怎就链在一块儿了。”姚泽民连忙拔出，搂着鸡冠亲了个嘴，将他按在一张杌子上爬着，扯下裤子，露出光臀，就后边弄了进去，不住乱捣。红叶笑问道：“菊姨呢？”鸡冠颤着声儿道：“菊菊姐还同夫夫人下棋呢。我我来家走走，不想遇了这活强盗，拿着我这样。”姚泽民笑道：“不要屈着你，你既不愿，就不弄罢。”鸡冠扭回头笑道：“你好自在话儿，我既被你强奸了，弄得我不受用，还不饶你呢。”两个笑着弄了好一会，方才住了。又同红叶复了一帐，恐菊姐回来，只得歇手。姚泽民悄悄问红叶道：“你姨娘害甚么病？”红叶道：“谁知道。他这两日茶饭也不大吃，口里只是叹气，夜里叫我替他做伴，翻来覆去，总不肯睡。熬得我要死，你不见我才在这里春盹么？”姚泽民道：“大约是春心发了，想个人弄弄的意思。”红叶道：“他虽说不出口，大约此时有个趣人儿，他也未必辞。你何不去替他医医病？”姚泽民道：“我何尝不想他。他看见了我，那哭丧脸难



看，不敢动手。”红叶笑道：“你做梦呢。他知道你同那三个姨娘三个姐姐相厚久了，他恼你不来亲近他。你若去陪个小心，包你成就好事了。”姚泽民方才恍然大悟，他向来因此而怒。鸡冠道：“你这没良心的，也怪不得他们恼。我菊姐虽不曾同你有甚私事，他待你的情也算亲厚得很了，你有了别人倒撇了他，他恨不得咬你的肉呢。我听他的口声，口中虽说恨，心里还有几分恋你。你若同姨娘上了手，他自然也是肯的。”姚泽民心中暗喜，走进房中，到床前一看，见他面朝里睡着，就坐在床沿上低低叫道：“姨娘，你身上那里不好？我来问安了。”那桂姨明醒着，也不答应。姚泽民伸手去抚摸他身上，又问了一声。他忽然一个翻身，鼻中冷笑道：“你到你那些心坎上的人跟前去罢了，你来问我的甚么？空劳了你的心。”姚泽民道：“我听得你身上欠安，我心里急得了不得，忙来问候，一团好意，有甚么心上人心下人的。”他又冷笑道：“你当我不知道么？他们六个都是你心上的人，我两个你看不上眼，是你心下弃了的。你此时冷锅里豆儿炸，来说鬼话当甚么。我几次要来拿你们的奸，一来怕带累你，二来姊妹一场，不好意思。他们虽瞒着我，宁叫他不仁，不可我无义。两次三番，忍耐住了。论起来，都是一样的人，砖儿何厚，瓦儿何薄？就是我生得丑些，也不到怎么东施、嫫母的样子，你就这样分得清？”说着，就呜呜的哭起来了。姚泽民忙扯衫袖替他拭泪，他把脸又转了过去，用手推道：“你去罢，不稀罕你这虚情假意。”姚泽民忙跪在床上叩头，道：“要有一点假心者，就天诛地灭。我巴不得来亲近你，因见你见了我那气狠狠的脸嘴，我不敢放胆。若知你有这好情，我早来陪伴你了。是你自己耽误了好事，如何反怪我？”嘴里说着，就伸手去扯他的裤子。他忙攥着，道：“不要屈着你的心，你还去寻你的情人。”姚泽民道：



“我的娘，我这样说，你还不信。你若不肯，我今日死在这里也不去了。”一面说着，忙自己脱了裤子，强将双手去解他裤带。（删节 73 字）弄过一度之后，桂姨说道：“你这坏人，我今日依了你，你后来定不稀罕我的。”姚泽民道：“我的娘，你不要讲这句话，屈死了人。若论模样，八个人中算你第一，要说风流，也算你第一，我心爱你久了。我要有一句谎言，促死促灭。”桂姨此时方有了个笑脸，搂着他道：“你果有真心到我，菊姐不消说是你受用，红叶、鸡冠也凭你取乐。我们都是一样的姊妹，我难道要抢他的先不成？要你一个公平心就罢了。若偏了我，我打听出来，却也不肯与你干休。”姚泽民道：“蒙你这样见爱，我还敢欺你么？他们六个派定一日一轮。今承你不弃，我若偏向你，怕他们争讲，也是挨此轮流就是了。”（删节 144 字）二人正在说笑，听得菊姐回来了。桂姨道：“菊妹子，你来我同你说话。”那菊姐走到床前，见姚泽民在床上，便道：“这样没良心的人，姐姐容他来做甚么？”就要走。原来这菊姐更风流更骚浪，当日同姚泽民顽笑，把臂捏腕，搂颈接唇，都是有的，只不曾沾在一处。后来因闻他有了众妇人，且又见桂姨正帅不能到手，那副将焉能得，就渐渐疏淡。菊姐满怀醋念，不得发泄。此时心中虽暗喜，但他醋意蓄久了，故有此话。桂姨接他坐下，道：“我方才也骂他没良心。他说因这些时你我见了他恼嘟嘟的，不知我们是甚么意思，故此不敢放胆。是我们自己耽误了好事，据我说，也怪不得他。原是我们多心自误。”自替姚泽民游说了一番，才劝他上床。菊姐也就半推半就，同他做了于飞之乐。自此以后，姚华胄的这八妾八婢，他虚耽其名，姚泽民实受其惠。一日，姚泽民想道：他们众人都已到手了，料道不怕泄露。但常老婆他系夫人心爱的人，又在老爹跟前传话。况他素常长舌，若露了风声，如



何了得？须得连他弄上，方才妥当。每日留心看机会。一日，远远见常氏在牡丹台畔小解，他悄悄走近前，一把抱住。他两个时常也戏谑惯了的，常氏又是个极淫之物，竟逆来顺受了他，也就两人见了一见大意。此后姚泽民方放了心，且搁过一边。

那时四海奠定，万民乐业，治极生乱。到了天启三年，四川、广西就有些流贼勾引土苗倡乱，也不曾占据城池，只抢掳些人畜，杀了些老幼是有的。此时若有守城好将官领些兵去，这几个毛贼也就可以杀跑了。只因承平日久，人不知兵，忽闻得这个信，州县官惊得手足无措，便轻事重报：某处反了，凶猛异常。这些上司一见此报，生怕就杀到他跟前。功名性命还是小事，若把这些宦囊姬妾抢了去，将来儿子拿甚么享用？也不查问有多少贼，据了何地方，便慌慌张张上本请兵，说得好不利害。天启见了本章，也恐地方有失，着九卿科道会议，命将出师。众人荐举姚华胄老将知兵，推他去征剿。他此时已七十多岁了，他自己说了几十年大话，今日如何推老了去不得？倒是天启恐他年迈，受不得这烟瘴地方的苦楚，疑问众臣。众臣奏道：“昔日之廉颇、班超、赵充国、郭子仪、马援皆系老将，故能成功。况且不遇盘根错节，无以别利器。姚华胄虽过七旬，矍铄犹如壮年，必能平贼。”天启遂命他领了兵去。那两处不过是些小土寇，闻得官兵到来，潜伏的潜伏，逃散的逃散了，兵不血刃，地方已靖。他也竟妄自居功，报说：一到就烽烟尽灭。天启大喜，大加赏赉。恐兵一撤回，贼又复起，就封他为镇西将军，驻镇广西。那姚华胄出兵去后，他这位继夫人裘氏正在妙龄，嫁了恁个白头皓须、软如棉、浓如涕的老儿，心中之苦说不出来。每每见了姚泽民，便眼中冒火，想道：我正是他的对子，怎这月下老人错把红丝系在他老子的足上？



我一朵嫩蕊娇花，怎被这枯藤老树缠着？天公虽然错配，人力尚可挽回，何不把这儿子设法弄来孝敬我？但有继母之尊，难以开口。且这老儿日日守着，也无空隙可乘。没办法，只得忍住。无奈那不知趣的老儿还假卖风流，说情说趣，乃至引得春心举发起来。他又一点正事也干不得，间或就强而后可，软叮磕的一个物件，又没处寻这么个小篾片帮扶他进去，弄得不疼不痒，更觉难过。往往欲火炽将起来，只好把那凉茶冷水往下咽，靠他灵犀一点来浇息了这火，万不能够。倒巴不得离开了他，孤眠独宿，眼不见为净，还略好捱些。死捱了几年，见他去了，如拔了眼中钉一般，心下倒觉得一爽。无奈那姚泽民每日在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，见了他，心头小鹿就乱跳，脐下那件作怪的东西不由得一吸一吸的难过。心中暗想，料道熬不过去，迟早总是放不掉他的，不如早一刻以救一刻之急。每每要算计同他比翼鹣鹣，共偕连理，做那风流乐事。一则不得其由，二则难以启齿。那姚泽民虽有十分慕他的心，他有继母之尊，比众妾不同，连戏话也不敢乱说，怎敢轻易乱做？二人虽都有心，却不能覩面相诉。裘氏一日正在兀坐踌躇，忽听得两个丫头拌嘴，一个叫春花，一个名秋月。听那秋月道：“你说我浪？你同二爷调情亲嘴，他伸手在你裤裆里，是我亲眼见的，那倒不是浪么？”春花道：“你也撇不得清，也不是甚么清净姑姑儿。我见他那一日没捏着你的奶头顽来，你还瞒我，我不说出来罢了。”秋月大怒，骂道：“没廉耻的淫妇，他不过捏我的奶头罢了，把你的裤子脱了，看那骚□上的卵子印也有几千了。”春花被他骂急了，说道：“臭淫妇，你替我垫腰来么，知道得这么详细？”二人几乎打起来。裘氏有心细听，出来喝住了。少刻，叫了春花到屋里，悄悄诈问他。道：“你同二爷两个的事我也听见久了。你可实说，我倒饶你。”



若要瞞我，我追问起来，你就了不成。”那丫头也只当夫人果然有些知觉，脸绯红，跪下道：“二爷时常望着我嘻皮笑脸的说笑，我也不理他。那日他强搂着我亲嘴，我把脸扭着，他也没有亲着，就拉我的裤子。我把腿夹得紧紧的，他何尝摸着甚么来？我要叫喊，又怕羞，只得哄他说；‘你去着，等我有空再约你来。’他才放了我。不想被秋姐看见，他今日就骂我。我也看见他同二爷顽呢。那日二爷压在他身上，摸他的奶头，又亲嘴，嘻嘻哈哈的笑，他就不说了。”

裘氏又道：“你当真不曾同他沾身？”春花道：“我要敢瞞夫人，若看见二爷的东西是怎样，就滴出眼珠子来。要同他沾了身，把下身烂个洞，连肠肚都掉了出来。他强抱着我亲嘴是有的。那一日夫人不在屋里，秋姐把夫人的睡鞋偷了给他看，二爷还闻了闻，看见了我，秋姐忙拿过去塞在床上褥子底下，还没有告诉夫人呢。”裘氏笑了笑，又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我有一件事叫你去。你若做得来，我重重的抬举你，饶你起来罢。”春花站起，道：“任凭夫人叫做甚么，我还敢不去么？”裘氏笑着附在他耳上道：“你去寻着二爷，悄悄对他说，只说你约他日落后叫他到百花楼上成就好事。我假冒了你去，同他试试何如。若成就了我，只有好处到你。你却不可泄露。”春花道：“这在我，包管成就。”去了一会，回来道：“约下他了。”裘氏满心暗喜。晚饭后，吩咐众丫头：“我带春花到百花楼上去乘凉，你们不必来。”众人谁敢不遵？他到了楼上，有现成床榻，就到床上睡下，叫春花躲开。原来那春花同姚泽民偷弄过不计其次，已将裘氏假冒约他的话向他说了。姚泽民喜出望外，打点一片好精神要来孝敬继母。巴到日落，潜身到百花楼下。轻轻上楼，到榻上一摸，见一个人睡着，还不知可果是裘氏，尚疑春花哄他。自己脱光上床，就去替他脱裤。裘氏等了一会，将要睡着，被



他惊醒，不好做声，任他脱去。（删节 510 字）那裘氏口中心肝亲哥无般不叫出来，姚泽民觉他比那八个妾还骚浪些。两人足弄到将二鼓方住。裘氏心中快乐无比，紧紧的相搂着，喘息了一会，问道：“我听得传话，说那八个妖精都缠着你，可是真么？”姚泽民道：“怎敢瞒你老人家，是真有的。”裘氏笑道：“你好本事，把你的力量匀些与你爹也好。今日的事，料道也瞒不得他们。你对他们说，我们也不论甚么大小了，只要同心合意守着你过日子罢。”姚泽民道：“承你这样厚恩，谁敢不尊让你三分？”裘氏又笑道：“春花你也同他弄过么？他日里望着我赌誓发愿说没有。”姚泽民道：“这一家我只除了你一位不敢，你的两个美婢，被我都弄罢了。”裘氏道：“倒便宜了这两个小淫妇。他是有造化的，早相与了你，比我还强。”姚泽民见他相爱甚切，又遍身抚摩了这一会。（删节 68 字）此时姚泽民见他那种娇容，遍身如玉，爱得如异宝一般，亲了几十个嘴，方才穿衣而散。这日，那八个妾都知道了，来替裘氏道喜。彼此不言，惟相顾而笑。晚间众人备了酒果，同到百花楼上，请裘氏同姚泽民正中并坐，众人罗圈坐下。都欢喜笑语，饮得半酣，各辞而去。他二人点着大烛，如同白昼，整狂了半夜，比昨夜黑地相亲，更觉豪兴。此后定了个例，裘氏独得二夜，那八妾各得一夜，十日一轮。他待众妾亲厚得了不得，众人感他的情。轮着的这一夜，或去请他来分惠，他不推辞，也竟来领情。

这姚泽民魂迷在群芳之中，他自己房中轻易反不一到。他那妻子桂氏生性已是妖淫，又见了丈夫这些举动，可有个不弄出笑话来的。再者大人家这些妇人女子坏事，多由于丫鬟仆妇。这种人可知甚么羞耻节义，只图得主母的欢心，做牵头，做马泊六，传消递息，引奸入马，遂成了他淫污之行。



然亦起于主人公之罪。若主人公是个正人君子，妻子得了他刑于之化，自然端方贞静，那些丫头仆妇可敢去引诱他。只因姚泽民是个淫物，那桂氏也自然被他化成好淫的了。这素馨、香儿是他自幼就淫起，那得不淫？青梅、绿萼也都是被他淫过的。但这桂氏虽有一肚子淫兴，他到底是宦门之女，况且年幼，又从不曾尝过偷汉的滋味，未经破脸，还惜羞耻。这三个丫头虽被主人用过，且主人也不过一时间偶然点缀，未尝日日如此。虽知道这是一件美味，却还未曾十分经历个中的妙处。且终日伴着主母，即有欲淫之心，也无纵淫之胆。只这素馨同主人弄了多年，深知其中奥妙。今主人一旦别恋新知，将他撇下，若像那三个丫头独守孤帏，倒还捱了过去。又每夜同着负虚名的丈夫共卧，可有食放在嘴边肯不去吃？及至吃时，如一个极馋的人有一块肉，只许他咂咂香味，不容他大啖，自然引得越馋起来。他常被吴实弄得毫无乐趣，更觉难过，真急得要死。每每要寻个救急的人，恐舍了身子，还寻了像自己男人一类的，岂不是糟鼻子不吃酒，虚担其名了？又不好问人，（删节 16 字）一日，该他阴物行运，桃花星进宫。他在桂氏房中下来，要回家去。刚走到大厅后边，低着头，心中正然思想甚么，忽见一个人在那里溺尿。他是留心的，（删节 45 字）急抬头看时，原来是姚予民的大儿子姚步武，比姚泽民倒还长三岁。他父亲虽愚愚蠢蠢，他却尖尖酸酸，古怪好色贪淫，有乃叔之风。素馨见了他这奇具，望着他，笑嘻嘻的笑着走。姚步武见这光景，知他有羡慕之意，忙撵上去，搂着脖子就亲嘴。素馨也不喷声，笑着斜瞅了两眼，推开他的手，往家中去了。姚步武随屁股后跟了来到他房中，一把抱住，按在床上，就去扯裤子。素馨也不推辞，只道：“哎呀，你怎么硬开弓？这怎么行得？撞了我家的男人来呢。”（删节 54 字）这里行不得，大师傅今日回去了，



我们到佛堂里去，那里没人。你先去，我就来。”姚步武也就依他，（删节 14 字）先去了。素馨（删节 12 字）锁了门，来到佛堂门外。四顾没人，两三步叉进去，就把门拴上，走进来。姚步武忙脱裤子，那素馨也将裤褪去，就仰卧在禅床上。姚步武伏上身，就往里顶，两三下送到根。抽弄了有两顿饭时候，素馨也丢了有两三次，姚步武也泄了。素馨掏出那块布，两人都揩净了，各自穿好裤子。姚步武搂着他道：“承你相爱，成就了这件好事。我还有一件事托你。你要替我做成了，我打几件首饰谢你。”素馨道：“我不要那东西，我男人见了问起来怎么答应他？你倒是有钱给我些买嘴吃倒使得。”姚步武道：“这越发容易，在我，我就送来。”素馨道：“你托我做甚事？”姚步武笑道：“我见二奶奶生得可爱得很，我心动久了，不得个门路。你是他贴心的人，替我想个法儿。我若弄上了，定然重谢你。”素馨笑道：“馋痨鬼，你既偷上了我，又去偷他。你若同他偷上了，还稀罕我么？我不管这事情。”姚步武亲了他个嘴，道：“好心肝，你要替我谋成了，你就是我的恩人，敢忘你么？我不过想尝尝他的是甚么味儿。事成后，我每日空闲就偷工夫来尽力同你一弄，报你的情。但得同他弄一次，定然同你弄两次。素馨喜诺了，又道：“这事要看机缘，是急不得的。”二人先后出来散去。你道佛堂中供养的这大师傅是个好人么”这和尚铺眉善眼，装出那活佛的样子，却实在是佛口蛇心、酒肉齐行、男女并尚的恶物。他在报国寺私藏着两个妇人，还有七八个标致徒弟，时常取乐。他心恋着徒弟妇人，往往回去几日，又来姚家住几日。他贪图姚华胄一年四季衣服银钱粮米，只得常来。但在他家吃的是蔬，夜间又无人陪伴，捱得两日，回去乐一番又来，两下里走动。再说素馨被姚步武弄了一度，向来积火一旦消释，好生爽快。刚到房中，不多一会，姚步武拎了两吊大钱



来送他，道：“你留着用，用完了对我说，我再送来。”他欢欢喜喜接过藏了。姚步武又谆谆托他前事，他满口应允，姚步武去了。他受了姚步武之托，想成了此事，图他后来钱与弄两桩谢仪。忽然想出一计，道：须引动了他的春心才可下手。这日晚间，素馨上来，在西间屋里同香儿、青梅在一床睡，绿萼在桂氏房中上夜。三人睡了一会，香儿笑问道：“你家中放着有伴儿不去受用，二爷又不在这里，你来同我们受这孤凄做甚么？”素馨道：“我可怜见你们这些时熬狠了，我来同你们乐乐，消消你们的火气。”香儿笑道：“你的同我的一个样儿，你还要人替你消火呢，怎么替我们消法？”素馨道：“我自然有个道理。”（删节 257 字）他三人嘻嘻哈哈顽到三更方歇。且说那桂氏一觉睡醒，忽听得西屋里嘻笑之声，侧耳静听，只听得说笑，又听不出说甚么。心中疑道：这丫头们有何乐处，这般欢喜？猜测不出。次早起来，众人都在房中伺候。桂氏问道：“你们昨夜做甚么来？笑一阵说一阵，吵得我半夜睡不着。”香儿、青梅都望着素馨笑，素馨也笑。桂氏道：“问你们话不答应，吡着牙笑甚么？”香儿指着素馨道：“是他做的事，奶奶只问他。”（删节 370 字）桂氏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妇，当日同姚泽民没有一夜不弄，如今成几个月才弄得一次，已情极难堪，但说不出口。今听了这一番话，那里还忍得住。到了下午，丫头们都不在跟前，只素馨在傍。桂氏低声笑向他道：“今晚你到我房中来上夜。”素馨知他是要试试的意思了，心中暗喜，偷空去约了姚步武。到晚间，桂氏叫三个丫头都在西屋去。素馨抱了铺盖来春凳上铺了，伏侍桂氏上了床。他吹了灯，又道：“我去看看院子门关好了没有。”出去暗暗将姚步武带进房中，在他铺上睡着。（删节 600 字）桂氏初次破戒，还有些羞意，也不答应。素馨送他出去，关门，回来睡下。桂氏得了这番快乐，一觉睡到次日饭



时才起来，望着素馨，不住的笑。姚步武乍尝甜头，次夜又来承应，点灯大干。二人熟滑了，方说说笑笑，亲嘴咂舌的顽耍。（删节 473 字）过了些时，这桂氏忽又换了心肠。也因姚泽民蒸继母，淫父妾，恶贯满盈，人鬼暗中自然成他妻子的淫行，以为报应。一日，桂氏叫素馨道：“我的枕头旧了，你到马房里去撮些草来填一个新枕头。”素馨拿了簸箕去了，一会笑着跌跌滚滚跑了来。桂氏见他草也不曾拿得，面红头赤，气喘吁吁的，惊问道：“你去拿草，怎么这个样子跑回来？”他笑着道：“不要说起。我到了马房门口，见门关着，一推开进去。不防盛旺那砍头的，脱得精光，蹲在那里捉虱子。吓得我好跑，几乎跌了一交，这会心口还跳呢。”桂氏笑着瞅他一眼，道：“你就浪得没影儿。你还是没有见过这东西的么？任凭怎么大，就是黄花女儿见了，也不犯着吓得这样的。”素馨道：“奶奶若见了他，也要吓一跳。”桂氏动了心，笑道：“呆老婆，你要怕，不要看他。你放了胆子，只管去。”素馨笑道：“罢罢，奶奶总成别人罢，我不敢惹他。留着我的肠子罢，要一下顶断了，才是造化。”低笑了一会去了。桂氏心中笑道：若得把他弄进来，就可以通宵行乐。但只是家奴，不好意思的。低头暗想了一会，忽然啐了一声道：男人没良心，恋着后娘庶母弃了我，我怕的是甚么？也落得快活。且叫了他来，弄得，是造化；若太大弄不得，再做道理。素馨胆小没用，等我哄了香儿去挡个头阵。遂叫了香儿到屋里来，悄悄的道：“我叫你去做一件便宜事，做成了，后来有得快活。你到马房里去取草来填枕头，要看见盛旺，若没人在跟前，你悄悄对他说，一更天人静后叫他来，不可误了。你把床底下的钱拿一百与他。叫他洗个澡。他夜间来时，你去门口等着，接他进来。若大相公在我屋里，你领他在西屋里等着，我有话说。他此时若要同你弄，你就试试他的本事如何，



来回我话。”那香儿领了这个美差，眉花眼笑，拿着簸箕，袖着钱去了。到了马房，那盛旺捉完了虱子，正在床上鏹着。见了他，起来笑道：“姐姐来要甚么？”香儿道：“二奶奶叫我来取草填枕头。”盛旺忙接过簸箕，撮满了草，道：“请拿去。”香儿取出那钱与他，道：“这是二奶奶赏你的。”盛旺惊道：“草是老爷府中喂马的。来取草，为甚么赏我钱？”香儿笑道：“有天大的一场好事，我对你说了，你怎么谢我？”盛旺道：“我一个大穷汉，有甚么谢你的。果有好事总成我，我替你叩头罢了。”香儿笑道：“谁稀罕你叩头。拿耳朵来，我对你说。”因悄悄向他道：“二奶奶赏你这钱，叫你去洗个澡，洗得净净的。晚上一更人静后叫你进去，我出来接你，有大好处到你。看你怎么谢我？”那盛旺听了，梦想不到，心花俱开。一把搂着他，笑道：“你不稀罕我大头叩谢，我拿小头谢你罢。除此，再没有别的了。”就拉他上床。香儿也不推辞，但道：“恐怕有人来。”盛旺道：“都放马去了，到晚上才回来呢，只我一个，再没人来的。”忙关上门，替他脱裤子。香儿道：“怕奶奶等我回信，只褪下一条裤腿来罢。”盛旺依他，褪下一条裤腿，（删节 295 字）香儿拿着草上来，桂氏见他头发散乱，满面笑容，知他尝了美味来了。笑问道：“比你爷同大相公如何？”香儿笑道：“只是快得很。我问他，他说是熬久了。若时常弄，也还有更把天的手段。他叫谢奶奶赏，晚上定来服事。”桂氏心中暗喜，不住出来看那日色，巴到掌灯，方上床脱衣。恰恰的姚步武走来，推辞不得，只得同他弄了一阵，身在此而心在彼。将及更尽，姚步武方才去了。只见香儿来说道：“盛旺来了好一会了，在那屋里呢。”他爬上床，掀开被，摸着了桂氏，赤身仰卧。他就爬上身，说道：“蒙奶奶天恩，小的来服事了。”（删节 392 字）桂氏叫他下来，在新枕上同卧，说道：“我的身子付了你，此后我但叫香



儿来叫你，你就来，我自然暗暗的照看你。”盛旺道：“蒙奶奶这样恩典，小的杀身也感报不尽。只有尽力服事，尽小的穷孝敬罢。”桂氏着实爱他，一夜弄了数次，五鼓时才叫他去了。后来隔二三夜定叫他来一回，也常赏他些银钱。过了数日，素馨知道了，又见香儿三个满脸喜容，又带娇媚之色。他想桂氏都弄过，安然无恙，方知此物以大为妙，不足惧的，深悔前日之误。且说那万缘和尚，他一个月中有十日在姚家来往。这日晚饭后，灯下烛坐，正带了一本《灯草和尚》的小说来看。看得欲火如焚，阳物胀得生疼，马口中不住流涎。正无可奈何，忽听叩门声响，走去开门。黑影里只见一个妇人，一手捧着个盒子，一手拿着一把酒壶，走进来说道：“大师傅把门关了来。”那万缘不知是甚事，把门开了，同到屋里。灯下看时，认得是素馨。说道：“大嫂你此时来何干？拿的是甚么？”素馨把酒壶放下，将盖子揭开，绝精致的几种荤碟。说道：“二奶奶说大师傅在这里自己静坐，叫我送这些酒肴来与大师傅消夜。”那万缘盘膝跌坐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。贫僧佛家弟子，从来不动五荤三厌的。快快拿去，不要污秽了佛堂。”素馨一屁股就坐在他旁边，对着他的脸，笑道：“师傅你哄谁，那个和尚不吃酒肉，不钻狗洞？二奶奶好情送来，你多寡领他些。”遂斟了一杯酒，送到他嘴跟前。那万缘闻得香气扑鼻，不觉口角流涎。勉强忍住，推辞道：“菩萨，僧家第一戒的是酒，贫僧不敢领受。虽有那吃酒肉钻狗洞不肖之辈，佛殓佛，他那是自坠恶孽，贫僧怎么肯学他？”素馨见他装模做样，一手搂着他脖子，一手将那酒杯往他嘴中一灌。那万缘正有些忍不得，借这意思一口咽下，道：“菩萨，弟子今日破了戒了。”素馨又夹了一块金花火腿让他。他道：“佛哟，酒还罢了，这个实在不敢领。”素馨道：“我问你，你和尚们开口是佛，闭口是佛，大约见了妇人，管情连佛也顾



不得了。”万缘道：“南无佛，这样僧也有。像我贫僧，如槁木死灰一般，心如铁石，再不动的。”素馨笑道：“果然，你伸出手来，我同你打个掌。任我引诱，你果然不动心，就算你是活佛。你若把持不住，你就认我做娘。”万缘道：“这个贫僧秉得住的。”才伸出掌来，被素馨一把攥住手腕，（删节 419 字）素馨歇了一会，坐起来笑道：“你怎么不怕污秽佛堂了？”他笑道：“佛在西天，他是大慈悲的，那里管我们这些闲事。你可曾听见僧尼会上唱的么：大的大菩萨，小的小菩萨，他都是爹养下。”素馨又笑道：“你可还戒荤酒了么？若不戒，我同你吃着说。”那万缘笑着抱他对面坐在怀中，二物套上，一面动着，一面饮酒食肉。素馨向他说了来意，是二奶奶叫来约他相会。桂氏每月初一十五到佛堂烧香，万缘见过多次，心中爱慕了这几年。听说，心中大乐，连声道：“造化造化。”忙把酒一口干了，道：“趁早去，不要叫他久等，辜负了他的美情。”素馨跨了下来，两人站起。和尚拽上裤子，素馨盖上盒子，拿了酒壶前走。万缘一个出来，带上了门，一手搭在他肩上，到桂氏房中来。（删节 840 字）桂氏遇过万缘之后，姚步武盛旺再来弄时，如吃过江瑶柱，不堪再嚼屠门肉矣。姚泽民享用他继母庶母，将桂氏久抛，从不见他有一毫愠色，有一句怨言。反见他比当日红光满面，笑容可掬，以为是闺中贤淑，不以此道为念的，私心欣庆。孰不知他还寻的是极粗极大的美物，夜夜不空，故弃丈夫如敝屣耳。（删节 470 字）此后万缘、姚步武、盛旺任桂氏心中欣欲，轮流约到房中取乐，不必多叙。

且说姚泽民在内里弄，桂氏在外边弄，也弄了几年。桂氏的阳运当旺，姚泽民的阴运要出宫了。这是为何？自姚华胄往广西去后，到了天启七年，忽然想起他来，问群臣道：“姚华胄在广西数载，他年垂八十，他家中可有儿子否？”有



知道的奏道：“他有二子。”天启传旨召见。看他大儿子有五十来岁，迂迂腐腐的，小儿子约将三旬，颇有父风。天启问他二人名字，大儿子答应不出，小儿子俯伏奏道：“臣兄名姚予民，臣名姚泽民。”天启顾姚泽民道：“尔父远去数载，尔为子者也应当去一看。你今可到那里看他日食如何，康健还如昔否，速来回奏。尔兄庸愚，只可为守户之犬，尔异日即承袭尔父之爵。”他兄弟二人领旨，叩头谢恩而出。这是面奉上谕的事，不敢稽缓，就择日起程。这姚泽民第一好的是杯中之物，不论烧坛黄细，到口就吞。第二件就是酒字底下的那个字，一夜离了妇人，他也过不得。他这一次是奉旨省亲，旱路驱驰，不敢带妇人同往。在家中同那些妇人终日混惯了，如今竟虎扑儿百姓眼起来，那里还过得。虽带了有两个龙阳小厮，到底与妇人滋味各别。他路上但有婊子，只面上略有人形，腰中有个窟窿，他定要领教领教。这大路上的土条妓女，私窠戏旦，可有甚么像样的？他不过只算松了松胯下的穷筋，算不得个取乐。他到了南京，在水西门外店中暂寓，就叫店主人来问道：“如今城中可有驰名的婊子么？”店主人道：“近来妓女中也都平常。倒是个瞎姑，叫做钱贵，果然色艺双绝。但听得人说，他近来总不接客，不知何故。”姚泽民道：“他不过因有了名头，故做身分。若多给他鴛儿几两银子，怕他不肯？”遂问了住处，一团高兴，带了十数个家人，鲜衣宝马到钱贵家来。钱贵自别了钟生，一个客也不接，只说有病。郝氏强了他几回，他执定不肯。因没有大出手的孤老，郝氏也容忍了过去。这日，钱贵正临窗坐着，姚泽民问到他家，敲开门，竟走了进来。一眼早已看见，果然好个女子。郝氏忙迎着道：“老爷驾临贱地，有何贵干？”一个家人道：“我们主人姓姚，是镇西将军侯府的二公子。慕你女儿的大名，特来要同他相与。”郝氏道：“小女丑陋，且近来有病，



恐不能陪侍。”姚泽民道：“你不过只你女儿在盛名之下，要拿些身分，多要几两银子罢了，何必推辞？我不过但嫖两夜就要起身，我也不肯薄了你。”叫家人取一封五十两递与郝氏。他满脸是笑，道：“老爷请坐，我去同小女商议。”一面叫丫头收拾酒馔，一面到钱贵房中来。钱贵先在窗子口，听见有人进来说话，他忙避过，到床沿上坐着，听见说要来嫖他，正一腔怒气。郝氏进来道：“我的儿，这是位过路的贵公子，慕名来访你，只宿两夜便送一个元宝。这样好主儿，你总成老娘赚这几两银子罢。”钱贵忿然答道：“儿子此身是决不再辱的了，母亲不用痴想。若定要图这几两银子，我必以颈血溅地。”那郝氏大怒道：“我从来没有听见门户人家守节的。就是良家妇人要守节，也必定等有个丈夫死了才守，也没有望空就守的理。我养你一场，靠你养老。你不接客，难道叫我养你一生不成？我不过为你是亲生之女，下不得手打你，你再执拗，我就拿皮鞭奉敬你了。”钱贵道：“母亲，不要说皮鞭，虽鼎烹在前，刀锯在后，我亦不惧。”郝氏越发怒道：“罢了，你既是这样的逆种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我且打你个辣手，你才知道利害。”恶狠狠就取鞭子。钱贵道：“母亲不必动怒，你既爱钱不惜人，我要这命何用？”大喊道：“罢罢，我把这命还了你。”猛然一头撞在地下，额鼻皆破，满面血流，便晕了过去。幸得代目在傍，连忙拉住，不致十分重伤。郝氏见不是势头，声也不敢喷。不多时看见钱贵苏醒，才放了心。他被这一吓，忙走出来将银子送还，道：“小女不肯奉陪，老身也没福受老爷厚赏。”姚泽民见了钱贵，十分心爱。见他不从，着了急，使势威逼道：“我一个侯府公子来相与你，难道还玷辱了你不成？好好依从便罢，不然拿去送官重处。再不然叫小厮们将这臭娼根剥光了按住，我硬弄了，看你奈我何？《大明律》上没有个强奸娼妇的罪名。”钱



贵也怒道：“匹夫不可夺志。不要说你是个侯子，此时就是帝子王孙，我头可断而志不可移。你要行强盗奸淫之事，我与你两命俱捐。”叫代目取了把剪子，他接在手中，道：“你好好回去罢，再行强逼，我即刺喉而死。你虽势利大，我母亲无奈你何。我当为厉鬼，以报斯恨。”郝氏恐怕女儿当真弄出事来，哀求道：“我这小女没福，不中贵人抬举。况外边美妓不少，老爷另寻一位罢。”姚泽民还要使威使势的唬吓，有一个知事的老管家说道：“这件事原图取乐，这个样子料道也没有甚乐趣了。况爷是奉旨省亲的，倘在此嫖妓弄出人命来，圣上知道，干系非小。不如回去另寻一个适兴罢。”姚泽民听他说得有理，叫家人接过银子，嘴中骂着，悻悻而去。到了店中，在旧院里接了个有名的夏锦儿，并一个江西新到来姓严的婊子。嫖了两夜，起身去了。钱贵面上疮痕养了个把多月才得全愈，闭门兀坐，连窗前都不近。从此以后，郝氏再不敢逼他接客。凡有人来，都推有病。端的这钱贵不接客，后来作何结局？并姚泽民到广西去，何时复命？后来一个个自然还他下落。此时再说邬合的妻子赢氏，他父亲名字叫做赢阳，是个戏子，系昆山县人。母亲阴氏，随他父亲学得许多旦脚的戏文。赢阳因有残疾，唱不得戏了，不能糊口。虽然阴氏会唱，在本乡本土怎好叫他出去做戏，就是他岳家也不依。阴氏裙带之下虽有一件挣钱的家伙，也不好明做这外水买卖。也曾相与了个把厚友，因街坊上议论风生，住不得了，故此搬到南京来。闻得有个阮给事名大铨，酷好梨园女旦，遂依傍在他门下走动。生得这个女儿，小名皎皎，与邬合。要知详细如何，须看下回分解。

姑妄言第五卷终



姑妄言第六卷

钝翁曰：呜呼！男风一道，虽所由来者久矣，然未有盛于今日者也。此辈几几半天下，不但恬不知耻，犹欣欣以为荣焉。得人人皆有聂变豹之孽，且使此辈闻而畏避，庶可洗尽此颓风。

叙羸阳家世并梨园子弟履历许多趣话，令人喷饭。

突然撰出个闵氏来，不但羸阳感激，看书的人亦感激。此何故？无闵氏则羸阳不得生。羸阳不得生，则无阴氏并皎皎。无阴氏并皎皎，那得这两回热闹书看？

一部书偷汉之妇人不少，并无一相重者。即此一回内，阴氏之偷汉，是众学生诱他。乃略知窍男子诱一不知窍之幼女，是一种行事。金矿之偷阴氏，是两人同诱。两个都是老手，又是一种行事。皎皎之偷汉，是他先诱龙家小厮。两个都是知情而不知味的，又一种行事。至于了缘之偷皎皎，则是强盗这行事矣。

羸氏如不遇了缘，焉知久之不为良妇？被这贼秃一偷，以至辱身出丑。若非邬合以天阉自责之夫，使羸氏不知至于何地也。僧人中如了缘者正复不少，缁流一途，原是盗贼藏垢纳污之所，奈愚人往往为其惑。

有守土之责者，不可不严察此类。有佞佛之流，见余此



评，必合掌曰：“枉口白舌，何苦谤僧？”孰不知余非谤之，正是为大雄氏做功臣耳。

龙家小厮酒后一篇不忿的话，直欲逼走赢阳耳。不然，住到何日是了？赢阳不去，聂变豹之仇何日得报？皎皎与龙颺之情缘何日得绝？今日赢阳之走，异日死龙阳之地耳。许多线索，不留心看不出也。

阮大铖之请铁按院，乃赢阳报仇之节目。铁按院反复盘问，足见细心。安得为官者肯个个如此，无冤民矣。

写游混公又为龙家小厮之师一段，总是写他到极不堪处。且又使之一现，不致冷落也。

邬合、赢氏二人成亲后，一个无用的天阉，一个贪淫的女子，恰恰合在一处，如何下笔？此段写得情景逼真，设身处地一想，不过如此而已。

赢阳何等人物，暴发二千余金，眼眶更大，就要做财主身分。嗟夫！钱之能大人也若此。

古语谓构讼云：无赖不成词。阅此，诚哉言也。赢阳在按院前供聂变豹之罪，固系实事，而自护之语亦不少。因说得近情，故能耸人之听耳。

王酒鬼一个挑水的老儿，泛泛然看去，是个极无关系没要紧的人。后来泄露机关，反是个极要紧的节目，此等处令人如何捉摸。



姑妄言卷之六

第六回 羸氏贪淫为淫累始改淫心
贼秃性恶作恶深终罹恶报

附 闵氏垂慈 代巡听讼

话说这羸阳系苏州府昆山县人氏，他家世代单传，从无兄弟姐妹。积祖以学戏为生，他父亲是个花面，人都顺口叫做羸丑子，娶妻养氏，只生得羸阳一个。羸阳六七岁时，生得甚是美丽，柔媚如女子一般。他父亲视为奇货，以为此子将来不但能克绍祖业，还必振兴家门，遂将他送入一小班中做了一个正旦。你道这样好儿子不送去念书，反送去学戏，是何缘故？但他这昆山地方，十户之中有四五家学戏，以此为永业，恬不为耻。就是不学戏的人家，无论男女大小，没有一个不会哼几句。即如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是一个道理，故此天下皆称为昆腔。因昆山系苏州所辖，又称为苏腔。但这些唱戏的人家他并无恒产，一生衣饭皆从此出。只可糊得眼前，安能积得私蓄？所以儿子不得不接习此艺。只三五年间便可出来唱戏糊口。他这戏子中生得面目可憎者，



只得去学花面。不但怨天恨地，还怨祖坟风水不好，又怨妻子阴户不争气，不得个标致子孙为挣钱之本，将来何以存济？若稍有面目可观者，无不兼做龙阳。他那青年之时，以钱大之一窍，未尝不挣许多钱来。但这种人又喜赌又好乐，以为这银钱只用弯弯腰蹶蹶股就可源源而来，何足为惜，任意花费。及至有了几岁年纪，那无情的胡须，他也不顾人的死活，一日一日只管钻了出来。虽然时刻扫拔，无奈那脸上多了几个皱纹，未免比少年减了许多丰韵。那善于修饰的，用松子、白果、宫粉捣烂如泥，常常敷在面上。不但遮了许多缺陷，而且喷香光亮，还可以聊充下阵。无奈粪门前后长出许多毛来，如《西游记》上稀柿衙内又添上了一座荆棘岭，扫不得，剃不得，烧不得，把一个养家的金穴如栅栏一般挡住，真叫人哭不得，笑不得。却无可奈何了，真是：

一围茅草乱蓬蓬，从此情郎似陌路。

要知这就是他肾运满足，天限他做不得此事的时候了。到了此时，两手招郎，郎皆不顾。虽在十字街头把腰弯折，屁股蹶得比头还高，人皆掩鼻而过之。求其一垂青而不能，要想一文见面万不能够了。到了唱戏，伸着脖子板筋叠暴着挣命似的，或一夜或一日，弄不得几分钱子，还不足糊口。及悔少年浪费之时，已无及矣。才想到这件挣钱的家伙，比不得种地的农夫，今岁不收，还望来岁。（删节 35 字）

这羸丑子生得一脸黑麻子，又鬼头鬼脑，宛然天生得一个丑态，故学了丑。少年时，他见同班中朋友俱有人爱，都会挣钱。独到了他，人皆一介不与。他睁着两个眼睛，看得好不动火。人人都穿得齐齐整整，独他只一件旧布直裰。有人问道：“别人都体面，为何你独如此？”他也无别话可对，



但惨然指着面上道：“你看我的脸哪。”他人无不大笑。他间或做个媚态去撩人，人皆不顾而唾。时常对镜自嗟自叹，自怨自艾。到那无聊之极的时候，自己摸着粪门，叹道：“我比他们虽不能挣钱，他们放的都是散屁，要像我这个囫囵屁眼也万万不能够了。”今见儿子如此标致，以为是祖宗积德所致，方有此跨灶之子。又常抚摸养氏的牝户，赞道：“不意此瘰蚌内产生此一个美珠。”这赢阳又甚聪明，生来该吃这种茶饭。教的戏就会，腔口吞吐也好，身段□模更觉窈窕。装扮起来，宛然一个妖媚女子，学了三年就可上场去唱。无一人不喝采，无一人〔不〕羡慕。因他年纪太小，故尚有待。到了十二三岁，就有个大老官爱上了他，对赢丑子说要赏鉴他儿子的嫩臀，他岂不乐从？那大老官送了他一大块银子，又替赢阳做了两套时款绸绢衣服，替他把聪明孔开辟出来。此后果然技艺益发精妙，见者无不消魂。二三年间，他也正正经经挣了一注大钱。因他年幼，尚不知浪费，得来的银钱皆交与父母。那赢丑子夫妇喜得屁滚尿流，把儿子的粪门视同聚宝盆一般。偶然一日，赢丑子忽然放了一个大响屁，清越异常，心有所触，不觉惨然长叹。养氏笑道：“放了一个屁，为何做出恁个样子？你舍不得这一响么？”赢丑子道：“我因此屁想起儿子来。他虽挣了几个钱，今生要像我放这样个响屁，断乎不能的了，不觉伤心耳。”那赢阳后来就渐渐不似先。俗云：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被这同班中朋友一阵引诱，嫖赌嚼摇四个子一并施行。银钱虽有，东手接来西手去，一文也到不得家。那赢丑子原有个弱症，近来举发，唱不得戏，一家衣食皆倚仗贤郎，可还敢管他？敢怒而不敢言，抑随在心，病渐加重，就呜呼哀哉了。赢阳虽是个戏子，他各班中相识者多，都来上纸吊孝。他要图体面。无不从丰。及至丧事毕后，他向来所挣家私也就去了多



半。那时城中有个财主，姓聂名变豹，生性淫恶。他有个妹子嫁在京中一个皇亲家为宠妾，他倚势行凶，把持官府，无恶不作。纳了一个监生名色，同这知县衙官分庭抗礼，眼空一世的样子。人人侧目。虽有一个理刑要拿他，但这苏州钦差来的织造，并驻防太监出京时，那皇亲谆谆之属托护庇他。那时太监的威势，虽抚按也不敢得罪他，何况以次官员？他因有此靠山，所以更横行无忌，杀人性命如草菅，占人妻女如囊寄。乡人皆恶之，就把他的名字同音而改，都称他为孽便报。他家房产深邃，姬妾众多，既贪女色，又慕男风。女子中虽被他奸淫无数，而男子总未试新。这是什么缘故？这样作孽之人，就生了个作孽之具。（删节 123 字）他在家中同妾婢们弄时还有些须怜惜，若高兴去嫖，任意冲突，不管死活。娼妓们多受他的淫毒，因此背地都叫他聂驴子。有此大名在外，这些龙阳虽然爱钱，谁肯做这贾胡剖腹藏珠的事，拿性命来换钱使？古语说得好：

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不愁无处下金钩。

若果然有个好脸，再有一个嫩股，何往而非银钱，岂肯来轻试他这个孽具？况这件事如卖房地文契结尾两可一般的，此系两相情愿，并无逼勒等情。那小官不愿领教他这件奇物，他也没法。他屡屡看上了赢阳，托人多番作合，又以重利诱之。赢阳再不敢轻诺。这聂变豹恨入骨髓想道：定设一计使他入我牢笼。一文不得，白白的痛弄一番。更置之于死地，才出得这口恶气。一日，他想了个主意，向着他一个爱妾闵氏商议此事。闵氏劝他道：“老爷请想，你这件东西，我们妇人家跟久了你，还难禁受，何况姣童？人的性命不是儿戏的。他之不肯，大约也是知道大名在外，不敢应承也是



人情。必然有罪，何至于死？据我想来，前后滋味大概相同，何不弃彼而取此罢。”聂变豹大怒道：“我这样的家私，如此的声势，况又有此奇具，若不一尝这美男子的妙臀，是我负天所付了。你既如此护着他，把你的后庭我试试，我就不要他了。”闵氏怎肯从井救人，吓得闭口无言，半晌道：“老爷息怒，我们遵着行就是了。”聂变豹又叫了他一个心爱的标致丫头唤垂丝来，吩咐道：“你与姨娘两个明日替我如此如此行事。要泄露了，我也不处治你们，只将屁股每人弄一下。至于死活，那就凭着你们的造化。”那闵氏同垂丝你我相顾，面容失色，唯唯领命。到了次日，聂变豹传了赢阳这班子弟来家中唱戏。到半本落台时，已有二鼓。合班人吃饭了，一个个都出去净手。赢阳落后出来，尿完了刚要转身，后边有人将他衣襟拽住。忙回头一看，月下见得分明是个俊俏女子，却是丫鬟装束。赢阳疑心，问道：“你做什么？”那女子近前低声道：“你姓什么？”答道：“我姓赢。”那女子喜孜孜携手道：“到那黑影处，有话对你说，这里怕人撞见。”赢阳此时魂都不知往那里去了，同他到了黑处。那女子反将他搂过了，亲了个嘴，附在耳上道：“刚才我家姨娘在廉内看戏，见了你，着实心爱。想要同你会会，有许多好处到你。叫我来问你，明日可有戏？”赢阳道：“明日没有。”女子道：“你今夜戏散了，合班同行，大约脱身不得。明日到日落时候，你到我家花园后门外等着，我出来接你。那是没人的地方，你只管放心。”又道：“恐你疑惑，这是姨娘送你的表记，你可收了。”递到他手中。又一把将赢阳搂得紧紧的。道：“亲亲，你怎这等爱人。我姨娘生得玉美人一般，我总成了你，你不要忘了我。”赢阳还是个十五岁的小孩子，知道什么利害。少年心性，以为奇遇，喜得话都说不出来，只点头道：“我定来，我定来。你务必出来接我，



不可误了。”那女子道：“不用多说，看有人来。”抽身去了。”赢阳不便打开，将那包儿装入钞袋中，又来唱戏。散了回家，已将五鼓。到了家中，取出包儿，灯下打开一看，一只大红缎子睡鞋，满帮白梅花，豆绿拽拔，白绫底儿尖上钉着黄豆大的珍珠，长仅三寸。里面一个红纸包儿，打开是一个喷鼻馨香的香囊，上绣着交颈鸳鸯。还有一根金并头莲，一根金双如意簪，四个连环戒指，十个滚圆雪白珍珠。赢阳喜得心窝乱痒，将那鞋亲了几个嘴，叫了几声心肝，仍包好放在钞袋内。脱衣上床，把那钞袋搂在怀中而睡。朦胧之际，到了聂家与那女子相会之处。那女子一见，喜笑道：“好信实人儿，我等了好一会。”上前拉着手道：“我们进去。”赢阳猛省，站住脚道：“倘遇见你家老爷怎么处？”那女子道：“我家姨娘们多，每夜轮着陪老爷的，各人各屋不妨事，难道你怕，我们是不怕的么？”因接着笑道：“小冤家，你这样多心胆小。”赢阳此时精魂俱失，虽刀锯在前也不顾了，仗胆同他进来。到了一间齐整屋内，灯下一个美貌妇人，笑吟吟上前拉住道：“小冤家，想杀我了，”拿脸儿偎倚着。赢阳见这光景，兴不遏，不暇开言，携手上床，脱衣解带。见那妇女柔软如绵，淫乐了一度，还想要叙叙情意。只见那女子揭开帐子，道：“天大亮了，快走罢。”赢阳见日光果然射入，忙穿衣同他往外飞跑。不妨被门槛一绊，几乎跌倒。一惊醒来，原是一个大梦。钞袋还抱在怀中，淫精已溢于被褥。看窗上时已日上三竿，定神自思，梦境宛然。暗喜道：今晚必定成就佳期，这梦兆大祥可喜。他那包儿不敢与娘知道，仍带在身边，慢慢起来梳洗。吃罢饭，步到聂家后园门口一看，果是一条死巷，无人来往一块空地，更自放心。又走了转来，坐了一会儿又去。天色尚早，只得又回。眼巴巴再不见晚，急得来回只是走。看看日色衔山，心中大



喜。到了园门时，已东方月出。正在迟疑，猛听得园门呀的一声，羸阳心下一惊。仔细看时，正是那女子，心才放下。那女子道：“趁没人，快进去罢。”羸阳随了进来。丫头关上了门，两人携手入园中。互相搂抱，亲嘴咂舌，调笑了一会，才又同行。转弯抹角，走了好一会。到了一间房内，尚未点灯。月光照着，甚是富丽。以为应梦，心下私喜。那女子低声道：“你等一等，我去看看。若老爷睡了，我接了姨娘同来。”徉徜去了。羸阳等了多时，尚不见来，心中也有些懊悔疑虑。怕有人来看见，要想出去。既不认得路，又恐遇着人。又转念道：昨夜梦兆好，料不妨事。大约是那里脱身不得。况且这女子有这样情意到我，决无他故。正凝眸注目的盼望，忽见两个大亮灯笼，一阵人走来。羸阳举目看时，正是聂变豹。那魂铮的一声，已不知何往，吓得跌倒在地。聂变豹进门一见，大喝道：“有贼，快拿住。不要放走了。”两三个家人上前拾起跪下。聂变豹看了一眼，问家人道：“这不是羸旦么？”家人道：“正是他。”聂变豹坐下，大怒道：“好大胆的奴才，你夤夜直入我内室，非奸即盗。小厮们，剥了这厮上下衣服，紧紧的绑起来。明早送到县里处死这奴才。”家人上前正剥了衣服，褪了裤子。聂变豹道：“他那带子上是甚么？”家人道：“是一个钞袋。”聂变豹道：“拿来我看。”家人递上，他一打开，假意吃惊道：“我当是他才进来，原来把鞋同首饰都偷到手了。明明是盗，又想借此鞋囫奸。好恶人，明日到衙门夹打着，追他的余党。”羸阳被捆得如一个粽子相似，精光着睡在地板上，疼痛难忍，流泪哀告道：“老爷天恩，我怎敢私自入来？是老爷府中一个女子昨夜约小的来的，这东西也是他给我的，并非敢偷。”聂变豹道：“这女子姓什么？如今在那里？”羸阳又告道：“小的不知他的姓，是他带我到这里，他就去了。”聂变豹更



怒道：“这奴才胡说。你连人的姓都不知道，就敢跟他进来。既来做贼，又诬赖我家的人，污蔑我家，益发可恨。就算真有其事，明是奸了，罪更重些。小厮们，出去把众丫头都叫来与他认认。若是没有，也叫他死而无怨。”众答应一声去了。少刻，有数个丫头各拿着一个烛台，都点着明晃大烛进来，房中照得雪亮。聂变豹道：“他说是你们那一个带进来的，可到他面前叫他认。”众丫头上前齐道：“你认真了。自作孽自当，不要混赖无辜。”赢阳一个个看了总不是，他也还些良心，不肯冤人。哭说道：“都不是。是一个瓜子脸，雪白的面宠儿，穿着青衫白裙，腰里系着一条红汗巾。”聂变豹道：“这奴才信口胡说，我家并没有这个人。”正说着，只见一个美妇走进来，在傍边椅上坐下。聂变豹向他道：“这就是赢旦，我才回来就到你屋里，看见他正此做贼，叫小厮们拿住绑了。还只当不曾偷得东西，谁知把首饰并一只鞋都偷了藏在身边，反诬赖我家有个女子诱他来的，你说可恶不可恶。明早送官夹打死了，方除我恨。”那美妾道：“老爷不消动怒。丫头们，取酒替老爷消气。”丫头答应。去不多时，捧了酒肴来摆下。抬过桌子，斟上酒，美妾在旁陪饮。那赢阳又是疼，又是怕，哼了一会，哭一会，说道：“你哄了我进来，这会儿你不知躲在那里去了，叫我受罪。”又叫一会冤枉。聂变豹怒道：“这奴才还敢胡说叫冤枉，丫头们打嘴。”那些丫头看见这样粉团般一个标致男子，光光的绑在地下，好不心中又怜又爱，谁还忍来打他。因主人吩咐，不敢不遵。一个大丫头走近前，背着身子，手拍手响了两下。低声道：“不要喷声了，何苦捱打？”赢阳到此时以死自听，见那丫头说，也不叫了，只得闭着眼哼。那美妾心中老大不忍，斟了一杯酒，站起敬与聂变豹道：“我乞老爷一个恩。”聂变豹道：“什么事？”那妾道：“这小子罪虽该死，



不过是明日到官自有官法处治。此时饶了他，绑拴在这里，料他也飞不出去。”聂变豹还不肯，那妾再三哀求，才依了。那妾叫丫头放了他。丫头忙都上前，七手八脚替他解了。羸阳浑身捆麻了，这一放，更疼得动不得，睡在地下哼。那妾见他嫩白皮肤捆得一道红一道紫，更觉惨然，又道：“拿他件衣服与他遮着身子。”一个丫头忙拿衣服替他盖上。只见又走进一个丫头，到聂变豹面前道：“奶奶叫来请老爷，有要紧话说。”聂变豹踌躇道：“这晷晚有甚么话说？你去说，有话明日说罢。”那妾怂恿道：“奶奶既来请，必定有要紧的话，老爷去去再来何妨？”那聂变豹站起道：“也罢，我走走就来。”两个丫头忙点灯笼照着去了。且说这聂变豹，他虽恶甚，他的个正妻单氏甚是贤慧慈仁。他待这些妾不但不醋，且个个加恩，聂变豹甚是敬他。他每每但知丈夫做人那恶事，亦更苦口相劝。聂变豹虽不能全听，十分中也还听他一二。那垂丝去哄羸阳，因奉主人之命，不敢不遵，大非本愿。他哄羸阳到了闵氏房中去，回复了聂变豹。见他去了，忙来向闵氏道：“羸阳已哄到姨娘屋里，老爷去了，不知他死活何如。姨娘快去解劝解劝，救他的命要紧。不然这个罪是姨娘同我造的。”闵氏道：“我先去。但恐我的面皮小，救不下来。他可悄悄去禀上奶奶，求奶奶力量，或者还有几分指望。”闵氏来后，垂丝忙到单氏房中，将主人叫哄诱羸旦的话详细禀上，求奶奶力劝，救他的性命。又道：“奶奶只说听见传说，千万不要说是我来禀奶奶的，恐怕老爷嗔怪。”那单氏听了，叹了两声，念了几声佛，忙叫丫头去请聂变豹。他一去后，那妾立起，走来羸阳面前蹲下，用手抚摩他的身上，道：“我看你也是个伶俐人，怎么大胆到这里来？”羸阳先见他求情放了绑，此时又如许见怜，感激不尽。哭诉道：“实是有个女子约我进来的，奶奶救救我的命罢。”那妾



道：“人约你进来的话并无见证，就到了官，这句没指实的话也不信。况你人赃现获，一阵夹打再不能免。总是你自己的错，怨不得人。我同这些丫头那一个不可怜你，你看老爷那性子可是劝得的？叫我如何救你？”赢阳道：“奶奶的恩典，我死了也是感激的。我死，怨命也罢。但只一个寡妇娘，又没有兄弟姊妹，可惜白养我一场。”就呜呜的哭起来。那妾也滴了两点泪，附在他耳上道：“只有一件可以救你，你可依得？”赢阳听得救他，就住了哭声，道：“奶奶肯救我，就是我重生父母了，有甚么不依的？”那妾道：“我家老爷酷爱小官，你舍着同他睡睡，救了命罢。”赢阳痴一痴，也悄说道：“外人传说老爷的东西连妇人禁不得，我们如何承受？”那妾悄悄又道：“你依了罢，大约受些狠苦，也还未必就伤命。因为他爱你，你屡屡不肯，才下这毒计。你再不依，他不但强弄了，还白白送了性命。送官是假，此时他要害你，性命值甚么？你难道还不知他平常的狠毒么？”赢阳方恍然大悟，尽着叩头道：“奶奶你是我救命的恩人。我要不死，后来报你的恩罢。”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罢了，料道跳不出去，舍着身子，性命交与他罢。”那妾道：“既如此说，等他来，我救你。”说了，仍回位坐了。只见聂变豹来了，那妾道：“我有一句话，老爷肯听么？”聂变豹道：“甚么话？”那妾道：“这小子虽来做贼，脏物既不曾拿去，又不曾有奸淫的事。怒他年小无知，他才哭诉家中只有一个寡母，并无亲人。他也还生得好，叫他拿身子替老爷陪罪，也可出得气了，不必再深究了。我才问他，他也情愿。”聂变豹道：“既你说情，我依了你。”因向赢阳道：“我看他面上，饶你一条狗命。你须顺顺的，若拗手拗脚，我却不算。”叫丫头们抬过一条春凳，铺上褥子，地板铺了红毡。叫他扶起爬在春凳上，站在毡上。赢阳此时身不由主，凭他们摆布停当



了。聂变豹浑身脱光，笑对那妾同众丫头道：“你们都不许去，在这里看我老爷试新。”（删节 195 字）半晌，只见羸阳透过一口气来，浑身乱颤，声气也颤笃疏的哭道：“不得活了，不得活了。”那妾同婢们看得毛发都竖起来，替他害疼，又不敢上前来劝。那聂变豹笑嘻嘻只是捣，一面说道：“你只当在衙门里捱夹捱打，那难道是不疼的么？”（删节 76 字）那羸阳先已被他捣得一阵阵发昏，眼中金苍蝇乱冒。被这一下，疼是迷了过去，跌倒在毡上，声气全无。聂变豹哈哈大笑，一个丫头忙将一块细帕，替他把阳物拭净。他就精赤条条坐在椅上，说道：“这没福的奴才，当日要好好的依从我，何等不妙？今日一半的也被我弄了。”那妾心甚不忍，也顾不得聂变豹在面前，忙上前抱住他的头，叫道：“快取开水来。”丫头们忙忙碌碌倒了一瓯水来，灌了好一会，才听得他哼了几声微微醒转。聂变豹道：“不要管他死活，叫小厮们拉出去，撂在空处去罢。”那妾道：“这小子罪不至于死地，况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老爷请安歇去，我同众丫头们慢慢救他。明日天不亮叫人送他回去，也是老爷的一点阴糜。”聂变豹呵呵笑道：“凭你凭你。”披上衣服，也不穿裤子，一只手搂着个丫头，两个丫头提着灯笼。才要走，那妾又道：“老爷且请住着。这小子够他受的了，那包东西只把鞋留下，那些首饰赏了他罢。”聂变豹恨了一声，道：“便宜这奴才。”说罢去了。两句俗语说得好：

常将冷眼观螃蟹，看你横行到几时。

聂变豹初意要置羸阳于死地以雪恨，今竟放了他。一来是看闵氏之面，二来实亏单氏请他去时，苦口力劝数番。故只淫毒一场，了其宿愿，便宽怒了。再说羸阳此时心中也明



白了些，见这美妾如此怜惜他，心中想道：我是那里造化，遇见这位恩人，不然这性命完了。那妾见聂变豹已去，叫丫头将羸阳扶到凳上睡下。叫拿个枕头与他枕着，拿灯照他的肛门，裂做数瓣，大肠拖着。一面叫拿块旧绸帕把血拭了，叫丫头们替他往里揉，又亲抚摩他身上绳痕，又叫拿了杯热酒来叫他吃。羸阳吃不下，那妾道：“你勉强吃些热酒活活血。”羸阳却不过他的情，强呷了一口，又闭下眼，迷迷的不做声。那妾叫拿床被来替他盖上。约到三鼓时分，羸阳已大明白了。只是肛门疼得受不得，身子痛得动不得。举目看见两三个丫头，东倒西歪的睡着了，只那美人还坐在傍边替他抹身上。他掉泪道：“蒙奶奶救命之恩，我杀身难报了。”那美人将口附在他耳上道：“我与你同病相怜。我家姓闵，也是好人家女儿，已许过人家。不知甚么人说我生得标致，他叫人到我家，说要娶我做妾。我父母不肯，他竟差许多家人抢了我来，也似你一般将我淫毒。我是个少年女儿，几乎丧命。后来听得我夫家同我父亲告状，他假捏我父亲卖女文书，反说我父亲同夫家串通，伙骗官处，俱受重责。我今日在他家虽算第一个宠爱的，但我恨毒在心。因是女子，不能报仇。他爱你久了，几次叫人去说。你不肯依，他恨极了，故下此毒计。前同我商议，我再三劝他不可。他大怒说，若不依他，就要拿我替你，你想这可行得？我还疑你乖觉，未必就上他的美人计，谁知你竟投在他罗网中。今逃出命来，就算造化了。”又道：“他家这些恶奴才，没有一个不是帮主人作恶的。我明早叫他们送你到家，你把这个包儿还带去变卖了将息。”因拔下一根金耳挖，插在他头上，道：“家中人若送你到了家，不曾拿你的东西去，你到家时，拿这耳挖来回复我。若不曾送你到家，或拿了你的东西去，切不可与了来，我好追究。”羸阳感恩无地，只叫恩人。闵氏起身开了



柜子，在一个皮匣内，拿出有十多两一封银子过来，说道：“我虽得宠，不管银钱。头面虽有，都有数目，给不得你。这几两银子你带去盘缠。”又拿着那只鞋道：“这就是我的鞋。他前要了去哄你的，我今赠你，赢阳道：“我怎敢要？”闵氏道：“我赠你。不是私情，有个缘故，你切记着。一来你今日之事，因此鞋而起，见此鞋就想今日，再不可如此孟浪了。二者你这一去，不要痴心想要告他。我对你说的，千万紧密。一露风声，他知道了，你我都是死数。你做戏的人见大官府处多，看有风励官府，将你我二人的毒害呈上，千万救拔出我去。恐你日久忘却，故赠此鞋。要你见物思人之意，也不枉我救你一场。这样恶人自有天报。但恐一旦玉石俱焚，连我也不能免了。”说着，不觉悲恸流泪。赢阳只在枕上叩头道：“奶奶天恩，我若敢忘了，死于千万刃之下。”正是：

惟有感恩并积恨，万年千载不生尘。

闵氏听听外面已五鼓尽了，说道：“你去罢，恐他醒来又有他变。”遂叫醒丫头，扶他起来，替他穿衣着裤。那赢阳弯着腰，直不起来，站不住。闵氏叫丫头指名叫了两个老成些家人进来，吩咐道：“老爷吩咐叫你两个挽扶赢旦，送他到家。要一个凭据来回我话。”那赢阳见有人，不敢多说，跪下去要叩头。方要跪，一交跌倒。闵氏道：“不消不消。”叫家人快扶起他去。那两个人上前扶了出来，因系得宠的姨娘吩咐，不敢怠慢。问了住处，送到他门口。天已大明，二人道：“送你到家了，有甚么凭据与我们拿去？”赢阳拔下耳挖，递与道：“有劳二位大爷远来，回去时替我叩谢奶奶罢。”二人接过去了。赢阳敲门，他母亲出来开了，一见儿



子爬在地下，面如青纸，吓了一跳。尽力扶起，跌跌撞撞搀了进来，放他床上睡下。羸阳一把抱着娘痛哭道：“我同娘娘见面时再世了，若非恩人救我，也不能生回了。”养氏也哭着问他缘故，他把始末原由细细说知。又在身边取出银子同那个包儿交与娘看。养氏忙把他裤子褪下，见他通红的肠头拖着，肛门裂肿，好不难看，心疼得要死。一面哭一面咒，又一面感念闵氏。忙去弄了汤水来与他吃，又烦人请了外科来看。用药调敷，足足有一个多月才下得床。那脏头只上去了寸余，还有三四寸来长不得上去。医生说，若是趁热当时整治还收得进去，因是冷了治不得了，遂成了一个残疾。一辛苦劳碌便淌血水，腰就疼得弯着。戏也不能常唱，只好偶一为之。至于后庭主顾，不但新孤老不能相怀，连那些旧相知看见粪门如此，但道可惜而已，掩鼻而避。且按下题。

再说羸阳住的这一条街上，有一有姓阴的，门前开着个小杂货铺。夫妻二人只得一个女儿，三口过日。这女儿到了十二岁，因他长得高，像个十五六岁的身量，就留了头。娇模娇样，甚是聪明。他隔壁一家姓关，是个住闲的小乡宦，有两个儿子。一个十五，一个十一，请了个先生在家教书。这乡宦因家寒不能独举，遂将左右邻舍有子弟要念书的约了同出束脩。他家收拾了三间书馆，拿家中旧榻扇，隔了一间做先生卧室。共总有七个学生，四个大的，三个小的。大的都不过十五岁，小的也有九岁十岁。阴老儿忽然高兴，向婆子道：“我家女儿生得甚好，又伶俐，何不送他隔壁关老爷学中念书？识得几个字，就是个全人了。你道好么？”那婆子倒知事，说道：“一群男学生，把女儿送去，恐怕不便。”阴老儿道：“我难道不知道？女儿才十二岁，怕甚么？若是十四五岁，我自然不肯了，何待你说。”那婆子也就不



阻他。这关乡宦时常到门口走走，间或也到他铺中来闲谈。恰好这日走来，阴老儿连忙让坐，筛茶送上，说了些闲话。因说道：“一句话正要请问老爷呢。”乡宦道：“有甚么话只管请说。”阴老儿道：“我有个小女，生得也还伶俐，今年十二岁。我的意思托老爷的福，想送到府上学馆中，多少学两个字儿。先生的束脩不过是意思而已，老爷说可行得么？”关乡宦道：“这是极好的事，有甚么行不得？添一个女孩子，先生能费多少心？束脩任你，我去说，再没有不依的。”因见黄历挂在壁上，取下来翻开看。道：“好。明日就是入学的日子，你赶得及么？”阴老儿道：“没有甚么不及的。只用买本《女儿经》，纸墨笔砚是小铺中有的，明日便好了。”那关乡宦坐了一会去了。晌午时，关家一个小厮来说道：“我家老爷对先生说了，叫我来说，你家姑娘只管请去。”阴老儿笑道：“烦你去多谢老爷。”那小厮去子，阴老儿忙去买了一本《女儿经》，封了一钱银做贽见茶，拿出纸墨笔砚，叫婆子拿个拜匣盛了。就把桌椅先送了过去。次早，把女儿收拾停当，亲送到关家来。拜了先生，与众学生都相见了。又烦馆童带上去见关乡宦夫妇。那关奶奶倒爱这孩子，与了几枝绒花，一条湖绉汗巾，然后出来念书。众学生见这女子妖妖娆娆，雪白的嫩脸，鲜红的嘴唇，黑发披肩，好生俏丽。一个向着那个努个嘴，那个望着这个挤眼，各各含笑。他这先生三六九要去会文，又时常要去料理家务，一月只好半月在馆。次日，先生不在，四个大学生同到一处商议道：“这样一块好肥肉放在嘴跟前，要不尝他一尝，不可惜么？”一个道：“他小呢，恐怕不知道情趣，一时喊叫起来怎处？”一个道：“慢慢的说法引诱他，可是硬开得弓的？须是如此如此，或者可以引得动他。”一个又道：“他三个小的须瞒不得，怕他们告诉人就不好了。”一个道：“叫他们来，我们同



他商议。”遂把三个小学生也叫了来，道：“阴家这女儿你们可爱么？”一个笑道：“怎么不爱。我方才见他弯着腰在地下拾笔帽儿，一个滚圆的屁股，衣服凹进去一条沟，好不有趣的呢。”一个大学生道：“我们算计要弄他一弄，想看看他的是个甚么样子。但你们还小呢，还不会干。我们大家凑些钱与你三个，你不要对人说。等你们大些，少不得给你们尝尝。”关二道：“他方才到后院里去溺尿，我悄悄跟了去张，想看看他的屁股。谁知他拿裙子遮得严严的，一些也看不见。他起来了，我去看看，他的尿把地下冲了个窝儿，好不有趣。我不要钱也要看看，弄得弄不得不要管我，不然我就告诉先生。”那两个小的也道：“我同他一样，也是要看看的。”那个大学生道：“既如此说，也罢了。须是如此去做。”众人商议定了，各回位坐下。一会儿这个去买些糖来请他，一会儿那个去买些果子来让他。到底是女孩儿家，害羞不吃。这个道：“我们同学念书，就是兄妹一样，怕甚么？”那个道：“休说兄妹，连夫妻还没有这样亲热呢。”他也知瞅人一眼笑笑，人兜他说话他也不答。过了几日，熟了，也就说说笑笑，再三让他东西也就吃些。一日，先生又出门。众学生顽了一会，看见院子里两个鸡打醵。一个指着笑道：“这鸡打醵，屁股对屁股，努一下子，那有什么趣？也快活么？”一个道：“他这样不快活，你看那母鸡把浑身的毛松了，那一抖，大约也像人两口子弄酥了的样子。”一个说：“到底是有□子的好。你看那鸭子，他有个□子，弄得那母鸭子快活得鸭鸭的乱叫。”一个道：“甚么相干。你看狗□子上那样个大疙瘩，难道弄得那母狗不快活？怎不见他叫呢？”一个道：“大约是快活得很才叫。你看驴子那样个大□子，弄得那草驴把嘴巴答巴的响么。”又一个道：“倒不知人弄着可叫不叫？”一个道：“怎么不叫？我家隔壁的裴老大，一个金刚也



似的大汉，娶了一个老婆。”指着道：“也只好有阴姑娘这样大。那一日我听见隔壁哼，我当是有人害病，在板缝里一张。原来是裘老大把他老婆按在床沿上弄呢，是那老婆哼。我张见他的□子又粗又长，疑他老婆是在疼哼。谁知看了一会，他老婆叫道：‘快活死我了！哥，你再狠些快些。’裘老大像捣碓似的又狠狠的弄了一会，那老婆嘴里混哼乱叫，那个快活的样子那里看得。我也没有打手銃，就把罍冒掉了。”一个笑道：“我不信这话。像阴姑娘这样大，只好同我们这样大的人小□子弄，那里禁得那大□子，一下子不餅坏了么？”一个道：“什么相干，女人们生了这个戾来给人弄，那怕甚么大？越大他越弄得快活呢。”众哈哈的大笑。那女子也侧着耳朵听他们说，脸红着，也不住的笑。一个道：“说了这一会，好不难过，□子怪胀得慌。要是阴姑娘在这里，我们大家打个手銃，赛个远近。”又一个道：“阴姑娘他后来嫁了人，还见的是大的呢。稀罕我们的多大一点子，怕甚么？”一个道：“不是这话，他的舍不得给我们看，我们的为甚么给他看？”一个道：“也罢，我们到屋里去打罢。”遂大家笑着一轰到屋里去，把门掩上。这女子虽年小，心性伶俐，听这些人说得村淫如此，他就情窦大开了，也觉得津津有味，但不好问得。见他们说去打手銃，不知怎个打法，心中想看看这物是怎个形状，遂悄悄走到榻子眼里去张。见他几个人脸向着门外，用手勒那东西。这四个大学生里面，有一个的竟四寸多长，那三个都只有三寸的光景，那三个小的只得指头大。他看得好不动火，想道：可惜人多了，要是一两个，我就同你试试看是怎样。他们才说快活得很，不知是怎样快活法儿。也将一只手缩进袖子去，伸入裤裆中，将小牝摸摸。又拿指头探探，不知是怎样局面。只见那几个勒了一会，这个冒出点浆子来，那一个冒出点清水来。忽然悟



道：我听见人说鰮，想就是这东西了，鸡蛋黄上那一点子不是他么？想出了神，眼定定的望着屋内。这帮小子他们虽然在屋里打手銃，原想诱他去看，手里打着，眼睛却射在榻子外边。影影的见他在那里张，忽一齐跑出来。见了他，笑道：“阴姑娘偷看我们的呢。”嘻嘻哈哈的大笑。那女子羞得脸绯红，笑嘻嘻跑上位坐着去了。众人道：“我们吃午饭去，快些来，来迟了的罚五个钱。”那女子先去了，众人商议道：“看这丫头也已动心了，怎么个弄法？”关大道：“人多，若齐上手，他必定不肯。等我若哄上了，你们一个个陆续上，就不怕他不依了。你们吃饭迟些来，我等他来调戏他。肯不肯，大家的造化。”众人笑嘻嘻答应去了。关大忙忙吃了饭，先来学中，那女子紧邻也来得快。这关大要哄诱他，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将阳物拿出，用手攥着，眼睛向外看着窗子。只见一个女子的影儿，知是他来了，遂口中叫道：“我的好阴姑娘，弄得我好快活。好心肝，好宝贝，好嫩屁。”那女子正要进门，听得他说，打窗洞一张，见他嘴里叫着，用手勒那□子，忍不住嘻嘻一笑。关大忙跑出来，一把抱住道：“姐姐你救我一救罢，趁没有人在这里。”那女子也不狠拒，被他抱到房中先生的床上，就扯他裤子。那女子道：“我怕疼。”关大道：“不怕的。那个女子不同人弄，要疼谁还肯呢？”那女子也动心久了，任他脱去。（删节 242 字）正穿完了衣裤，众学生一齐跑进来道：“你两个干的好事。一样人，为甚么偏一个向一个？除非都给我们尝尝，不然等先生来禀了，大家弄不成。”那女子羞得彻耳通红，背着脸坐在床上。关大道：“你们不要着急，事好商量。”众人道：“有甚么商量的，大家弄弄就完了。不然我们去告诉阴老爷，你两个了不成。”关大道：“你们且出去，我同阴姑娘计较。”众人出去了，关大搂着他道：“这怎处？你除非同他们大家弄弄才



好。不然这一闹开了，怎么了得。”女子道：“都是你引的头。”关大道：“生米已成熟饭，抱怨也没用。你同他们弄弄罢。一来压口风，二来才得长久。”这女子一来恐怕闹得先生父母知道，二来初次乍弄，也不觉十分苦楚，后来或有乐处，也恋恋不舍。遂道：“我的还疼呢。”关大道：“你若肯了，那里定在今日，明日何妨？”女子道：“人多得很，那里行得？”关大道：“岂有一齐同来的理？轮流着，或一个或两个，凭你心里就是了。”那女子低了头不做声，关大道：“你们来。”众人进来道：“怎么说？”关大道：“阴姑娘肯了，但你们不许乱来。从明日起，一日一个轮流着。或是一争吵，阴姑娘不肯了，我就不管了。”笑道：“你们还不谢赏呢。”众人齐笑着跪下叩头道：“谢姑娘赏了。”关大拉他转过脸来，笑着道：“你受他们的。”他也红着脸低着头。那女子年小，到底羞愧，向关大道：“我回家去着。”下床来就走，关大见他害羞，也不留他，嘱咐道：“明日等你呢。”他也不答。回到家中，他娘问道：“今日如何老早回来了？”他没得对，说道：“我身上有些不自在。”那娘见他头发乱了，问道：“你头怎的了？”他拿镜子一照，是方才在枕上揉的。说道：“我在先生床上睡了一会就散了。”他娘也不疑他。他这一夜又喜又愧。到次早，已梳洗了要去，忽又愧心一萌，道：这么些人，我怎么好同他们弄？况且今日不知疼不疼，要只是这样疼起来，有甚么趣？你们都说快活，不知是真是假。又将个指头将小牝挖挖，与前原封大不相同，塞进去也不知不觉。笑道：“疼是大约不疼了。”到底不好意思，还推不好，不肯去，他娘也不强他。早饭后，先生又出门去了。众学生道：“他今日不来，有些古怪。要是羞了不肯来，只便宜了关老大了。”关大道：“都是你们这些冒失鬼，捱两日等他熟滑了，又得了些趣，再大家上就好了。才头一次就想



都要到手，他一个小女孩子不害羞么？这一弄塌了，大家没戏唱。”一个道：“都不消埋怨。他要不来，他老官就取桌椅来了，多半是害羞。等我去说先生叫他，看他可来。”众人道：“有理有理。”他遂到阴家来叫。那女子想道：先生既在学里，就不怕他们磬咤了，遂往学房里来。一进门，见众人在地下顽跳，不见先生，抽身就要回去。众人上前拦住，道：“我们昨日头都叩过，赏也谢了，你如何翻悔得？”他红着脸笑着，到位上坐下。关大走近前，附着耳上道：“昨日已说明白了，讲不得。你同他们弄弄，堵堵他们的嘴。后来肯不肯就凭你了。”那女子此时也有些情愿，但不好答得，只低了头。关大捏了他一下，道：“你依我好呢。”遂向众人道：“我再三求阴姑娘，他依了。但你们怎么个轮法，今日该谁？”这个道：“是我。”那个道：“让我。”争个不住。关大道：“你们这么闹就不得了。依我一句话，我做长草儿，你们抽。长的在先，短的后，不许再争。若再吵闹，我就不管了。”众人道：“依你依你。”关大做了草叫他们抽，那个九岁的抽了一根长的，关二是第二个，□子大的是第三。别的都抽定了，众人道：“还到屋里床上去。”那女子坐着不肯动，关大上前抱起他来，道：“都是成日会的熟人，怕甚么羞？”将他抱到里间床上。女子说道：“不好，昨日回去娘娘问我的头发怎么散了，我说谎哄过了。今日头发再一乱，回去怎么答应？”关大道：“那不是先生的梳镜么，再梳梳就是了。”又道：“我先替你脱了裤子着，那小人儿不会弄。”那女子笑着，关大替他脱了。放他睡好，将他牝户看了看，又拿指头探探，笑道：“与昨日大不相同，包管你不疼了。”那女子只是笑。两人又亲嘴咂舌，顽戏了一会。出来叫那小的道：“你去。”（删节 822 字）两人笑了一阵，才下肚来穿裤。那女子也起来穿了，到桌跟前拿镜子照着拢头。抵完



了，众人都进来望着他笑，他低着头也笑。那大学生对着那小学生道：“阴姑娘恼你呢，说你把他的腿缝都戳肿了。”众人哈哈大笑，那小的羞得脸通红，跑出去了。关大道：“饭时了，姑娘吃饭去罢。”那女子就走出来，关大送他，他道：“先生不在，我不来罢。”关大道：“家里坐着也闷，不如来。大家说顽话热闹。弄是说定明日，今日弄不弄由你。”又问道：“方才弄得好么？”那女子含羞不语。关大笑道：“我同你还怕甚么羞？”他微笑着点了点头。到家吃了饭，心里想不来，却有些像放不下甚么一般，由不得那两只脚又走了来。刚坐下，只见那两个不曾弄的大学生近前低声道：“我们虽派定该是明日，但都是一样同学的朋友。他们都占了先，把我两个熬着，姑娘也心忍么？况那大的也不该是今日的，姑娘方才也肯依了他，为什么在我们身上又薄些？我们也不敢强，凭姑娘的情罢。”因叫那个十岁的道：“你来，我们大家跪着求，看姑娘怎么吩咐。”那女子此时也不觉得羞了，又先得了些甜头，想道：这事也没有苦处。那个小的算不得数，只他两个也不害甚么怕。那顶大的都弄过了，何况于此？索性也弄弄，看看是怎么样。况且那几个弄过的倒罢了，这三个不曾弄，相对着倒不好意思，大家弄了熟了倒好。见他三个跪着，也不答应，立起身竟往屋里走。这三个知他肯了，满心欢喜。轮着这一个笑嘻嘻跟着进来了，见他坐在床沿，一把抱了上床，替他脱了裙裤，二人就弄起来。阳物虽不甚小，只二三十抽就完了事。那女子将有些好意思，见他已不动，甚不乐意。推他道：“你这个样儿也想干这事？”那学生羞得忙忙下床。（删节 328 字）天色将晚，大家散去。这女子得趣之后，大清早就到学堂来，只巴先生出去。那两个小的不算数，就是关二到底年小不堪大用。这四个大的，一日内定要轮过。念了两年，交十四岁，阴老儿



道：“女子大了，叫他不念罢。”他不肯，道：“既读一场，索性念得多识几个字。我便大了，怕人敢把我怎么的？”定要去，他父母拗他不过，只得由他。这两年来，那几个大学都长成大汉，阳物都发了些。连那三个小的，自经破身之后，那□子也都改头换面，渐渐大些。他一遇着先生不在，任他的意思，要张就张，要李就李，一日四五次取乐。他有一种绝技，又无人传授，是他自己悟出来的。那阴中一锁一收，好不利害。遇着欢喜那一个，凭他多弄一会。要不乐意，只几锁就请他下马。这几个爱他又怕他，奉承恐后，他这个快活如主母一般，岂肯撒了回去？又痛弄了一年，到了十五岁，长成一个大婆娘。不但父母阻拦，自己也觉得不好再去，只得在家。他一连热闹了三年，乍乍的冷清独自在家高坐，不胜苦恼，却说不出口。他生性聪明，虽同人混弄了几千次，三年来也还识了许多字。再说这些恶少伙同奸骗了这女子，先因有利于己，故互相嘱咐秘密其事，以图久远。所以三年之久，竟未泄露。今日见他不来了，知道已无所望，常于谈笑之间向人道出阴家姑娘之美行，而久之传得前后左右街坊无一不知。闻其名者，为如此年小便淫秽至此，皆掩耳趋避，所以担迟到十九岁尚无人提亲。阴老儿也颇有所闻，悄悄告诉婆子。那婆子怨骂了老儿数日，道：“我当日不肯，是你定要叫去。弄出这样好名来，将来如何嫁人？”此后那婆子留心，恐怕女儿在家又弄出笑话来，行监坐守，时刻相伴。夜间叫老儿在铺子里睡，他便同女儿睡。那女子不但被娘监住，况且浅房窄屋，便有情人也无地可做，无可奈何。日间惟有长呈短叹，夜间则槌床捣枕。那娘明知他的心事是想女婿，不好说得。十分听不过，数说几句。那女子只当耳边风，不曾听见。

再说那羸阳自受创之后，那挣钱的脸虽仍旧贯，但那挣



钱的粪门是没有用了。他因脏头长拖，走路两腿楂着，腰又有些弯，如何还做得正旦？只好在班中装小军打杂，或打打锣鼓。间或分得几分银子，尚不足家中日食。十七岁上，他娘又死了，向来所积已几几将罄。三年孝满，要想娶个妻子看家。他因自己标致，一心要娶美妇。常想道：“我这样个面孔，弄个丑婆娘来，如何相对？万不可冒失，除非自己看中再讲。偶然一日到阴老儿铺中来买些东西，只看见一个标致女子，掀着半边布帘同阴老儿讲话。见了他，忙把帘子放下，却还拿雪白的手攥着，掀开一缝，两只俊眼钉钉望着他。羸阳嘴中虽对阴老儿说话，两眼不住睃着帘内。阴老儿把东西查了付与他，他不好再站住，只得出来，还不住回头望。那女子露出脸来，目不转睛的望。看去远了，问他父亲道：“这是个甚么人？爹爹怎认得？”阴老儿道：“街上的娃娃，怎么不认得？他在西头住，唱戏旦的羸大官。”那女子就想道：好个清秀男子，比当日那起学生强多了。我若嫁得他，夜里搂着睡觉，便不怎么也是快活。那羸阳一头走着，一头想道：常听见阴家有个好女儿，也不过说是看得过罢了，谁知这样标致，只恐怕不是。又想道：他家并无多人，不是他是谁？他方才不转眼的看我，也有爱我的意思，我得恁个老婆也罢了。又转念道：不好。我听得人说他十二三岁就同六七个学生们混弄，是个大破罐子了，要他做甚么？又回想道：那里有这样的事？大约是有人恼阴老儿的，脏埋他的女儿。就是破的，怕什么？人家还有娶婊子的呢。我烦个人说说看。到家，过了两日，请了街上阴老儿的一个厚道朋友到酒馆中饮了两壶，烦他到阴家去求亲。那人扰了他的酒，只得去说，到铺中向阴老儿说了羸阳求亲的话。这老儿把女儿养到十九岁，从没有人来说亲。今忽听这话，心中也喜。暗道：可惜是个戏旦。随道：“你请坐，我同老妻商量



商量。去到里边向婆子说知。又道：“论人物倒也罢了，同女儿配得过。但我家虽穷，把女儿嫁个戏旦，恐人笑话。”那婆子见儿女长得大，又从没人题。日夜见他怨天恨地，知他是想嫁人。况且自己已有年纪了，养他到那一日？说道：“女儿大了，果然人品好，许了他罢。如今时年，戏子还有做官的呢。”那老儿道：“且不要急，事从缓来。”那女子在内听得老子向娘说赢家来求亲，喜得了不得。见老子说他是戏子不肯，心中发急，就要发话。听得娘劝的话甚是入耳，以为老子必依了，谁知还是活落话，不由得心里的话从口里攻出来，道：“每当没人来说，又抱怨养老女儿在家。既有人来说，又嫌好道歹的。戏子罢怎么的？难道戏子人家是不吃饭么？我们昆山有一半戏子呢，难道都是没有老婆的？我知道安心要养我做女儿了。”呜呜就哭起来。婆子道：“你听么，他既情愿，就允了罢。”那老儿瞪了一瞪，心里道：我活了一把年纪，从不见这等老脸女儿。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看这样子，当日人的传言大约也有几分。罢，料道也没有人要，将错就错，与了他去罢。”遂出来道：“才与老妻商议了，既是老兄金面来说，许了他罢。都是过日子人家，我也没得赔送，他家也不必费事，儿大女大，将就完成了罢。”那来人道：“两家体贴，这便更好了。”回了赢阳的信，喜之异常。他要图好看，将家中所有私囊尽行取出，把关氏与他的簪子并珍珠镶了冠簪坠子，换了几件首饰，做了两套衣服。虽不甚丰，样样都有，择日送了过来。那女子见了那好珠子金簪，心中暗喜道：嫌他戏子呢，只怕不是戏子还未必跟得上他家呢。到了吉期，头一日阴老儿也还有些妆奁送去，次晚娶了来。两人觐面，互相心爱。夜间成亲，这赢阳的厥物也还成文，工夫也还支持得住。阴氏嫁来时，以为外貌虽佳，内才未必甚妙，只求及得上那个学生就心满意足



了。孰意更有胜焉，真出望外。他久矣不知道羞字是怎样解说，今得了这表里如一的个丈夫，喜得心花俱开，这一个同羸阳千万般恩爱。万种温存。羸阳原是拿定娶破罐子的，他的阳具魁伟，那阴氏当日也不过经的是轻风薄浪，又不曾生育，故四五年来身子又胖了些，他此内也甚丰盈。羸阳只觉其紧美，不觉其宽深。见他偶然锁上几下，更觉有趣。又见他旖旎温柔，足足爱到百分。次日起来，有许多同行中人来贺喜，又收了许多分子，请了好几日酒。阴氏在家时，因阴老儿做人孤介，从没亲友往来。今见他家如此热闹，更自欢喜，夜间倍加恩爱。羸阳一连数日日间辛苦，夜间斫丧，旧病发起来了。腰疼得弯着，大肠中不住流血，动不得了。阴氏好生心疼，殷勤服事。问起得病之源，羸阳细说前事。他感激阴氏，不消说得，把聂变豹足足咒了四五日。羸阳过了十多日才好些。他这病，当日因无妻室，故不甚举发。今娶了妻子，且又是少而美，美而淫的，可忍得住？十日半月三二日定要高兴一番。高兴之后，次次定要睡倒。一日，阴氏因爱他得很，违着心苦劝他。他那里舍得，定要常常钻研。不上个把月，把一个美小官弄成个黄皮寡瘦，又睡到将及一月，才起得来。此时方知道本草上不知载的这种发物如此利害，才稍减了些。我因此在本草上后添了一段，使后人见好知避忌。

（删节 201 字）这种物件，自古及今以至万国九州，无人不把他当做家常茶饭。见了我这话，大约没有一个不笑其迂者。但要明白内中的道理，自然有益而无损。譬如人参，偶然服些，自有补益。若把他当做饭吃将起来，可有不伤命者。岂是人参之过耳。乃服参人之过耳，此犹是药饵。即如绝精的白米饭，喷香的细点心，以至珍馐海味，何尝不美？一日或三次两次，每日八分饱，自然养人。若因其好吃可



口，无日无夜，时时刻刻往肚中强咽，定然要撑出病来。如酒多了害酒，茶过了害茶，饮食尚还如此，何况妇人这件东西？世间事总不可过，同一理耳。且说赢阳自娶了阴氏来家，舍不得撒他出门。又常有病，连戏班中都不去了。在家无事，见阴氏识字，更加欢喜，教他念角本，他念三五遍就会。又教他腔口，也只教几遍便熟。赢阳吹笛子合他得一板不走，喜得赢阳抓耳挠腮。阴氏也因无事，觉得唱曲甚是有趣，将丈夫旦脚风流的戏学会了许多。赢阳向他道：“我虽是正旦，那小旦贴旦的曲子我都会，就是男脚色我也会。我同你一出出的串了顽。”遂把小旦贴旦的曲子也教会了他好些，又将关目科白都传授了。两人同串，有不是处，赢阳一指拨，他就明白。他到底是妇人的身段风流，语音娇媚，不假造作，更自有一种可爱。赢阳觉有珠玉在前，自视以为不及。有几句赞那阴氏道：

额裹包头，霏霏黑雾。面擦铅粉，点点新霜。
脂添唇艳，引商刻羽。唇口处，香满人前。黛然修眉，含笑佯娇。上场时，翠迎人面。真可压倒乔扮卵孙，实要妒杀时兴兔子。

他夫妻也快乐了多半年。赢阳娶他时也就囊罄了，又因害病服药，坐食山崩，这些时阴氏的首饰衣服也陆续当了许多，渐渐不继起来。阴氏心疼丈夫，倒也贤慧。当他东西，一丝不惜。宁甘淡薄，并无怨辞。赢阳一日向他说道：“这日子看看过不得了，说不得我还往戏班里去混，多寡挣些回来添补。”阴氏道：“我难道不知道？只是你多病，如何去得？总是还有些须东西，且当着过罢。”赢阳道：“不是常法，只有出没有进，当完了怎么样处？还是去的是。”阴氏



见他说得有理，不好再阻。他从此又到班中。南边的戏多是夜坐，常常夜间不归。阴氏独自，好不孤凄。一日，羸阳出去两夜未归，阴氏到门口来望他。只见一个少年，也只好二十年纪，是个贵介行藏。风流潇洒，甚是华丽。心中道：我只说我家丈夫算标致的了，谁知男子中还有这样人物。心作此想，那眼睛由不得就到那人脸上去了。那少年猛见一个美妇频频顾盼，他那眼光也钉在阴氏脸上。阴氏忽然想起在门口，恐有人看见不雅，将身子缩进些。禁不得那人十步九回头的望，由不得身子又探了出去。那人去远了，他才进来。坐不多时，坐不稳，觉得那人还在街上一一般，那两只脚不知不觉又走了出去。说也甚奇，他才到门口，恰好那人也走到面前。阴氏心中暗道：我觉得像他来了。无心出来看看，谁知果然来了。不觉哑然一笑。他这一笑，倒也非有心勾引，是笑自己的痴情。那少年以为他是情笑。也笑着回头回脑的望，一步做两三步，慢慢走去。阴氏又回房坐了一会，羸阳回来了，愁着眉，只是叹气。阴氏道：“你怎的了？”羸阳道：“辛苦了两夜，挣了钱数银子，想拿回来买些柴米。今日一个朋友家有喜事，合班邀我出分子。我娶你时又接过他的礼，脸面钱不得不出。怕你盼望，只得回来和你说声，晚间还要去。明日又有戏，不得回来。家中柴米俱无，一个铜钱也没有，怎么处？”阴氏道：“呆子，你急急就有得钱来么？分子是该出的。没有柴米罢，我饿一顿什么要紧？”羸阳笑道：“第二顿呢？我后日才得回来。你难道就饿两日不成？”阴氏道：“不论拿些什么，且押几十文钱来买点柴米着。”遂将头上一枝银耳挖拔了递与他。羸阳接着，叹了口气，去了一会，买了二升米两束柴回来，道：“押了八十文铜钱，除买柴米，这是剩的，留着你买小菜。”阴氏接过收了。羸阳道：“我去了，你关门罢。明日不必望我了。”阴氏



关了门上床，寻思道：我家丈夫病病痛痛的，日夜辛苦挣来的钱还不够盘缠。倘累倒了怎么处？那真正就要饿死了。看他时时焦愁，又可怜见的，实在也没法。胡思乱想，忽然觉得那少年又像站在面前一般。他笑道：“有了。我看那人定是个富贵人家子弟，他那个样子倒也有心在我。我若勾上他，倒还不愁穿吃。况未必就把我弄坏了些儿。”但丈夫恐怕喷怪，又想：他如今也穷极了，又劳苦得很。若有碗现成饭吃，他也落得闲闲。我看他自己多病动不得，见我青春年少，孤眠独宿，他也有些过不得意。我就走走邪路，谅他不怪我。我要瞒着他做，就是我没良心了。竟同他商议看他如何说。他若肯依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又暗笑道：我痴心妄想是这打算，那人心里不知如何呢？且看机缘再讲。想着就睡着了。到天明起来，梳洗罢了。吃了饭，信步到门口看看。只见那人又来了，望着他出了神，袖子中一把扇子掉落地上。阴氏见他呆着脸望，掉了扇子都不知道。又不好说得，不由得笑着用手往地上指。那人一面回头忙拾起扇子，左右望望无人，便走近前深深一揖，道：“多谢娘娘指与我，不然掉去可惜了。”阴氏忙将身子闪在门后，回了一福。那人嘻着脸问道：“府上贵姓？”看官且住，天地间可有无原故的一妇人一男子忽然作揖扳谈起来？有个缘故，这妇人是有他的心了，故不觉望着他笑。又指扇子，明明是开门揖盗。那人姓金名矿，他父亲是科甲出身，现任知县。家中有万金之富，专一吟风弄月，何所不知。见这妇人两次三番望他留情，知他心中已判了肯字。他昨日见了两次，后来访问人，知是赢旦的妻子。听说他家近来着实艰难，故今日带了些银子，安心来想乘衅而入，以利动他。恰有此机缘，可还有不近身的？若是妇人正颜厉色，他就胆包了身，可敢无忌惮至此？阴氏答道：“寒家姓赢。”那人道：“我们县中此姓甚少。



有一个赢大官是戏班中朋友，可是一家么？”阴氏道：“那就是我家丈夫。”那人道：“我贱姓金，知县就是我家父。赢大官常在我家唱戏，是认得的。何不请他出来会会？”阴氏道：“有生意去了。”那人道：“府上还有甚人？”阴氏道：“就是我一个。”那人意思还要说甚么，阴氏问道：“门口恐人看见不雅，大爷请回罢。”金矿听得他家没人，放大了胆，便道：“得遇娘娘，千载难逢的事，如何就去？外边不雅，里面说说儿罢。”就跨进门来。阴氏抽身往后走，他回身将门关上，随后跟了进来。阴氏假作怒容道：“我们虽系小户人家，有个内外，大爷进来做甚么？”他上前一把抱住，道：“我那前世的娘，这两日把我的魂都被你勾掉了，来成就了好事罢。”阴氏故意发恼，道：“青天白日强奸起良家妇女来。不看你是个贵公子，我吆喝起来，就了不得。还不放手？”金矿见他辞励而意不峻，双膝跪下，道：“你若不可怜我，我定然要思想死了。倘蒙娘娘见爱，我不敢轻慢了你，你一家衣食盘费我都供得起。”阴氏一来爱了他，见他这句话正撞在心坎上，便道：“我见你这样多情，我依了你。你后来不可负心。”金矿见他肯了，忙说誓道：“我若负了你，天诛地灭。”阴氏伸手来扶他，他就着那一扶里，双手连腰抱住。到屋里床上，先替阴氏脱了裤子。看了看，摸了摸，啧啧赞道：“好个宝贝。”又替他解上衣。阴氏道：“大白日里，穿着罢。”他道：“你家又没人来，穿着衣服雷雷堆堆的，那有甚趣？”阴氏只得任他脱光，他然后自己也脱了。（删节 633 字）金矿道：“要说再来，我也还来得。后面日子长着呢，我有话同你商量。”阴氏见说，放了手。他道：“你家的今晚可回来？”阴氏道：“不来了。”他道：“这更好，我今日在这里过夜罢。”阴氏道：“你是贵人，我家没有好床铺你困。”他笑搂住，道：“天下还寻得出来你这个好褥子来么？”又



道：“我且家去，叫小厮们送些酒菜来，我们晚上好谈谈。”遂起来，两个拭抹了，各人穿衣。他在袖中掏出个包儿来，道：“这是十两银子，你且留着盘缠。”阴氏接了，暗喜道：倒是个肯出手的。他道：“我去了就来。”阴氏送到大门内，看他去了。把门虚掩，进来坐下。暗笑道：天无绝人之路，得遇这样个在行的人儿，已是遂心，况又多情。若得他时常照看，便是造化。又想着笑道：他的本事，要不是我，别的妇人实在要告饶呢。知道今晚要来过夜，烧了些水，将牝户洗得干干净净，床铺拂拭拂拭，取出个新枕头来。刚收拾完，听得外边门响。正要去瞧，已进来了两个小子，抬着个食盒，上面放着一坛惠泉酒，又一个小子背着一个大包袱。他进来笑道：“都放下。”揭开盒盖，是十二个果碟，六大碗菜，一对通宵大烛。都掇出来放在桌上，吩咐道：“两个抬了食盒回去，这一个留在这里伺候。”那两个去了，叫这一个去关门。他笑对阴氏道：“这是合卺的筵席。忙了，不要嫌不堪。”指着烛道：“这是花烛，不用花罢。”把那包袱打开，是一床嘉锦被，一床闪缎褥子，四匹色绸。指着一个红一个绿的道：“这两个你做小衫子裤子穿。”阴氏道：“多谢你的美情，留着做上盖罢。”他笑指着阴户同乳头，道：“我怕布磨坏了这两件宝贝，才拿来你穿的。要上盖，我还不会再做与你么？”阴氏笑着抖开褥子去铺。他一眼看见枕头，笑道：“好好，我要拿个来的，不好拿得，拿了草来再装又费事，谁知你先备下了。”因搂着亲了个嘴，道：“人说夫妻有同心，一点弗错。”又笑道：“枕头原该是女家备的。”他道：“还忘了一件。”除下巾头，上拔下一根金豆瓣簪儿，一根金如意，替他关在头上，笑道：“人家是先插戴后成亲，我同你是成过亲才插戴的。”阴氏笑道：“你太过费了，我怎么当得起？”他捧着阴氏的脸，道：“亲亲，我同你还要说客



套话么？”阴氏也感激他了不得，也将他一抱抱住，忙伸舌头他口中，互相咂了一会。金矿叫那小子来道：“你去热菜煮饭来我们吃。”阴氏道：“等我去，他那里会？”金矿不肯。阴氏道：“他小孩子家那里摸得着，须我去照看。”金矿也随同着到厨房相帮，舀水添柴，拿这样递那样。阴氏道：“你是贵人，不敢劳你，请坐着去。”他道：“你在这里收拾，我也忍心去坐么？”阴氏暗喜道：倒是个多情的人，但得长久就好了。收拾完，二人携手同到房中坐下。小子斟上酒来，掇着上桌，不必细说。到晚，掌上双烛。阴氏见他情厚，一心要笼络他，歌喉婉转，唱了一只曲子侑酒。金矿喜得话都说不出，只叫：“活宝活贝。”嘱道：“你必须想法，要得长久相与才好。”坐饮了一会，金矿情兴复浓，叫撤了要睡。阴氏叫那小子在西间厨房里睡。二人脱衣上床，这一夜云情雨意，不消说得。次日起来，梳洗了。他问阴氏道：“我这去几时可来？”阴氏道：“你的厚情，我巴不得时刻相聚谈。但这件事瞒不过得我丈夫。”遂将丈夫有病，受不得辛苦，故舍身养活他的话说了。又道：“不想有缘遇着你这多情多义的人。你午后着这小人儿来讨信。”金矿见他说舍身养夫，惨然道：“你原来有这番好心，难得难得。同你丈夫说明白，我情愿养活你夫妻二人到老。”就带着小子去了。已饭时，羸阳回来。阴氏迎道：“今日来家早。”羸阳叹了口气，又笑道：“命该饿死了。”阴氏道：“什么缘故？”羸阳道：“今日分得钱数银子，又扣了一个分资去了。我连辛苦了几日，又有些腰疼，又有几日去不得。明日定下了不得不去，这不该死么？”阴氏道：“且不要焦，你坐着再商议。”羸阳一到房中，看见床上的被褥，大惊道：“这是你的？”阴氏笑着把綢子、银子、簪子都拿与他看。羸阳道：“这奇了，果是那里的？”阴氏道：“你每常一夜戏，只挣得几分银子。我只串了



一出戏，得了这些东西。”赢阳变色道：“哦，是了。你见我家日子过不得了，敢串的是崔氏逼嫁么？”阴氏笑道：“你好呆。我同你是何等恩夫妻，怎说这话？我串通的是旷野奇逢，”赢阳见妻子不是要弃他的话，也疑他三分是走邪路。又想到：他要做坏了事，如何肯向我说？又正正经经的问道：“不要说玩话，端的是什么缘故？”阴氏一把拉着他的手，纷纷堕泪。就把如何见他多病，枉受辛苦，挣钱又不多，不足用度，恐一时累倒，两口都要饿死，故舍身救他。又把如何得遇金公子，昨日来得一夜，给了若许东西，还许养活他两口子的话说了。又道：“你今后也不必进班去了，养养身子罢。哥哥，我实心为你，你不要疑我是偷汉，说这好看的话欺你。我若是图己快乐，你多在外，少在家，我岂不会瞒着你做？又肯告诉你么？”赢阳先也赧然，听他说到这里，点头沉思道：他若瞒着我偷汉，那里去查帐？自己实在也动不得，无吃少穿，其然没法。便道：“你既一片好心，任你摆。他还说来么？”阴氏道：“他午间着小子来讨信。”赢阳道：“事已至此，说不得了。他若要来，我出去让他。你对他说，但是来时，先着人来说一声。不然两下相遇，到底不好意思。”阴氏去热了昨晚剩的酒肴来与他吃了。临去，阴氏嘱咐道：“哥，你明日早些归来，今日就辞辞他们班中朋友罢。”赢阳应诺去了。午后，金家小子来讨信，阴氏叫请了金矿来，把丈夫的话向他说了。金矿心喜非常，又宿了一夜。次日回去，送了几匹尺头来给他做衣服，又送几担白米，许多柴炭之类。阴氏收了，也将前日的碗碟器皿付他拿去。此后金矿常常来往，不必繁叙。过了数月，阴氏竟得了孕，二人便加亲厚。半年有余，阴氏陆续得过他有百余金，还有许多衣服首饰。街坊上人渐渐知觉，有多事的人就编出谣言歌语来唱道：



阴家姐儿忒子个骚，嫁子个男儿又挑子个槽。
金家公子来同他子个困，把赢小官变子个大龟
老。

数日之间，大街小巷都唱起来。向日同阴氏相厚的那些学生听见了，气不忿，聚在一处商议道：“阴家女儿同我们相厚了几年，嫁了赢家，那也罢了。既然养汉，放着我们旧情人不相与，倒去相与别处的新人，如何气得他过？我们大家拿他一拿，就不怎么的，且断了他这条路，才出得这口气。”那关二也长成了一条大汉，内中惟有他便不服气，便在赢阳左右人家放谣言，又约了几个地棍不住来踩看，两下就隔绝了。赢阳也知道街谈巷论，同阴氏商议道：“这个光景，我们此处住不得了。我闲养了大半年，觉得此病比当日倒好些。我又不老，还可以入班子。南京大去处，我夫妻同往那里去。你正在青年，又会许多曲子，要遇着个好大老官，不怕不弄他一块银子到腰。”说了笑起来。那阴氏也笑了笑，忽又惨然道：“金大爷这一番好情，今日撇了他去，心里觉难过些。”赢阳道：“外边些光榻踩得紧，他也来不得了。瞒了他就是我们没良心，收拾桌菜，我去明公正气请了他来谢他，并辞辞他罢。”阴氏无奈，只得依允。赢阳把房子先卖了，添着金矿历来所赠，除半年来所费之外，还将百金。算了算，尽够途费，并到彼可以安家。把家伙什物全寄在丈人家。阴老儿风闻得他令爱所行，也不好相留。赢阳诸事完了，那日家中收拾下酒菜，他亲自去请金矿。金矿有一个多月不会阴氏，正在想念。今日见他丈夫来请，坐了轿，跟了几个家人来，赢阳让了进去。金矿因他丈夫在前，不好深叙。说了几句闲话，送上酒来。他夫妻二人满斟一杯敬



上，金矿接了。他二人一齐跪下，金矿忙道：“请起来，我领就是了。”赢阳道：“小人夫妇蒙大爷向来恩典照看，但近日街坊上口声不好，此处住不得了，要往南京去。今日备一杯水酒，一来叩谢大爷，二来辞别，求大爷上过一杯。”金矿听见他要去，竟痴了，两眼望着阴氏。只见阴氏泪如雨滴，并无一言。金矿忍不住也掉下泪来，滴在杯中。忙把眼拭拭，一口干了，道：“你夫妻请起来。”他二人叩了两个头爬起。金矿让他夫妻两傍坐下，问道：“路费有了么？”阴氏道：“向蒙你给，还有些。昨日房子又卖了二三十两，够了。”又问道：“你们几时起几身？”赢阳道：“船已雇了，准在后日早行。”金矿道：“我到家就叫人送些路费来，你买小菜吃。”他夫妻道：“蒙大爷的恩多了，也不敢叨赏。”又让他吃酒。他道：“此时心已碎了，一滴也下不去。你倒撤了开，说说话罢。”赢阳见他不用，掇到那边屋内，陪他家人吃，明腾个空儿让他两人作别。阴氏见丈夫去了，忙把门掩上，一把拉着金矿，低声哭道：“你不要怨我薄情抛你。我就在此，你也来不得了。我们且去几年，或有相逢日子。你不要恼恨我。”金矿抱他在怀，也哭道：“只恨这些奴才坏了我二人的好事，我怎肯怨你？别了你多日，我一肚子话此时一句也说不出。”二人携着到床上饯了饯别。多悲乐少，不能尽兴而止，起来依依不舍，只得要别。金矿凄惶上轿而去，阴氏掩门而入。这正是：

流泪眼观流泪眼，断肠人送断肠人。

金矿次早着小厮送了十两路费，两只金华火腿，十尾松门白鲞，并两瓶酱小菜来。又送阴氏八两别敬，夫妻二人千恩万谢的收了。他夫妻二人又同到丈人丈母家来辞别。大家



痛别一场，回家打叠行囊，次早上船而去。一路无话，到了南京店中住下，要寻个有势要的乡宦，投在门下做靠主。闻得阮大铖酷喜女旦的这件道地行货，遂送了一分苏州土仪，拜在门下走动，就在他家左近租了两间房子住下。过了三四个月，阴氏生了这个女儿。因他洁白如玉，故此小名皎皎。闲过了年余，资囊坐食将罄，赢阳只得入了一个苏州班内做戏。南京城中戏班更多，生意更有限，挣不出钱来。夫妻商议，阴氏竟入班做了一个杂旦。他不唱正本，只做些杂出。他姿色既好，唱得更好，又风流又骚浪流。还有一种惊人的技艺，专会替这些公子们或财主大老官箍肉棒槌。因他这种绝技着实动人，人赠了他一个雅号，叫做满床飞。赢阳也不做戏了，只带领皎皎或班中相帮打杂。阮大铖爱阴氏，白扰了他胯下那件美物也不计其次，一文缠头之费也舍不得相赠，自己过意不去。他虽品行不端，却有些才名。又想与的人多，替他四处推扬，逢人说项，所以不几年就挣了二千余金。他做了戏子中一个暴发户财主，有些体面，就不肯做这两桩旧买卖了。置了百余金一所小房，小小一间，大门进来，前院正房三间，一间堂屋。东一间收拾做客座，西一间做卧室，后院中一间厨房。收拾得十分洁净。他学做清客，琵琶弦子，笙箫管笛，挂了满壁。墙上贴了许多苏画，桌上摆设些苏铸香炉宜兴壶，建窑瓶插些花，宣磁盘放几个香椽佛手木瓜之类。虽是不甚值钱的玩器，倒也热热闹闹，半雅半俗。他做戏的人，吃惯了这家茶饭，却不会做别的生意。恐坐食山崩，想了一个妙策。请向来同他阿政相契厚的这些公子财主们，内中有好赌者来家中赌博，他在傍拈头。那阴氏会整理得上好肴馔，绝精苏碟，款待来客，甚是丰盛。时常他也在傍插趣，那些嫖过他的人，背了他丈夫的眼，也还亲嘴摸胸的玩耍。又还有很亲厚的，就是那要紧去处也许抚



摩抚摩。但只输嘴不输身，故此引得这些人眼中火出，不住时常来往，颇不寂寞。所获之钱，除日用之外，尚有余剩。因家中无人买办物事，央了隔壁姓龙的人家一个儿子名叫龙飏，来家中使用，认做干儿，每常也帮贴他些须衣服盘费之类。那小厮的父母贫穷爱小，得他些周济，也落得叫儿子相帮。这猴子不但希图替他家买办可以落钱，且日日可以肥嘴吃，连夜间就在厨房里打个铺睡，竟常在他家不回。混了几年，他这女儿皎皎不觉年已十五，打扮得花枝一般。两道水鬓描得长长的，一只金莲裹得小小的，粉森森的一个白脸，红通通一个嘴唇，好不俏丽。戏子人家女儿何所不知？况他幼小时，母亲时常同人肉麻，间或落在他眼里。如今大了，渐渐知觉。夜间知觉他父母的床铺在前边，他另铺一张小床，做丁字样在床后。他父母夜间或有动作，以为两床相隔，又都有帐子，不甚防他。孰不知他父母的床在外，迎着南窗上的亮，他在黑处，又隔不远。且又都是夏布帐，他父母虽看不见他，他却看得明明白白。徐疾动止，抽拽簸砣，一目了然。且高兴中那一种声息，他父母恐女儿听见，自然要忍住些。孰不知到忘情之际，男子喉中之喘，妇人鼻内之哼，不知不觉就露出来了。自己反不觉得，却被这妮子听了个满耳，看了个满眼。到了下边那澎湃乒乓之声，那时连忍也忍不得的。皎皎听了，虽不知何故有此响声，他自己听得难忍，那不曾开辟的牝中也有些清水流出，他也就悟到了几分。请想，这样聪明女子，又十五岁了，情窦大开，可有个不动心的？他在夜间或一时听得很难过，也拿个指头在小牝中抠抠挖挖，并不觉有甚妙处。他暗想了一个主意，相机而行。他父母因有了几个钱，要图脸面，倒也拘管得甚严，十二岁时阴氏便不许他见人。但有人到他家来玩钱，都在东屋，叫他倒关着房门坐在西屋里。人虽知他有个女儿，却不



得见面。皎皎因不得见人，不过时常在窗洞中往外张张而已。要往后边去，他屋后还有一小门可通，连堂屋都不消走得。皎皎他久矣看上了这龙家小子，要想同他权且暂为夫妇，以免怨女旷夫之急。只因不得其便，有其心而无其地。时常对着那小子膘眉撂眼，犯嘴撩牙，做出那些假笑真颦的浪态。那小子十三四岁时就被人骗做龙阳，如今十七八岁，何事不知？他也想算计这女子。因恐他爹娘知道，打脱了这肥主顾。不但蛤蜊肉不曾尝得，反把这现在的残汤剩水，鸡鸭脚，鱼头肉屑，都不得吃了，岂不可惜？二来年幼，到底胆小，不敢下手。恐设或变卦，叫喊起来怎处。无巧不成话。一日，他家中无人来赌，他父亲出门去了，他母亲闲着无事，在房中睡午觉。皎皎偶到后院中来走走，也未必出于无心，见那小子背着脸小解，他明明知道，一心要看看这金刚钻的形状，故做不知，忙走上前用手搭着他肩头，笑着道：“龙家哥，你做什么呢？”那小子回头一看，见是他。因尿尚未完，只得一把攥住，笑嘻嘻把嘴挨着他嫩面上，道：“你猜猜看。”皎皎笑道：“你拿着甚么东西，与我看看罢了，猜的是么甚么？”这小子是灵透心的，见他撑岸来就船，可还有推辞的理？放了手，将两个指头捏着向他，道：“请看，是这么个活宝贝。”他因尿未撒完，胀的挺硬，一跳一跳的，又冒了一股尿。皎皎笑嘻嘻的道：“好个砣东西，光头光脑，又紫又黑得难看。”这小子道：“我的砣，你的必定好看？我既与你看了，你的也与我看看。”拉住了他，伸手就扯他的裤子。皎皎假做不肯，道：“我叫喊呢，看我娘娘来看见。”只是口说，却也手不推，脚不走。那小子知道他父亲不在家，母亲睡觉，那里听他？拉开了裤腰，一伸手下去，摸着了又光又嫩的东西。（删节 86 字）

他情急了，搂着亲了两个嘴，道：“亲亲，你不嫌弃，



我们到厨房中我的铺上试试看去。”皎皎道：“不好，恐一时娘娘醒来怎处？倒在夜间，我将后门虚掩着等你。等爹娘睡着了，我开了放你进来。”两人约定，又亲嘴咂舌，肉麻了一会，方才走开。到夜间，皎皎果然悄悄的把他引进房来，上床弄直。一则龙阳此物甚微，二则皎皎虽未经弄过，却时常抠抠挖挖，也非原封的了。虽微觉有些疼痛，恐父母惊醒，只得隐忍。事完了，又悄悄出去。二人得了这甜头，遇便就偷。却提心吊胆，再不能畅快。他二人暗地商量道：“我们夜里做这件事，就像做贼一般，心是拎着的，一点趣也没有。设或被爹妈知道，弄得就不好了。此后等有人在家耍钱，爹爹拈头服事是时刻不离，娘娘在厨下收拾酒饭。你悄悄到房中来，方可放心取乐。”约明了，但是夜间有人来赌，就把小子约了进房。关了门，方得放心大弄。他母亲若敲门，他故意迟延，假做睡醒的模样，半晌才来开门，那小子已悄悄开了前门去了好一会了。偷得次数也多，不必细说。又过了年余，赢阳见女子大了，央媒要寻女婿。他因有几个臭钱，就忘了是戏子出身。且不止于戏子，便出了个大题目。说道：“我如今相与来往都是财主公子，有体面的人，白衣人如何做得亲家？须要宦家门第，或诗礼人家，又要家当过得，可来说合。”你想这正经人家子孙可肯与他做女婿？小户人家来求他，他又做身分不肯。因因循循，又过了年把，皎皎已十八岁了。他母亲忽然见他胸高腹大，吃了一惊。关上房门，拉到床上，解开胸膛一摸，将围腰扯开，只见两枚滚圆的大乳，突的跳将出来，倒吓了阴氏一跳。再用手一掬，乳汁直冒。又伸手将肚子一摸，已鼓蓬蓬的坠了下去，将近要生外孙了。急得那阴氏将女儿拧了几把，问他缘由。他倒反使性子哭道：“你问我，我知道吗？”阴氏怒道：“没廉耻的小骚奴，你还强嘴。你不知道你肚子里的私盐包



是那里的？”追逼得没奈何，他才细细供出。阴氏方知女儿腹中是龙家小子的种，气了一个发昏。料瞒不得，只得告诉丈夫。那赢阳第一是怕张扬出丑，二来恐传了出去女儿不好嫁人。忍了一口气，寻了个事故，将龙颺好好辞了他去，急急赎了两剂打胎药与女儿吃下。谁知这野种比家种下得坚固，轻易不肯下来。等到月分满足，肚疼了一两阵，呱的一声，养了一个白胖儿子。人家正经妻子坐产好不烦难，惟有这样娃娃生得好不顺溜。那阴氏忙忙把小孩子撂在净桶中盖上，同丈夫到后院暗暗埋了。推说女儿有病，卧了一月，方才起来。这回赢阳见女儿做出恁场把戏，再迟不得了。又叫将媒人来说，但是略斯文些，有碗饭吃的人家也就罢了。也不争一丝财礼，事成厚谢。恰好邬合也央媒人寻亲事，媒人就提起他来。赢阳素常在大老们家走动，也见过他。人物也还干净，年纪又不多，连胡影还没有，一说便允。媒人向邬合说了。邬合一个做帮闲的人，比戏子也高贵不多，那管这些。见不争财礼，且有赔事，欢喜非常。将就行财下聘，择日娶了来家。他家住一条死巷内，甚是清静。左右不过三五家，那邻舍都是小买卖老实人。他家有间独院，二间房子。一间隔做两截，前半做客位，后半做厨房，有一个小门，后边一个小院做毛厮。那一间做了卧房。做帮闲的人连衣帽都要用香薰透了的，何况房中不干净。虽没甚富丽，床帐却也收拾得一尘不染。赢阳因有心病，赔女儿也还丰丽。床帐箱柜，样样俱有。且又是个独女儿，内囊中衣服首饰也都有些。邬合喜出望外，娶了赢氏进门。丈人是外乡人，无甚亲戚。他自己也没甚亲友，淡然而已。这赢氏正同龙小官打得火热，忽然被母亲识破分开了。如小孩子乍断了奶，好不难过。没奈何，淹心的苦咽在心里。今听得嫁人，这场喜欢不小。只望那一晚到了他家，安排一场泼战。又听得媒人



说新郎是三十来岁的人了，自然比龙家小子二十来岁的分外雄壮在行。且另试新物，以广见识，以畅心胸。不想到了夜间，那新郎官至诚得很。只把上盖衣服替他宽了，放他睡下。还等他来解带子脱裤，少不得要假做些新娘腔调。谁知新郎竟不动手，也自脱衣而睡。心中还疑是今日辛苦了，必定稍俟养精蓄锐，大动干戈。心下虑着，恐不能支敌，为新郎所笑，竟有三分畏怯。等到半夜，孰意这新郎是读尽魏史的，学羊祜、陆凯守边之法，各保疆界。不但不来交锋，且并不来答话。只急得眼耳口鼻中欲火直冒，几乎有个焚了祆庙的样子。下面清水长流，恐怕把新裤新褥湿得斑斑点点，不好意思，死命夹紧。那知这个作怪的眼子越夹得紧，越唧出来的更多。竟像黄河倒了坝，轻易再堵他不住。一夜到明，目未交睫。新来乍到，又不好问得。次夜仍复如此，是不知黑洞洞葫芦中卖的是什么药，猜详不出。过了数日，顾不得羞了，盘问起来，只落一声长叹，两泪交流。你道是何缘故？原来这邬合是个天阉，没有阳物的。（删节 60 字）就如太监一般。他本来不打帐娶妻，所以独处到三十来岁。因他数年做这帮闲买卖，不费本钱，只用屈身利口奉承得大老官欢喜。不但有吃有穿，银子大块挣了来。蒙他有了这小小家业，终日在外无人照管。既无亲人可托，要约个人来做拌又不放心。他要寻个妻子，初意如搭拌修行一样，若人家有嫁不出的石女儿更妙。倘寻得着，这就是天赐姻缘了，万不能有这般巧事。就是年大些的寡妇也罢，他是尝过滋味的人，或不在此道上做工夫，便是四五十岁的也情愿，要不过借个夫妻名色。原不求生儿育女，只烦他看家而已。或是穷家小户女儿，他在家无穿少吃，娶了他来，拼着费几个钱给他好的穿好的吃。他尚未经历其中滋味，即如在家老女儿一样，或可相安。起初原不过是这几个主意，都对媒人说过



的。不想媒人只图两家成事，好二姓索谢，那管男女死活，就总成了他这个奇货，是个久在行，连娃娃都养过的后婚女儿。他先也只说一个戏子的女儿，不过是将就人物，谁知是这样个花朵般俊宠？他一见时，心中也有些老大愧悔。暗暗跌脚，将来这一顶簇新时款的绿头巾，此间恐不能免。却没有多送回去的道理，又不好先呈履历。今见赢氏问他，这可是瞒得过的？赧颜假笑，只得和盘托出。满心以为他是个女孩家，还未必在此事上做工夫。岂知这赢氏就如一个善啖的大肚汉，饿了许久，今日满拟饱饭的，不想倒从新绝起他的饮食来。你道苦恼不苦恼？他听了这话，不便高声，暗暗哭了两三日。那邬合自知不是，他是奉承人的惯家，百般温存，十分爱惜。赢氏虽然下口没得鳊鱼吃，上口却每日有肥鸡腊肉，美酒佳肴的受用。况且吊桶已落在井中，无可奈何。又见邬合趋奉得十分到家，不但连马桶替他去倒。他苏州人最爱干净，每晚定要洗洗下身才上床。邬合一到日黑，就去掇一脚盆水来。只等他一褪了裤子，连忙替他洗净，用块旧绸帕轻轻揩试，犹恐重了擦得他疼。间或天冷，赢氏夜间要小解。他怕净桶冰了，他忙先下去坐在上面，等温暖了，才扶赢氏下床。又怕他热身子冒了风，把脊心替他拍拍。等尿完了，方扶上床。至于日间扫地铺床，烧饭煮茶，像活菩萨一般供养，除非有事出外方罢。赢氏见他这样周到相怜，倒换出一点好心。过了几日，性气瘫了，也好好起来，恩恩爱爱过日子，把个邬合喜得屁滚尿流。别人看着他是一对好夫妻，谁知竟是两个干兄妹。

且按下一边。却说那赢阳自从女儿嫁出，两口子捏了一把汗。他的着数都已排定，若是女婿试出女儿是个破罐子，有甚口角，拼着与他两百银子讨小买和。不想女儿嫁出，女婿文雅温柔得很，竟无一言半语，他夫妻不胜欢喜。两口子



暗地猜详不出，阴氏说：“想是女婿的阳物大得过当，故不觉女儿是已经风雨的。”赢阳说：“各人的毛病各人知道。大约是女儿伶俐，善于遮饰得好，故此不曾露出马脚来。再不然，女婿虽然年老，于此道中或者不曾历练，被他瞒过了。”总想不到这位佳婿虽是男子，下边却是替女儿一样的毫无阳气，竟不曾试得。再说这龙家小子自从在赢家出来之后，也知是皎皎露了破绽，撵他出来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先还痴心妄想，他女儿现怀着我的种，就盘问出来，怕有丑声，或者就嫁与他也不可。每日呆着望信，打点好做他家的娇客。不想隔了些时，竟嫁与邬家去了。一腔闷气如何出得，真叫做老羞变怒。这小子十三四岁时曾跟着游混公念过书。游混公自宦萼家出来，开了个散学馆。那个无品的人，他爱这小子生得干净，背不得书也不打，写不得字也不骂，他倒暗地与他钱买果子吃，把他吃厚了。就把他一个囫囵囫圇的后庭，替他开出一条大路。后来有几个大学生知道了，告诉他父母。打闹了一场，将儿子叫回，游混公的馆也就此散了。这名一出，谁家的父母肯把孩子送来从他？这小子自下了学就在赢家帮了这几年，不曾去看得这位大花子先生。他在赢家时，每日有得好的吃，又有钱落，七八年来受用惯了。今回到家中，顿顿一碗糙米饭，熬青受淡起来，心中如滚油烧的一般难过，要想修修旧业。因想：虽有几个孤老，总没有先生当日这一番相爱。因此到游混公家访故。游混公鰥居久了，正用得着他。且是故人故物，更加亲厚。这小子常到他家以股换食，这叫做以其所不爱易其所爱。这日，偶然在路上遇着游混公。撒娇撒痴，拉着问他要酒肉吃。游混公正同他相厚，推却不得，同他到了一个卖肝板肠的铺子里。又粗又肥的肠子，炒了一大碗。要了两壶烧酒，痛饮了一番，费了游混公青铜百文。这游混公怎肯容他白扰了轻轻的放他



去，带他到一个荒园中一间毛厮房，将他后庭着实盘弄一番，才放他回来。这小子上下都饱足了，欣欣得意而归。刚到赢家门口，有几个街坊上的闲人站在那里说白话。众人见他醉醺醺走来，问道：“龙小官，今日在那里吃得这样春色满面？”他倚酒三分醉，答道：“今日人请我吃酒消气，故此多了几杯。”内中一个笑道：“骚胡子膀胱气，你有甚么气消得？”他道：“一个老婆被人占了去，还不气么？”众人都只当他说笑话。又一个合他笑着玩道：“你的老婆在丈母娘肚子打转筋，还不知养了没有，如何被人占了去？”众人都笑了。他又道：“我的老婆连孩子都养了，还说养了不曾。”又一个笑道：“你的孩子呢？”他道：“我的孩子被丈人、丈母弄死了。”又一个笑道：“你丈人姓甚么？在那里住？为何弄死你的儿子？把你老婆怎样了？”他就指着赢家的门道：“这不是我的丈人家？他嫌我穷，故把老婆嫁与邬家去了。”内中一个老成些的人喝道：“小孩子家吃了两杯酒，嘴中胡说乱道的。”他道：“老爹，我酒在肚里，事在心里，怎么胡说？一个酒吃在人肚里，难道吃在狗肚里不成？你老人家不知道我们的这些弯儿帐。他从小认我做干儿子，就是要我做女婿的，亲口把女儿许过我。他女儿知道同我终究要做夫妻，就预先合我好了这三四年，今年有了七八个月肚子。见我家穷，倒把我撵了出来，把女儿另嫁了人。众位老爷如果要不信，问那忘八可敢出来说话，我有本事到他后院里挖出小孩子来。若没有真脏实据，把我舌头割下来。再不然，我把他女儿浑身的上下是怎个样儿，同尿是怎样的，我说了，叫他当着人把女儿剥光了，看我有一句说的不对，凭着把我怎么处治。这没良心的女儿的尿，差不多被我餅邵了，从新反悔起来。众位老爹请想，叫我气不气。”众人见他说得凿凿可据，倒不好意思。大家含笑散去，这小子也回去了。众



人说话时候，那羸阳正开门出来，要往别处去。听得有人大吆小喝的高谈，他且不开门，站住了听。原来是龙家小子述他女儿的美行，气了一个直挺。本要出来打他，恐怕小子发胡言乱语，更不好意思。要经动官府，又怕牵连着女儿。忍着气回到房中，细细告与阴氏。夫妻商量道：“这个丑名一张，此处如何还住得？”有甚么脸面见人？不如作速搬回家乡。我们有这些家私，尽可过日子。女儿不成器的东西，撇了他罢。倘或偷鸡的猫儿性不改，在人家再做这些丑事出来，越没颜面了，趁早去的是。”商量已定，把房子并器皿家伙全卖了。雇了船，临行时方来辞阮大铖。到了他家门首，看门人传了进去，出来叫他入见。羸阳见大厅上结采悬花，肆筵设席，鼓乐梨园，许多人在那里，阮大铖正在支派家人收拾。羸阳上前叩头，禀道：“门下离乡久了，如今要回家去，特来叩辞老爷。门下荷蒙天恩护庇十数年，今来叩谢。后来稍有长进，再图报大恩罢。”阮大铖向日白受了阴氏的美牝多次，历来四时八节，又常受他些孝敬。今听得他要回乡，要赏他路费。少了拿不出，多了又不舍。若一毛不拔，又觉过意不去。踌躇了一回，猛然想起，说道：“你回去，我一点东西没得赏你。你向日求我说那姓聂的话，我常常在心，遇不着一个好可托之人。我今日请新按院铁老爷，他是个铁面无私，敢做敢为的汉子，又是我同年。你在这里伺候着，说话中得便，我托托他看。他若肯替你报了这个仇，也不枉你在我门下一场。你依不依，这看你的造化了。”羸阳忙又跪下叩头，道：“门下蒙恩多了，要再蒙老爷替门下列报了仇，门下列身碎骨也报答不尽。”阮大铖道：“你起来。这铁老爷他衙门事多，不得来。我再三去请，他却不过，才允了。大约也就到，你等着。”原来这铁按院，他双名镇恶，乃建文时忠臣铁铉之后。燕王大杀靖难诸臣时，钱



公有一妾，腹中怀孕。他夫人托这妾的父母带他远逃，后来把铁公二女发了教坊，查拿他家属甚紧。他父女逃到陕西延安府住下，后生了一子女，铁镇恶就是他嫡派子孙。他生性忠直，大有祖风，不避权贵，真是铁面御史。姓铁，他那性情也就是一块生铁。他素鄙阮大铖为人，故辞席不赴。因他再三敦请，却不过年谊，只得来走走。来到阮家，阮大铖冠带出迎。羸阳远近看他乌纱豸服，一脸杀气，令人望而起畏。到厅礼毕坐下，阮大铖道：“多承老年台不弃，弟叨光多矣。”铁按院道：“弟非敢过辞，实因敝衙门事繁。承老年台厚意殷殷，不得不拨冗赴召。”看见戏子桌席，说道：“弟先告罪，实不能久坐。梨园可以不必，也不消在此坐。移一席到书房中，我二人促膝谈一谈阔倒妙。”阮大铖道：“一卮鲁酒，原不足敬老年台的。久不相晤，奉屈少叙，以尽弟之鄙敬耳。”铁按院道：“不敢。承老年台如此过爱，弟心领就是了。你我年家至契，何必拘此客套。弟之鄙性，薄奢华而敦俭素，老年台所洞悉者。在书房中知己谈心，还可多坐一会。若必欲在此，弟先告过三杯之后即告别了。”阮大铖知他是个拗性的人，只得道：“即承尊谕，敢不如命？既然如此，就请到书房中宽坐罢。”让到书房中，请他宽去官服，然后安坐。二人饮酒，闲谈了一会。阮大铖道：“老年台按临南直，这些黎庶皆得蒙覆载之恩了。”铁按院道：“弟虽不敢自谓欲泽民为尧舜之民，然一片□恶之心，欲为民除害，虽梦寐不忘。即权贵之家，弟亦不惧。拼此一官以救百姓，舍此一身以报朝廷。上不愧祖宗，下不负所学，此弟之素志。弟辞朝之时，把功名二字已付于度外了。但恐耳目不广，或有漏网吞舟者，则负弟之初心耳。”阮大铖乘机道：“这是实言。如大奸大恶，他上下皆有线索，互相蒙蔽，代为隐瞒，一时如何查访得出？如苏州府昆山县巨恶聂变豹，



戕杀人命为儿戏，夺人妻女，占人田产，无恶不作。且大肆淫毒，一县之民为所鱼肉几尽。历过多少代巡，他尚安然无恙。即此一端，便可概见了。”铁按院道：“老年台何以知之甚详？”阮大铖道：“受害之人屈指难数。”因指着羸阳，道：“此人即其一也。”铁按院道：“此是贵纪纲么？”阮大铖道：“不是。他夫妇受害，几至丧身。避难到此，犹恐他追求。投在弟门下为之护庇，今十数年了。他思乡念切，欲返故园，适间来辞。弟因老年台谈及奸恶，弟偶然想起他来耳。”铁按院问羸阳道：“你受过他甚么害？他作恶如何？你不可妄为加减其辞。若果情真，本院自有公道。”羸阳忙走过，叩了头，跪禀道：“蒙老爷下问，小的敢有一字涉虚就是欺天了。小的名叫羸阳，祖籍昆山。小的有一个表姐闵氏，生得颇有几分姿色，自幼曾许过人家。聂变豹他家这些恶仆，专一在外替主人探听得美男俊女，肥产良田，就去报知主人，以图功赏。就将小的表姐报他知道，他着人来说要了做妾。小的母舅不肯，又不敢得罪他，婉回已许过人家了，不然敢不遵命？他遣了二三十个恶奴，公然抢去。小的母舅约同亲家告到县中，他反假写小的母舅卖女文书，买出硬保，说小的母舅串通同光棍诬告图骗，反受重责枷号。至于小的受害，事属鄙秽，不敢上禀，恐污老爷金耳。”铁按院摇头道：“不妨，只管说。”他又叩了一个头，哭起来道：“小的今日得在老爷台下诉冤，也是再生了。小的少年时生得略似人形，他不知如何知道。忽然一日，他家着了一个人对小的说：‘你家姐姐约你去说话。恐你不信，这是你姐姐头上的簪子为据。’此时小的又不知道表姐的死活存亡，听得有信来叫，欢喜不尽，那里还思前想后。二来少年孟浪，就跟了他去。领进内室，叫小的等着，他说去叫小的的表姐来。等了片刻，聂变豹带领多人将小的拿住，搜出簪子，说小的



是贼，剥光捆绑在一间屋中。小的表姐闻得，奔了来哭救，悄向小的说：‘这恶人想渔男色。昨日他家人说你标致，故设此计骗你来。你若不从，就不能生出此门了。你忍受他一场淫毒，或天可怜见，逃得性命，我姐弟二人将来此仇或可有报复之日。倘你不幸而死，我报仇无日。你此来因我而死，我决不偷生负你。’按院笑道：“这件事南人皆以为常，为何你说得如此利害？这就是挟仇的诳语了。”赢阳又叩头道：“小的敢有一字欺天，罪该万死。他有名叫做聂驴子，这些娼妓不幸遇他尚还啼哭不禁。少年女子为他所淫者，十存四五，还俱带疾，何况男人？小的那时不能自主，尚图一线之生，只得依允。他好狠，将小的绑在凳上淫媾，将小的脏头带出尺余，至今尚拖数寸。老爷不信，求差人验看。彼时小的已经死了，亏小的姐姐救了半夜始得复生。小的醒后，姐姐哭说小的死了的时候，他叫家人拉出去撂。是小的姐姐再三求告，才留得性命。次早买嘱他两个家人，送了小的回家。”铁按院问道：“你表姐在他家作何项下，就可以自主救得了？”赢阳道：“小的表姐悄告小的说，初到他家时，聂变豹恨小的母舅抗拒，将小的表姐淫毒，也意欲主意死地。侥幸不死，又幸亏有几分姿色，他还有丝毫怜惜，命人扶养数月才好。后来竟得他专房之宠，所以才救得小的。小的姐姐又说，我之不死者，岂贪他之豪富宠爱。他拆我父子，分我夫妇，且我父翁皆被他陷受官刑，我与他之仇不共戴天。养此身，忍辱报仇耳。”铁按院点头道：“如你说，这闵氏也还算个好妇人。”赢阳又道：“小的表姐又嘱小的道：‘你逃出命去，万不可想要告理。不要讲府县，虽抚按衙门也是无用。倘有不妥，我姐弟二人命都不保，皆做负屈之鬼了。你可到南京去，或遇有铁面无私的上台哭告，或可除恨。’小的含忍多年，今得见青天老爷金颜，是小的姐弟之



万幸了。”按院想了一想，问道：“这是你多大的事？”答道：“那时小的才十五岁。”又问道：“如今呢？”答道：“小的今年三十八岁了。”又问道：“你到这里几年了？”答道：“小的到此十八年了。又问道：“你那几年在那里？”答道：“小的逃得性命归家，病倒一年有余。小的并无兄弟姐妹，只一寡母。又因家寒，心既疼儿，又加纺绩劳苦，及至小的病好，小的老母又病倒了，卧病数月故了。此时小的家无一文，力不能葬。小的不忍远离，苦挣数载才葬了。”又问道：“你既如此贫穷，你妻子如何娶？又如何来？”羸阳见他驳问得利害，心下倒吃起惊来，又答道：“小的自幼父亲在日，定下阴家女儿。后来小的丈人见小的力不能娶，那时小的二十岁，他女儿十九岁了。小的丈人也只两口一女，家道也甚寒薄。无可奈何，赘了小的入去的。”按院点了点头。他又禀道：“小的幼时会附搭在金知县家馆中念书，他的儿子同小的着实契厚。他怜小的冤苦，赠了几两路费，才到了这里。投在阮老爷门下，蒙恩护庇直至今日。”按院微笑道：“你也读过书，怪道你话语中也还明白。”又问：“你会做何事业？”答道：“小的因无资本，自幼学得些吹唱，在大人们门下做帮闲。”按院笑道：“这是你苏州人的长技。”又道：“他还有何过恶，把你知道的说上来。”禀道：“小的离家年幼，不知其详，不敢妄对。大约合县之内，无不欲食其肉。就是招告，人惧他的积威，宁负屈也不敢伸理。要是先拿役放告，若无多人伸冤，小的领诬言之罪，愿死台下。”按院又问道：“难道地方上就没一个好官，容他如此放肆么？”禀道：“小的每遇乡人问故乡之事，听得说当日有两位刑厅老爷，访问得他的罪恶，也要拿他。但他是皇亲的瓜葛，但是来的钦差太监，那皇亲淳托护庇。他上下大小各衙门书吏又俱情熟，事未举行就有人报知，太监在抚按上边就挽回过了。有此手



段，故尔横行无忌。”按院怒道：“俟本院再访。只你姐弟二人的事，要果情实，这奴才就该一死的了。何况于他？把你名字开来？”赢阳叩了个头，起来写了，跪呈上。按院接着，上写赢阳昆山县民，表姐闵氏。遂递与他家人，道：“等到苏州禀我。”家人答应接过。又向赢阳道：“本院方才驳问你者，你若有虚情就答应不来了。屡问屡答如流，其冤苦或者似实。你几时回去？”赢阳跪禀道：“小的两三日内就行。”按院道：“你到家不可露出风声，打听本院按临苏州，你到衙门里来投状就是了。”赢阳叩头道：“小的谨遵。”按院吩咐道：“起去罢。”赢阳道：“叩谢老爷大恩。”叩了四个头起来。按院也就告辞，阮大铖款留不住，衣冠送出，上轿而去。回到厅上，赢阳又叩谢了回家。阮大铖将酒席差人送了一桌与阴氏作别。赢阳把前话向阴氏说了，夫妻好生欢喜。要起身，这一日来辞女儿女婿。邬合不在家，对女儿说了要回苏州的话。赢氏吃了一惊，流泪道：“我嫁了不上一个月，爹娘为甚么好端端起这意思，撇了我去？”他老子不好说得，只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都是你替娘老子添的光彩。你撵了我们去，倒说我们撇你。”赢氏不解其意，问母亲这话缘故。阴氏遂将龙家小子在街坊上怎样放屁辣骚说你的话，砢磣死了，令人听不上耳，将丑名哄扬得邻舍全知，如何还住得，所以要回去的话，说了一遍。赢氏面赤低头，无言可答，只痛哭了一场。赢阳留了五十两银子与他两口子，也哭了一会去了。赢氏坐在房中，心中悲惨了一回。又想起龙家小子，切齿恨道：我一朵鲜花被你采去，和你相好了三四年，怀了肚子，为你出乖露丑。你倒如此花败我，就不顾我一点脸面。又把我父子都弄得分散了，无情无义。我有日相遇，把他的肉咬下一块来吃了，才出得我的恨。且说邬合归来，赢氏拿出银子给他看，说父母要搬回故乡。邬合赶了去送，方



知己去久了。回来问赢氏丈人搬去之故，他如何好说自己偷汉出丑的话，只说父母想念家乡，因此回去了。再说这赢氏自到邬家，虽无房欲遂心，却衣食件件如意。那邬合又十分疼爱他，有好东西，钻头觅缝弄来奉承。要是出去帮闲，必定将家中肉菜果品各样买些。知道赢氏能饮一杯好酒，也成大坛抬放在家里才去。赢氏倒也安心乐意，不想久而久之，他饱暖又思起人肉来了。因邬合在外的日子多，他家中从没有个亲友往来，只有个送水的王老儿，绰号王酒鬼，有七十岁了，在巷尽头住。只他每日早间送担水头到他家里，余外别无一人。他是常到门口站，站半日不见一个人过，如此多次。一日，王老儿送水来。赢氏问道：“我们这条巷通那里的？怎不见有人走？”王酒鬼道：“这是条死巷，那里有人走？街坊又不多几家，都是外边做生意的，每日早去晚归，如何得有人来往？”这赢氏听了，心中一把火被冷水一浇。先还妄想，或者遇巧相与个把趣人儿解馋，谁知连看的人都没有。这个老儿又是过了时用不得的了，只得死心塌地，夜间同邬合也脸儿厮贴，口儿相亲，搂抱着亲亲热热的睡着。只是下边少安上了那一点笋儿，也竟是一对恩爱夫妻。日间但是邬合不在家，他便插上门坐在屋里。困了睡一觉，闷来饮几杯，即如长斋吃久了也就不大想荤腥吃。那邬合十回九次来家，见赢氏闭户而坐，心中暗喜，以为这样贞静女子可以牌坊都建得起的，那里还疑心他，是以更加恩爱。就知这女子如穷汉，手中无钱食肉，苦捱淡薄而已。

光阴撚指，不觉就是二年有余。他家这条巷口，有一个土地庙，向日原有个老和尚看守香火。因这巷内人家少，没得养赡，别处去了。空了许久，忽然来了一个和尚，叫做缘。生得浓眉暴眼，力壮身强，有三十多年纪。要来此庙中修行，来拜众人。众人就说：“我们这巷内只有四五家人住，



都是小本经纪，供给不起。只好各家每日出一碗盞饭灯油，布施一些没有。所以前时的师傅住不住方去了，怎好留你？”了缘道：“阿弥陀佛。出家人原是苦行修行，捱饿也不妨，何况有饭吃？这就是列位的慈悲了。”众人说：“你既愿看守香火，是极好的了。我们有个不依的么？你只管来住？”了缘听说，遂来住下，前后打扫洁净。这座庙是个大门进去一个院子，三间小房，供着本坊土地，还有个土地奶奶。后面一道墙，又一个小门，也是一个小院。两间西厢房，一间做卧房，一间做厨房。这和尚原来是江洋大盗，事犯收监，越狱出来。他向来所蓄的财物约有千金，埋藏在地。逃出时起了出来，藏在身边。递了头发，做了和尚，护住身子，逃走在外。因想南京繁盛之地，四方人烟凑杂，可以混迹，故云游到京城来。又怕热闹处不便安身，被人识破。寻了多日，刚刚寻着这僻静巷内这座小庙，得意之甚。每日只往各家去收盞饭，回来便在庙中高坐，从不出门，众人都说他是一位有德行的高僧。他原来挂名出家，如何断得荤酒？手中有的是金银，只是不肯自己买来受用。这个王酒鬼每日来替他送水时，常坐了闲话。了缘知他好饮，拿钱烦他去买来，二人共酌。又常把脚步钱与他，这老儿喜得没入脚处。一日，王老儿送了水来。闲话中，他道：“我蒙老师傅这样厚情，恨我没钱。要有钱，买些甚么来孝敬你。出家人的东西不是常常白扰得的。”了缘笑道：“你要请我，是杀鸡是宰鹅？”王老儿也笑道：“你出家人也用起荤来了。”了缘道：“狗肉我也吃。你不听得人说，心好不用斋么？”王老儿只当他说玩话，笑答道：“等我有钱着，买狗肉来请师傅。”了缘笑道：“只要你肯买，我出钱买来同享，如何？遂向房中取了三百文钱递与他，道：“不要买生的。或熟鸡鹅鸭，或熟牛羊狗肉，不拘什么，买来即可。”那老儿嘴笑得咧着，眼白瞪着，



撇着几根白胡子，看着他道：“师傅可是当真的么？”了缘道：“不当真难道是假？”那老儿每日挑水挣几个钱，沽饮之余买米还不够，成年不见荤面。今听见买肉来与他同享，那馋虫已爬到喉咙上来了，咽了两口唾，拿着钱往外走。了缘又叫了他回来，他倒猴急起来，道：“我说你是哄我了。”了缘道：“不是哄你。你明明的拿着，人看见了不好意思。”取了个筐子递与他，道：“买了放在这里面，上边不论什么菠菜白菜，买些盖得严严的。不可与人看见要紧。”那老儿笑着一面走，道：“不劳吩咐，我知道了。”去了不多一会，且是来得快，笑嘻嘻的拎着筐子来了。买了大块熟牛肉，两只熏鸡来。了缘又取了二百文钱，一个大瓦罐与他。道：“我切着菜，你可去把上好的干烧酒不拘多少，只打满了来。没有人看见便罢，有人见了若问，只说是你买你的。”他听得打酒，更是跑得快，顷刻而回。他二人关起大门，大斟大嚼，直吃到天晚。那老儿酒醉肉饱，千恩万谢，起身要回。了缘道：“我还有话说。你每日早间往人家送水不得闲，到午后你闲了，到我处来，替我买东西，我还请你。”又与他一百文钱，道：“这与你买双鞋穿，你千万不要对人说。若人知道，我住不住，你就没得吃了。”那老儿喜出望外，连忙答道：“我的头毛都白了，难道还不知好歹？师傅这样好情待我，就杀了我，我也是不告诉人的。”作别而去，此后习以为常。每日将午就来，替他打酒买肉，二人受用。这王酒鬼生平也没有过这样好日子，快活不过。再说了缘，每日往这几家收盍饭，从不曾到邬合家中来。他也从未见这赢氏，赢氏也并不曾看见他。这是何缘故？邬合因多在外少在家，只一个少年妇女在家中，恐怕不便。先对他说过，我家无人，不必来收饭，每月送他五升米，到日来取，做定了规矩。先来过两次，皆值邬合在家，街上去买了米就送与他去



了。那日又到日子，邬合偶忘了这日。夜间天气甚热，蚊子又多，这赢氏一夜没睡。次早天凉，方矇眊睡着。邬合要出门去，叫妇人道：“我要出去，你起来关门。”赢氏困得很，说道：“我要睡睡。关了门，停会老王送水来又要开。我不耐烦，你带上去罢。”那邬合也就依了他，把门带上去了。恰好这了缘是收月米的日子，他也知邬合常不在家，故清早来寻他。走到门口，见门还关着，只他还未起来。等了一会，不见开门。用手一推，原来是虚掩着的。他叫道：“邬大爷可在家？”叫了两声，不见答应。走进来伸头往客坐内一张，不见有人。到卧房窗眼中往里一看，只见一个妇人精赤条条，上下无一遮盖，仰搨着睡在床上。一身雪白净肉，一双小脚穿着大红睡鞋。因怕苍蝇，用芭蕉扇将脸盖着。虽隔着一顶冰纱帐子，看得明明白白，真可爱也。（删节 32 字）

他打头顶心上一麻，直酥到脚底。这个贼秃四顾无人，此时性命都不要了，那里忍得住？悄悄将房门推开，脱了衣服，揭开帐子，轻轻爬上床来。（删节 214 字）那妇人梦中惊醒，把扇子揭开。眼睛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和尚。惊问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？这么大胆。”那贼秃将他抱得紧紧的，道：“女菩萨，小僧是来化缘的。”一面说着，下边乱抽。那妇人久旷的了，忽然尝新，已美不可言。（删节 98 字）要知二人后事如何，须将下回接看。

姑妄言第六卷终



姑妄言第七卷

钝翁曰：羸氏受了缘、色癆、钱癖之创，虽是写贼秃狱卒之恶。然不有此一番荼毒，后来羸氏仍回邬室，不能悔心相安也。

捕快之获了缘，足见此辈之能，亦显此辈之恶，尚过于盗也。写了缘避难之盗心虚如见。王酒鬼之怀恨，因了缘先亲后疏之故，所谓远之则怨是也。足见人之处世，待小人不可不留一番心思。

忙叙事中夹写知县去接旨，为魏忠贤建坊，笔力何等矫捷。

世间之恶，到了狱卒，再无过于此辈者。汉周勃云：“吾曾将十万兵，身为大师，不知狱吏之尊若此也。”千古皆然。为官者能禁其恶，犯罪者得稍苏其苦，自当获福无量。于公治狱，大兴驷马之门，岂非前辙？

铁按院之诛聂变豹，凶去暴，虽是警醒恶人，乃是了结羸阳报闵氏一番公案。闵氏嫁金矿，亦是趁此完结二人，省得后来累笔。

龙家小子事中，随笔即出杨为英、充好古、郝氏，何等笔力，且无痕迹。

龙颺来寻羸氏，欲续旧好。情虽可恶，邬合夫妇处以此



法，似乎太过。然不如此，将来终不能断绝也，又要累笔。如此结去，何等干净。

牛质之好淫，即有苟氏好淫之妻。牛质喜胡旦之后，苟氏即喜胡旦之前，已与红梅所生之子反弃之，胡旦与苟氏奸宿之子反留之。贪淫之人，神鬼夺其魂魄处。香姑更不知为谁氏之儿，彼自欺之，夫复谁尤？其报应之说，正文已见，兹不再赘。

此一部书中，妇女贞烈者少，淫滥泼悍者多，或谓将妇人贬之太过。此一回内有三奇女焉，闵氏忍辱报仇，高女矢志死节，单氏善贤预化，亦足以扬妇女之至矣。

这两回书中，阴氏有二奇焉。前一回，他自幼淫荡，到后来竟能洁身自处，一奇也；此一回内，他与金矿可谓厚之至矣。且金矿又长于战法，而彼竟辞之，不复与淫，又一奇也。以阴氏所为言之，淫只可谓之三，而情有七。较诸妇淫滥不堪者，高出许多头地，宜乎后有好处也。



姑妄言卷之七

第七回 凶淫狱卒毙官刑
奸险龙阳遭暗害

附 赢阳报旧恩 苟氏私新宠

话说那赢氏正在睡中，做那巫山之梦，不想被这贼秃一阵冲突醒了。那贼秃也是熬久了的，只要了不多工夫也就泄了，方伏着不动。妇人苏醒了好一会，才喘过气来。问他来历，贼秃道：“我在巷口土地庙中住，来了两三个月了，并不曾见你的娇容。若早知道，我也来亲近久了。”说着，那小贼秃又硬起来，他又要弄。妇人被他这一阵弄丢了数次，浑身酥软。又怕王老儿送水来，推住他，道：“你既住的不远，我们有日子玩呢。此时怕老王送水来撞见了怎了？你快穿衣服出去。”贼秃听了，满心欢喜，亲了几个嘴，才泄出那活来，还是梆直竖着一条紫皮甘蔗。妇人看见，倒反吃了一吓。暗想道：我说里边怎么这样有趣，原来这等粗大，比小龙的竟有两个还旺些，亏这里头怎么容得下他。两人拭抹了，一齐穿衣下床。那贼秃捧着妇人的脸，又亲了几个嘴，



要他约个日子好来。妇人道：“我家的在家或不在家，日子定不得。你留心，但看见他出去，左右无人，你来轻轻敲门，我便放你进来。这里邻居稀少，你只管放心。”贼秃欢喜得了不得，两个人笑嘻嘻的携手同出房来。不想王老儿送了水来，撞了个满怀，笑问道：“老师傅来作什么？”贼秃忙答道：“我来收月米。”低着头忙忙的走出去了。这妇人也急忙缩回身来。那王老儿只当邬合在家，也不管闲事，倒了水自去。（删节 100 字）且说那贼秃回到庙中，想道：我也遇过好些妇人，总没有他这种标致风流。看他又骚淫得有趣，得这个妙人儿长远守着，随早随晚的高兴便弄，方才畅快，也不枉我出家一场。须设个法子骗了他来。想了一会，道：“有了。须如此如此，方才骗得动他。”这贼秃留心在庙门口守了一日，不见邬合回来。捱到掌灯时候，知他家无人，走来轻轻敲门。这妇人二十多岁，今日乍经了这番快乐，秋清气旺，此时正小饮了几杯，正等邬合回来好去睡觉。忽听得门响，即走来开门，原来是和尚。笑吟吟放了进来，随把门闩上。到了房中，那贼秃假作惊慌，道：“不好了，早间我两人出去，被老王看见。他午间吃醉了，到我那里发话，说我来同你私偷。我再三分说我来收月米，他说我明明看见你两个人手拉手走出去。难道他家没男人，你拉着妇人的手笑嘻嘻的。普天下化米化缘的也多，我七八十岁了，从没有听见这个化法。两人明明是通奸，还要胡赖。被他拿住筋节，我没得说了。只得软求他，他说要不张扬，须送他一百两银子，方买住口声，不然要告诉你邬大爷，还合同众街坊送你我到官处治。我哀求了半日，求他宽我十天，我凑银子给他，他才依了。他说明日还要来向你讲话。如今是那里这些银子给他，这怎么处？”那妇人那里知道贼秃是诡计骗他，也着了急，哭道：“这是你做的事。就到官，我也实供是你



偷的。”贼秃道：“这如何辩得清？两人做的事，官府也不肯偏信。我怕什么？就是问了和尚的奸，不过打顿板子，枷号还俗。只是你也要褪裤子打光屁股，枷号官卖。我一个出家人那里怕他，佛家弟子只身一口，何处不去？但恐连累了你，心中不忍。特的来同你商议。”那妇人听了这些利害话，越发哭起来，道：“我一个妇道家有什么主意？人家说一夜夫妻百夜恩，我的身子也与你睡了，你可想一个主意救我才好。”贼秃道：“可不是呢。我要不为你，我就悄悄去了，他往那里去寻？我因放你不下，才来和你说。我倒想了一个主意，只怕你不肯依？”妇人道：“你说了看。”贼秃道：“千着万着，走为上着。除非你同我逃走，方免得这祸。”妇人道：“逃往那里去？”贼秃道：“我原是好人家的儿女，也做过一任官来。因看破世情，出家也不久。我家还有大房地产地土，你同我去，我留起头发来，作个长远夫妻，你还是一位夫人呢。我的家私尽够受用一辈子。你依不依，凭你酌量。不然我明日独自逃去了，等他来同你吵闹。”妇人也没了主意。虽不知他这些话是真是假，实在有几分恋着这和尚的本事。问道：“依你说，要走几时走呢？”贼秃趁机道：“安心走，今晚就走。若到明日，露了风声，人防范起来，就走不脱了。”妇人只得依他。那贼秃满心只想骗这妇人，他银钱自有，不稀罕他家的东西。妇人赶忙只收拾了他行经的绢帕睡鞋，又拿了两把梳子，拿块布包了，塞在裙腰上。此时已将更，街上静悄悄的。他同了妇人出来，反带上门，往庙中来。那妇人与邬合二载有余干夫妻，虽无实事，也感他那相爱的恩情。虽然有些舍不得他，到了此时，也顾不得了。到了庙中，将两层门都关上，进房坐下。他有现成的酒肉，取出来让妇人吃了些，他自己呷了几碗烧酒。见妇人不用了，将家伙撤去，拨明了灯，替妇人脱衣上床。他也脱去衣服，



然后摆开阵势杀将起来。

（删节 602 字）外面已交五鼓。这妇人被他弄得七死八活，眼泪也流了不知多少。见他歇了，如放赦一般，痛得哼个不住，侧身而卧。这贼秃先饮酒时也有八九分醉了，乘着酒兴，不管人死活，足足捣了一夜，也乏倦了，倒下头，鼻息如雷，鼾鼾睡去。这妇人那里睡得着？觉得阴中疼痛难忍，伸手摸摸，原来里外都肿了。里边因干的缘故，被他一阵蛮扯，皮都扯塌，所以这般疼痛。这妇人虽好饮一杯，不过三更钟的量，适兴而已。那里禁得拿大碗如长流水一般灌起来，自然要吃到潦倒不堪。况他这样一个娇怯怯的身子，可经得这等狂风大浪？他经了这一番，反懊悔起来，暗想道：当初幼年虽行得不是，同龙家大小子私偷，彼此还有些情意。后来嫁了邬家，虽然是干夫妻，他这种恩情实令人感激不尽。今日遇了这和尚，只说也必定有些恩爱。跟了他来，谁知这样狠毒，将来定然死在他手中。如今既走了出来，料道又回去不得。左思右想，忍不住呜呜咽咽哭将起来。此时夜短，天已大明。和尚也睡醒了，看见他哭，说道：“你哭甚么？”搂过脖子来亲了个嘴，爬起来道：“我还有些余兴，再弄弄着。”那妇人把腿夹得死紧，用手推着，道：“被你弄得稀烂的了。且说正经话，你昨日说要走，今日为何还在这里住着？此处近着家，不是当玩的。”和尚原是要骗他来，何尝有心要走呢？哄他道：“我船还没有雇停当呢，等停妥了再走。”又对妇人道：“你日间只在这屋里，关着门窗坐着。若外边有人敲门，你躲在这口大柜子里面，锁了柜门，神鬼不知。柜子里屉儿我已去掉了，后边的板也打下来了。坐在里头，一些不闷气。且躲两日再走。我这里也从没人到来，你只管放心。”那妇人只得依他。贼秃说着，又扳起妇人的腿要弄，妇人死也不肯。他笑道：“也罢。让



你养了精神，夜里再弄罢。”说罢，穿衣下床。妇人只得也起来关着门窗。坐地又是间西厢房，天气炎热，几乎闷死。到晚来，他吃一个饱烧酒，抵死要弄。他力气又大，妇人又拗不过他，又不敢叫喊，但弄一遭定弄得死而复苏者数次。你想一个作强盗的人，杀人不眨眼的魔君，可还有什么情意？那妇人阴中肿破，又是汗螫着，痛不可忍。一日到晚只得揸开了腿坐着，透些凉气略好些。两边瞭骨又被他撞伤了，两只腿如折了的一般，又揸不得多工夫。捱到下晚，天气略凉，痛才稍止，他又要弄起。这妇人此时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。一连过了四五日，并不见他提起走的话。再三问他，只含糊答应。又听得王老儿每日送水来，欢欢喜喜替他买东西，并无话说，方悟到是被他所骗。说不出口，只是暗暗的哭泣。再说邬合那一日从清早出了大门，到宦家去帮闲。遇有酒席，晚了未能回家。次日一早回来，恐家中少长缺短，没有嬴氏的食用。到了门口，方要敲门，那门随手而开。他道：“娘子今日如何起得这样早？倒开了门了。或者是昨晚忘了关。”走进来，见卧房门也开着呢。他道：“原来起来了。”走进房来，却不见有人。一眼望到床上，被叠得好好的。这是昨日叠的，未曾动，他疑是今日早叠。疑他在厨房烧火洗脸，走去一看，清锅冷灶。不但没烟火，连人都不见。疑是在后院上毛厮，走去一看，也没有。心中动疑道：想是家中没了火种，往邻居去讨火去了，但他从不出大门。忙走到邻舍家去问，都答道：“你家娘子这两三年了，从不曾到我们家来。我们还不曾见他的面目是甚么模样呢，大清早夕他来做什么？”邬合听了，心中疑他逃走，忙回家来查点，东西一丝不少。复疑道：要是同人逃走，有个不拿东西的？难道是投井去了不成。但井在尽头，他也认不得。又没有吵闹拌嘴，如何寻死？又疑道：莫不是为我没这东



西，急了去寻死。但也过了这几年，又不见有甚声色。真急得没法，就走到井边一看。那是个石头井栏，只有盘子口大，仅容得个小竹吊桶，跳不下人去。疑他还是逃了，复来问这些邻居。此时男人都同去了，只有妇女在家。他问道：“我家女人不见了，大嫂们素常可曾看见有甚么人在我家走动，或者同人逃走了。”那些邻舍妇女们道：“你家娘子极贤慧，不但从不见面，这几年连大声气也不曾听见他的。他轻易门边也不出，又没个人到你家来，如何会走？”正说着，王老儿送了水来，问道：“邬大哥，你在这里说甚么呢？”邬合将不见了妻子话告诉他，他也吃了一惊，放下桶，道：“你娘子终日在屋里坐着，如何会不见了？我成年家送水，十回还有五回不见他的面呢。”又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我昨日送水还看见他呢，往那里去了？”邬合道：“正是此说，不知何故不见他？”四处访问了一日，全无影像。次日只得到兵马司去递失呈，求他缉捕，竟数日杳无踪迹。这一日对宦萼说了，宦萼发了名帖，差长班雇人替他写了张失呈，送到县中，烦他上紧缉拿。这知县是宦实的门生，见兄来托这点小事，敢不遵命？即刻传马快来吩咐了。发了捕批，立了限期，过期不获，定行责处。这几个快手领了批出来，到邬合家中了问详细。邬合又送了一个东道，折干的封儿。捕快们拘齐了邻舍来问，众人同答道：“他娘子从来门边儿也不出，他家又从没个人来往。这不见得蹊跷得很，我们如何得知道呢？”差人道：“你们都是紧邻，这地方又没多人，推不得干净的，大家都有干系。若拿不着人，少不得你们都要到官。”众邻居见说，都是胆小的人，从没有见过官府，听见了这话，有些着忙。大家背后商议，一家拿出一百文钱来，共凑了五百文，向捕快道：“师傅们到这里来，我们应该备一杯清茶奉敬。穷家小户不便宜，我众人凑了个薄礼，众位师傅



请茶馆中坐了罢。”众捕快道：“我们怎敢受你们的礼？”众邻舍陪笑，道：“原轻微得很，不是敬师傅的。但我们都是穷汉，可是人说的，显道神跳井，尽尽心罢了。”一个捕快道：“既承你们的情，我们领你们的了。你们有甚么话说么？”众人听见他口气松了些，就借因儿推说道：“邬家这件事，要求众位师傅照看。我们都是做小买卖的人，早出晚归，从来都不到他家走动。只有王酒鬼与他家送水，是每日到他家去的。有人来往没有，或者他还知道。”捕快道：“王酒鬼在那里住？”答道：“他住在尽头那一家，门口有井的就是。”捕快道：“你众人同我们去找他。”众人只得跟了同去。却说这王老儿每日大酒大肉，扰绕吃了两个多月，好生的快乐。又间或得他些资助，替他买东西，又可赚钱肥家，正然吃得兴头。自从他拐了妇人到庙中之后，再也不留他吃酒吃肉了。把房门关着，也不容他进去。每日还托他买东西，买得比先前更多，却没得与他到口。虽然给他几文脚步钱，但他这些时好东西吃惯了，这几文钱只好买酒呷，那得有肉来吃，喉中的馋虫都爬将出来，心中恨道：这秃驴好可恶。你一日买这些东西，一个人也吃不了。天热又放不得，与我些吃吃何妨？就这样吝啬起来，待我这样刻薄。几时我故意给人看见，弄个大家吃不成。心虽如此想，还贪他的钱文吃酒，尚舍不得泄露。这日正在井上打水，只见一伙人走来，他不知是做甚事。方才要问，内中一个邻居叫道：“王老爹快过来，这是衙门中的捕快师傅们来问你话。”那王老儿连忙把桶放下，走近前来，笑着道：“众位老爹叫我说甚么？”捕快们就说，邬家的妻子不见了，定是跟人逃走。道你在他家常常送水，你可曾看见有甚么人在他家走动？那酒鬼正恨贼秃，这一问，正中心怀，即答道：“我在他家送了几年的水，不曾见有人影儿。就是他妻子不见的头一日我送水去，



遇见巷口土地庙中的和尚在他家来。我问他做甚么，他说收月米，别的却不曾见。是他拐不是他拐，我也不知道。”他这些话答应，原不曾疑心和和尚拐婆娘，不过总成捕快们到他庙中看见了酒肉，诈出他些钱来，出出自己的气。且又不曾破脸，后来还可以替他买东西赚钱作酒资。谁知这贼秃恶贯满盈，应该败露。捕快们听了王老儿话，向众人道：“这和尚是那里来的？住了多少时候？做人如何？现今可还在庙中？”众人道：“这座庙因没养贍，空久了没有人住。他是个云游的和尚，是上江人，才来了有两三个月。情愿苦修，每日只是收了盞饭就关了庙门，从不出来化缘，是位有德行老实的和尚，他老在这庙中修行了。”作马快的人比伶贼还透露三分。王老儿虽是无心说话，他却有心。听妇人不见这一日恰恰的和尚就在他家，十分中就有五六分动疑是他拐去。便道：“你们且散了罢，我们往别处去访问访问。”众邻舍散去。几个捕快同到一个僻静的小冷酒铺中坐下，商议道：“听那老儿口气，多半是这个秃驴。”一个道：“若是他拐了妇人，这几日为何不逃走？还肯在这眼皮子底下住着？”一个道：“也定不得是不是，咱们到庙中踩踩看。”又一个道：“众人都说他是有德行的高僧，若是采不着，传到官府耳朵里，还说我们借端生事，诈骗好和尚，不是当耍的。”内有一个老捕快姓计名德，他想了一想，道：“不然，多应是他。他装老实惯了，说没人疑他，定然藏在屋里。况且光着个脑袋，带着个妇人，怎个逃法？我有主意了。等我吃几杯酒，装作醉了的样子，敲开门吓他一吓。他若不动声色，你们上前来拉开，替他陪礼。只说是我们是上司差来替邬家拿人的，他请我们吃酒，天热，到庙中歇歇凉，要碗水吃。我有两岁年纪了，多吃了几杯醉了，和他玩耍，他也只得依了。若是心虚，形色一变，必定是他。再行拷问，你们说好不



好？”众人笑道：“琉璃簪不错，你到底是东方朔，好个老贼。”叫掌柜的打了几壶酒来，又烦他去买了一大盘稀烂的狗肉，盐醋蘸着。大家吃毕，会了账。一齐走到土地庙前。天色将晚，这个计德将腰中的铁线取出，提在手内，把庙门乒乒乓乓乱敲。这和尚正赤剥着，抱着羸氏在怀中吃酒。这妇人头不梳，脸不洗，面色焦黄，眼眶通红，愁眉苦脸，一点东西也不吃。贼秃把妇人的胸前坦开，摸着奶头耍笑，强让着妇人吃酒。忽听得打门，没有别人，这又是王酒鬼来想酒吃，不要理他。听得打得甚凶，有些疑影。忙把妇人藏在柜中锁好，将酒肉都藏过了。披了衫子，一路问出来道：“是谁打门？”外面也不答应，只是敲打。心中甚疑，不得不开。才拔了门，只见一个人一手拿着铁线，一手推开门，进来就劈胸揪住。大喝道：“你这个秃驴藏得好，一般的被我拿住了。”这贼秃原是有心病的人，看见许多人进来，并不想到是为妇人，只当缉着前案盗情来拿他的，不由得扑的跪倒：“众位爷，我前案的事结过三四年了。又不是本地方的事，若饶我的狗命，我重重的酬谢众位爷。”众人原是来试探他，不想弄假成真。听了这话，就知是逃盗，遂顺着他说道：“果然不是我们地方上的事。但有广捕文书来，方来拿你。果然重谢我们，自然护底下你来。”众人也并不知道是那一案的事，不过是想诈他一主财香，也就撒了手了。于是把大门关了，同到房中来。那贼秃见事体不妙，强盗的事都犯了，还怕和尚吃酒肉的罪不成？”遂将酒肉搬将出来，众人也就吃，只留心看守着他。不多时吃完了，问道：“许我们的东西拿出来罢。我弟兄们人多，不要一点点子，打水不浑的。”一个姓滑的叫作滑游，道：“他走江湖的人，自然在行，何用我们说呢？倒像我们小器。他这是买命的钱，少了他也拿不出来，我们还替他担着天大的干系呢。”那贼秃此



时也软了，战战兢兢的将床底下一个挂箱取出来，道：“小僧的家当全在这里头呢。”将锁开了，众人一看，内中黄白之物约有六七百金。他只留下了一大包银子，有四五两，告道：“这些须留下与小僧做个盘费，别的都孝敬众位爷罢。”众人见了这些东西，已是快活得很。但贪心再是不足，见他出手又大又快，疑他别有所蓄。说道：“这点子就要买一条命？有再拿出些来，我们好放你。”那贼秃何尝是舍得，也并不见出手大。只因急了，顾命要紧。况且东西原放在一处，一时又藏不及，所以全箱送上。留这几十两银子，好想办法带着妇人逃走，别寻安身之路的意思。听见众人说他还有，急了道：“众位爷在上，银钱是人挣的，自家的性命要紧还是钱要紧？这是我一生的积蓄，因感众位爷活命之恩，故都送上。留这一封做盘费，不然叫小僧饿死了不成？屋里空空的，别处也没藏放的地方。况小僧才来不久，难道埋在地下？”他这些说得尽情，众人道：“也罢了。”那滑游见了这口大柜子大锁锁着，心中一疑，道：“这秃骗既做强盗，焉不拐妇人藏在这里面亦未可知。就是里面没人，虽未必有银子，或有衣服纛缎之类，也可分惠些。”遂指着柜子道：“这里面是甚么东西？开了我们看看。”这贼秃见事体有几分妥了，正陪着笑脸说长道短的哀求。忽听得要开柜子，面色顿改，答应不出，半晌道：“是是空柜柜子，装着些破烂东西，并没一个值钱的物件。”滑游见他颜色有些古怪，走起来相了相，用手把柜子推了两推，觉得里面沉重。上前将锁一扭，那什件是朽了的，一下就断了。双手将两扇柜门豁刺一开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个蓬头撒发的活宝。大笑道：“在这里了。”遂喝问道：“你可是邬家逃出来的么？”那妇人初关在柜中，只是热闷的心慌尚无惧。后来听得进来吃酒说买命讨饶的这些话，已知道是贼是强盗了，不由得心中扑扑



的跳起来。后来又听得问道柜子，他浑身都抖，上下牙齿逐对厮打。及至听见拧锁，开了柜门，已吓得在里面着急。虽听见问他的话，那里还答应得出来？只是战呵呵的哭。那滑游又问了一声，不见答应，一把抓着，拎将出来。劈面一掌，打得一交跌倒在地。一个道：“不用打他，明日到堂上拶起来，怕他不说明？”此时贼秃已吓昏了，跪在地下，一个捕快腰间抽出铁尺，照膀子上尽力两下，喝道：“贼秃，细细的说如何拐出来的？免得老爷们动手。”贼秃被打得头浑眼花，哀告道：“爷们不要动手，我实供罢。”此时见妇人也跪在傍边，人赃现获。料推不掉，不如实招，免受他的拷打。遂将如何收月米，如何看见妇人独卧，如何奸他，如何设计骗他出来。这贼秃活该倒运，从头至尾细细说出。那捕役听了，切齿恨道：“你这个秃奴，人家好好的妇女，活活坑在你手里。你暗暗的奸他，就该死了，又设计骗他逃走。到衙门一阵拶打是不消说的，还要官卖。若卖下水去，这妇人一条性命不是你送了他的？”说着，又狠狠打了几下。计德道：“且不要打。问他当日是何处的强盗，逃到我们地方上来。问明白了，明日好禀官。”这贼秃听了此话，不知所措，方知他们刚才不是来拿他的。悔之无及，不肯实供。一个发怒道：“这样恶人，不下手打他，他肯好好的说出么？”遂大家动起手来。番子们收拾强盗的非刑，说起令人寒心。先吊打了无数，和尚死握不招。计德将他两只膀子用铁线拴在一处，取出一根数寸长的檀木棒来，有大指粗细，插在铁线中，用力绞起来，勒得深入半寸，皮开肉裂。他咬牙死受不说。众人就拿他作虾蟆晒背，两手足用绳拴了，背向上脸朝下，悬空吊住。众人又背上放一大盆滚水，他尚不肯招。又将大石压上，浑身骨缝皆开。这贼秃真是个顽皮铁骨，他犹然坚忍。计德恨怒极了，将他放下捆好，腰间取出一个包



儿。打开，原来是一包硬猪鬃，扯开贼秃的裤子，拿猪鬃通他的马口眼。这是番子处强盗的头一件恶刑。那秃奴不是铁人，如何禁受得起？他虽然性恶，也是父娘生的皮肉。被这些捕快们收拾得他就像他弄嬴氏一般，死去活来数次。忍不得了，方才实供他是江西鄱阳湖的江洋大盗，越狱逃走，出家避难。始末原由备细说明，众人方放了他。看那妇人时，吓得浑身战得要死。坐到天色微明，将和尚绑起，妇人锁着，带到衙门中来。这日北京有钦差官贾旨意到来，谕各州县替魏忠贤起盖生祠。县官随上司去接旨，不得审理，吩咐一应事务都等回衙发落。众捕役将和尚、妇人墩锁在铺内，交付人看守着。知道官府不得就回，大家去分用和尚的金银。还有些零星什物，席卷分之。每人约得百余金，心中暗喜。复又都到衙门口来伺候。将有午刻，官才回衙。因辛苦了，进内歇息，直到晚堂，方升公座审事。头一起就是众番役跪上堂缴捕批，将和尚拐去妇人拿获到案，细细禀了。知县先叫带妇人上来，问他从何时通奸起，如何跟和尚逃走。把惊堂一拍，众衙役喝了一场，如轰雷一般。这妇人小小的年纪，何尝见过这样威严，也顾不得羞耻了。二来心恨和尚，添了些话，就将他如何睡觉，和尚进来强奸。若不依从，便要杀害。又如何哄他逃走，藏在柜中，不许声张，不然也要杀。小妇人怕死贪生，才作了这丑事。知县喝过一边，带上和尚来审问。贼秃见活口质诬在旁，无可辩得，也就直招了。知县大怒道：“和奸罪只拟杖，和尚应加一等。况且这一个清白妇人被你坑陷，死有余辜。”吩咐夹起来，众衙役吆喝了一声，动手夹起。夹得那贼秃叫苦连天，收紧了，又吩咐敲二十□子。然后撂下六根签，吆喝着重责。众衙役听见这妇人的口供，生生被这秃驴坑害。况他又不曾用钱，拣上好头号大板，尽力斫了个足数，已是打昏在地。知



县命人也撈起那妇人来。众衙役将妇人撈了一撈，堂上吆喝着：“再敲三十下。”命带到衙门褪衣打他十五板。这十五板比和尚的轻了许多，一则人可怜他被和尚坑骗；二则见这娇嫩少妇粉团似的屁股，存了一点爱惜的心；三则官府又远，不过打个数儿罢了。就是先撈敲时也留了些情，不然这样个娇怯怯的人儿，早已呜呼尚飡了。虽说是轻，他那细皮嫩肉已打得血肉分飞。打毕缴签，有一首《花心动》的词儿，说这贼秃拐骗羸氏奸淫，道：

此恨无人共说，逢贼秃粗雄。心竟飞越，窃负相逃。掩上禅扉，枕簟忙忙铺设。夜恣淫毒得天曙，怯身儿经他磨灭。孽缘满，公堂台下，又遭笞责。

知县吩咐衙役去传他丈夫邬合，一面又审别件。那衙役去了，不多一会，来禀道：“邬合家中锁着门呢。问他邻居，说他时常出门，不知何往，无从寻觅。”知县道：“料道这样妇人，他丈夫那里还要？他情有可原，免枷。今晚暂收监，明早传官媒领卖。”众衙役答应了一声，将妇人带去送监。知县又吩咐将和尚枷号一月示众，再行发放，一面两个就去抬枷。众捕役又上前跪禀道：这和尚原系江西鄱阳湖江洋大盗，已经拿获，越狱在逃，为僧避难，到此潜躲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限满之后，或解回本地，或申报上司。若放了出去，恐将来贻害地方。”知县大怒道：“奴才，不知被他杀害了多少人的性命。又坑了地方官的功名，陷害禁子拷役的几个身家。我也没力气费纸笔，吩咐众皂隶着实打，以打死为度。”众役见本官发怒，吩咐打死。五板一换，两膀加劲。竭力奉承。那贼秃大喊道：“老爷天恩，他众人得了我



千金东西，原说是放我，此时倒求害我。我死固当，求老爷将这项银子追了入官，小僧死而无怨。”知县问众捕役。众人见活口质证，不敢隐瞒，都招承了。知县道：“今日奉旨与魏上公修祠建坊，正愁没有钱粮，可取来供用。”众役面面相觑，只得去取。那贼秃先已打得发昏些须，此时打不到五十，已毙杖下。知县怒犹未息，吩咐搀出去抛于郊外。这贼秃作了一生恶人，今日零星葬于猪犬鸢鸟之腹。这就是：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众捕役取了赃物来呈上，知县看了，道：“方才和尚供称有千金，如何只有这些？”众人跪禀道：“实在只有这些，怎敢欺瞒老爷？那是和尚恨小的们，多说些，好叫小的们赔补。”知县笑道：“赃物应当入官。和尚若不供出，你们也就瞒下了。本当重责。因你们获盗之功，准折了罢。下次再敢如此，定然重处不贷。”众捕役真是狗咬尿脬，空欢喜了一声。知县命库吏将金银兑明收了，留为建坊之用。且说那衙役将羸氏带到监门外交与禁子，讨了收管。这监中有两个穷凶极恶、贪财好色的禁子，阖衙门中送了他两个雅号，一个叫做色痨，一个钱癖。这钱癖遇有犯人进监，不管罪轻罪重，有几文淹心钱给他，虽是犯刚斩的重罪，他也不怕干系，松放着他。还满脸是笑，爷长爷短的奉承。若没钱与他，就是斗殴的小事寄监，他拿出那恶狠狠的一副面孔，白日里手扭脚镣两副家伙与人戴着。到晚来，像强盗似的上了押床，弄得人七死八活。一日到黑，嘴中鬃鬃嘟嘟的骂个不休。人无奈何，连衣服都脱了送他才罢。他得了，同色痨罢力。这色痨钱还在次，若见有妇人下监，就如苍蝇见了血一般，定同钱癖作好作歹的骗上了手，他二人轮流着受用。他与刑房的



书办串通了，时常的有些须小的孝敬，故尔如此大胆。阖衙门都知他二人恶处，有一位知县不知。这日正该他二人当值。这妇人晦气，刚刚撞到他两个手里。他两个收了妇人，与了收管，带连女监来。那女监中空捞捞的，只有两张矮板床，连破席也没有一块。将妇人推进里面，把门倒拽上出来。那色痞见这妇人生得有几分姿色，心中无限欢喜，拉了钱癖到僻处商议去了。那羸氏自从昨晚拿获，一日一夜，连黄汤辣水也没有尝着，已饿得腰酸肚痛。适才一顾拶打，已昏晕过去，倒也不知疼痛。此时来收监，先是带到衙门外照壁下去打，打完了带进来缴签。监在大门内右首，又带出来。带出带进两三次，也有几百步远。虽那衙役怜惜，扶着他些，却要自己的脚走。心里一来害怕，二来那高底的板子在脚下拐呀拐得吃力。这一走，血脉走开。到了监中，反疼得要死。八个指头，皮都塌了，搯着肿疼非常。到了这间黑魆魆的屋里，越发害怕了。屁股疼得坐也不得，将身子斜歪在板凳上啼哭。忽听门响了一声，急抬头看时，只见那钱癖手中拎着几条绝大的铁链镣扭，豁刺的往地下一掼，喝道：“起来，这个地方是许你睡着哭的么？”那妇人吃了一惊，忙要起来，浑身疼得爬不动。挣了一会，方才站起。那钱癖圆彪彪睁着两只眼睛，恶狠狠的道：“监中规矩，是女犯追来要锁铐了，吊在梁上的。”一面拿起锁来，道：“伸过脖子来。”那妇人慌得跪下，道：“爷开恩罢，我这个样子已是要死的了。这一吊起来，实实的活不成了。求爷积阴糜罢。”钱癖喝道：“放屁的话，朝廷的王法，积什么阴糜？实对你说，我这里但是人进监都有常例，叫做发油钱。要送得厚呢，便搭些干系松放他些。要没有钱，是定要吊起来的。你一个钱也没有，还说甚么？难道我们在这里喝风？拿过脖子来罢。”说着，理起铁绳要往脖子上套。那妇人知道是要钱，



料没得与他，只得任其所为，把脖子伸着。那色癆在傍边道：“哥，他也是好人家的儿女，一时被秃驴哄骗了，受了这一番苦，我怪可怜见他。哥，你饶了他这点情儿罢。”钱癖道：“他有甚么情到我，叫我留情与他？”色癆道：“哥，你息息怒，且出去走走，让我和他慢慢商量出个法儿来。”用手推着他。那钱癖也就转身，故意狠狠的道：“兄弟，看你的面，且松他一会。我看他有甚么法？没有常例钱，我今夜收拾得他不死也塌层皮。”忿忿而去。色癆向着妇人道：“可怜可怜，你起来说话。”嬴氏挣着要站起，那里起得来？他昨晚拿来时，因天气热，只穿了一件夏布对衿衫儿。色癆见他胸前露出一条白肉，影影的两枚乳峰，好生动火。站起来上前做做扶他，将他胸前接住，抱将起来，也就几乎做了个吕字。扶他站住，道：“你看他那个样子了，这一吊起来，你怎么受得？你又没钱与他，这怎么处？叫我看着怪可怜的。”妇人道：“我昨夜空着身子拿了来，头上有两根银簪子，耳朵上的一副金丁香，才在衙门口，不知被什么人拔了去。我丈夫又不知道。就是知道，他见我做了这番事，也未必肯来救我了。公门里好修行，爷你救救我罢。”色癆道：“我心里巴不得要救你呢，叫我也没法。只是我那哥从来极爱小，你若没些甜头到他，如何肯罢？停会他再发起性子来，连我也就难劝了。”妇人哭着道：“爷你看我就是一件衫子，一条裤子，还有一个光身子，别的还有甚么送他？死活只得凭他罢了。”色癆笑道：“衫裤不留着遮肉么？他也不稀罕。倒是身子还使得。”妇人也懂了三分，不好答应。色癆又逼一句道：“你怎么不作声？迟会子他再来，我就不管了。”妇人道：“爷的意思怎么样？”色癆笑嘻嘻的搂着脖子到怀中，将嘴对着他耳朵上道：“你既没钱，舍着身子给他睡睡罢。你也不是怕羞的，况且和尚的手段是有名的利害，



你都见过了，还倒怕他么？这比那吊着还好捱些。这是我爱你的话，凭你的主意，还不如他肯不肯呢？”那妇人已是浑身疼得难受，怕他果然吊起来，如何禁得起？此时屁股疼得很，阴中昨夜得空了一宵，倒觉得略好些。没奈何，只得道：“凭爷们罢。”色癆道：“你既这样说，就好讲了。”叫道：“哥，你来。”那钱癆走进来说道：“怎么说？”色癆道：“哥罢，我和他商议了这一会，实在一丝没有，吊又禁不得，他情愿把身子谢你。你好歹看我的面上，将就些罢。”钱癆假装不肯，道：“我只要钱。没有钱，吊起来就是了。谁玩那和尚禽剩下的骚屁。”色癆道：“哥，他实实的没有，你就处死他也没有，不过臭这块地。凡事看我兄弟的薄面罢。”遂看着妇人道：“还不脱了裤子睡着呢。”那妇人只因一时之错，到了这个地步，没有奈何了。含羞忍耻，只得将裤子褪下，爬在光板床上卧着。色癆带着笑将那钱癆推进前，道：“哥，请受用吧。”他走出去了。那钱癆急急忙忙扯下裤子，也不暇脱，跨上身来。（删节 1002 字）妇人气恨冲心，方知道他二人通同做的圈套。料道哀求也是无益，就是手好也推他不动，何况手又疼？气迷了，就像死人一般，凭他禽捣。那色癆紧抽了一阵丢了罢，爬起来，钱癆又上。干讫一度下来，乏倦了，对色癆道：“兄弟，我够了，让你受用罢，我睡觉去了。走倒在那一张床榻上呼呼的睡了。那色癆满心欢喜，道：“他睡了，让我来独享。”又爬上身来弄耸。此时妇人迷一会醒一会，也疼木了，眼泪也流干了。醒转来，他还在上边弄呢。把身子直挺挺的，动也不动，撂了凭他。暗恨道：小时做了不长进的事，以致爹娘撇了去。嫁到邬家，好端端的过日子，被这贼秃奸骗，到今日受这样的荼毒。况官府说还要官卖，不知此身落在何处？待要寻死，谅也不能够。千思万虑，甚是伤心。又想起邬合的情爱来，难抛难



舍，又悔又恨，呜呜的哭，却没眼泪了。看看天已大明，听见外面敲门来带人犯。色癆还在高兴，紧一下慢一下的弄呢。听见了，忙忙下身来。自己穿上了裤子，替妇人也把裤子穿好，又替他赶忙系了裤脚带。看见他头发揉散，披散了一脸，慌忙替他乱挽上，扶将起来。推醒了钱癖，扶着妇人出去，开门交人明白。他二人关了门，欣欣得意，重复大睡，不题。他二人可谓：

此时关门监里睡，少刻祸从淫上来。

这衙役将妇人扶着，刚走到仪门外，一眼看见那邬合同一个人站在那里，他又羞又怕。羞的是没脸见他，怕的是他心中怀恨，恐稟官加责。眼泪汪汪，低头含愧。邬合见嬴氏脸如菜叶，发似蓬松，人形都脱了。只见他：

面容灰黑，喉间嘶隐痛之声；头发蓬松，眼内滴伤心之泪。一双手血迹模糊，两只脚拖鞋拽带。因同那大小两和尚做了几夜快活道场，却被那色钱二禁子弄成这般狼狈形状。

邬合看见他这个样子，心不忍见，点了点头，叹了两声。你道邬合为何来得这样早？因昨晚知县审事时，他有个朋友叫鲍信之，他在县中也有些勾当来，亲眼看见事完，回家路上恰好遇见邬合，把嬴氏的事说与他知道。又道：“官府传你，回说不知你的去向，明早传官媒领卖。”邬合这两日因宦萼同贾、童正在初交之时，终日会席。他在两三家帮闲，两日未回，竟不知道。今听说妻子已拿获，明早官媒领卖。忙别了鲍信之，如飞到宦家。将关大门，烦人进去说，



宦萼发了名帖，明早着长班去说情，将妇人给原夫领回。邬合就在他家住下，天未大明，就约长班同往。到县中时，知县尚未上堂。他拿了钱烦代书写了张领呈拿着，同长班在仪门口等候。不多时，堂府升堂，喊堂开门。长班看见带进妇人，他同邬合也就跟了进去。衙役认得是宦府中的人，谁敢搁阻？只见衙役上前跪禀道：“犯妇到。”那妇人跪在丹墀之下，又见一个人跪上去道：“官媒伺候。”官儿正要吩咐，那长班忙将名帖双手高呈，走到公座旁边递上，将家主来意说了。知县自然肯做分上，问道：“他丈夫在这里么？”长班道：“在这里伺候。”遂叫邬合。那邬合听叫，走到丹墀中间跪下，双手举着呈子。门子接了上来，铺在公案上。官府看了，问道：“你还情愿要这妻子么？”邬合叩头道：“老爷天恩，小人情愿领回。”知县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带了去罢。”那邬合又叩了个头起来。方要去扶那妇人，只见嬴氏高声喊道：“青天爷爷救命。”这一声叫，把邬合吓了一跳，恐他妻子不愿回去，别有甚话，怕官府见罪。那官儿见他喊叫，疑邬合是假冒来领。忙叫：“将那妇人带上来。”衙役将他带到滴水檐下，问道：“你喊什么冤？”那嬴氏忿恨填胸，虽有多人，也顾不得羞耻了，遂将昨夜两个禁子怎样伙同奸骗，直到天明。幸得老爷天差提人，方才歇手，不然小妇人的命都被他二人送了，哭诉了一遍。这狱卒奸淫犯妇是官府极痛恨的事，听了大怒，喝叫：“快拿了来。”这两个凶徒风流了一夜，正在高卧养神。他二人昨晚商议骗这妇人，只说他到底是少年嫩妇，就吃这亏，当堂怕羞，决不肯说出。据我做书的人料着，大约要是高兴一两次，这妇人没有吃大亏，他也就忍过去了。”这两个恶奴太刻薄了些，谁知这妇人恨毒在心，不顾羞了，细细供出。不想被官拿来，上前跪下。官府怒容满面，鼻中冷笑道：“你两个做得好事？”又叫那妇人说



了一遍。二人情真罪当，大张着嘴，无可回答。官府切齿甚怒，将满筒签全攒下来，吩咐二人齐打。一边一个，每人重斫四十，徇情者同罪。官府动怒，谁敢徇私？况这两个恶奴，就是本衙门人也恼他淫恶。下下着肉，打完革役，命拖了出去。这二人吃一夜是扁食大空心，昏头昏脑；又吃了这一顿毛竹笋汤。已是发昏。雇人抬到家中，血奔了心，都做了风流之鬼。这也是他两人凶淫之报，正是：

地狱新添贪色鬼，监中少了爱钱人。

知县吩咐礼房，拿帖子回复宦公子，交与长班。又命邬合带出妇人。邬合又叩了个头，上前扶起赢氏，搀着打西角门出来。到大门外扶他站住，央烦长班马头雇了一顶轿子来。将妇人扶上了轿，忙向长班作揖道：“有劳卫下，我改日酬劳。相烦先回谢老爷，我送妻子到家，就来叩谢。”说毕，跟着轿子去了。顷刻间到了自家首，开了门，将赢氏扶出轿来，搀他进去，到房中床上睡下。取钱打发了轿夫，忙忙进来热了一壶滚酒，整了些菜来替妇人暖疼。妇人吃不下去，他再三劝着，勉强呷了几口酒，不吃了。他又取了些钱出门，忙到宦萼处谢了。到药铺中买了大包甘草并几个贴棒疮的膏药，又往香腊铺里买了银朱，如飞而回。到家，将银朱调了些，替赢氏将指头伤处都擦了。又到厨下热一锅甘草汤，舀在坐盆内掇进来。替他脱了裤子，扶下床来洗疮。赢氏手又动不得，邬合替他洗。低头一看，见他的阴户肿大如桃，破烂得像翻花石榴一般。他嫁了二三年，邬合虽不曾尝着他这东西的滋味，却是常常抚摩爱惜，相会过无数的。今日忽然看见了这个怪样，惊问是何缘故。妇人流着泪道那和尚狠毒的话说了，又被昨夜那二人作贱得如此。邬合恨了两



声，将一块旧绸帕替他臀上的血蘸着水试净。又将阴户内外轻轻用指头掏着洗了揩干，扶他爬在床沿上，贴上膏药，抱他上床。换水替他擦了擦身上，换了件小汗衫。又替他洗了洗脸，把头发梳梳，挽了个髻儿。放他睡下，把夹被盖上，然后坐在床沿上守着他。那妇人得这一番的收拾，浑身爽利了许多。因想自己作了坏事，以为丈夫不知如何怀恨。今见他反加恩爱，十分感激。况连日遇的都是凶徒，那里有他这种恩情？悔恨从前，反放声哭将起来。邬合道：“你哭甚么？你自己做的事，难道倒恨我不成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哥哥，我负了你，我实该死的了。你不恨我，倒这样疼我，我今生报你不尽，来世变马变狗都报你的恩罢。”邬合道：“我同你虽是干夫妻，数年的恩爱怎么忘得了？况原是我不是。我一个废人，把你一个花枝般的少妇耽搁着，我何尝不悔？这是你被人坑陷说不出来，我也不要你补报，从今一心一意，安心乐业过日子就够了。苦楚你也都尝了，再不要妄想了。”嬴氏道：“我经过这一番，又蒙你这样恩情，再生他想，真是猪狗不如了。”这妇人伏养了几日，阴户痊愈，棒疮也好了。他这棒疮原打得轻，皮打破了，肉未伤重，所以好得快。倒是手指有一个来月才好了。此后果然这妇人的欲念全消，就是一时偶动淫心，想起这和尚的狠毒，两个禁子的凶恶，一点高兴乐趣也没有。又想在衙门中那一番苦楚，任你一丈高的欲火，想到此处，一星也无。他疼爱这丈夫，比那有的更甚，一心一意，十分的和美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那嬴阳同阴氏自南京起身，坐船到了家乡。雇了乘轿子抬着阴氏，许多人搬着行李，径到阴老儿家来。此时阴老儿夫妇都是七旬外的人了，忽见女婿女儿归来，且气概轩昂，行李甚富，悲喜交集，忙收拾房子与他住下。过了数日，嬴阳用了二三百金买了一所住宅，把向年寄



在丈人家的器皿家伙搬了去。又添了许多金漆床桌，斑竹椅凳之类，摆设得好不富丽。典了一房男妇使用，买了一个小厮听叫，一个丫头服事阴氏。他见丈人丈母年老，就接来同住，那阴老儿见女儿女婿如此体面，竟像是作了显官荣归的一般，十分的快乐。那老婆子向老儿夸口道：“你当日嫌他是戏子呢。你看看今日这个光景，穷乡绅还赶不上他家呢，女儿该是享福的人。当日一听见他家来提，就一心要嫁他，怪不得他今日有这个造化。”那阴老儿别无子女，将有些须的积蓄并房子卖了，都交与女儿女婿，为养老送终之费。后来老两口皆是赢阳夫妻发送殡葬，不在话下。赢阳把门面收拾出三间来，拿出数百金，雇了个伙计，开了个香蜡铺。俱料理完毕，然后去拜望旧日那些朋友。尽都来回，看见这个局势，无不致敬。尽来温房洗尘，热闹了几日。一日阴氏向他道：“金大爷我们当日着实承他的厚情，我的意思要备桌酒，你去看一看，请他来家坐坐，也见我们的情长。”赢阳笑道：“你的意思要想他来叙叙旧了。”阴氏也笑着啐了一口，道：“受了人的情都不想着感谢感谢么？”赢阳笑道：“他的情固然厚。自从他同你往来多半年，我觉你那盖子上也被他磨厚了好些，可以扯直了。”阴氏笑骂道：“没良心的王八，先的银子东西算是为我了，临起的时候他送的盘费呢？那时我们要去的人，他还图的是甚么？那难道不是他的情？”赢阳道：“我同你说玩话，你就发急了。你收拾一下，我就去请。”赢阳到了金家，金矿会着，知他夫妻回来，甚是欢喜。听得他来请，便道：“你请先回去，我随后就到。”赢阳道：“舍下新买的房子恐大爷不认得，请同去罢。”金矿就同他步了来。行至门首，让进内室，阴氏接着，二人各滴了两滴相思泪。金矿当他还是当日的样子，图来续未了之缘。不想高房大厦，呼奴唤婢起来，肃然起敬，就不像当日



相得。羸阳夫妇让他上坐，决然不肯，定要分宾主之礼。羸阳自觉不好意思，让之再三。不得已，金矿客位，羸阳叫阴氏对面相陪，自己打横坐下了。羸阳道：“向蒙大爷厚恩，临行又蒙厚赐，至今不敢稍忘。”金矿不好称他羸大官的了，说道：“台见言重，些须微物，何足挂齿？在南京去了这些年，作何贵干？”羸阳道：“不敢，也不过在列位大人门下走动。深承重爱，故恋住了，所以直至今日才回。”说着话，丫头送上果仁泡的茶来，阴氏拿了一盅奉与金矿吃了。他此时一看，阴氏的年纪虽将四旬，丰韵不减昔日。打扮得满头珠翠，更觉可人，心爱得了不得。回想起当年去时怀着孕，问道：“我记得那年别时，娘子有孕来，后来生了个甚么？”阴氏道：“到那里三四个月，生了个女儿，今年十八岁，已出嫁了。”金矿道：“光阴好快，不觉一别十八年了。”阴氏问道：“府上都好么？”他惨然道：“都好，就是贱荆前岁不在了。”阴氏又道：“还不曾续娶奶奶么？”他道：“先妻在日颇称贤慧，也还有几分姿色，今日也想要娶。但我身边有几个人，娘娘也是知道的。倘娶一个丑而泼的来怎么处？只好慢慢看缘法罢了。”说着，丫头仆妇送上酒来。他夫妻要斟钟，金矿再三不肯。坐定，不过说些闲话。换席后，阴氏又让着饮了几杯。羸阳知他是阴氏心上的密友，恐他要叙叙旧情，不敢久坐。遂道：“大爷请宽坐一坐，我在前边小铺中照看照看，就来奉陪。”羸阳去了，阴氏就到羸阳的位上坐了，与他相近。见丫头执壶在傍，说道：“把壶放在桌上，你吃饭去罢。”那丫头去了。金矿见他支出丫头，上前一把抱住，就亲了个嘴，道：“亲亲，自你去后，我的魂灵儿随你去了几个月才回来。眠思梦想，废寝忘餐，今日才得重会。”（删节 294 字）二人笑了一回。怕有人来，各自坐了。阴氏斟了一杯酒，手拿着敬了他半钟。剩了半杯，自己吃



了。金矿回敬，让阴氏先吃了半杯，然后低诉一会离情，讲一会相思。少刻，赢阳进来，金矿起身谢别。夫妇二人挽留不住，去了。赢阳回到房中，笑问道：“几千抽？”阴氏笑道：“放你的屁，这几年来你看我还同人做这事么？”赢阳道：“旧情人相遇，他如何放得过你，我不信。”阴氏道：“我实感他旧情，相会诉诉衷曲罢了。果然有事，瞒你作甚么？”他自己扯开裤子，拉赢阳的手摸道：“你看这是弄来没有？”赢阳摸着笑道：“这又奇了。这东西吃了多少野食，今日又禁起口来。”阴氏笑道：“不亏他吃野食，你如今不知怎个光景呢？”夫妻笑了一会，次日，金矿送了一分厚下程来，阴氏也送他许多南京人事。此后像是亲戚般常来走动，或遇没人时，不过玩笑而已，竟不曾雀入大蛤化为水。过了数月，赢阳听得按院将到苏州，他同阴氏商议要去投状。阴氏道：“你何不寻访了闵家父亲同去？”赢阳道：“我也想来不好，倘露风声，那恶人杀闵姐姐以灭口舌。不是我救他，反是我害他了。”阴氏道：“你说的是。”遂收拾行囊起身，到了府城，方知巡按已是到衙门行过香了。听得次日放告，要请人去写状子，因想恐怕漏风声不便，他自己也还动得笔。却写累累赘赘，照他前在京面禀的话写了一大篇。次日清晨到衙门首，遂放告牌进去。许多人都跪倒高举呈状，书办接了上去呈上。铁按院取头一张一看，满满一纸，从不曾见此款式，一看名字是赢阳。忽然想起，也不看了，就把呈子折了，收入袖中。吩咐道：“叫赢阳上来。”众人接声如轰雷一般叫赢阳。赢阳答应了一声，在丹墀下忙忙叩头。按院道：“上来。”他膝行到滴水檐下。按院又道：“你到公座前来。”他匍匐到案前。问道：“这状子是什么人写的？”他叩头道：“小的不敢托人，是自己写的。”按院点头道：“好。”吩咐道：“众人明日早堂再听发落，赢阳在此伺候。”掩门，衙



役齐声吆喝出去。众人向外飞跑，众役呐喊。放炮关门，打点退堂。铁按院叫羸阳跟着进到后堂坐下，吩咐传推官刑厅。早在大门首官厅中伺候随传，打躬已毕，按院叫放了一张椅子在傍命坐。告了坐然后坐下。按院问道：“贵厅职司风宪，□强去恶，职所当为。如何地方上元凶巨恶也曾访拿一二么？”刑厅深深一恭，道：“卑厅也曾拿过几名，案牒具在。”按院道：“舍豺狼而问狐狸，非本院之意也。本院所说者，大奸巨恶耳，岂立豪鼠贼类也耶？”左右一顾道：“回避。”众人答应一声，远远躲开。羸阳跟着也走。按院道：“羸阳过来。”羸阳忙走回跪下。按院袖中取出一张状子，递与刑厅。刑厅忙立身接过，坐下打开，见一大篇，不知是什么东西。从头细看，方知是一张新样的状子。看了一会，看完了，起身双手缴上，就站在傍边，按院便不让坐，满面怒容道：“该厅一府理刑，容此淫恶鱼肉无辜。此奴凶恶至此，该厅竟无所闻，也可谓聋瞽之甚了。若有所闻而不敢举，畏其势耶？慕其贿耶？不但难免尸位素餐之诮，岂不愧民之父母四个字么？本院白简从事，该厅难免居首了。”刑厅见按院动怒，上前抢一跪，道：“卑职有下情上禀。”按院道：“起来讲。”刑厅站起，道：“此恶卑职知之久矣，屡欲举行而不果，皆为上台掣肘，时时切齿痛恨。卑职素仰老大人世秉忠贞，不避权贵。昨闻得老大人按临此地，私心窃喜，以为定可为民锄害，使此一县人得生。因老大人宪驾才临，不敢骤禀。欲候公务稍闲，卑职方敢细呈始末。”因向公服内胸前取出一个招文袋，检出一纸呈上。道：“此系卑职访得此奴恶款，求老大人赐览。足见卑职非敢欺老大人之语也。”按院接过，一面看着，只是点头。落后看得一款道：

农夫高凤之女，年十二时即擅仪容，性端庄，



言笑不苟。里中每有春秋社会之聚，邻家姊妹莫不明妆艳服，趋观恐后。女则闭户纺绩，未尝履闾一窥。于是闾巷老幼男女皆目之为迂，号曰腐头巾阿姐。不二年，腐头巾阿姐之名之貌共闻于一邑，求之者卜皆不兆。惟南鄙碓人子朱镶筮吉焉。时高族有名世勋者，世为狙狯，工于谄笑，与聂变豹友善。因变豹为乡人多怨苦，世勋谋输粟入太学。又教其重贿各衙门胥吏，又劝以妹献京中张皇亲。于是变豹出入乘輿张盖，交结官吏，声势倾一方，而人莫敢仰视。每见其冠盖相望，无不摇首咋舌。世勋乡居，现充抚军门胥。变豹常至其家，共谋害人利己之事。久之，窥见烈女美而艳，欲图为小星。世勋乃勒朱家退婚状而强委禽焉，其父畏势唯命，女闻之即不食。其母患之，倩邻姬相劝。女曰：“为依语朱郎，依不活矣。誓无二心焉。”母泣曰：“人尽夫也，父一而已。若之势焰，夫谁不惧，杀人多矣，未尝服刑也。儿死，尔父亡无日矣。哀哉！奈何速祸我老□。”烈女闻之乃食，变豹择吉来迎。里中姊妹相爱者多泣送之。女则欣然登车，毫无悲戚之容，观者无不异之，以其先欲觅死，而此时乐往也。阿母哭之恸。或谓之曰：“去贫就富，女喜可知也。汝奚泣为？”母哭道：“我深知儿心，彼决不苟活，必无生望。我与之永别，焉得不恸？”诸人闻之不信，犹有腹诽之者。邻姬亦贱之，心鄙其曩者不食之诈。女既抵变豹家，下车入室，呼出勋曰：“役夫，尔则禽兽其行而盗贼其心，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？我生不能食其肉，愿做厉鬼以求尔之魂魄也。”卒抽衣襟中预伏之利刃，自刺而死，



年十有五岁。变豹惧，毁其尸，投之江中，以灭其迹。

铁按院看完，大怒道：“据该厅所访数款，若始末无差，此奴不可一刻留于世者。该厅今日暗带领捕役，都陆续四散起行。途中且不必指出名姓，恐此恶知风逃窜。若到彼拿获时，即着那昆山知县严解前来。妇女俟放告后，有亲人者，皆着领去。其余看守，再听发落。家私查明封贮，其田产有占人者亦并给还。”向羸阳道：“你跟了同去，该厅查出闵氏，即付他领回。”刑厅打一恭道：“是。”羸阳也叩了个头起来。只见那刑厅站着不走，按院道：“该厅还有所说么？”刑厅一恭，道：“职有一鄙言，恐触老大人尊怒，故不敢后齿。”按院道：“何妨。”刑厅道：“这两个太监毫不知道理，倚钦差二字，妄自尊大。他若知道了，只管在老大人面前来缠绕起来，何以处之？”按院大怒，立起身来，将纱帽往上一挺，道：“该厅视本院为懦夫了。本院不但姓铁，连心胆都是铁的。本院既一心瘁恶救民，此时就是朝廷有特旨到来赦他，本院舍此官，弃此身，以为众民雪恨，也决不肯奉诏，何况于阉狗乎？”刑厅深深一恭，道：“卑职失言了。”后到正中，向上一揖道：“卑职告辞。”按院一拱手，刑厅抽身就走。羸阳也跟了出来。回到衙门，打点的当，连夜悄悄去了。过了两三日，铁按院差人去请那两个太监。那太监以为是新按院定是奉承他，请他吃酒，还笑道：“怎不下个请帖儿呢？初风初水就差人口请，这光景倒也托契。”随即吩咐鸣锣喝道：“乘舆张盖而来。按院迎着到堂上，分宾主，礼毕坐下。这两个太监看见又无席又无戏，惟见他一脸怒色，甚是疑惑。问道“老先儿请咱们来，有甚么见教的？”按院道：“有一段奇闻，特请二位老太监来奉告。”他二人呵



呵笑道：“老先儿是大通的人还不知道，我们知道甚么奇事？咱们只知服侍万岁爷，还会穿衣吃饭。”说了，又呵呵大笑。按院道：“本院未出京时，就闻知昆山县有一个大恶叫作聂变豹，万恶滔天。昨日沿路来告他的状子就有几百张，内中竟有说二位老太监是他的座主，杀人害人皆二位老太监所使，求本院题奏。本院见了大怒，开谕他们道：‘二位太监是朝廷家的内臣，岂不知国家法度？况荷蒙皇上天恩，今日钦差到此，焉有不爱百姓的？但非刑名衙门不能为民除害，安有护庇恶人之理？尔等不许听人妄言。’他众人执定是真，且说得凿凿可据。本院皆怒责逐去，这岂非奇闻么？本院料二位老太监决不肯为此，或有无知小人借老太监的声名做此犯法之事。但此口碑一扬，恐皇上闻知不便，故请二位来奉告。还该出张告示，晓谕百姓不可妄听无稽之言才好。本院也还要差人查访，有做老太监之名在外生事的，定要拿处。”那两个太监面容失色，你望我，我望你，有话说不出来。挣了一会，道：“多承老先儿见爱，咱们回去就出告示晓谕。”他坐不住，告辞了。再说那刑厅先差人密打一角钉封公文与昆山知县，上批该县密拆。知县接着，亲自拆开，看了内中事体。他虽素常与聂变豹有首尾，但这是按台访犯，可敢护庇泄漏？即吩咐典史暗传捕快衙役弓兵百余名伺候。遵奉来文，不敢出迎。将黑，刑厅一乘小轿抬到县衙穿堂下轿。坐下，略叙寒温，用毕酒饭。次日五鼓，率领多人到了聂家门口，四面围住。刑厅吩咐知县典史进前门，县丞同羸阳进后门。又吩咐道：“无论男妇大小，见一个锁一个，不许走脱一名。”着县丞随将门户箱柜皆即封固，俟再清查。众人领命，呐一声喊，打开大门而入。县丞同羸阳领着多人从后打入。此时都还未起，如瓮中捉鳖，手到擒来，一家大小不曾走脱一个。只他妻子单氏，自从见他哄骗羸阳之后更加凶



恶，屡屡苦劝不听。后又见他逼死了烈女高氏，他合掌道：“天地鬼神亦可畏也。”遂长斋绣佛，每日高声朗诵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宝号，决不肯与聂变豹同床。聂变豹也强过他数次，见他执意不从，只得罢了。数年来，他终日趺坐念佛，虔诚无比，一毫外事不问。数月前一夜，睡梦中忽然惊醒，道：“大难到了，我要先去。”遂沐浴更衣，坐化而逝。聂变豹念经出殡，不用细说。刚才葬了，未及百日，便遭此事。聂变豹因淫毒太甚，他妾婢虽多，并无儿女，只他一身。他正同着一个妾精赤条条高卧，众人掀开被，一伸手，用锁套上。只许那妾穿了衫裤，也不曾容聂变豹穿裤子，只拿一件长衣与他披上，带了出来。那刑厅在厅上正中坐着，知县傍坐。捕快带他到厅前，喝叫他跪。他气昂昂的道：“我又不犯法。我是一个大监生，我为甚么跪？我有甚么罪，敢来拿我？”冷笑道：“你拿我也罢了，我看你明日怎么放我？”刑厅大怒道：“本厅久要拿你，恨我官微力薄，为人掣肘。今你系按台访犯，尚敢如此无状，左右掌嘴。”衙役上前，几个嘴巴，打得鼻口血冒，他才不敢作声。刑厅向知县道：“男犯都拿齐了么？”知县道：“都齐了。”刑厅道：“将幼小者留下，同妇女众妾，命典史看守。众犯贵县连夜解往按台发落。此系宪件，不可稍迟，勿得疏虞获罪。”知县打恭领出。此时轰动了合县男女，都来聚视。看见聂变豹蓬头赤足扭锁着，鼻口津津淌血。他家那些助恶家奴，都连连牵牵扭锁在后。皆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他也有今日这一日。”有的道：“他叫做聂驴子，不知他的□子有多大呢？”衙役中也有恨他的，见他没穿着裤子，将他衣服前衿拽起，露出那驴肾样的阳物，一摔一摔的走。他到此时也没法了，只低着头。两边看的人无不畅快喜笑，小孩子个个拍手打掌的笑道：“都快些来看大鸡巴耶！”妇人们见了他那东西，彼



此相顾，尽皆咬唇啮指，张目结舌。到了县中，吩咐且下了监。知县收拾完备，连夜解了去了。且说那刑厅见许多妇女皆锁系在厅下，问道：“内中那一个是闵氏？”那闵氏见众人中单问他一个，恐说他是宠妾罪重，不敢答应。刑厅又问了一声，众役喝问众妇女道：“谁是闵氏？”别的妇女指着道：“他就是。”衙役带到前跪下。刑厅问道：“你如何到他家来的？”闵氏战兢兢的哭禀道：“小妇人原是好人家儿女，被他抢来做……”那个妾字还不曾说出口来，刑厅道：“不消说了。”叫羸阳。羸阳忙上前跪下，刑厅问道：“你看这是你姐姐么？羸阳时刻念他在心，虽隔多年，面宠儿仿佛认得，答道：“正是小的姐姐。”刑厅吩咐道：“开了刑具。”衙役将锁开了。那刑厅不知羸阳的来历，见按台谆谆吩咐，可有不作情的？便向闵氏道：“你可将你的衣服之类进去拿了出来，跟你兄弟去罢。”闵氏先听说他是那人的姐姐，定睛一看，并不认得。但羸阳当日是个小孩子，如今将四十岁了，又多年不唱戏了，长了一嘴的胡子。正在疑心，猛然想起方才叫他的名字羸阳，疑是羸旦。心中暗喜，遂叩了个头，爬起才要走。只见众人中一个小女孩痛哭道：“娘娘你去了，就不救我一救？”闵氏也掉泪道：“我蒙老爷天恩开释，如何还救得你呢？”刑厅问道：“这是你甚么人？”闵氏复回跪禀道：“他六岁时没了父母，小妇人怜他，当义女养了这几年。今年十三岁了。”刑厅道：“与这小孩子何干？即是你的义女，你带了走罢。”吩咐道：“放了他。”衙役与他开了锁，那孩子同闵氏欢喜叩头谢恩。刑厅道：“闵氏，带这孩子进去，把他的衣服之类也查了去。”这明是刑厅作情，叫他拿东西的话。闵氏到了房内，将所有头面尽行包了，系在腰中。将上好的衣服包了一大包，背了出来。刑厅看见，对羸阳道：“你领了去罢。”羸阳、闵氏同那孩子都叩了头。羸阳拿着那



包袱，欢欢喜喜出了门来，叫了两乘轿子。闵氏坐了一乘，那孩子坐了一乘，将包袱塞入轿柜下，一直来家。到了家中，下轿让入。那阴氏迎进，赢阳叫铺子里打发了轿钱。他到了里边，将一张椅子放在上面让闵氏坐，向闵氏道：“奶奶你不认得我了么？”两眼掉泪，道：“若非奶奶救我，安得尚有今日？奶奶请坐了，我好拜谢。”扑的跪倒。闵氏也忙跪下，道：“我当日救你，你今日救我，我也该谢的。”赢阳再三的让他，他决不肯起来。赢阳叫阴氏搀扶，他也不肯，让了许久。闵氏道：“方才在官衙中既说是姐弟，你若不弃，我们认作姐弟罢。”赢阳大喜。问了年纪，他比赢阳大三岁，四十一岁。让闵氏受了两礼。阴氏也拜见了，那孩子拜了舅舅舅母。赢阳将他那鞋取出缴还，闵氏收了。摆上酒来饮着，闵氏问历年境况，今日如何告理报仇。赢阳把他家事略叙，把告状的话细诉了一遍。又问闵氏的父母住处，闵氏说了。赢阳去寻了他父母来相会了，相隔了二十余年始得重逢，痛哭了一场。闵氏对父母说赢阳救他的事，老夫妻深感不尽，向赢阳夫妻再三道谢了，接了他母女二人家去。再说那刑厅招告，那告聂变豹的状子有数百张。有白占人家的妇女田产，皆给原主领去，余者候按台发落。又清查了他的家私，造了册子。诸事完毕，起身回苏报院。赢阳也随了去叩谢。铁按院将聂变豹并首恶家奴并皆处死，其余男妇随轻重发落。合县之人无论受害与不受害者，无不欢欣鼓舞，感恩戴德。又差役去拿高世勋，回称烈女死之次日，即呕血而死。按台深以为异，大书“凜然千古”四个大字，勒名于烈女之门。把聂变豹的银子给一百两与烈女之父高凤，为烈女建祠。这年正值苏州一府六县荒歉，按院委刑厅将聂变豹现存的银两，并将家产变卖，赈济穷民，受恩之民家家尸祝。赢阳辞了回来，同阴氏商议，请了金矿来家。阴氏向他说闵



氏与他同岁，相貌端庄，生性贤淑，劝他续弦。他见情人说合，必然不错，就烦羸阳做媒。闵氏听说与公子做正妻，又是富家。况系恩弟做媒，焉有不肯之理？金家下礼迎娶，都不消细说。闵氏到了金家，他当日虽系聂变豹宠妾，因胸中有父翁之仇，不过勉强从顺，今嫁了金矿，不但年齿相当，且内才甚妙，恩情甚笃。金矿见闵氏之姿不下阴氏，觉端庄过之。又见他相夫以礼，待妾以和，处家之道无不尽善尽美，十分相敬相爱。那羸阳同这姐姐彼此有相救之恩，金矿同这小舅姆又有相知之素，惟这门亲戚更觉得亲厚，不必烦叙。羸阳这么个旦而兼龟的人，有这一点报恩的好处，不但成了个好人家，后来竟还做了官，焉知非冥冥之中报之耶？足见人生何不学好，这是后话。再说那邬合的家事，古语有两句说得好，道是：

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。

羸氏被和尚拐去拿到衙门的这一段新闻，不几日，合城皆知。那龙颺也闻得了这话，心中暗想道：“这妇人和我好了三四年，生生被他爹娘拆散了。心里久要想看看他去，替他叙叙旧。恐他夫妻和美，不肯认帐，反弄出是非来。他今既肯跟人逃走，定然是不喜他的丈夫。听得说他丈夫成日不在家，我何不趲了去见见他？若有旧情勾搭上了，强似把自己的后窍只管与别人弄，我也弄弄他的前孔何妨？想定了主意，打扮起来。他虽二十多岁，还做卖圈儿肉大脏头的生意。他年纪大了，比当日更觉在行，会奉承凑趣，所以倒兴旺起来。他当日跟着游混公混了两年，游混公见他长成了一个汉子，嘴上胡子渣儿也有了，屁股沟子里的毛也老长的，就把他撇开了。有他儿子游夏流相厚的一个初出世时兴的小



兔子，叫做杨为英。他也插上一脚，父子两个合包着这个小。这龙小官见游混公另叙上了少年，冷淡了他。他赌气把嘴上的胡子硃得干干净净，屁股沟子里的毛也拔得光光撻撻，也另相与了个孤老，叫做充好古，原也是好人家的儿孙，自幼酷好小官的。他的妻子郝氏，生得也甚有姿色，他总弃而不顾。在这一件事上，把个小小家业花得精光。如今手头短促，不能与那时兴的兔子了。恰遇了龙颺这一位老小官，他是新出阳关无故人的时候，贱价就售。虽无银钱，或有酒食，他也就乐从。充好古见他的这种货物虽不工巧，却甚价廉。不但他惯拾烂枣，而且想道：俗语说，会嫖的嫖婆儿，会骑的骑骡儿。取他个在行受用之意，他这老小官定与初出世的兔羔子不同。自相与了他，果然枕席之间历练无比，充好古三魂七魄都落在他身上，把家中无所不卖，替他制了几件癩绡衣服。龙颺辞了他回来，把他挣的这几件时样蜘蛛丝织的衣服此时穿起。你道何为蜘蛛丝？因他是屁眼中抽出来的，故有此美名。这小子摇摇着一路问到邬家来。见门关着，只说邬合不在家，就去敲门。谁知邬合正在家中，听见了，开门问道：“是谁？”却不认得。便道：“是那里来的？”那小子见了邬合，吃了一个定心拳。亏他随机应变，答道：“我姓龙，原是赢老爹的紧邻。他有信来，我来对了姑娘说。”邬合才要让他进去，听后面有人叫道：“邬大哥且站着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”邬合站住了看时，是他一个相熟的朋友到跟前，让他同入。那人见龙颺在那里，便道：“我不进去了，有句话同你商议。”邬合道：“你请站一站，我送这位朋友进去就来。”同龙小官进来，叫妇人：“你出来，你家老爹烦人送信来了。”说完，他便转身同那人说话去了。这赢氏忽听见爹娘有信来，满心欢喜，忙走出来，见是龙颺家的小子。旧恨在心，忽然变下脸来。因他是寄信来的，不好



发作，含怒问道：“我爹的家信呢？”那小子这两三年没见他，见他的身子发胖了许多，越发白净标致，魂都没了。也不看他的脸色势头，恃着宿好，笑嘻嘻的道：“没有甚么信。”妇人道：“没有信，你来做甚么？”那小子笑道：“我当日同你什么样的恩情，忽然分开了，我日夜想你。这几年我要来看你，不得个空儿，每日心里惦着。近来又知你为了官事，甚是放心不下，故此特来看看。”那妇人听了，又羞又恼，变了脸，道：“各家门各家户，你非亲非故，到我家来放屁辣骚的甚么？”那小子一团的高兴，被他这一扫，也放下脸来，道：“你这没良心的淫妇，从小儿是我破的身子，禽了三四年，孩子都养过了，我是你的原夫。你老子嫌我穷，把你另嫁了人。我听见你跟和尚逃走，捱了拶打。我好意来看你，你不认我，这个样儿待承我。我到衙门中告你一状，说你背夫改嫁，拿了你爹娘来，大家弄到了官。我不图打鱼，只图浑水，那会你求我就迟了，我还未必肯饶你呢？”这妇人听了，羞气得了不得。果然怕弄出事来，又出乖露丑。眉头一蹙，心生一计。走进房中，招他道：“你进来。”那小子见叫他进房，必有好处，忙跨入来。妇人低声道：“我同你的情还有甚么说的？我丈夫在门口，你说话不妨头脑，我怕他听见，故拿臊话回你。是瞒他的，你怎就恼了？今日他在家，不中用了。你明日还是这个时候来，我和你说说话。”那小子听见这话，眉开眼笑，抱着亲了个嘴，伸手就要掏裤子。妇人道：“看我男人进来看见。”那小子道：“不妨，我望外望着呢。”妇人拦他不住，被他扯开裤子。（删节39字）妇人笑着推他的手，道：“你快去罢，后来有日子玩呢。”那小子讨了个实话，也就往外走。邬合还同那人在门口说话，他出来拱了拱手去了。少刻，那人也告别去了。邬合进来问道：“你爹的信呢？”妇人道：“那里有甚么信呢。”



邬合道：“没有信，他来做甚么？”那妇人红着脸，掉了两点泪，道：“我当日小时在家做了件丑事，要告诉你，恐怕你恼。”邬合道：“你在我家做出这番事来，我还不恼，何况你在家所做之事？”那是个过去的账，我恼的是甚么？你只管说。”那妇人把他当日先要去看小子的阳物，并后来养孩子的话，剪头去尾，只说：“我当日年小在家，这个人姓龙，是我家雇了使用的，三番五次哄我奸了。后来爹娘看得有些破绽，把他撵了，我才嫁到你家来。他气不愤，在大街小巷败坏我。我爹娘住不住，方搬回家乡去了。我恨到如今，不好对你说得。今日瞒不得了，实情向你说了，你恕过我罢。”邬合方悟道丈人丈母去的缘故。问道：“他无故今日来做甚么？”妇人道：“他今日又想来奸骗我，我变了脸骂他。他要往衙门去告”的话也说了个尽情。又道：“我哄他明日来。我同你商议，等他来时，你躲在后院里。他要奸我的时候，我叫喊起来。你拿住他，或打个臭死，或送他到官，才出得我这口恶气。”邬合摇头道：“使不得。这一闹起来，私休不得，一到了当官，你少不得也要出去。你当堂说出旧话，又添一个丑名。”妇人道：“据你这样说，明日他来，拿甚么话回他呢？”邬合见赢氏这一篇言词，也知他有了几分的烈性，还要试他一试，便道：“你既和他有旧情，他来也没有甚么歹意，不过想同你叙叙旧情。你和他弄弄，了了他的的心愿，好打发他去，也就罢了。何苦又多事，惹是招非的？你要瞒着我做，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你既对我说了，我已知道你的心，你只管同他弄，我不恼的。我明日出去让他。”那赢氏的脸通红，发急道：“哥哥，你把我真看得猪狗不如了。我做了不肖的事，你还这样恩情待我。如今就杀了我，我也不肯依从了。”邬合听说，知妇人是实心改过从善，心中暗喜。又道：“你果然恨他么？恐怕到底有丝毫的情分。”妇人道：



“他奸了我几年，还负心扬我的丑呢。弄得我父南女北，我恨他深入骨髓，还有甚么情意？”邬合道：“我想在这里了，倒有一条好计，才除得这个祸根。不然，你终久被他缠绕不妙。只怕你下不得毒心。”嬴氏道：“若有妙法敢自好。就是杀了他叫我去偿命，我也情愿，有甚么毒心下不得？”邬合见他是真心，遂向他道：“也不用杀他，也不用与他偿命。只如此如此。这般这般，可不出了你的气，把这祸根就拔掉了。你说可行得么？”嬴氏欢喜得了不得，说道：“好好，明日就这样行。”一宿晚景休提。次日起来，早饭后邬合要出门。妇人叮嘱道：“外边凭着有甚么要紧的事，今日千万可要回来。”邬合道：“我知道，不用你嘱咐。”去了。午间，妇人把大门门拔了虚掩着，坐着在房中等他。这小子活该倒运，走将来。这正是：

猪羊走入屠家，一步步来寻死路。

这小子死到临头尚不自知，喜喜欢欢走来赴约。到了门口，见门是虚掩着呢，推开走了进来，妇人也笑脸相迎。他一把抱住，就要求欢。那妇人道：“使不得，我家的今日还在家。才出去买东西去了，就回来的。你不见我开着门等他呢，撞来看见怎么了？”那小子急了，道：“这怎么样处？你哄了我来，叫我空空的回去。”妇人道：“我怎么肯哄你？今日早间有人来约他今夜吃戏酒，有一夜不得回家，你到日落掌灯后来，我等着你。你轻轻的敲门，不要叫别人听见。我接你进来，你在我这里过了夜，明日五鼓再回去。神不知鬼不觉，你道可好么？”那小子当妇人是真心，他欢喜非常，搂着道：“亲亲，久不见你那宝贝了，我急得很了，将就且见见意儿罢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不好，你留此精神，夜里凭你弄



罢。这会子怕他回来遇见，问你来做什么，你怎样答应他？你快些回去。”那小子舍不得，定还要扯开了裤子摸了摸，亲了个嘴。他也怕邬合来撞见，无言回答，只得忙忙去了。日色鬍山时分，邬合来家。手里拿着个纸包儿，又拎着些银铤白钱。敲门进来，问道：“他来了不曾？”妇人笑道：“来了。”就把先的话向他说了。两个人笑着，将包儿打开。一包是靛花，一包烟子，一包沥青。又把前次妇人擦指头剩下的银朱，也取出来，拿几个碗装了。都用香油调好，寻出几枝旧笔来洗净，都放在那边客座桌子抽屉内。又寻出一根晒衣裳的细长绳子来，也放在客座屋里，找了个棒槌放在手边。安排停当，专等他来行事。看看天晚，夫妻饱餐了夜饭，点上灯来。约将起更时候，听得外边轻轻敲门，知是他来了。邬合拿着棒槌躲在厨房里去，那妇人出去开门，放那小子进来。忙把门插上，走进房来。那色鬼把妇人抱在床上，不暇言就替他褪裤子。正在麻欢的时候，被妇人伸手将他的脖子搂过来，把舌头递在他的口内。这小子快活得了不得，咂了几下。那妇人也叫他伸过来，那小子忙把舌头伸出，恨不得连舌根都吐出来送入他口中。被妇人紧紧含住，猛的下力一口，跔噉一声，齐齐咬下。那小子疼得喊叫不出，一跤跌在地下。妇人忙把断舌头吐出，叫道：“有贼了，快些来。”只听得房门外喝道：“贼在那里？拿住，不要放他走了。”那小子正疼得发昏，耳中忽听得这话，晓得是被他暗算。也顾不得衣服，精光着就往外跑。那邬合嘴里吆喝，却不进来。他有心算计无心，在房门外等着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他才一只脚跨出房门槛。屋内有灯，外面黑，看不真切，被邬合下死力对准踝子骨一下打得哼的一声，一交跌倒。邬合上前按住，坐在脊背上。那妇人也将穿上裤子，拿出灯来。取过绳子来，同邬合将他紧紧的背绑起来。那小子



舌头没了，疼得一声也无。腿又打伤，又跌得昏头昏脑，动也不能一动。况这小官只会屁眼中捱那挺硬的□子，棒槌打踝子骨上，从不曾尝过这横量的木棒槌。他挣挫不得，任他夫妻二人舞弄。邬合把他绑得定定的，然后起来把他的头发打开，妇人已将日间预备的宝货都搬了出来。邬合用沥青将头发替他刷得直竖竖的，然后将油调的红黑蓝三样颜色，从头至脚，二人用笔一阵混涂乱抹抹，彩画了个花花绿绿，将银镞纸钱替他浑身挂下。妇人向小子道：“你奸了我几年，我那些儿亏了你？你还四处花败我。你今日又想来奸我，我且出出气着。”拾起棒槌来。拿那一头细些的把儿，对准他的粪门，尽力往里一插，竟进去了四五寸，疼得那小子把屁股只是扭。又拿了一根细绳，将棒槌扎紧，系在他腰间。一头在粪门内，一头托在外边。又找出几根旧头绳来，拿了些烂纸拴在棒槌上，像个大尾巴。才提将起来，开门放他。那小子得了命，一瘸一跛的才要走。他夫妻二人各拿了一把锥子，照屁股肉厚处戳了两下，那小子疼得又叫不出来，屁眼内又是棒槌塞着难走。戳得没奈何，只得瘸着腿一拐一拐的没命往外跑。邬合还恐他躲在僻静处，故意的大吆小喝，后面撵着。那小子怕锥子利害，直往前奔。邬合一直送他出了大街，见去远了，方才回家关门。夫妻笑了一场，上床而卧。他这条死巷内竟无一人得知。再说那龙颡跑到街上，已有二更天气。人都尽了，静悄悄的。虽有微月，昏头昏脑，连路都认不清白。拐呀拐的乱跑，远远看见一簇人拿着灯笼。知是巡夜的官来了，转身往回里就跑。那官同众人看见，说道：“那是个甚么东西？快快的赶上。”众人一轰赶来，那小子被赶急了，腿瘸着也跑不动，倒站住了脚，有个要人救他的意思，却说不出话了。众人离得不远，见他不动，反吃了惊。仔细定睛一看，从不曾见过这么个怪物。众



人心里都是有些发毛，胆小的退在人背后躲着看。有几个胆子大的，高声喝问，又不见他答应。那小子分明是说甚么，因舌头全没，说不明白，只听嘴中呜噜呜噜的叫。那官儿仗着胆子，说道：“要是人必定会说话。他只会叫，不是鬼定是妖怪。我们人多，阳气盛，逼住了他脱不得形。你们快动手打，不要被他走了。”那小子也听见了，着了急，越发奔了人来，要人看看的意思，嘴里更叫得凶。众人见他扑了来，心中大慌。想是本官说的有理，到底是读书的人不同。又恐他先下手伤了人，仗着胆，一齐上前。一顿乱棍，打得脑浆直流，浑身骨折，方敢近前。将灯笼照着细看，方知不是鬼怪，倒是个人怪。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这官儿因太通格物，格错了。”默无一言。次日报了察院，差人验看，唇外血污，口中无舌。肛门内有棒槌一根，备图了一个形状呈上官府。就知是这人定是因奸被人暗算，究无谋主，又无尸亲，吩咐地方掩埋。这小子奸了人家闺女，这原是女子先去就他，还情有可恕，世上有几个鲁男子柳下惠？但只后来扬他的丑，无情负义。他已有了丈夫，今日又想来奸他。其情原自可恶，一死也不为屈，但这邬合夫妻也算下得毒手。这个小子的父母见儿子数日不归，四处寻觅了几日，杳无踪影。只疑他跟了好龙阳的大花子去了，再也想不到他这一着。这小子也只算个无主的孤魂罢了。再说邬合次日到街上，纷纷听人说昨夜有一桩奇事。一个人不知作了甚么坏事，被谁人弄得如此如此形状，下此毒手，送了一条性命。听了，回空告诉赢氏，“除了你病根了。”夫妻笑了一场。有一首词儿说这狱卒凶淫并龙颺的愚呆，道：

恶毒从无过禁卒，逞凶那惧遭刑朴。叹赢氏虽淫，坑他机阱，几乎就木。堪笑龙颺愚满腹，



想当年风流再续。似投火飞蛾，犹欣欣的，反被情仇戮。

《雨中花》

此后这赢氏同邬合过得好不和美，邬合也疼爱他至极。一日，邬合因有事到城外，忽然听得一个坟圈内有小孩子啼哭，忙走去大一看。却是个一岁来的男孩子，一脸的痘疮。原来这孩子出的是火症痘儿死了，他父母怕狗吃他，撂在人家坟圈内。这一夜得了露气，又沾了土气，复又活了，故此啼哭。邬合满心欢喜，抱了回来，叫赢氏好生养着。过了几日，痘儿好了，好个白净的孩子。他夫妻二人知道自己不能生育的了，待这孩子比亲生的儿还疼。虽才一岁，也会吃了，买那各样的糕点喂他。渐渐长大，起了个名字，叫作邬继祖。这孩子只知他夫妻二人是他的爹娘，并不知别有父母。连邬合还不知他是甚么人家的，何况于那小孩子？后来抚养成人，承继了他的宗祀。这妇人幼虽淫荡，到后来改过自新，竟做了一个贤妻慈母，寿考善终。那邬合真是：

干妻反胜实妻，无子公然有子。

也受用了下半世。此系后话，不题。

再说邬合那一日领了宦萼之命邀贾、童相会，回家歇宿，这话还在赢氏被和尚拐去未曾拿获之时。因一枝笔写得两处的话，此时方又续出。他次日大清晨起身要往他两家去。刚出门，遇见县里差来的捕快替他拿人。他送了个封儿，又同众邻居问了王酒鬼。众役去后，他方得脱身前去。正然走着，到了一个人家的大门口。看那个门第，若非仕宦门楣，定是富翁的华宅。只见有十来多岁的一个标致后生，



身穿得十分华丽，打着一个小厮，也只有十来岁。打得哭喊连天，满地下乱滚，足足打了有百数，怒犹未息，气狠狠骂着，走了进去。邬合叹道：“一个下人就有过犯，将就打几下罢了。何苦打到这个地位？做主人的恩宽些也好。”傍边一个老儿笑道：“兄当是主子打奴才么？这是奴才打主子。真是天翻地覆，有冤没处诉的帐。”邬合惊问道：“请教老爹，这话是怎么说？我不明白。”那老儿笑道：“墙有风，壁有耳。这话对兄说不得，兄也不必问。”他说着，就走了开去。邬合听了，心中胡胡涂涂，猜测不出，也就去了。你道这老儿说的是甚么缘故？原来这个体面的后生，姓牛名耕，字希冉。他父亲叫作牛质。这牛质有个堂兄，现做显官，名为牛解。这牛质家有数万之富，他自幼酷好的是一个色字，除妻子苟氏之外，妾婢约有数十。他的房子最大而且富丽，卧房之后还有一处小园。内中有亭有塘，有楼有阁，曲曲折折，甚有幽致。各处俱铺设床榻，随处兴到，便同妻婢们高兴一番。他这园中果然收拾得好，但见那：

潇洒旁轩，高明户牖。画贴春宫满壁，书堆淫艳连床。庭前院内，碧桃相间海棠红；廊下阶前，芍药并参玫瑰紫。夏月荷花映日，秋来桂蕊飘香。绕屋梅花三十树，垣墙翠竹几千竿，栏杆○字斜连，窗榻衢花掩映。楼阁俱铺床榻，庭轩尽设枕衾。淫情一动，不拘何处便行；骚兴但浓，那管妾鬟混干。

园后还有个小便门通着外边，时常叫家人们打扫出那些污秽之物，就不从内室中走。这牛质虽有许多妻妾，总无儿女。他这个好淫，不但这些妾婢是他分中应乐之物，至于家中仆



妇，不论精粗美恶，他总放不过一个，都要赏鉴赏鉴他们的光毛肥瘦。又好南风，龙阳戏子也养着许多，真是一个色情。然而以实论之，是登徒子的传流，只算得好淫，却算不得好色。他这妻子苟氏，生得风骚俊美，是个绵里针笑里刀的妇人。任凭丈夫娶妾纳婢，他谈笑自如，毫无愠色。心中虽然醋气薰蒸，面上从不露一丝形迹。他内中又别有一番心事，待这些妾婢们不但和和气气，而且都施些小惠。牛质夸他贤德，畏敬他是不消说了，这些婢妾也没一个不感他的恩私。牛质心爱的一个戏旦，叫个胡可，是苏州人，生得娇媚如妇人一般，有十七八岁。他不在戏班中算的，只自己家宴，偶然叫他唱几句，养在内书房中，竟作个妇人妆束，金簪珠坠，俨然一个女子。苟氏时常见他唱戏，恨不得搂到怀中，一口水吞他下肚。虽然爱到十分，碍着人多眼众，无可奈何，只好眼饱肚饥而已。苟氏有一个丫头叫做红梅，有二十岁了。生得红白麻子着实俏浪，那牛质自然是饶不过他的。但这丫头年长而骚，主人公的内宠多，雨露之恩不能常波及到他。时常牛质叫他往书房中取东西，他也看上了胡旦，反拿话儿勾他。他一个做戏子的人，这风月调情是他的拿手。况恃着主人公的疼爱，未免胆大，也就想同他做个串字。两下里都有心久了，但因未得其便。这一日早晨，牛质叫红梅到书房中去取健阳固本丹。红梅到了书房，见胡旦身上脱剥在那里洗脸抹身，露出一身白肉。下穿一条大红绉纱单裤，白绸裤腰画着许多人物。红梅心爱得了不得，笑嘻嘻的道：“小厮家也穿条大红裤子，你那裤腰上画的是甚么？”那胡旦正想要调戏他，便把裤腰扯开，拎着那个道：“你看看这样的好故事。”红梅一看，原来画的都是春宫。他笑得了不得，说道：“不害羞的，一个裤腰上画这东西做甚么？”胡旦笑着，故意把手一松，裤子掉了下去。（删节 13 字）红



梅笑着，打他一下，（删节 80 字）道：“你看我可告诉老爷。”胡旦道：“你不要假做撇清了，我两个今日完了这心愿罢。”红梅被他调戏的心花撩乱，做作不得了，说道：“这会儿来不得，老爷等着要药呢。过会儿你等我，我有空就偷着出来。”胡旦搂着他亲了个嘴，定叫他吐过舌头来咂了咂，才放了手，取了药付他拿去。到了午后，红梅果然偷空溜了出来，他二人成了好事，如此者多次。久而久之，人也就有些知觉，传到苟氏耳中。苟氏正想个人通线，听了这话，不但不怒，而反暗喜。一日，带了这丫头到了后园一个小阁上坐下。他做了一个笑容，问那丫头道：“我听得人说你同胡旦私偷，可是真的？你实说，不要瞒我。”那丫头见针着了其实病，脸色绯红，毛骨悚然，不敢答应，把头低着。苟氏笑着道：“这呆丫头，这件事是人的常情，怕的是甚么？你实说了，我倒不恼。我要是怪你，肯在这没人处问你么？你只管放心的说。”那丫头见主母这样的开恩，感激入骨。况且每常主母待人性极宽厚，从不施打骂于奴辈。就说了，谅也不妨。遂跪下道：“奶奶天恩，我怎敢欺瞒，事是真有的。”苟氏笑道：“你起来，我有话问你。”那丫头叩了个头，站起。苟氏道：“你也同他偷过有多少回数？”丫头道：“像有十来次了罢了。”苟氏笑道：“他年纪小呢，也会弄么？他的东西也有多大？”红梅含羞笑着，不好答应。苟氏道：“你还是才见男人的女孩子么？怕甚么羞？你说给我听。”那丫头红着脸含着笑，道：“他年纪虽小，那个东西比老爷的还粗大些，会弄多着呢。”苟氏听了这话，浑自麻了一下，心窝里乱痒，不由得脸上发起烧来，笑嘻嘻的说道：“当真的？我信不过？”丫头道：“奶奶这样大恩，我敢说慌么？”苟氏附着他的耳朵，道：“我同你商议，我今晚借个因头到这里来睡。你到书房里去约下他，晚上叫他在后门口等着，你开



门接他进来，我同他试试，看你的话可真？你要做的稳妥。我不但重重的抬举你，我后来看巧就把你配了他。”那丫头听见这话，笑容满面，忙跪下叩头，道：“谢奶奶的恩典，我此时就去对他说。”连忙的推了个事故，出去约了胡旦，俟晚行事。苟氏也满心欢喜，回到房中，打点夜赴佳期。且说天地间造化弄人，真正奇绝。他要总成人做个好人，定有好些凑巧的奇遇。要总成人做个坏人，也使他有个凑巧的机缘，古今来事也多端，不能尽述。即如这个苟氏，忽然一点淫心按纳不住，叫丫头去约了这胡旦。若是不能凑巧，他脱身不得。过了后，或者一回想，自己是主母，那到底是家奴，如何竟鹬鹬比翼，燕燕于飞，做起这样反常的事来？愧心一萌，翻然自愧悔，岂不使他做了一个良妇？不想刚刚有个空儿，成全了他这淫行，岂非造化弄人？然而又有说者，那《劝善录》上有十个大字道得好。他说是：

我不淫人妻，谁肯淫我妇？

那《太上感应篇》上也有两句说得好：
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

真是丝毫不爽。如这牛质贪淫好色，蓄了许多婢妾。虽然也是大过，这还罢了。至于家中的仆妇，虽然都是主人银钱买来，但他各有丈夫，岂无脸面？岂无恩爱？以主人之势压而淫之。内中虽有无耻之流，以贱人之阴得沾尊贵之卵，欣欣以为荣乐者，然而内中已伤了一点阴糜。或有身居下贱，虽有贞操之心，而为势之所凌，不敢不从，你说他这一腔的怨愤可还了得？举头三尺有神灵，冥冥之中自然有个乘除加



减，折算到他的妻女身上。古语有两句道得好，他说是：

淫人妻女，妻女人淫。

虽然是个八字。却只四个字，上面的四字，何等之乐。下面只转换一转换，何等之苦。仔细一想，这个淫字就可化为乌有了。

闲话少叙，又且说苟氏得了个甚么空儿？你道是何缘故？这日晚间，牛质家宴。他失妻二人上坐，众妾团团围绕坐着，欢饮说笑。或弹丝或品竹，或歌或唱，好不热闹。这些妇人一个个逞能献媚，容悦丈夫。那牛质有了几分醉意，这些妾婢如花团锦簇，他见了这些光景，那里还把持得住？把这个搂过来亲个嘴，那个拉过来咬咬碗。或拿出这个的酥乳来捏捏，或伸手到那个裤裆中去摸摸。这些妾婢见大奶奶在上面，虽知他不吃醋，到底畏畏缩缩，踟踟躇躇的。苟氏见了这个机括，心中暗喜，便立起身来，说道：“我在这里，你们未免拘束。我的酒也够了，我到后边小阁上去睡，让你们畅快玩耍罢。只叫红梅同我作伴去，别的丫头都在这里伺候。”牛质大喜，吩咐点灯。众人恐怕他是心怀醋念，还再三劝留，他决定不肯。牛质道：“奶奶是极贤慧的，倒让他随意罢。”众妾要送，他也止住了，只同红梅点上灯笼而去。这牛质以为苟氏去了，省得众妾婢碍眼，且痛乐一番。那里知道他贤妻也去别寻乐境。苟氏的一只小脚只刚三寸，每常自卧房中到堂屋内，不过数尺之地，必须要扶着个丫头。一步挪不得几寸，略跨远些就像要跌倒的一般。此时园中系鹅卵石镶的路，七高八低。虽有灯笼照看着，到底有些黑影。只听得他两个高底板儿跔跔跔的响，走得飞快。红梅穿着平底鞋，反落在后边，赶不上他，由不得心中暗暗失笑。到



了阁上，红梅忙点上大烛，炉中熬上香。绣帐高悬，锦衾铺设停当。苟氏心忙意急，催他快去接胡旦进来。红梅也不拿灯，黑影中悄悄的去。这苟氏虽然淫兴发作，但自己是主母，且年纪尚未三十，未免有些含愧。心中暗想：若对了面，到底不好意思。兼之无寒温可叙，不如先脱了衣裳睡下，等他弄过之后就罢了。脱衣睡下。不多时，只见红梅来说道：“他来了。”苟氏道：“叫他上床来罢。”那胡旦忙脱光了上床，也可无说者。钻进被中，见他已是精光，就上肚子弄将起来。（删节 434 字）笑说道：“你年纪小小的，被窝中的事倒这样在行，不本我失身一场。你若如我的心，我就地久天长的同你作乐。后来但是有空，我就叫红梅来叫你。你要始终心不改变，我久知红梅同你有私情，我就把他配与你作妻子。”那胡旦听了，感恩无地。他长了十来多岁，只遇过红梅一个。在书房中做那私偷的事，急忙急促，不过苟且适兴而已。今见苟氏千般妩媚，万种风骚，吟吟笑语，不觉魂消。且要博主母的欢心，图赏妻子，又竭力奉承了一阵。苟氏觉比每常同牛质交合赛过许多，乐到十二分地位。又伸舌头叫他啞了一会。那胡旦鼻口闻得他脂香满唇，口中尝得他甜唾融心，在肚子上又抽抽扯扯的动作。苟氏心疼他年幼，怕他弄伤了，便道：“你也丢了两次了，且下来养息养息着。”那胡旦也就依他下来。苟氏拿只左臂与他枕着，用右手将他浑身抚摩，遍身光腻异常，十分心爱。又用指头探探他的后庭，笑道：“老爷每常同你弄弄这个，你也有趣么？”胡旦也笑了笑，也拿手摸他身上，滑溜如脂。（删节 123 字）正然两下绸缪，看看天色渐渐微明，苟氏只得歇住，叫他起来穿衣，着红梅悄悄送他出去。（删节 150 字）

此后苟氏但是有空，就叫胡旦进来取乐。一日，苟氏行经之后，正值同胡旦弄了一夜，竟受了胎。到了四五月上，



那牛质知道，喜得非常，那知是个野种。不意那红梅也是月事净时，牛质偶然同他高兴了高兴，误打误撞，也竟得孕。自从胡旦被苟氏占去，他一副精神心力全注在主母身上，并未曾与红梅沾身，道明明是主人公的嫡种了。不想苟氏已知道这丫头肚中有了丈夫的根芽，他因自己腹中有了宝货，明日生下来岂不是个异宝。设或红梅也结了子来，不免分了些宝气去，心生一计。这一日，苟氏的生辰，家宴唱戏，饮够多时。正本完了，苟氏点了一出《必正偷词》，一出《西厢》上的书馆佳期，叫胡旦唱。胡旦先装莺莺会张生的那种娇羞，看得好不动人怜爱。后来又装陈妙常，那番浪态没一个不动起火来。那牛质欢喜得只是笑，连饮了十数觥，也有几分醉意了。苟氏留心他那样子有些模模糊糊的了，忽然指着胡旦，向他道：“这小厮倒唱得好，他伺候你一场，我赏他个老婆，你说可行得么？”牛质不但心爱苟氏，要遵他的言语，且又爱胡旦。听了这话，笑着道：“这是你的恩典了。”苟氏道：“这样个好标致小厮，丑丫头也配他不上。”就指着红梅道：“我这丫头也还生得端正，好配他做个贺新郎罢，倒是一对好夫妻。”牛质并不知红梅腹中有物，何况且配了胡旦，寄之外府如收之内库是一样，何碍于时常取用？便道：“你既念奴娇，赏他个好姐姐，有何不可？”点头应允。苟氏恐怕他的酒醒后有变，说道：“今日趁着我的好日子，就在内书房里权做他二人的洞房，改日再拨房子与他。”遂吩咐管家婆与他收拾。他是财主人家，何所没有？衣裳被褥首饰盆镜之类查些赏他，把个红梅打扮得花花绿绿，当夜配了下去，即成好事。他夫妻二人，在红梅是久旱逢甘雨，在胡旦是床中遇故知，一上床就秃雨尤云起来。感念奶奶不失前信，抽一抽，齐叫一声奶奶。那红梅到了乐极的时候，他一连叫了十数声“我那知疼着热的好奶奶哟”。那知是奶奶



的一条妙计？过了数月，苟氏生了一子，合家欢喜，牛质是不必说。三朝满月，那亲友都来庆贺，热闹非常。那红梅配了胡旦，只五个月，也就生了个儿子。他夫妻两个都知是主人的亲种，但怎敢送了上来？少不得认为己子。牛质算了算，也知是他的骨肉。此时苟氏无子，他也就只得认了。今见苟氏已产了麟儿，况丫头又配下去将半年。这孩子也有些杂气，故此就不要他。那里知那丫头生的虽染了些兔子杂气，还是真正牛种。这正夫人生的毫无牛气，纯乎兔而且杂。这杂种就是牛耕了，打的这个小厮就是红梅所生，与他同岁，岂非奴打主子乎？还有一件异处，这牛耕生得娇娇媚媚，与胡旦的模样竟相仿佛。那个小厮粗粗实实，行动言笑与牛质一般。这牛质心中也常想：奶奶所生之子虽类胡旦，但苟氏极美，母美儿子亦美，自然之理，他并不疑有别故。但红梅之子全像自己，既从小不认，大了如何相认？只得罢了。这小子就服侍牛耕。每每他主仆在一处，这家中的妾婢以及下人，无不暗暗指指搵搵的谈笑。他一家皆知，街邻因而知道。所不知者，就是牛质与牛耕假爷儿俩人耳。这妾婢们都感苟氏相待之恩，且事关重大，谁肯做冤家说破？这日你道牛耕为何毒打这小厮？牛耕向人家寻了一个小哈叭狗儿，每日叫这小厮抱着。此日偶到大门外，不妨那狗一下跳在地下乱跑。恰值街上一条大狗赶上，一口咬死了，所以牛耕怒恨打他。且说牛质自苟氏得子之后，他常常得意，念那两句古语道：

无官一身轻，有子万事足。

向妾婢们道：“这两句刚刚合着我了。”喜乐非常。又过了二三年，有一个私窠子计氏，生得甚美而骚。（删节 440 字）



去嫖了他几夜，果然枕席之上妙技超群，心爱至极。用了将千金弄了他来作妾，以供后庭之乐。只交七个月，便生下一个女儿。牛质暗想道：我自得了他，只在陆路驱驰，从不曾水门来往，何得忽生此女？虽知这娃娃来路有些不明，因没有多的儿女，也就葫芦提认了。反向人拿话掩饰道：“人说了七成八败，七个月生的颇多，多是八个月的养不大。”因计氏叫做别有香，这女儿是他生下来的，就接了下一字，乳名香姐，家人都称为香姑。可笑这牛质自己的亲骨肉明知不认，倒作了家奴的儿子，却拿这一男一女两个杂种当作亲生。岂非天斩其嗣，以偿贪淫之报耶？且按过一边。不知邬合如何去邀贾进士、童财主，与宦公子如何相会？这贾进士与童财主叫甚么名字？是何出处？要知道他的事迹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姑妄言第七卷终



姑妄言第八卷

钝翁曰：写贾明之舐犊，莫氏之姑息，曲尽老人爱子，继室疼儿，说透人情。至于贾文物之□含香，皆宦家少年所必有之事，写得逼真。

富氏一骄暴女子，却是个大家风味，并不是穷家小户泼妇的样子。富氏举动行事，带着富宦之女骄傲的体段，与侯氏、铁氏毫无一同，所以为妙。

魏忠贤之来历，祖孙父子如此家世，竟得居一人之下，肆其凶恶。罪忠贤者十之三，而罪任忠贤之天启则十之七。其五虎五彪，及举朝之干儿厮养，皆天启之过。其意何居？若天启不任忠贤，此辈安能流毒于正人君子，几几一网打尽也。

阮大铖父子聚麀，无娇娇焉得有此事？无娇娇又焉得有宝姑？无他母子二人，又焉得有家门之丑？郑氏之私爱奴，宝儿之私阮优、秃小厮、马儿骡之辈，阮最、阮优之私娇娇，虽写众人奸淫之恶，实总归现报于阮大铖一人而已。这叫做君子恶居下流，一家之恶皆归焉。

这一回内通篇都是淫色之事，从中有杨公劾魏忠贤一疏，被这些淫恶的人一衬，更觉忠义凜然。许多淫褻之语，不但不玷杨公之疏，反足以更显其辞，坏人坏事亦有可用之



处。

世之恶淫书者，恐导人以淫耳。此书可谓淫乎，须看他淫之报应为何如耳。此一回内阮最淫庶母，郑氏便私爱奴。娇娇叫阮最偷己之婢，欲塞其口，以便同他往来。郑氏便叫爱奴偷己之婢，以便往来。针锋相对，有丝毫舛错否？更有妙者，娇娇爱阮最未必到十分地位，郑氏之爱爱奴竟到十二分。此有深意，谓淫妇之罪虽一，无足重轻。以男子言之，爱奴一无知之仆耳，仆奸主母，罪固应死。而较之阮最，读书子弟奸淫庶母，其罪更浮于爱奴矣。故写其妻子淫滥更胜于娇娇也。看到此等处，即有生性极淫之人，亦当心悸毛竖，尚敢起一点淫念否？余谓即作劝世文，未必有此等说得令人可畏，尚可作淫书观耶？

阮最之私娇娇，尚足以情求，以情合。阮优之所为，娇娇虽未必屈心相就，然而竟是以强上。所以后来二人之死有轻重之分。

或谓阮最、阮优二名俨然音似聚麀，太觉显而易见。阮大铖岂不知二字非佳耶？为子命名，决不如是。余曰：不然。王安石生封荆公，死赠舒王，岂彼之党羽竟不知此二字之不佳，而竟全然不悟？且永乐竟用方腊年号，岂当时在朝诸公皆不读书者耶？此乃天恶恶人，使当局者尽迷耳。

阮最、阮优争锋一段。必写赛红张见者，好做娇娇、阮最死时，毛氏审问赛红，他便合盘托出，使人人皆知。不然，彼自为之，孰知之？不如此写，焉得知阮氏之门风若此，骂大铖如何骂得尽情。

《金瓶梅》一书可称小说之祖，有等一窍不通之辈，谓



是西门庆家一本大帐簿。又指摘中有年月不合，事有相左者为谬，诚为可笑。真所谓目中无珠者，何足与言看书也。如此书中说阮大铖家事，大铖逢迎逆珰，仅七年耳。今自彼得娇娇起，至后娇娇死，将二十年，屈指所差多矣。此不过欲极辱大铖。以雪众忿。不如此写，不足以尽其恶。倘又有圣叹所谓冬烘之流见之，又必摘其谬处。但作小说者，不过因人言事，随笔成文，岂定要学太史公作《史记》用年月表耶？太凡书遇此等不通人持看，亦书之一厄。诚所谓如之何者，吾莫如之何也已。

